
武侠世界
第36年
30
$18.00

編者話 石中奇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布衣隱俠」刊於本期。朱家集位於蘇州境內太湖之濱，僅是千戶人家的小鎮，却忽然熱鬧了起來，羣豪雲集於此，何也？朱杰的胞兄在朝廷混了個三品大員，朝廷新貴的胞弟却被人殺死了，連頭亦不見了。其後，五鳳樓的老闆朱俊又被殺，開棺後……石中奇先生撰著的故事峯迴路轉，波瀾起伏，令人疑問重重，欲知高潮迭起的武林風雲爲何起於朱家集，欲揭開死人復活的謎底，請細閱本故事，定讓你拍案叫絕。

* * *

短篇「快刀雷虎斬」乃麥中青先生精心撰著的一期完故事，內容引人入勝，故事感人，令人閱之熱血沸騰，獻給讀友欣賞。

* * *

下期將刋登南宮宇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炸彈郵包」，屆時請留意。

另有石蕊先生撰著的短篇故事「玄天劍」，喜歡小故事讀友請拭目以待。

* * *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 球 出 版 社
武 俠 世 界 雜 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 球 出 版 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83.11.9

武俠世界

第36年
第30期
（總號183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布衣隱俠

新派俠情江湖軼事／石中奇·文 可飛·圖

分明被殺 開棺生還

寧爲太平狗，莫作亂世人。這兩句話，道盡了黎民百姓的悲哀處境。

田園寥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這兩句古詩更等於是一幅最生動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流亡圖。

時爲元朝改革之後，雖然朱元璋在金陵登基，建立了大明皇朝，但久經戰亂，備受摧殘的黎民百姓，一時之間却無法復元，有些地方，還受到散兵游勇的騷擾，仍然是處於兵荒馬亂的不正常狀態之中——朱家集就是一個最顯著的例子。

朱家集是一個有着千戶人家的市集，位於蘇州境內的太湖之濱，距貫通南北的官道僅十二里。

如衆所周知，太湖周圍是魚米之區，一般居民，都頗爲富庶。

朱家集得天獨厚，平時最富庶，戰時所受的摧殘也堪於其他地區。

如今，大明建國伊始，眞是已經太平了。但朱家集在大明建國的過程中，那種羣雄紛起，你爭我奪的情況下所受的創傷，却是仍沒有恢復，一般民衆還是過着苦哈哈的日子。

一般說來，不論古今中外，城市中的生活都是畸形的，所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就是最好的寫照，朱家集也具城市的雛形，所以，這也不能例外，在絕大多數的苦哈哈生活中，也有繁榮的另一面，那就是賭場、酒館、客棧、妓院，莫不生意興隆。

當然，光顧這種場所的，不是那些趁火打劫的散兵游勇，就是屯積居奇發國難財的奸商，以及出沒於太湖中的水寇，總而言之，一些正常的規矩平民，是沒有力量去光顧的。

像這樣的場所，也是是非最多之地。就算是每天出條人命案子，也不算是新聞。

可是，也有例外，眼前就有一家人命案子轟動了整個朱家集，不但蘇州府盯得很緊，限期破案，據傳說，京城裡也要派幹員前來辦理哩！

這一宗命案的死者姓朱、名杰，是朱家集中數一數二的大戶，在戰亂期間，朱杰一直在太湖東西兩洞庭山的山區中過着躲躲藏藏的日子，大明皇朝在金陵建都之後，天下太平了，同時，朱杰的胞兄也在朝廷中混了個三品大員。

新朝新貴，是夠風光的，因此身爲新貴胞弟的朱杰，滿以爲可以重返故鄉，過那愜意的生活，而又風光太平的日子了。

可是，他沒想到，天有不測的風雲，人有旦夕的禍福，他回到朱家集不到三個月，就掉了腦袋。

說朱杰「掉了腦袋」，是最寫實的說法。

因爲命案發生之後，朱家沒有失去任何貴重物品及金錢，只是朱杰的腦袋不見了，當然，兇手也沒留下任何綫索。

* * *

「五鳳樓」，是朱家集首屈一指的大酒樓。

相傳以前五鳳樓的老闆有五個如花似玉的女兒，才將酒樓命名爲五鳳樓。

如今，五鳳早已出嫁，酒樓也換了新的主人，眞算得上是鳳去樓空，人事全非，但由于五鳳樓已建立了它的金字招牌，所以，雖然換了主人，這五鳳樓的金字招牌仍然沿用下來。

五鳳樓的新主人朱俊，是一個三十才出頭的壯年人，長得很結實，做生意很有一手，他買下了這五鳳樓前後也不過才一年多一點，却使得這酒樓更加興旺起來。

如今，五鳳樓不但是酒樓，也兼營賭場和客棧。

不論酒樓也好，客棧也好，賭場也好，都是最繁華的，不但在朱家集是首屈一指，即使跟附近城中的同業比較，也只强不差。

因此，連附近的城市中豪客們，也因慕名而不惜遠道前來捧場了。

* * *

亥時已過，夜已深沉，正常的人都好夢正酣，但五鳳樓東廂的賭館中，却是燈火輝煌，有如白日，賭鬼們正賭興方濃哩！

賭鬼們忙着賭錢，綺年玉貌的女侍們，却穿插於賭鬼們之中，像穿花蝴蝶似的，忙着端茶，遞毛巾，送點心，大家都是忙得不亦樂乎！

正中央一張賭骰子的枱面上，一位年齡二十四五歲，身穿竹布衣衫，有點像公子哥兒的年輕人，正在低着頭計算自已面前的籌碼。

坐在他對面的莊家——一個中年麻臉漢子向着他笑問道：「杜公子，這一注賭不賭？」

杜公子苦笑道：「半夜不到，一千兩祇剩二佰五拾两了，這手氣還能再賭嗎？」

麻臉漢子笑道：「說不定這一注你會贏了回來呢！」

「對，也許這一注我會贏。」杜公子一咬牙，將那二佰五拾兩銀子的籌碼一齊推向前，道：「好歹就是這一注。」

不幸的是，這一注也輸了。

一千兩白花花的銀子，半夜不到，就全部泡湯了。

他是夠洒脫的，千兩銀子泡湯

了，只不過是自我解嘲地苦笑一聲：「手氣眞差。」

一擲千金無吝色，這位公子可算是當之無愧了。

「杜公子要吃點心嗎？」一位綽約多姿的女侍，走近他的身邊低聲笑問道。

杜公子一把摟住她的纖腰，笑笑地道：「我只想吃胭脂。」

女侍一面閃避他的親吻，一面格格地媚笑：「胭脂是吃不飽的啊。」

杜公子道：「誰說的？古人不是說過秀色尚且可餐嗎？」

五根春葱似的手指搭在杜公子的肩頭，並傳來了一串銀鈴似的嬌笑聲道：「杜公子好眼力，水仙是這兒最吃香的妞兒哩！」

杜公子似乎已知道說話的是什麼人，頭也不抬地笑道：「這朱家集中，還有誰比妳蔡夫人更吃香的。」

這被稱爲蔡夫人的是一位約莫花信年華的少婦，雖然不算很美，却很艷，也很媚，是一個十足有女人味的女人。

此刻，她穿着一身絳色宮裝，頭上的金步搖也陪着她的嬌笑而戰巍巍地，更增添幾分媚勁。

杜公子的話並沒誇張，這朱家集中，再沒有比這位蔡夫人更吃香的女人了。

蔡夫人芳名妙妙，她到朱家集來也不過是一個月的時間，但朱家集上的玩家，却沒人不知道蔡夫人其人的。

聽她自己說，她是陳友諒手下一員名將的侍婢，自陳友諒兵敗之後，她勘破一切，獨個兒四處遊蕩，由於喜愛這朱家集的環境，所以在這兒住了下來。

目前，她就住在五鳳樓客棧其中最豪華的一間上房中，跟杜公子所住的那一間，只隔了兩個房間。

她很隨和，也很豪放，其作風之大膽，很多男人都自嘆不如。

不過，作風大膽並不是意味着她過於低賤，要想作爲她的入幕之賓，除了需要大量金錢之外，還得看樣兒，長得俊俏才行。

所以，儘管她在朱家集中艷名昭著，但是眞正做過她的入幕之賓的人，也不過是寥寥三五位而已。

* * *

那個自稱爲水仙的女侍很識相，自蔡夫人出現之後，立即掙脫了杜公子的懷抱，一溜烟地走了。

蔡夫人徐徐伸出纖掌，以食中二指將杜公子的下巴托起，向他眨一眨眼睛，又俯身貼着他的耳邊細說了一陣子，只見杜公子曖昧地一笑道：「妳不吃醋？」

蔡夫人嬌嗔地道：「你要作死，就算你整個兒都鑽進那丫頭的褲襠去，我也沒理由吃這種乾醋呀！」

杜公子笑道：「妳不吃醋，另外却有人要吃醋哩！」

「誰？」

「我的未婚妻，再過兩天，她就要來了。」

「兩天以後的事，還早呀，尋歡須及時，莫待春光老，要好好的把握機會啊！」

一位身着青衫的精壯漢子徐徐走近杜公子的身邊，未語先笑道：「杜公子，今宵成績如何？」

杜公子苦笑道：「唉，別提了，又輸光啦！」

青衫漢子笑道：「不要洩氣，屢戰屢敗，屢敗屢戰，重整旗鼓，再來，必會贏的！」

杜公子雙手一攤，道：「已經沒本錢了，過兩天等我的未婚妻來了再說吧。」

青衫漢子道：「不必再等兩天，我可以馬上借給你。」

蔡夫人插口嬌笑道：「對啦，向朱老闆借賭本，可以放手大賭一場了。」

原來青衫漢子就是這五鳳樓的老闆朱俊，看情形，他的爲人，倒也眞夠豪爽呀。

杜公子笑笑，說道：「朱老闆盛情可感，謝謝，今天我實在不想再賭了，明天再說吧。」

說完，站了起來，伸了一個懶腰，然後打了一呵欠。

朱俊接口笑道：「賭錢這玩意兒，也的確夠累的，杜公子既然累了，就早點歇息，要錢用，明天上午到我房間來吧。」

「好，我先謝謝，再見。」

* * *

第二天辰牌過後，朱家集又出了命案，而且，又是頗爲轟動的命案，因爲死的是五鳳樓的老闆朱俊。

由於杜公子於朱俊死前曾經進入朱俊的房間借過錢，所以他的嫌疑最大了，當場被趕往負責朱杰命案的蘇州府捕頭丁爲元所扣押，並於杜公子的房間中就地予以偵訊。

丁爲元一臉肅容地問道：「你叫杜介夫？」

杜公子表現得非常合作道：「不錯。」

「由那兒來？」

「京口。」

「來此何事？」

「遊歷。」

「爲何要殺死朱俊？」

「我沒有殺他。」

「那你爲何要進入朱俊房間？」

「我進入朱俊房間，是爲了借錢。」杜公子侃侃而說：「就當我走出朱俊房間之後不久，朱俊就被人

殺死，我明白，我的嫌疑最大。」

丁爲元冷笑一聲：「你明白就好。」

杜介夫道：「丁捕頭，能不能容許我反問幾句？」

「可以，不過我只是先行了解情況，並非正式問案的老爺。」

「那麼，在下敬謹請教丁捕頭是已經認定我就是殺朱俊的兇手了？」

「不錯。」

「人命關天，殺人者死，這不是兒戲的事，閣下總得有證據才行。」

「朱俊死前，你是唯一進過他的房間的人，而且有小二可以證明。」

「小二怎麼說？」

「小二說，你走出朱俊房間之後，還跟他閒聊了幾句。」

「不錯，丁捕頭請想想看，如果我殺了朱俊，我還會由房門出來跟小二閒聊，留下痕跡，世間上會有這樣的笨蛋嗎？」

丁爲元冷笑道：「這是你故佈疑陣，作爲事後的狡辯的說法，這種花招，是瞞不了我的。」

「好，這理由且不算！」杜介夫聳肩一笑道：「在下再請教，閣下找到兇手殺人兇刀沒有？」

「目前還沒有，但我自信一定可以找得到的。」

「我要提醒閣下一聲，自我走出朱俊的房間，直到目前，才不到幾個時辰，在這段時間之內，我沒離開過我的房間，這點小二也可以替我證明。」

「我知道。」

「那麼，爲何在我的房間找不到兇刀，難道我將兇刀吃到肚子裡了麼？」

丁爲元楞了一下，才冷然的道：「找兇刀是我的事，用不着你操心，我定會將兇刀找出來，讓你親自認罪就是。」

「好，這些我也暫時不過問，我要問到最重要的關鍵問題了。」杜介夫神色一整道：「朱俊被殺之後，他的房門是由裏面關上的，是嗎？」

丁爲元點點頭道：「不錯。」

「請問丁大捕頭，我殺了朱俊之後，能再回到他的房間去，將房門關好嗎？」

「這點當然可以啦，只要找個機會就行了。」

「那麼，我又如何出來呢？」

「可以由窗子出來，因爲窗子是打開的。」

「大捕頭，你忘了窗子下是個方圓達十丈以上的荷花池，除非是會飛，沒人可以由窗口跳登對岸的，何況是大白天，荷花池旁邊，不斷有行人來往，請問，有人證明我由窗子飛越荷花池嗎？」

「……」

「還有，由清晨到現在，一直在下着毛毛雨，地面都是濕的，你也檢查過我的房間，曾經看到我的衣衫和鞋子上，有過一絲水漬嗎？」

「……」

「更重要的一點，當我走出朱俊的房間，直至到發現朱俊被殺的這段時間之中，我的房門沒有關，小二也一直在走道上打掃，請問：小二是否說過，我曾經再次離開過我的房間？」

「……」

接連三問，問得丁爲元啞口無言。

他沉吟了一下，才不自然的一笑道：「我不能不承認，你反駁得有理由，但……在眞兇沒有找出來前，你還是脫不了嫌疑。」

「我知道，在案情未明白之前，住在這兒的每一個人都有嫌疑。」

「但以你的嫌疑最大。」

杜介夫苦笑道：「僅是嫌疑，也必須要扣押嗎？」

丁爲元正容說道：「我可以不扣押你，但在破案之前，你不能離開朱家集。」

杜介夫如釋重負似地吁了一口氣，道：「大捕頭，在未破案之前，即使你叫我走，我也不肯走哩！」

* * *

朱俊是外地人，而且是單身漢，他突然遇害之後，五鳳樓的產業由官府出面，責成賬房先生胡大年暫時接管，等朱俊的胞兄到達後，自行處理。

據賬房先生胡大年說：朱俊的胞兄即將到達朱家集的消息，是三天之前，朱俊親自告訴他們。

也由於天氣炎熱，朱俊的遺體不便久停，所以，便由官府正式相驗備案之後，當天下午後，即暫時安葬於朱家集半里外臨湖的萬姓公墓中。

* * *

夜已深沉！

五鳳樓因老闆朱俊之橫死而暫時歇業了。

平時燈火輝煌，釵光鬢影，笑語喧天的五鳳樓，一下子變成了一片凄清。

朦朧夜色中，杜介夫顯得意興闌珊，徐徐地踱出五鳳樓的大門，沿着大街踽踽而行。

暗角中轉出一個短衣漢子，跟杜介夫距十來丈的距離亦步亦趨的跟着。

杜介夫頭也不回的笑問道：「朋友是丁捕頭屬下的幹員？」

那短衣漢子楞了一下，苦笑道

：「杜公子，請多多包涵，在下上命所差，身不由己……」

「我沒怪你。」

「多謝杜公子。」

「不用謝，走近點好嗎？說起話也省點氣力。」

短衣漢子尷尬地點頭，加快腳步跟杜介夫走了個併肩：「杜公子要去那兒？」

「萬姓公墓。」

「深更半夜，去……去……那兒幹什麼？」

「看鬼打架。」

如果世間上眞的有鬼，而鬼又眞的會打架的話，萬姓公墓應是最適當的場所了。

可惜的是，那位短衣漢子沒有看見鬼打架的眼福。

因爲，當他苦笑一下之間，人已不能動彈，口也不能說話了。

杜介夫將滿臉驚惶神色的短裝漢子安放在一條小巷的暗角中，俯身輕笑道：「朋友，你膽子太小，那地方不能去，委屈你暫時在這兒歇着，如果我回來得快，我會幫你解穴道，否則，一個時辰之後，穴道自解。」

話鋒略爲一頓，又正容說道：「記着，爲我，也爲你自己，你現在的遭遇，除非已得到我的同意，不可告訴你的上司。」

* * *

烏雲密佈，星月無光。

這是一個沒有一點兒美感的仲夏之夜。

不但沒有星星、月亮，連一絲微風也沒有，像是連空氣也凝結了似的。

這是萬姓公墓，也是俗語總稱的亂葬崗。

滿眼是數不盡的孤墳，點綴着明滅不定的燐火。

伴奏的是「啾啾唧唧」的虫鳴，和遠遠傳來的隱隱雷聲——一場暴風雨快要來臨。

可就是不見鬼打架。

儘管不見有鬼打架，但杜介夫却還是趕了來。

他以最快的身法，像幽靈似地沿着公墓飛奔了一個圈，最後停在一座新墳之前。

那新墳建得頗爲草率，除了黃土之外，只不過是周圍堆砌了不少大小的石頭，墓前一塊木板暫代墳碑，上面寫着：「五鳳樓老闆朱俊之墓。」

這就是朱家集的大亨，五鳳樓的老闆朱俊的埋骨之地。

對財雄勢大的朱俊來說，這一座孤墳，似乎有點簡陋得離了譜。

當然，這是世俗的看法。

其實，對一個死去的人而言，埋葬得簡陋與隆重，都是一樣的。

只要不是白痴，誰都明白，不論是貴爲天子，富甲一方，財傾天下，或者是貧窮的乞丐，死後還不都是兩手空空。

也許杜介夫也正好想到了這些，他忽然沒來由地輕輕嘆了一聲。

嘆過一聲之後，又有所警覺似地，俯身貼地射落十多丈外一株枝葉濃密處的榕樹上，一縱身，上了樹梢。

他，借着濃密枝葉掩護了身形之後，忍不住低聲輕笑道：「看鬼打架，這兒是最合適了……」

他的自語聲未落，却被一陣輕噓給打斷了：「想看鬼打架，就別出聲。」

此時此地，居然有人打斷他的自語，如果是膽小的人，不被嚇得掉了下去才怪。

當然，杜介夫不是膽小鬼！

儘管他也着實地嚇了一跳，却是慚愧的成份大於受驚成份。

因爲，他循聲察看之下，發覺對手就在他左下方丈遠處的一根橫枝上。

試想：對手近在咫尺，自己竟不曾察覺，這是多麼不可原諒的疏忽。

如果對手是敵人，那後果如何能想像下去……

他驚心慚愧之下，又覺得對手的嗓音似曾相識，但匆促之間，却想不起來在那兒聽過。

妙的是，對方是背向着他，雙手抱膝而坐，加上那濃密枝葉遮住了視線和夜色的掩護，可以說，連對方的背影也沒法看清楚。

他楞了一下，才悄聲問道：「閣下是什麼人？」

那人也悄聲道：「杜公子眞是貴人多忘事，咱們分手才不過頓飯功夫，你就不認識我了麼？」

這話已說得很明顯，同時杜介夫也已經由口音上聽出端倪來了。

此人就是他前來萬姓公墓之前，被他制住穴道，安置在小巷中的丁捕頭的手下——那個短裝漢子！

明明已被他制住穴道的人，居然會比他先到達這兒，杜介夫心中的這一份震驚，可遠比方才他聽見對方的話聲時更爲厲害得多。

他這裡怔楞間，那人又接着輕笑道：「杜公子，還沒想起來？」

杜介夫苦笑道：「想起來了，眞想不到丁大捕頭的手下中，有如此高强的人物。」

「錯了，我不是丁爲元的手下。」

「你不是？」

「不錯，別說我不會成爲丁爲元的手下，即使丁爲元作我的手下，也只夠資格提提夜壺吧了。」

這口氣未免太狂傲了。

丁爲元雖然不過是蘇州府的一名捕頭，但在江蘇全省的捕頭中，却也是最能幹的幹員中一位。

如果說像丁爲元這樣的人物，只夠資格替那人提提夜壺，那是誰也不會服氣的。

儘管杜介夫曾暗中佩服那人武功的高強，却也感到很不是味道，而沒接腔。

那人似乎看透了杜介夫的心事，又笑問道：「杜公子覺得我太狂了？」

杜介夫却悄聲岔開了話題道：「有人來了……」

「是的，鬼打架要開始了。」

「……」杜介夫苦笑了一下，却沒有接腔。

「杜公子該不會將我當作敵人吧？」

「是的，但同時我也不敢將一個陌生人當作朋友，因爲有時候，朋友比敵人更可怕。」

「在下也深具同感，當一個朋友暗中插你一刀時，你死了還不知道死在什麼人手中……」

所謂「來人」已到了二十來丈之外，沉沉夜色之中，只看到三個幽靈似的影子狂奔着前來。

那短裝漢子改用傳音入密功夫接着說道：「但你該心中有數，如果我要暗中插你一刀，至少你已經死過兩次了。」

「現在，我給你第三次機會……」

杜介夫這句話也是以傳音入密的功夫說的，而且，話出的同時，兩人已到了那短衣漢子的身邊，兩人並肩坐在那根橫枝之上。

短裝漢子沒接腔，只是扭頭向杜介夫發出了會心的微笑，並伸手翹了一下大拇指。

那三個來人已到達朱俊的新墳前。

由於雙方距離只有十多丈，憑他們兩人那超人的夜視能力，已能看清那三個是甚麼樣的人了。

那三個人一高二矮，都是一身玄色勁裝，高的一個肩插長劍，兩個矮的則腰跨單刀，年紀約莫都在三旬上下，手中都持着一把鐵鏟。

三個人都沒開口說話，一到達朱俊的墳前，就立即運鏟如飛地挖起墳來。

俗語說得好，人死不記恨。

不管生前有多大的仇恨，一旦死了，就一了百了。

目前這三位，跟朱俊之間究竟有什麼深仇大恨，居然要剷朱俊的墳？

這本是一宗令人憤慨，也令人詫異的事，但作爲旁觀者的杜介夫和那個短裝漢子，却一點也沒憤慨詫異的表情。

這兩位，不但沒一點憤慨和詫異的表情，而且還互視點頭，作會心的微笑哩！

「方才閣下爲什麼要跟我開那種玩笑？」杜介夫首先傳音發問。

「逗逗你這位『乾坤雙煞』中的杜公子，不可以嗎？」

「你……怎會知道我是『乾坤雙煞』中人……」杜介夫的語氣充滿了驚訝。

那短裝漢子笑了，笑得好得意：「我不過是由你到達墳場，環奔一匝時所使的『天龍御風身法』加以忖測，現在却能確信你是『乾坤雙煞』中的乾煞了。」

這情形，使得杜介夫登時禁不住的爲之氣結。

「乾坤雙煞」是武林中新近崛起的神秘人物。

傳說中的「乾坤雙煞」武功高强，爲人介於正邪之間。

可是，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姓名來歷，更沒有人見過他們的廬山眞面目，只知道他們是一對年輕男女，由於他們經常雙雙行走江湖，也由於他們化身萬千，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神秘身份，以及懲治江湖宵小和武林敗類之霹靂手段，武林中人才送了一個「乾坤雙煞」的綽號。

如今「乾坤雙煞」中的杜介夫，不但被一位同樣高明，也同樣神秘的人物所戲弄，而且還被對方一口道破了身份來歷，此情此景，怎不教杜介夫爲之震驚而又困惑萬分？

就當杜介夫怔愣出神之間，墳場中也有了驚人的變化。

朱俊的新墳被挖開，棺材也被打開了。

已經死去大半天的朱俊，居然由棺材中欠身而起，並且伸了一個懶腰。

一個已被殺死的人，而且還經過官府相驗備案的人復活了。

對於這個問題，任何一個正常的人的答案，都應該是否定的。

朱俊既然沒有復活的可能，那麼，目前情況該算是屍變了。

屍變，也就是死屍變成了殭屍。

殭屍是很可怕的，即使是武林中人，猝然相遇之下，也會感到震驚。

可是，杜介夫和那短裝漢子却一點也沒有震驚的表情，不但沒有震驚的樣子，而且還互視着，又作了一個會心的微笑。

這二位的表情，固然令人詫異，而那三個挖墳的勁裝漢子的表現，却更令人大感意外。

他們三個竟然向朱俊的殭屍發出一聲歡呼，一齊躬身施禮道：「大哥你好。」

「好個屁！睡在棺材中悶了半天，你們以爲是一種享受嗎？」

殭屍還會說話，這更奇了。

當然，殭屍不會說話，會說話的一定是活生生的人。

目前情況已經大致明白。

朱俊根本沒有被殺，他的死是故意裝成的。

由棺材中爬出來的朱俊，不算復活，更不是屍變，只不過是玩了一下掩眼法而已。

內行人都知道，內功到了某一階段，閉氣裝死，也不算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只是，朱俊爲什麼要這麼樣做呢？

那三個勁裝漢子一臉苦笑，都不敢接話。

朱俊已由棺材中走出，並沉聲罵道：「別發呆，趕快將這墳墓恢復原狀。」

「是……」

那三個勁裝漢子回應了一聲之後，又開始忙碌起來。

朱俊却站在一邊低聲道：「這大半天中，有沒有新的情況？」

答話的是高個子：「沒有。」

「那位杜公子呢？」

「丁爲元認爲他是謀害您的兇手，却沒法落實，祇不過是限制他離境，暗中派人監視。」

「杜公子怎麼說？」

「他說，在案子未破之前，即使趕他走，他也不肯走啦。」

朱俊冷冷笑道：「好，那就讓他等下去吧！」

那高個子諂笑道：「是的，大哥神機妙算，這案子即使是包龍圖復生，也沒法破案。」

一道人影像隕星瀉地似的降落當場，並且嘿嘿地笑道：「好，好，老夫來得可正是時候。」

那是一個中等身材，髮鬢皆白，肩插一雙判官筆的黑衫老人。

對朱俊來說，這實在是一種天大的諷刺。

因爲，他手下剛剛說他神機妙算，即使是包龍圖再世，也沒法破案。

却沒想到，他手下的人話聲未落，他那詐死的掩眼法，就被人揭破了。

但他很鎮定，表情是一片安詳，只是冷眼的向對方打量着。

那黑衣老人也睜着一雙精光四射的精目，向朱俊凝注着笑道：「朱大老闆認識我？」

朱俊咧嘴笑道：「橫行大江南北的獨行大盜『鬼影子』孫不亮，如果我都不認識，我還配在江湖上混嗎？」

孫不亮也咧嘴笑道：「知道老夫的來歷，還能如此的說出，你老弟也足以自豪的了。」

朱俊笑了笑道：「我毋須自豪，你也不必自我標榜，現在，我先請教一個問題，你是怎麼這麼巧趕到這裡來的？」

「問得好，你這叫作聰明反被聰明誤，如果你詐死之後不門上房門，或者是你死的時間在夜晚，你這掩眼法就完全成功了，但你過於玩弄聰明，佈上這一個令人難解的疑點，雖然一時間難住了丁爲元，却難不住老夫我，內行的人都知道，閉氣裝死，不能超過一個對時，老夫料到你今晚必然復活，所以才及時趕來，這解釋你滿意嗎？」

「非常之滿意，也非常感謝你給我上了一課……」

「感謝大可不必，只要你乖一點就行了哩！」

「感謝也是必須的，而且，我也具備了現成的禮品。」

朱俊抬手一指那尚未復原的新墳，含笑說道：「你也明白，這下面的棺材是空的，不用白不用，剛好作個現成的禮品送給你，你就將就一點吧。」

孫不亮臉色一沉，道：「老夫可沒有空跟你閒磕牙，你也該明白，目前的朱家集，龍蛇雜處，羣豪畢集，他們的目的是什麼？」

「你說呢？」

「別跟老夫玩王二麻子，老夫再提醒你一聲，由於你玩的掩眼法不夠高明，同老夫英雄所見略同的人，一定還大有人在，如果等他們想通之後一定趕來……」

朱俊截口笑道：「那好極了，俗語說得好，開飯店的不怕大肚皮，這兒本來就是亂葬崗，再添上百兒八十個遊魂，決不嫌擠……」

「閉嘴……」孫不亮截口厲叱：「小輩，老夫耐性有限……」

緊接着，他已亮出判官筆，低聲喝道：「朱俊，老夫等你一句話。」

孫不亮已表現得劍拔弩張，但朱俊却仍然安詳的一笑道：「我正在聽。」

孫不亮一個字一個字地沉聲說道：「交出那尊玉觀音，少不了你的好處。」

朱俊笑道：「孫不亮，你找錯廟門了，玉觀音不在我身上。」

「那你爲何要殺朱杰，又爲何要裝死？」

「這兩個問題，都與你不相干，我拒絕回答，但是，我可以告訴你另一個問題，而且我也保証，一定是你最喜歡的問題。」

「好，你說。」

「你知不知道，有關玉觀音那批寶藏，原主人是誰？」

「寶藏原主人是誰，老夫不想過問，也不必過問。」

「但你必須明白，那是元韃子自知大勢已去，逃出中原之前，所埋藏的宮廷珠寶，而且，還留下了一批武功極高的宮廷侍衛在暗中看守，所以，退一步說，即使你獲得了那尊玉觀音，也順利找到了寶藏的地點，憑你的身手，憑你這個獨行大盜，不但沒法將那批珠寶吞下去，而且，可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

孫不亮冷然說道：「那與你不相干，老夫只要你交出玉觀音就行了。」

朱俊說：「我已經說過，玉觀音不在我的手中……」

「那麼，在誰的手中？」

「不知道，即使知道，我也不會告訴你。」

孫不亮冷笑一聲：「好，老夫有辦法，教你乖乖地說了出來……」

那來字的尾音未落，手中的判官筆已呼的一聲，挾着一片筆影，向朱俊身前疾奔過去。

一串震耳金鐵交鳴聲中，但見兩道人影一觸即分，孫不亮更是臉現驚容，凝視着對方。

原來，跟他硬拚一招的，竟然不是朱俊，而是那兩個矮個子中的一個。

本來，孫不亮的判官筆是攻向朱俊的。

事實上，對方四人之中也以朱俊跟他的距離最近。

但是他進攻的剎那之間，朱俊已退出丈外，而由那個矮個子的單刀接了一招，其換位身法之快捷，自不難想見。

而且，由孫不亮的表情忖測，這一招硬拚，他並未得到便宜。

孫不亮不但成名已久，而且在江湖上响噹噹的有名。

而朱俊却恰恰相反，是一個道地的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

至於那三個勁裝漢子，由於他們一直都是在埋首工作，更不知道他們是何來歷。但由他們對朱俊的稱呼判斷，似乎決不是什麼成名的高人。

但事實上，這個似乎不是什麼高人的小人物居然在一招硬拚之下，跟成名已久的獨行大盜「鬼影子」孫不亮打成了平手。

這情形，不但使孫不亮暗地震驚，也使遠在十多丈外隱身看「鬼打架」的杜介夫和那個短裝漢子，也爲之大惑不解。

現場中沉寂了少頃，孫不亮才低聲問道：「你是什麼人？」

那個矮個子笑道：「在下祖勇，這是我二哥祖仁，大哥祖智。」

他確是夠爽快，人家問他一個，他却連另外兩個也一併告訴他。

孫不亮「哦」了一聲，道：「原來是名震關外的祖氏三雄，那就怪不得啦。」

杜介夫和那短裝漢子也互相作了一個會心的微笑。

「那裡，那裡。」祖勇咧嘴笑道：「祖氏三雄比起你這名震大江南北的鬼影子來，可相差一大截了。」

祖仁（另一矮個子）插口笑道：「老三別妄自菲薄，祖氏三雄的名氣，不見得比不上鬼影子响亮，而且，咱們在姓氏上也佔了便宜，他姓孫，咱們姓祖，叫他一聲孫子，是名正言順。」

孫不亮一點也不生氣，只是平靜地問道：「你們跟朱俊是何淵源？」

祖仁神色一正，道：「朱大哥就是咱們的龍頭大哥。」

「憑你們祖氏三雄的身份，居然去捧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朱俊。」孫不亮的目光移注朱俊，淡淡地一笑道：「看情形，閣下這朱俊二字，決不是姓名。」

朱俊笑問道：「何以見得呢？」

孫不亮答道：「就憑祖氏三雄甘心作你的手下這一點可以證明。」

朱俊淡笑如故的道：「我可以坦白告訴你，這朱俊二字，如假包換。」

孫不亮皺眉道：「像你這樣的高人，怎麼從來沒有聽說過。」

「在下不敢當高人之稱，」朱俊笑了笑道：「而且，我還要提醒你老兒，每一位名人，都經過默默無聞的階段，同時也未必每一位名人的武功都與他的名氣相符。」

孫不亮臉色一沉，道：「你這是諷刺老夫名實不相符？」

「豈敢！」

「好，老夫讓你認識一下老夫的眞材實學吧。」

朱俊披唇一哂道：「但願你的眞材實學能保住你的老命……」

孫不亮截口一聲道：「小輩接招。」

孫不亮含憤之下，揮筆進攻，但接招的不是朱俊，是祖氏三雄中的祖仁。

「嗆」然巨响聲中，祖仁冷笑道：「孫子，想跟咱們朱大哥交手，必須先通過祖爺們這一關。」

就這兩句話的工夫，兩人已互接了十二招之多，居然是一個難分高下的平局。

平心而論，「鬼影子」孫不亮並非浪得虛名之輩，他那疾如鬼魅的身法，固然不愧那「鬼影子」的綽號，而那一對判官筆更是使得出神入化，極盡奇詭、狠準之能事。

可惜的是，他目前所遇上的對手也是不含糊的。

祖仁手中的單刀，像具有靈性似地，幻成層層刀幕，像一張網，

他像一片無孔不入的水銀，化招，攻敵，都在電光一閃之間。

這也就是說，也幸虧孫不亮眞的是有眞才實學，才跟對方打成了平手，如果換上了一個差一點的角色，恐怕這祖仁的三招已接不下了哩。

像祖仁的角色，旁邊還有二個，而這二位只不過是朱俊的手下，那麼，朱俊身手多高，也就不難想像了。

此情此景之下，試想，孫不亮是甚麼樣的心情，會有怎樣的打算？

激戰已過了二十招，依然是難分高下的平局。

一旁的朱俊忽然喝一聲：「夜長夢多，祖老二別拖時間，早點打發他上路。」

「得令。」

祖仁回應聲中，刀法也隨之一變，那張有如網狀的刀幕，忽然收斂成一道銀虹，向着孫不亮攔腰疾捲而來。

也幾乎是祖仁的刀法突變的同一刹那，孫不亮已頓足騰身飛射，而且，於騰身飛射的同時，一蓬淬毒牛毛鋼針悄沒聲息地向祖仁兜頭洒落。

這一招等於黃鼠狼逃命的臭屁，雖不光彩，但却是退敵的有效絕招。

可惜的是，祖仁的身手不止高過他一二籌。

只見祖仁冷笑聲中，大袖一拂，一股潛勁將那蓬淬毒鋼針震得倒射而去，而那道銀虹也恰射向孫不亮那凌空激射的身子！

像剖瓜一樣，一刀兩半，乾淨俐落之至，孫不亮死狀之慘，令人不忍卒睹。

隱身觀戰的杜介夫和那短裝漢子，又互視了一眼，皺着眉頭，不知是他們驚凛於祖仁那最後一刀的威力，還是不忍心看那孫不亮的死狀。

朱俊一揮手，沉聲喝道：「趕快清理現場……」

現場很快就收拾乾淨了。

新墳也恢復了原狀，當然，現在的新墳中，埋的可不是空棺，而是裝上了孫不亮的屍體。

以朱俊爲首的四人，也悄然而去。

一直在暗中目睹一切的這一場「鬼打架」鬧劇的杜介夫和那位短裝漢子，才似乎是如釋重負的，不約而同的長吁了一口氣。

「曲終人散，咱們也該走了。」

首先打破沉寂的是那位短裝漢子。

「是的，該走了。」杜介夫漫應着，人似乎正陷入沉思中。

「方才，你爲什麼不截住朱俊那伙……」

「你呢？」

杜介夫一句技巧的反問，使那短裝漢子苦笑了一聲道：「杜公子，是我在問你呀。」

杜介夫哈哈一笑道：「咱們都免了，你別問我，我也不問你，我甚至連你的姓名來歷也不問，因爲，我明白問也枉然。」

「如果我自己主動將姓名來歷告訴你呢？」

「那我一定感到很榮幸。」

「在下複姓司徒，草字旭山。」

「不是臨時胡謅的？」

「絕對眞實。」

杜介夫自我解嘲地一笑道：「也許是我自己孤陋寡聞了，居然一夜之間，碰上了兩位名不見經傳的高人。」

司徒旭山笑問道：「閣下說的是在下與朱俊兩人？」

「不錯。」

「那麼，你也應記得方才朱俊和孫不亮所說的一段對話。」

「我沒忘記，如果將朱俊方才所說的話加以引申，那就是說，莽莽江湖之中，多的是身懷奇技而默默無聞的小人物，也多的是浪得虛名的名人，而閣下、朱俊和我，正好是這兩個極端的代表人物。」

司徒旭山笑道：「杜公子客氣了，也許朱俊和我，都算得上是有點眞才實學，却不爲人所知的人，但我却深信，『乾坤雙煞』決不是浪得虛名的人……」

杜介夫截口笑道：「夠了，你老兄別再往我臉上貼金，咱們說正經的。」

「在下恭聽。」

「司徒兄也是爲了那批元宮寶藏而來麼？」

「咱們彼此彼此，其實，不論是你或我，如果說不是爲了這批元宮寶藏而來，誰又肯相信？」

「這倒是事實。」

「那麼，杜老弟……哦，對了，請原諒我托大，稱你爲老弟。」

「這應說是我的光榮。」

「這也算是彼此彼此。」

「老兄，你認爲那尊玉觀音，在誰的手中呢？」

司徒旭山漫應道：「杜老弟，這問題，現在判斷，未免太早，走，咱們回到五鳳樓去輕鬆一下，今宵只說風月。」

＊　＊　＊

杜介夫帶着三分酒意，回到他的房間，時間已經是四更將盡，距天亮也不遠了。

室內有他頗爲熟悉的淡淡幽香，羅帳中還發出輕微而均勻的鼾聲。

他似乎一點也不驚訝，閂好房門，連燈都不點，撩開羅帳，和衣

躺下去。

一聲嚶嚀，接着是一個無限嬌慵的語聲叫道：「哎喲，你把人家的手臂都壓斷了。」

聞聲知人，那是五鳳樓的尤物——蔡夫人蔡妙妙。

「嘻嘻，人家的手臂壓斷，與妳不相干呀。」

杜介夫的答話中沒有一絲歉意，他的行動却是「很解風情」的，一下子來了個軟玉溫香抱滿懷。

說杜介夫此刻是「軟玉溫香抱滿懷」，這是最寫意的說法。

因爲，蔡夫人的胴體是赤裸的，滑如脂，軟如棉，熱如火。

這種陣仗，如果換上一個沒見過世面的小伙子，不當場獻醜才怪了。

但杜介夫不是個沒見過世面的小伙子，相反的，他見過的世面太多了。

儘管他是很解風情的，軟玉溫香抱滿懷，却沒有進一步的行動，也似乎沒有採取進一步行動的打算。

蔡夫人似乎才完全清醒過來。

她像一隻溫馴的小貓，蜷伏在他那健壯的胸脯中，扭動着蛇樣的腰肢，撒起嬌來：「唔……你……你好壞……」

「男人必須要壞一點，才有美人兒自動送上床來……喲……」

可能是挨了一下重扭，他那並不能算是俏皮的說話，因一聲痛呼結束了。

「唔……討厭，你喝酒了。」

「悶得發慌呀，曹阿瞞說得好，人生幾何，對酒當歌……」

「別酸，我問你，這兒歇業，你跑去哪兒喝。」

「這朱家集的酒館，可不止這五鳳樓一家呀。」

「哼，倒是會享受，自己去尋樂子，却讓人家在這兒苦等。」

「誰知道妳在這兒苦等，事先妳又沒給我一點暗示。」

「現在你已經知道了。」

「是的，好姐姐……」

「那你還穿着那些撈什子幹什麼呢？」

「喲……這可使不得。」很顯然，她已在主動採取行動了。

接着，他又打了一個呵欠，道：「快天亮了，我醉欲眠卿且去……」

沉沉夜色中傳出一聲無限的恨怨嘆息道：「杜介夫，在你的眼中，我就那樣的不值一顧了。」

「不不……」杜介夫連忙加以解釋：「妳是女人中的女人，世間每一個男人都樂意拜倒在妳這石榴裙下，甚至樂意爲妳而死……」

「只有你杜介夫例外。」

「不，我杜某人也是血肉構成的臭男人，又怎能例外？」

「那麼，此情此景之下，你爲何還能無動於衷，難道你是天閹？」

「笑話，堂堂男子漢、大丈夫，怎會是天閹，改天，我一定向妳證明，以雪此奇恥大辱……」

「不用選什麼黃道吉日，咱們還是逢場作戲，我現在就要……」

杜介夫截口笑道：「我的姑奶奶，妳又不是不知道，我身上正壓着一宗人命案子，急都快急死了，那還有尋歡作樂的興趣？」

蔡夫人意味深長地「哦」道：「是眞的嗎？」

「當然，如果妳我易地而處，妳也絕不會有自動向一個只有點頭之交的男人投懷送抱的興趣。」

「說的也是道理，我看這樣吧，我保証替你洗刷兇嫌的嫌疑，但有兩個先決條件，你必須要接受。」

杜介夫忙道：「慢着，讓我先問一個問題，妳怎能斷定我只有嫌疑，而不是眞正的兇手？」

蔡夫人道：「理由很簡單，現場的情況，證明你不可能殺他，我也想過，你也沒有殺他的理由。」

杜介夫輕輕一嘆，道：「妙妙，如果妳是蘇州府的捕頭，那有多好。」

「怎麼？你不相信我有替你洗刷罪嫌的力量嗎？」

「我相信。」

「那麼，現在我要說條件了。」

「在下恭聽。」

「第一，要陪我共渡今宵，不許鬧別扭。」

「可是，我沒錢……」

「死相，誰說過要你的錢？」

「但我聽說過，想跟妳要好，錢是先決條件。」

「不錯，但對你可以例外。」

「這不是條件，而是打着燈籠也找不到的好事呀。」

「你答應了？」

「不答應的是傻瓜。」他一面在她的嬌軀上下其手，一面笑問道：「第二呢？」

蔡夫人貼着他的耳朵悄聲道：「後天起，陪我去太湖作七日之遊。」

「得！」

「你答應得太爽快了吧！」

「妳這位姑奶奶，可眞難侍候，爽快地答應，又有什麼不好？」

「當然不好，白天你才說過，你的未婚妻這兩天內會到來，你這麼口快的答應，是表示你沒有誠意。」

「原來妳說的是這個……這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那位未婚妻不是個醋娘子，而且，我和她訂婚

時，已經約法三章，不許干涉我的任何行動。」

「也包括你拈花惹草的行動？」

「不錯，何況，她也不一定會如期趕到來。所以，對于這一點，妳大可以放十二萬個心。」

「我只有一個心沒放下。」她已替他解除了所有的衣衫，然後，縱體入懷，輕聲笑道：「現在，要履行第一個條件了吧。」

* * *

一陣清吟由靜夜空中傳來。

莫風流，莫風流。
風流後，有閒愁。
月滿南園風滿樓……

「那是什……麼人……已經快……快天亮了……還在……鬼叫的……」

是蔡夫人的語聲，斷斷續續，還夾帶着一陣緊似一陣的嬌喘，接着却是斷斷續續的呻吟。

沒聽到杜介夫的答話。

此情此景，杜介夫哪有工夫答話。

不過，可以肯定，杜介夫一定知道那個「鬼叫」的人是誰！

因爲，分明是司徒旭山的嗓音。

司徒旭山爲何還沒有睡，他的清吟是偶爾的即興之作，還是有意對杜介夫有所暗示呢？

* * *

兩天過去了，杜介夫的未婚妻未見芳踪，但朱俊的胞兄却及時趕到了。

朱俊的胞兄叫朱誠，是一個斯斯文文的中年人，面貌身材都跟朱俊有七分相似。

朱誠的外表雖然斯文，性情倒豁達，一到五鳳樓，了解情況之後，立即着手替弟弟辦理超渡亡魂的工作。

人還好好地活着，却有人替他作法事，超渡亡魂，仍在暗中活動的朱俊，不笑掉大牙才怪哩。

由於蔡夫人在丁爲元面前的力保，杜介夫身邊便不會有人監視了，但由於他的未婚妻沒有來，他對蔡夫人所作的「太湖七日遊」的承諾，不得不延遲一天。

* * *

這是第二天初更的過後。

朱家集中突然出現近百名流亡難民。

這批難民個個蓬首垢面，衣衫破舊，與其說他們是難民，倒不如說是一批叫化子還來得拾當一點。

多年戰亂，大明建國伊始，百廢待舉，原來逃亡他鄉的難民未能及時處理，並不值得驚訝。

但像朱家集這等小地方，突然之間湧來這麼多的難民，就未免太不尋常了。

而且，這批難民還有另一項不尋常的情況，那就是他們當中，男女老少都有，就是沒有小孩子。

小小的朱家集，突然來了這麼多的不速之客，而且，又是夜間，地方上士紳未能出面接待他們，官府中也眼開眼閉，裝做沒看到。

於是，他們只好隨遇而安，就在街道兩旁的屋簷下就地安頓了起來。

好在這些人已過慣了流亡生活，何況又是夏天，露宿街頭也就算不是了麼了。

當這批難民自行安頓下來之後，一陣「得得」蹄聲由遠而近。

少頃過後，一騎雄健的白馬徐徐進入街頭，馬上是一位綺年玉貌的紅衣女郎。

難民中有人脫口高呼：「好一個標緻的小妞。」

另一個難民却發笑道：「省省吧，老兄，晚飯還沒着落，你居然還有心情看小妞。」

「看看有什麼關係，這也算得慰情聊勝于無呀！」

「看看當然沒有關係，但大聲嚷叫就不太好了，萬一挨兩個耳光，可划不來啊！」

紅衣女郎策馬徐行，目不斜視，對於那兩個難民的對話，似乎聽如未聞。

平心而論，這位紅衣女郎的確是美得沒話說，不論是眼睛、鼻子和小嘴，都安排得非常之恰到好處，身材也是增一分嫌肥，減一分嫌瘦，配上那一身紅衣勁裝，和那根烏光油亮的長達臀部的辮子，更顯得於清麗脫俗中，還透着少許的俏勁。

如果硬要在雞蛋中挑骨頭，找她的缺點，也只有那麼一丁點兒，那就是太冷。

眞是艷如桃李，冷若冰霜。

她剛剛到達了五鳳樓前，入目見那辦喪事的燈籠和招魂旛，一皺黛眉，輕盈的飄身下地來。

也就當她飄身下馬的刹那間，背後忽然傳來一串曖昧的淫笑，同時一隻毛茸茸的手掌，向她的纖腰摟將過來。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那隻毛茸茸的手掌距她纖腰還有半尺以上，忽然一聲慘叫，整條手臂虛軟下來了。

那紅衣女郎霍地轉身過來，更是添上了一層嚴霜。

站在她對面的是一個馬臉獨目的中年文士和一個年約半百的黃衫老者。

方才意圖輕薄向紅衣女郎偷襲的，就是那獨目中年文士。

這時，中年文士獨目中放射出無限的怨毒寒芒，獰視紅衣女郎，默然無語。

那黃衣老者低聲問道：「喂！

手臂怎樣？」

紅衣女郎却搶先代答道：「廢了。」

黃衣老者臉色一變，道：「姑娘好毒辣的手段。」

紅衣女郎冷笑道：「這算不了什麼，如果你們再不識相一點立即滾開……」

她的話，被獨目文士一聲厲吼打斷了。

獨目文士厲吼聲中，揮劍進擊，一面怒吼道：「臭婊子，一條手臂算不了什麼，大爺還有另一條手臂可派用場，今宵，我一定要將妳生擒下來，消遣個淋漓痛快之後，再廢掉妳的四肢，挖出妳的五臟來。」

他這一段狠話固然令人不寒而慄，身手也的確夠高明。

儘管他已被廢掉了一條左臂，但身法之快速，劍招的奇詭，仍然夠得上稱爲一流高手。

很顯然，方才他的被廢掉一條左臂，如果不是他「大意失荊州」，就是紅衣女郎的身手太過高明了。

紅衣女郎的身手果然是高深莫測，在對方那奇詭而又綿密的劍幕中，她居然沒有亮兵刃——事實上，她身上既未佩劍，也沒帶刀，只是手持馬鞭，像風擺殘荷似地東飄西盪。

她的「舞」姿固然美妙之極，但情況却也驚險至極。

旁人看來，似乎每一劍都能殺傷她。事實上却是每一劍都以毫髮之差給她避了開去。

因此，獨目中年文士連攻十三招，却是連紅衣女郎的衣角也沒有碰到過。

獨目文士越戰越心寒，紅衣女郎忽然嬌笑一聲道：「你是『金陵一匹狠』郎大器。」

她這難得的笑容，好美，美得令人心醉。

可惜的是此刻的獨目中年文士沒心情，也沒工夫來欣賞了。

他楞了一楞，才冷笑道：「既知大爺來歷，還不乖乖地陪大爺上床……」

紅衣女郎一點也不生氣，嬌笑如故地道：「『金陵一匹狠』與『白山之虎』胡小山，一向狼狽爲奸，形影不離，你那個朋友，想必就是胡小山？」

那黃衣老人沉聲代答道：「不錯。」

紅衣女郎道：「好，你們兩個一同上，免得姑奶奶多費手脚。」

「金陵一匹狠」郎大器是色狠。

「白山之虎」胡小山雖然是兩條腿的虎，却比四腿的虎更可怕。

這兩個武功高，心機深，行踪詭秘是金陵地方兩大害。

白道人物雖想除害，但等閒人物奈何不了他們，人數少了，他們也不在乎，如果大張旗鼓，加以圍剿，他們却早已聞風遠走。

所以，儘管他們積惡如山，滿手血腥，却一直逍遙法外。

今宵，想不到他們居然趕到朱家集來淌這渾水。

更令人驚訝的是，紅衣女郎已知道對方來歷，竟然敢教他們一齊上。

可能這也就是所謂藝高人膽大吧！

胡小山畢竟是年紀大一點，比較穩重，並未立即聯手夾攻，而且試探着笑問道：「姑娘能否報個萬兒？」

紅衣女郎道：「待會，閻王爺會告訴你的。」

要閻王爺告訴他，那不是說他已死定了麼？

所謂泥人也有三分土氣，胡小山涵養功夫再好也忍不住了，怒叱一聲，飛身參戰。

紅衣女郎似乎等的就是這一刻了。

胡小山的身子才欺近紅衣女郎背後，突覺頸子一緊，已被紅衣女郎的長辮圈住。

誰都明白，頸子被圈住了，就不能呼吸，即使武功再高，也是沒法施展。

胡小山是血肉構成的人，需要呼吸，當他的頸被圈住時，就意想到自己已經完蛋了。

也可能他這個意識還沒轉過來，人却已在紅衣女郎的一聲清叱中被甩出去。

紅衣女郎對自己這一圈一甩的威力，深具信心，根本不察看胡小山的生死，長辮趁着一甩的餘威，又圈住了郎大器的頸子。

依樣畫葫蘆，郎大器也被甩飛三丈之外，而且，兩人身子着地的時間，也不過是刹間的差別而已。

橫行金陵地區的兩大害，在紅衣女郎的雷霆一擊之下，遭了報應，而且死狀奇慘。

兩個人的頸子都被長辮勒斷，這也就是說，這兩個人早在身子被甩飛之前已經斷了氣，再加上那狠狠的一甩，可以說是連全身骨頭都摔散了，成了兩堆血肉模糊的爛肉。

紅衣女郎却像什麼事也沒發生過似地，緩步登上五鳳樓前的台階，剛好遇上杜介夫蔡夫人二人相偕拾級而下。

紅衣女郎的美目掠過一絲異采。

可惜的是，她美目中的異彩一掠而過，令人沒法忖測她的含義，甚至還很可能沒人發現過她的美目曾經掠過這麼一絲絲的異采。

蔡夫人以手肘碰碰杜介夫一

下，停下來注目問道：「這位姑娘是找人，還是投店？」

紅衣女郎美目在對方週身上下一掃，不答反笑道：「賢伉儷郎才女貌，眞是好一對璧人……」

蔡夫人居然俏臉一紅道：「錯了，咱們不過是萍水相逢的朋友。」

紅衣女郎微笑道：「失禮，失禮，不知者不罪，尚請當面恕過。」

杜介夫插口說道：「姑娘如果是投店，這兒正在辦喪事，似乎有點不太好。」

蔡夫人也接口道：「這兒倒是還有空的上房，如果姑娘不怕觸霉頭，也不妨住在這兒。」

紅衣女郎苦笑了一下道：「算了，我想還是換一家吧！」

蔡夫人道：「也好，由這兒往西，不過箭遠之遙，有一家嘉賓客棧，設備也很不錯。」

「多謝指點。」

紅衣女郎又向對方兩人深深地盯了一眼，才轉身牽着她的坐騎，快步離去。

蔡夫人目送紅衣女郎婀娜離去的背影，向杜介夫悄聲媚笑道：「起初，我還以爲她就是你的未婚妻哩。」

杜介夫笑道：「如果我的未婚妻是這麼的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女煞星，我情願這一輩子光棍好了。」

蔡夫人道：「別作違心之論，像這麼漂亮的小姐，多少男人夢寐以求，都想不到，我絕不相信你竟然一點也不動心。」

「好，好，就算我動了心，而且想得要命，妳該滿意吧！」

蔡夫人沒接話，却幽幽地嘆了一聲。

「好好的，怎麼忽然又嘆起氣來？」

「你看，這些屍體，還有這滿街的難民，眞使人掃興。」

「是的，我也深具同感。」

「那麼，不去散步了，還是早點歇息吧，哦，對了，你那位未婚妻今天還沒有來，明天要不要再等？」

「不用等她了，明天，我決定履行我的諾言。」

「如果當我們在遊湖之後，她忽然的趕到來呢？」

「我會在掌櫃的那兒留下話來，教她等我就是。」

「介夫，你眞好……」她俏皮地在他的俊臉上親一下。

羣雄雲集　爭奪觀音

夜靜更深。

杜介夫、蔡夫人二人正交頸而眠，好夢方酣，却被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所驚醒。

兩人以最快的速度穿好了衣衫，杜介夫並含含糊糊地問道：「什麼事？」

「杜公子，蔡夫人是不是在你這兒？」是帳房先生胡大年的語聲。

「不錯。」

「有人找她，請開門。」

「什麼人找她？」

「請打開門就知道啦。」

「請等等吧！」

少頃，房門「呀」然而啟開，杜介夫、蔡夫人二人，衣冠楚楚地並立門口，當他們看到外面擠滿了衣衫襤褸的難民時，不由臉色一變，蔡夫人並皺眉道：「是哪一位要找我？」

「就是區區在下。」接口的是一個滿臉病容的中年漢子。

「可是，我並不認識你。」她的眉頭皺了起來。

「妳不認識我不要緊，我認識妳就行了。」

蔡夫人苦笑了一下道：「找我有何貴幹？」

那中年漢子道：「半夜三更前來打擾，自然是有非常重大的事情。」

他微頓語鋒，臉色一整道：「蔡夫人，在下有句很冒昧的話，說出來希望妳不要見怪才好。」

蔡夫人俏臉一沉，道：「既然連你自己都覺得冒昧，那就免了。」

那中年漢子歉笑道：「情況所逼，我是非問不可，蔡夫人，聽說朱俊生前跟妳很要好，是嗎？」

「我拒絕回答。」

「那麼，朱俊手中，有一尊小巧的白玉觀音，妳該見到過？」

「沒見過。」

「妳再想想看，朱俊生前，是否有什麼貴重物品交給妳保管的？」

「沒有。」

一問三不知，那中年漢子似乎火了。

他目注蔡夫人，冷笑道：「蔡夫人，妳要明白一點，目前朱家集中，各路英雄好漢雲集，他們的目標都在那尊白玉觀音。」

蔡夫人淡淡一笑道：「這與我不相干。」

中年漢子道：「如果朱俊沒死，自然與妳不相干，如今，朱俊死了，情況就不一樣了。」

蔡夫人臉色一變道：「怎麼，你認爲朱俊是我殺的嗎？」

「朱俊是誰殺的，我毋須過問，但我認定，那尊白玉觀音一定在妳手中。」

「我說不知道，你不相信，你可以去我的房間詳加搜查。」

「我會搜查的，即使將這座五鳳樓整個翻轉過來，也非得將這尊白玉觀音找到不可。」

蔡夫人苦笑道：「那就請便吧！」

那中年漢子聲冷如冰的道：「蔡夫人，我向妳最後一次提出忠告，希望妳自動交出來，否則，嘿嘿……」

「難道你敢殺人？」

「妳猜對了，告訴妳，五鳳樓已被我的手下包圍了，就是一隻老鼠也別想逃了出去，如果搜不到觀音，這兒的任何一個也別想活，甚至我可能血洗朱家集。」

蔡夫人臉都給嚇白了：「你……你不怕王法……」

「廢話，怕王法的人，又怎會幹我們這一行的。」

「那……我看這樣吧！由我出錢替你們訂製一尊白玉觀音吧，質料、樣式、大小，都由你指定。」

那中年漢子伸手在她的俏臉上摸了一下，笑道：「蔡夫人，妳不但模樣兒長得很可愛，裝糊塗的功夫也不錯啊！」

「我不懂你的意思。」

「待會妳就懂的！」接着他扭頭沉喝一聲：「搜，別忽略任何一個小地方！」

一陣暴喏，他的手下人都散開了，但他自己仍然守着門口，向蔡夫人笑道：「蔡夫人，對了，還有這位小白臉，現在你們都可以坐下來幫我祈禱，能很快就找到那尊白玉觀音，也請蔡夫人冷靜地回想一下，朱俊生前可能會將白玉觀音藏在什麼地方。」

蔡夫人沒有接話，和杜介夫退回室內，分別坐下之後，端起一杯涼茶，一飲而盡。

那中年漢子笑道：「對了，喝杯涼茶，可以使頭腦更清醒一點。」

蔡夫人仍然沒接腔，倒是有點像在認眞地回憶什麼似的。

一直像是一個「小白臉」的杜介夫，忍不住插口問道：「這位兄台，那尊白玉觀音，究竟有何寶貴之處，值得如此的勞師動衆，甚至不惜要血洗朱家集呢？」

那中年漢子一臉不屑之色，根本沒理會他。

杜介夫毫不介意，又自以爲是的說道：「如果那尊白玉觀音眞有什麼特殊價值，恐怕早就到了別人手中了。」

那中年漢子冷然問道：「你又怎麼知道？」

「想當然耳，難道你不以爲朱俊之死，跟你所說的白玉觀音有關？」

「當然有關！」

「那麼，那人殺了朱俊之後，還有不將白玉觀音取走的道理？」

「話是不錯，但我由各方面的情況研判，斷定白玉觀音仍在朱家集中。」

沉寂了少頃，蔡夫人忽然歡呼一聲道：「我想起來了……」

那中年漢子目光一亮道：「藏在那裡？」

蔡夫人道：「你先別太高興，我不過是想起一點線索，是不是你所說的那尊白玉觀音，還很難說。」

那中年漢子注目道：「妳說出來試試看。」

蔡夫人道：「約莫是十天之前，朱俊拿出一張當票，要我代他保管，當時，我感到很詫異，身爲五鳳樓的大老闆，可以說是日進斗金，有什麼理由要向當舖求助。但他含笑告訴我，不是向當舖求助，是請當舖代爲保管一件貴重東西……」

「那當票上有沒有註明是什麼東西？」

「有的，只寫明漢玉器一件。」

「一定是那尊白玉觀音，那當票？」

「在我房間。」

*　*　*

當票找出來了，那些奉命搜查的「難民」也陸續前來報告，一無所獲。

那中年漢子命令暫停搜索，但包圍五鳳樓的人手並未撤除，一律在原地待命，然後，他自己帶了兩個得力助手，匆匆離去。

約莫是頓飯工夫過後，遠處傳來了激烈的打鬥聲，包圍五鳳樓的「難民」也立即撤走。

蔡夫人目注杜介夫，似笑非笑地道：「看情形，他們已找到了那尊白玉觀音了。」

杜介夫有點傻不楞登地問道：「妳怎麼知道？」

蔡夫人道：「我是由一陣殺伐的聲音猜測的。」

「妳是說，他們是爲了爭奪那尊白玉觀音而斷殺？」

「不錯，這有點像是一羣餓犬爭奪一根骨頭，誰都是當仁不讓。」

「那尊白玉觀音究竟有什麼稀奇，值得那麼多的人爲它拚命？」

「你問我，我去問誰？」

杜介夫心中暗笑着：「咱們都裝糊塗，看誰能堅持到底，堅持到最後一刻。」

「你在想什麼？」她似乎看透了他的心事。

「我想，可能跟金錢有關。」

蔡夫人嫣然一笑道：「我也正想到這一點，咱們眞可算是英雄所見略同。」

不遠處的殺伐之聲越來越激烈

了，兵刃相觸的金鐵交鳴之聲、叱喝聲、慘號聲，連綿不絕，交織成一支瘋狂的交響曲。

杜介夫禁不住長嘆了一聲，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眞是之謂歟，眞是之謂歟！」

蔡夫人也禁不住的嬌笑道：「別酸了，借這機會，咱們好好地睡一會吧……」

* * *

不錯，他們睡得很安穩，一直睡到第二天的日上三竿才起床。一宵之間，朱家集中，又添了百十具游魂。

那批乘夜而來的「難民」一個都不見了。

那尊白玉觀音究竟到了誰的手中，也無從得知了。

當杜介夫、蔡夫人二人收拾行李，準備前往遊湖時，那位蘇州府的捕頭丁爲元正濃眉深鎖，在大街上指揮善後工作哩！

蔡夫人向丁爲元嬌笑道：「大捕頭，生意不錯啊！」

丁爲元苦笑道：「大妹子，妳好意思找我開心。」

「事情已經發生了，愁眉苦臉又有什麼用，對了，一共死了多少個？」

「不多不少，共一百零一個。」

杜介夫插口笑笑：「大捕頭，這些人命，該與我無關吧。」

丁爲元瞪他一眼道：「小伙子，你少說風涼話。」

杜介夫正容說道：「大捕頭，在下有幾句交淺言深的話，不知你愛不愛聽？」

「說出來試試看。」

「大捕頭也是老江湖了，當知道這些命案，都是江湖上的亡命之徒的傑作。」

「唔……」

「如果我的猜想不錯，今後，這種命案，還會在朱家集中不斷的發生。」

「很可能。」

「像這種案子，根本不是官府能力所能處理的，而閣下的上司，又勢必責成你限期破案，請問，閣下何以自處？」

丁爲元不答，反問道：「老弟何以見教？」

杜介夫道：「依區區愚見，不如來個不告而別，遠走他鄉，天下之大，哪兒不能謀生，又何必幹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工作。」

「多謝指點，我會加以考慮的。」丁爲元精目向對方二人一掃，訝問道：「二位準備遠行？」

蔡夫人搶先答道：「不，不，是去遊湖。」

「遊湖還帶行李？」

「我們準備七天以後才回來。」

丁爲元笑道：「你們倒會享受，只是，我要提醒你們，最近，湖面上不太安靜，當心遇到水寇。」

蔡夫人嬌笑道：「我想不要緊的，我們身邊除了七天費用之外，沒有任何貴重的東西，水寇遇上我們算是倒霉了！」

丁爲元咧嘴笑道：「如果將妳搶去當押寨夫人呢？」

蔡夫人一拳擂向他的肩頭，嬌嗔地道：「丁大哥，你好壞……」

丁爲元呵呵大笑道：「好，我不躭誤你們了，祝你們一路順風順水旅途愉快……」

* * *

太湖，古稱「笠澤」，東西長二百里，南北一百二十里，方圓五百里，面積三萬六千頃，襟帶蘇、常、湖三郡，爲我國東南水都。

沿湖有大小港口二百八十五處，境內並有七十二峯，分別爲東洞庭山、西洞庭山、馬蹟山。

三山比較起來，西洞庭山景物比東洞庭山優越，面積也以西洞庭山較大，方圓廣達八十里，居民數萬，山外有山，山居者忘其住在水中央，湖內有湖，濱湖的居民，都被羣山環抱，眞算得上是人間仙境。

由於其面積大，一望無際，其勢猶如內海，風浪大時，白浪滔天，令人有驚心動魄之感受。

古詞中有：「望太湖三萬六千頃，歷盡風帆沙鳥，看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烟雨樓台」之句，並非誇大之詞。

相傳范蠡功成身退之後，偕西施隱於太湖，更爲此名湖平添一段佳話。

以七天時間遊覽太湖風景區，即使是走馬看花，也將有掛一漏萬之虞哩。

* * *

今天是好天氣。

艷陽高照，萬里無雲。

湖面上平滑如鏡，風帆點點，遠處有疏落的水鳧在悠閒地飛翔。

「好一處人間仙境！」由衷地讚美的是杜介夫。

他站立船頭，右手持一柄摺扇，左手輕摟蔡夫人的纖腰，一個白衣勝雪，一個艷紅如火，却正是紅白輝映，相得益彰。

蔡夫人顯得無限柔情地，依偎在他身旁，微風揚起他們的衣袂，大有乘風飛去之概！

此情此景，好敎人羨煞，妒煞。

手擁如花美眷，人在畫圖中，像此等賞心樂事，芸芸衆生中，又有幾人能獲得。

那麼，杜介夫於游目馳騁之餘，因而逸興遄飛，由衷地讚美着，也不足爲怪了。

蔡夫人微抬粉臉，媚眼如絲地斜睨着他，以夢囈般的語聲說道：「你我就是仙境中的神仙眷屬了。」

「那太奢侈了，會折壽的。」

「傻瓜，既然是神仙眷屬，就可以長生不老，青春常駐，怎會折壽？」

「妙妙，神仙之說，太荒誕無稽，我只希望終老此山嵐水色之中，不讓范蠡西施二人專美於前，也就很滿足了。」

「喲，想不到你是個多情種子哩，別忘了你還有一位未婚妻。」

杜介夫輕輕一嘆道：「人到情多情轉薄，而今方悔太多情，未婚妻爽約不來，恐已成過眼雲烟了。」

蔡夫人媚笑道：「所以，你才突然興起出世之感，準備終老此間？」

杜介夫一緊摟着她纖腰的猿臂，道：「是啊，前人說得好，溫柔不住住何鄉？」

說完，擁着她瘋狂地熱吻了起來。

良久，良久，她才掙脫他的懷抱，拋給他一個媚眼道：「太陽太厲害了，晒得人頭昏。」

杜介夫善知人意，也很解風情：「好，咱們回艙內去。」

小艇是租來的，其實，也並不算小，作爲他二人的「溫柔鄉」，已經是綽綽有餘了。

這是專門租給年輕情侶遊湖的遊艇，艇中設備，相當於一艘高級客棧的上房，外加廚房用具和食物，一應俱全。

不用隨船的船伕，只要是懂得水性的人，掛上風帆，就可以任意而爲了。

杜介夫擁着蔡夫人剛剛進入艙內，湖面上却傳來一串蒼勁而嘹亮的清吟！

稽首慈航大士前，
莫生西土莫生天。
願爲一滴楊枝水，
洒作人間並蒂蓮。

蔡夫人禁不住嬌笑道：「好傢伙，這首詩眞說到我的心坎裡了。」

緊接着，却是一皺黛眉道：「不對，不對。」

杜介夫似乎殊感困惑地問道：「那兒不對哩？」

蔡夫人道：「我們進來時，你是否注意到，我們附近，有沒有別的船隻？」

杜介夫道：「有是有，但最近的也在百丈之外。」

「可是，這位仁兄，好像就在我們的附近。」蔡夫人邊說邊探頭窗外，「咦」了一聲道：「奇怪。」

「有什麼奇怪？」

「這附近沒有任何船隻啊！」

「那正好啊，我希望整個太湖，就只有我們兩個人。」

說着，他擁着她的嬌軀就地一滾，並得意地笑道：「現在，正是我們花開並蒂，同赴溫柔鄉的時候……」

話聲未落，他那本來壓在蔡夫人身上軀體，陡地一個電轉，挺身而起。

也幾乎是在這個時候，船尾的甲板下忽然冒出一個全身黑色勁裝的蒙面人來。

「夠機警，也夠高明。」那黑衣蒙面人歉笑道：「是，在下非常之抱歉，打擾了二位的好事。」

杜介夫淡淡的一笑道：「閣下不遲不早，偏偏趕在這節骨眼上鑽出來，實在是大煞風景了。」

說到這裡，他忽然脚底下有如滑輪似地橫移三尺，避過蔡夫人由背後刺過來的一劍，咧嘴笑道：「二位演的好雙簧啊！」

不等對方接腔，又含笑說道：「蔡妙妙，如果我是妳，我一定趕在我們花開並蒂，共效于飛的時候下手，既省事，又萬無一失……」

「現在也一樣……」

話出招隨，蔡夫人「刷刷刷」一連攻出三招，如非親眼目睹，誰也不會相信，這位嬌滴滴的美人兒，劍上的造詣，居然也具一流的好身手。

但她這凌厲的好劍法，並未將杜介夫逼退半步。

事實上，船艙中地方太窄，對杜介夫而言，可說是退無可退。

只見他在對方那綿密的劍幕中，以左足爲軸，身形隨着對方的劍勢東倒西歪，每一招都險煞人地避得恰到好處。

當蔡夫人攻完三招之後，他居然向着對方抱拳一拱道：「多謝夫人劍下留情！」

蔡夫人怒叱一聲，再度揮劍進攻。

杜介夫還是原地像風擺殘荷似地避着，一面笑道：「俗語說得好，一夜夫妻百夜恩，妙妙，我知道，妳是不忍心殺我的……」

一直靜立艙門口冷眼旁觀的黑衣蒙面人忽然沉喝一聲：「住手！」

蔡夫人聞聲住手，杜介夫目注黑衣蒙面人笑道：「閣下眞沉得住氣啊！」

黑衣蒙面人透過障面紗的冷厲目光，深深地凝注着，默默不語。

杜介夫大笑道：「閣下不認識我？」

黑衣蒙面人冷冷地道：「我不認識你，但我曾經懷疑你是某一位聞名而不曾見過面的高人，現在，我已經肯定你就是那位高人了。」

「你以爲我是誰？」

「乾坤雙煞中的那個公的。」

「高明，高明！」

「其實，咱們應該算是彼此彼此，我敢料定，你也一定是已經知道我是誰了！」

杜介夫含笑點頭道：「不錯，儘管你已經服過變聲丸，但我仍然斷定你就是裝死之後，又還魂的五鳳樓的老闆朱俊。」

黑衣蒙面人揭下障面紗巾，果然就是「死後還魂」的五鳳樓老闆朱俊。

他目光深注地長嘆一聲道：「你我該算是一時瑜亮，奈何偏偏又是敵對立場。」

一頓話鋒，又苦笑了一下道：「你該明白，本來我是準備殺你的。」

杜介夫笑問道：「難道你現在改變主意了麼？」

「不錯，我明白，有關白玉觀音寶藏的目標太大，僅僅我跟蔡夫人兩個，消受不起。」

「這是說，你願意分我一杯羹？」

「應該是該分與賢伉儷一份，我知道『乾坤雙煞』一向是公不離母的，你來了，尊夫人他必然就在附近，是嗎？」

「是的……」

「取得寶藏之後，咱們二一分作五，賢夫婦一份，我跟蔡夫人一份。」

「我想，你一定有條件的。」

「當然，世間上沒有不勞而獲的事，先決條件是：咱們必須同心協力，掃除一切障礙。」

「原則上我同意。」杜介夫沉思着道：「但我有些問題，必須先行請教。」

朱俊點點頭道：「好，問吧。」

杜介夫注目問道：「殺死朱杰的人是不是你？」

「是我。」

「是爲了那尊白玉觀音？」

「不錯。」

「朱杰的人頭呢？」

朱俊苦笑聳聳肩，道：「我也不知道，我雖然殺了他，但却沒取走他的人頭。」

「那麼，你以爲朱杰的人頭是誰弄走了呢？」

「我也不知道。」

「朱杰會不會武功？」

「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朱杰，也可以說是衆所週知的朱杰，只是一個文弱書生，也是一個花花公子。」

「朱杰的白玉觀音是由何處得來的？是誰發現白玉觀音在他的手中呢？」

「是蔡夫人告訴我的。」

「這是說，知道白玉觀音的應該是只有你閣下、蔡夫人和朱杰三位？」

「不，也許朱杰生前已於無意之中洩露了消息，否則，不可能弄到目前四方八面羣豪雲集朱家集的局面。」

「有這個可能。」杜介夫苦笑道：「所以，你閣下也看出情況不對，就來個詐死嫁禍的絕招，幾乎使我脫不了身。」

朱俊歉笑道：「這一點，我非常之抱歉，但我事先有過估計，料定你不會受到連累，才這麼做的。」

杜介夫訝問道：「你怎會料到我不會受到連累呢？」

朱俊笑道：「因爲，我斷定你不是可以輕易受到連累的人。」

他一頓話鋒，又笑問道：「閣下，該問完了吧。」

「不！」杜介夫本來還想問問朱俊是否認識司徒旭山，以及爲何能斷定自己是乾坤雙煞中人，但話到嘴邊又嚥了下去，只是苦笑了一下道：「算了。」

「那麼……」朱俊神色一整道：「咱們也該商榷一下合作的細節了。」

這時，湖面又傳來了一陣清吟聲：

今日太湖遊，
漾漾輕舟，
波光瀲灩柳條柔。
如此春來又春去，
白了人頭，白了人頭……

蔡夫人驚呼道：「我們被包圍了。」

不錯，他們已被包圍了，那些包圍他們的艇，至少有三十艘以上，而且已逼到約莫三十丈外，但並未全部快速逼近。

那發出清吟的人，也顯然是屬於那批小艇上的人，由嗓音上可以判定，這也是杜介夫擁着蔡夫人進入艙中時，曾經發出一串清吟的人。

朱俊冷冷地哼了一聲，道：「這些插標賣首之流，人數再多，也是不管用的。」

杜介夫正容道：「朱兄不可輕敵，來人中不可能沒有高手，即以方才這位清吟的人來說，其內功之精深，恐怕不在你我之下。」

朱俊咧嘴一笑道：「杜老弟別長他人志氣，只要咱們三人同心協力，雖然是千軍萬馬，咱們絕不在乎的。」

就這幾句話的工夫，那批以包圍之勢逼近的快艇，已到了十丈之內，朱俊也重行戴上了障面紗巾。

當朱俊重行戴上障面紗巾的同時，人影飛閃，前艙甲板上已飛落兩個勁裝漢子。

蔡夫人冷哼了一聲：「狂徒找死！」

祇見她纖掌一揚，那兩個勁裝漢子已帶着一聲慘呼落入湖中。

緊接着，蔡夫人又低聲說道：「朱俊操舟，杜公子暫時不要露面。」

舉手之間，殺死兩個入侵的高手，而且指揮若定，儼然是大將風範。

這情形，使得杜介夫心中讚嘆着：「這女人眞不簡單。」

也許，是蔡夫人的霹靂手段將對方鎮住了，沒有人繼續入侵，那些小艇也仍然是以包圍之勢，保持五到十丈左右的距離。

距離不遠，又是大白天，雙方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距離最近的一艘小艇的艇頭，卓立着一個滿臉病容的漢子，也就是昨日晚間，率衆逼着蔡夫人要白玉觀音的那個「難民」中的頭兒。

那中年漢子目注蔡夫人冷笑道：「蔡妙妙，妳玩的好花樣！」

「是嗎？」蔡妙妙嬌笑道：「你要的是白玉觀音，不是已經給了你嗎？」

那中年漢子截口一聲厲叱：「閉嘴，蔡妙妙，妳那尊白玉觀音，害得我損失了十數名手下，我恨不得將妳碎屍萬段！」

蔡妙妙嬌笑如故地道：「這有什麼不對，你那些手下人死在朱家集，還有官府替他們收屍掩埋，我覺得他們很幸運，像你呀，待會兒祇有落入湖中去餵王八……」

另一艇頭上的一名灰衣老者截口道：「大家都別說廢話，蔡夫人，妳是明白人，我看，還是將白玉觀音主動交出來爲上策。」

蔡妙妙冷笑道：「眞是說的比唱的還好聽，老實告訴你們，眞的白玉觀音就在我手中，不怕死的儘管衝着我來。」

那灰衣老者也冷笑道：「妳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見棺材不流淚，好，老夫先秤秤妳的斤兩。」

那「兩」字的尾音尚未落，人已騰身朝蔡妙妙的遊艇飛撲過來。

那身法之輕靈美妙，確是令人嘆爲觀止。

湖面上有人脫口驚讚：「恰似灰鶴凌空，不愧那『雲中鶴』的綽號……」

「砰」然巨响聲中，灰衣老者已和蔡妙妙硬拚了一掌，並借力騰空三丈，蔡妙妙的遊艇也劇烈地晃了兩下。

灰衣老者環空一匝，再度揮掌下擊。

蔡妙妙以左手單掌硬接對方的掌力，右手駢指如戟，凌空點向對方的「丹田」穴。

灰衣老者吃虧在身形凌空，而蔡妙妙這招中套招的絕招，又大出他意料之外，因而他不得不於匆促中減去掌上的眞力，維持身形上的靈活，以避過對方那要命的凌空一指。

所以，這第二掌的震盪力還不及第一掌的一半。

同時，灰衣老者雖已避過對方的指勁傷到要害，但腰際的衣衫却已洞穿一孔，並且傷及表皮。

因此，他眞力一洩，不得不飄落蔡妙妙那遊艇的船頭，脚尖在甲板上一點，一個倒翻，又射落在他自己的小艇上。

蔡妙妙嬌笑道：「不必逃得那麼快，如果我要存心打落水狗，你逃得再快也沒有用。」

這倒是實情，即使那灰衣老者也心中明白，如果對方趁他在船頭一點之瞬間痛下殺手，他能不能逃回來，是很難說的。

蔡妙妙爲什麼要放棄了那麼好的機會呢？

她之所以要放棄那麼好好的機會，眞的是爲了保持風度，不打落水狗嗎？

這問題恐怕只有蔡妙妙本人才能夠解答了。

那灰衣老者驚魂甫定，還沒時間去考慮這個問題，蔡妙妙却又含笑問道：「方才，有人說你不愧是『雲中鶴』的綽號，你果然是威震雲貴二省的『雲中鶴』中人了。」

那灰衣老者傲然的點首道：「不錯。」

「你是雲中三鶴中的老幾？」

「老三雲彪。」

「哦，怪不得你那麼差勁，原來只不過是三鶴中的小老弟，聽說你們雲中三鶴一向焦孟不離，另外兩個，想必已經來了？」

「不錯，老子三兄弟都來了。」

接話的是二個灰衣老者，看外表，年紀都似乎差不多，只是一個瘦如竹竿，一個却身高不過四呎，矮小得有如侏儒。

他們兩個也是各據一艘小艇，成鼎足而立之勢，將蔡妙妙的小艇困在當中。

蔡妙妙媚目環掃，道：「誰是老大？」

雲彪搶先答道：「矮的是老大雲虎，高的是老二雲豹。」

蔡妙妙嬌笑道：「眞是見面不如聞名，雲虎，你大概只能算是一隻壁虎吧！」

雲虎冷笑一聲：「好！老夫教妳先嚐嚐壁虎的滋味。」

話落身起，三兄弟似有默契似的，同時飛身進擊。

陽光下，確像三隻灰鶴比翼翱翔，美妙已極了。

只是旁觀的人全都心中明白，這美妙的畫面中，却隱含着無窮的殺機。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當「雲中三鶴」到達遊艇上空的剎那間，遊艇的艙中忽然射出三點寒星，分取「雲中三鶴」的前胸「七坎」要穴，其急勁之勢，猶過於離弦激矢。

陽光下，只見三點寒星電疾地一閃，隨即傳出一聲慘叫。

不，應該是三聲慘叫，只不過由於三聲慘叫同時發出，聽來好像是一聲慘號而已。

慘號聲中，「雲中三鶴」像是中了箭的三隻飛鳥，身形成直線下墮。

按這情形，「雲中三鶴」會墜落在蔡妙妙的遊艇頭上。

但那艘遊艇像是具有靈性似的，當「雲中三鶴」的身形快要落到艇上時，陡地快速前衝出三丈。

於是，可能已經當場畢命的「雲中三鶴」，一齊掉落深不可測的湖中去，而遊艇却又逼近了那「難民首領」中年漢子的快艇前不足二丈了。

中年漢子目注「雲中三鶴」掉落水面上的一面殷紅，默默無語。

現場一片死寂，只有湖面浪花的冲擊船舷之聲，在爲已葬身湖中的死者奏出哀歌。

蔡妙妙抬手整理了一下被湖風吹亂的青絲，目注那中年漢子嫣然一笑道：「閣下，該輪到你了。」

那中年漢子漠然地問道：「妳究竟是什麼人？」

「你這話問得好奇怪，我也跟別人一樣，是圓顱方趾的高等動物。」

「少廢話，我是問妳姓名來歷！」

「我姓蔡，芳名妙妙，人家都尊稱我爲蔡夫人……」

「閉嘴，我是問妳的眞實姓名。」

「蔡妙妙三字，如假包換，待會閣下到閻王前，當可查証出來。」

這二位一個疾言厲色，一個是嬉皮笑臉，形成了一個强烈的對比！

那中年漢子强忍心中怒火，冷冷地一笑道：「我懶得跟妳鬥嘴，我問妳，方才以暗箭殺『雲中三鶴』，以及那操舟的蒙面人是誰？」

蔡妙妙嬌笑道：「那兩位，來頭大得很，先報上你的姓名來歷，看看夠不夠資格問。」

「本座乃是大別山飛虎寨主覃飛虎。」

「唔，飛虎寨寨主覃飛虎，也算是小有名氣的人物了。」

飛虎寨寨主管轄三十六分寨，手下嘍囉上萬，高手如雲，是北五省中響噹噹的人物，而蔡妙妙却是輕描淡寫地只說是「小有名氣」，想想眞令人爲之氣結。

覃飛虎那張滿臉病容的臉上，滿佈殺機，却强忍着沒有發作。

蔡妙妙又含笑一嘆道：「可嘆，像你這樣的人物，不在總寨中逍遙，却千里迢迢跑到太湖來送死，實在是愚不可及。」

覃飛虎冷然問道：「像我這樣的人物，夠資格問那二位的來歷了吧？」

「馬馬虎虎，暫時通融一下。」蔡妙妙聲調一揚道：「覃飛虎，操舟的蒙面人就是五鳳樓的老闆朱俊。」

朱俊已應聲將障面紗巾揭了下來。

現場中羣豪同聲驚「啊」，隨後是一片死寂了。

少頃過後，覃飛虎才注目問道：「朱俊也是眞實姓名？」

「不錯。」

「他爲何要裝死？」

「朱俊裝死，對你們本來是一次慈悲行動，想讓你們多看看這花花世界，想不到你們大限難逃，仍然巴巴地趕來送死，實在是一件很遺憾的事！」

「誰死誰生，現在言之過早，還是先介紹船艙中那位高人吧！」

「好！」蔡妙妙嬌笑道：「杜公子，人家已在促駕了，出來亮亮相吧！」

「得令！」

杜介夫朗笑聲中，已出現船頭甲板上，和蔡妙妙並肩站在一起。

現場中，傳出一陣驚呼，「怎麼是他呢？」

「這小子不是一個花花公子嗎？」

「這年頭眞是怪事多，一個名不見經傳的花花公子，竟然一舉手之間，殺掉了鼎鼎大名的『雲中三鶴』。」

蔡妙妙合掌三擊之後，現場立即鴉雀無聲。

然後，她目注覃飛虎淡淡地一笑道：「大寨主，雖然很多人都認識杜介夫這位花花公子，但我還得來一次特別的下註！」

覃飛虎冷冷地道：「我在聽。」

蔡妙妙道：「武林中最近出現一對武功高絕、行動神秘、出手絕不留情的年輕俠侶，被稱爲『乾坤雙煞』，閣下該聽說過吧？」

覃飛虎道：「難道說，這小子就是雙煞中人的那個公的？」

「不錯。」

「妳就是雙煞中的母的？」

「不是。」蔡妙妙嬌笑道：「大寨主，別忘了令尊令堂大人，他們也是公的和母的。」

「本來就是嘛，公的母的，雖然不夠文雅，但叫起來也很順口。」覃飛虎接問道：「妳爲何要否認是雙煞中的母的？」

「不是否認，不是就不是。」

「據我所知，乾坤雙煞一向公不離母，妳既然不是那母的，那麼，那母的如今何在？」

蔡妙妙一怔道：「這個，就得問問這位杜公子了。」

杜介夫含笑接口道：「拙荊也許就在覃大寨主身旁。」

俗語說得好，人的名，樹的影，儘管飛虎寨主覃飛虎的名氣並不見得比乾坤雙煞遜色，但是一聽到對方的另一位可能就在自己身邊時，也不禁臉色爲之一變，而下意識向左右掃視了一下。

其餘羣豪，包括蔡妙妙和朱俊在內，也都不約而同地，將視線集中投向覃飛虎的身邊。

覃飛虎附近的小艇上，都是雄赳赳的武功，也都是他的手下，沒有可疑的人物，更是沒有女的。

不但覃飛虎身邊沒有女的，即使是整個現場中，除了蔡妙妙之外，也沒有第二個女的。

覃飛虎臉色一變之下，已覺察到自己的失態，因而老羞成怒地冷笑道：「杜介夫，我倒希望尊夫人眞的在我身邊，因爲我正需要一位武功高强壓寨夫人，只要長得不太難看就行了。」

「你看我這個樣子還過得去嗎？」

語聲發自距覃飛虎約莫十丈外的一艘小艇上，那小艇上是一個頭戴范陽笠草帽，身着黑色長衫的。

由於那人的帽沿拉得很低，看不到她的臉貌，但由於她嬌滴滴的聲音，顯然是個女的。因此她的語音一起，立即吸引了全場的視線。

她的語音一落，身形突地一陣電旋，范陽笠草帽和套在身上的黑色長衫，隨之化成無數碎片，落英繽紛似地飄落在小艇四週的湖面上，現出一位長辮及臀，七分美艷和三分俏麗的紅衣女郎。

對現場羣豪來說，這位紅衣女郎他們並不陌生。

因爲，她就是曾經在朱家集以長辮搏殺金陵地區的兩大害——「金陵一匹狠」郎大器，「白山之虎」胡小山的那位紅衣女郎。

她的突然出現，使得全場羣雄的目光爲之一亮，一時之間鴉雀無聲。

紅衣女郎美目環掃，最後，目光停在覃飛虎身上，嫣然一笑道：「覃大寨主，答我的問話呀？」

覃飛虎咧嘴一笑，道：「妳長得很美，夠稱得上爲一代尤物。」

「夠資格做你的壓寨夫人嗎？」

「論姿色是夠了，只是武功方面，還得經過考驗才行。」

「這是說，你要跟我交手？」

「當然，不交手，又怎麼能知

雲中三鶴一齊凌空飛撲向蔡妙妙頭頂之上……

道妳的武功方面夠不夠資格呢?」

「那你是死定了。」紅衣女郎嬌笑道:「你該聽說過,乾坤雙煞出手之下永無活口,遠的不說,朱家集上除金陵二大害,片刻之前誅三鶴的事,你該記憶猶新吧?」

當她鶯聲嚦嚦,如珠轉玉盤地侃侃而談時,蔡妙妙却向杜介夫投過一個嫵媚而又含有嬌嗔的白眼。

那意思好像是說:「你們小兩口演的好雙簧,將我瞞得好苦。」

覃飛虎臉色微微一變,道:「妳就是雙煞中那個母的?」

紅衣女郎點點頭道:「不錯。」

覃飛虎道:「總該有個姓名吧?」

紅衣女郎道:「人當然都有姓名,外子既然已將眞實姓名公開了,我也不願意例外。聽好了,我姓宋,名玲玲。」

說到這裡,她的臉色和語氣同時一沉,道:「覃飛虎,你想不想多活幾天?」

「想又怎麼樣,不想又如何?」

「想呢,給我立即滾回去,不想就儘管留下來!」

覃飛虎卻笑道:「我不但想多活幾天,而且想將妳和白玉觀音的寶藏一齊帶回去。」

「好,有種!」宋玲玲俏臉含霜,美目帶煞地環掃了一匝,聲調一揚道:「我方才對覃飛虎所說的,除了蔡夫人和朱俊之外,全都有效,想活命的,現在離開,還來得及。」

現場一片死寂。

誰都沒吭氣,也沒有人離開。

少頃,覃飛虎才冷笑道:「宋玲玲,妳要明白,冒大氣嚇不倒人的!」

宋玲玲方自美目中寒芒一閃,不遠處「欸乃」一聲,一艘小艇掉頭而去。

同時也傳出一縷清吟:

清夜無塵,月色如銀。
酒斟時須滿十分。
浮名厚利,虛共勞神。
嘆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
雖抱文章,開口誰親?
且陶陶樂取天眞。
幾時歸去?作個閑人,
對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

那是前人所作的一首「行香子」詞,其意景之處,簡直不帶一絲人間烟火氣息。

浮生如夢,光陰似白駒過隙,生命如電光石火,即使爭得浮名浮利,又能享受多久。

但茫茫人海中,能勘破名繮利鎖的,又有幾人,歸隱田園,對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那種淡泊逍遙生活,算得是一種享受的,更有如鳳毛麟角。

所以,儘管那位清吟的神秘客用心良苦,但現場中却沒有人領他的情。

現場只有杜介夫一個人知道,但他只能算是知道那麼一點點而已。那是,和杜介夫在萬姓的公墓中的大樹上,一起看「鬼打架」的短裝漢子司徒旭山。

同時,杜介夫也想起來了,自從他和蔡妙妙進入湖中之後,所先後聽到的兩次清吟也是那位仁兄的傑作。

雙煞顯威　血染湖面

那小艇已逐漸的遠去。

清吟聲也渺不可聞了。

一場慘烈的屠殺也隨之展開。

說這是一場屠殺,是一點也不過份的,只見宋玲玲美目中寒芒一閃,隨着一聲清嘯,人已飛身而起。

他們夫妻之間,默契也眞很好,杜介夫幾乎是和宋玲玲同時飛身而起的。

只見兩道人影就像兩隻碩大無比的神鷹,圍着四週的小艇,快速地環飛一匝,雙手也快速地連連伸縮着。

在一陣連續不斷的慘叫聲中,兩人都以「平沙落雁」之勢,輕盈而又美妙的飄落蔡夫人的遊艇上。

就像變戲法,經他們兩人那麼雙雙環飛一匝之後,四週圍那三十多艘小艇之上的人,除了覃飛虎一人還傲然卓立和一個操舟的中年漢子之外,其餘的人已全都畢命。

而且,那些人的致命傷都是嵌在眉心中一枚閃閃寒芒的竹葉鏢。

他們所中的竹葉鏢是銀質的,只是款式上和眞的竹葉鏢完全一樣而已。

那些已死的人,都不是省油的燈,也絕不會「坐以待斃」。

但事實上那些人就是來不及閃避,更說不上擋格和反擊,已是一個個當場畢命。

由這一點,也不難想見,「乾坤雙煞」出手之快,與認穴之準,眞已到了神乎其技的境界了。

當杜介夫、宋玲玲二人雙雙飄落到遊艇上時,蔡妙妙拇指雙翹地嬌笑道:「賢伉儷神威蓋世,蔡妙妙這回是大開眼界了。」

宋玲玲淡淡一笑,道:「多謝誇獎,其實,是那些土鷄瓦狗太差勁了。」

緊接着,却向覃飛虎冷冷道:「大寨主,你的伙計在呼喚你呢!」

杜介夫接口笑道:「玲玲,其實這位大寨主已足夠自豪了啦!」

覃飛虎不是浪得虛名之輩。

如果他是浪得虛名之輩,也絕對坐不穩那總寨主的寶座。

可是,目前情況,却也就是壞在並非他浪得虛名之輩這一點上。

由於他是並非浪得虛名之輩,才形成他平日自高自大,目無餘子的狂傲個性。

以目前情況來說,儘管他並未輕視「乾坤雙煞」,却也並不曾將他們當作頂尖兒的對手。

一直到「乾坤雙煞」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盡誅其餘羣豪時,他才感到事態的嚴重。

所以,這片刻之間,他似乎完全變成了一個局外人,靜立小艇之上,默默無言。

對於他的手下和其餘的羣豪全軍覆沒,似乎跟他漠不相關。

甚至對杜介夫、宋玲玲的指名譏笑,也聞如未聞。

這時,四週的小艇,由於沒人操縱,都已隨波逐流而去。現場中,除了蔡妙妙的遊艇之外,就只剩下覃飛虎的那艘小艇了。

替覃飛虎操舟的是一個白面無鬚的中年漢子,他一手把舵,一手持着一根長達三尺七八的旱烟桿,正在「吧嗒」地作呑雲吐霧,那一份優閒狀態,表現得比覃飛虎更像一個局外人。

杜介夫語音一頓之後,又向宋玲玲笑道:「玲玲,看到嗎?那位操舟的朋友,也不簡單哩!」

宋玲玲嬌笑道:「是的,看情形,咱們兩口子算是碰上了對手了。」

杜介夫道:「但願如此,否則,如果盡是一些不堪一擊的土鷄瓦狗,不是太乏味了嗎?」

覃飛虎的頭上已冒出一片淡淡的青烟,杜介夫「啊」了一聲道:「這位大寨主已練成了『乙木眞煞』,怪不得那麼鎭靜了。」

覃飛虎亮了一下手中的竹葉鏢,冷冷的一笑道:「乾坤雙煞出手之下無活口,你們小兩口子,很足以自豪啊!」

出手之下無活口,如今,他們兩個不但活得好好的,而且,還接住了對方的竹葉鏢。

這情形,對乾坤雙煞來說,的確有點難堪,也算是六月債,還得太快了。

「我沒工夫跟你們鬥嘴,待會兒,事實會証明了一切。」杜介夫注目地問:「現在,我問你,你們兩個,是不是五行門的餘孽?」

「你問得太多餘了,還你……」

手中竹葉鏢脫手而去,挾着一片破空銳嘯,直取杜介夫的眉心重穴。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這也算是以牙還牙了吧!

好個杜介夫,他一口咬住了迎面而來的竹葉鏢,隨即以更勁疾之勢反射而出。

那情形,就像是那枚竹葉鏢,由他的牙齒上反彈出去的一樣。

而且,鏢才出口,人也隨之騰身飛撲,疾如離弦急矢般,凌空向覃飛虎攻出三掌。

覃飛虎驚呼一聲:「金剛神掌……」

驚呼聲中,人已被迫退三步,杜介夫已搶登小艇上,並朗聲笑道:「金能尅木,大寨主,你運氣不好,碰上了尅星。」

覃飛虎揮掌反擊,並冷笑道:「可惜你的金剛神掌還不夠火候!」

就這一句話之間,已攻出了三十多掌。

杜介夫的雙足就像是釘在甲板之上似的,始終未曾移動過分毫,一面有攻有守的從容應付,一面笑道:「咱們彼此彼此,你那乙木眞煞的火候,也不見得怎麼高明哩!」

「呼呼呼呼……」一陣急攻,已將覃飛虎迫到小艇中心,距那船尾操舟大漢已不過只有四尺左右的距離了。

杜介夫繼續進逼,覃飛虎也繼續退,一步一步的退,向後移動。

杜介夫朗聲笑道:「我看,還是你們兩個一起上吧!」

那操舟的中年漢子道:「別忙,到時候,我自然會出手。」

覃飛虎繼續後退,距那中年漢子只有二尺的距離了。

杜介夫冷笑了一聲道:「覃飛虎,只要你能再支持十招,我破例免你一死。」

「作夢……」

覃飛虎截口一聲怒叱,奮力攻出一招,最最普通的「雙風貫耳」。

顧名思義,所謂「雙風貫耳」,就是以雙拳擊向對方的雙耳。

這是予敵方可乘之機的致命招式,通常只有在自己功力高於對方時施展。

因爲,施展這一招時,自己的前胸空門大開,予以對方可乘之機。

試想,如果不是自己功力高於對方,有必勝的把握,那不是敞開前胸送死了。

但事實上,目前是覃飛虎處於劣勢。

一個處於劣勢的人,突然違背常情,施展這種險招,若非自己找死,就必然有某種的陰謀。

杜介夫的反應很快。

他不但沒有趁機攻擊對方那敞開的前胸,反而疾退三尺。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就當杜介夫疾退三尺之剎那間,但聽得「噗」地一聲,覃飛虎的頭頂上,已被敲開一個大窟洞,血漿四濺,一頭栽入湖中了。

奇兵突出，一下子置覃飛虎於死地的，是那個操舟的中年漢子，他那旱烟管的巨大烟鍋上，還沾滿了不少鮮血和腦漿哩！

杜介夫一怔之下，注目問道：「你……不是他的夥伴？」

那中年漢子咧嘴一笑，不答反問道：「誰說的？」

杜介夫皺眉問道：「那你是他的什麼人？」

「飛虎寨總巡察金仁義。」

「名仁義而犯上弒主，我看你該改名叫金無義才對。」

金仁義笑道：「杜老弟，你實在太嫩了，這種事，不但江湖屢見不鮮，即使在廟堂上，爲了爭取皇帝寶座，弟弒兄，子弒父的例子，不也很多嗎？」

杜介夫苦笑道：「我不跟你談這些歪理。」

金仁義道：「不談歪理就該談正理，我這行動固然是爲我自己，但也有一半是爲了你。」

「爲我？你怕我殺不了他？」

「如果你方才乘機進擊，不但殺不了他，而且，上當的一定是你。」

「……」杜介夫沒接話。

「你知不知道，你們的功力在伯仲之間，方才，他是故意隱藏實力，誘你上當，因爲，他身上穿有能避刀劍拳掌的天蠶絲馬甲。」

「啊！」

「你想想看，如果你方才貿然進擊，那後果還能設想嗎？」

杜介夫又苦笑了一下道：「如果你所言屬實，那我還得感謝你才對。」

金仁義道：「感謝大可不必，我只想憑這點交情，咱們交個朋友，以後，賢伉儷別找飛虎寨的痲煩，於願足矣。」

宋玲玲插口笑道：「介夫，別上那廝的當，他的話不可靠。」

金仁義笑問道：「杜夫人何以斷定我的話不可靠？」

宋玲玲注目問道：「你說你是飛虎寨的總巡察？」

「不錯。」

「那麼，你平常多的是下手機會，爲何到現在才下手？」

金仁義苦笑道：「杜夫人問得有理，但妳却祇知其一，不知其二。」

宋玲玲問道：「此話怎講？」

金仁義道：「在下的功力，也跟他在伯仲之間，但他經常穿着天蠶絲馬甲，而且他疑心太重，防範也特別嚴，在如此情況之下，雖然也有暗算的機會，我却不敢輕易下手，只有在方才趁他全神對付强敵，心無旁騖之刹那間，才能一擊奏功。」

杜介夫含笑說道：「夠了，我相信你所說的都是實情，也領你方才的那一份情，但我還是不能讓你活着離開這裡。」

金仁義訝問道：「爲什麼？」

「我看不慣以下犯上的行爲，更不會放過以下犯上的人。」杜介夫正容的答道：「所以，我必須要殺你，不過，爲了酬謝你方才也算是幫了我的一次大忙的情份上，我會將你的遺體，帶回陸地上去，好好的安葬。」

金仁義呵呵大笑道：「杜老弟不愧是一代奇俠，不但恩怨分明，公私之間，也劃分得清清楚楚，只是，說句不怕你掃興的話，你老弟這番盛情，金某人只能心領了。」

「那只怕由不得你。」

杜介夫冷笑聲中，凌空一掌拍了過去。

而且，他擔心一掌未能奏功，掌力拍出之後，身隨掌進，人也跟着飛撲過去。

「砰」地一聲，金仁義借力一個倒翻，飛縱五丈之外，「噗通」一聲，掉入湖心之中。

金仁義這一意外的行動，使得杜介夫當場爲之一楞，然後向宋玲玲展示出一個無可奈何的苦笑。

金仁義在十丈之外冒出水面，揚聲笑道：「杜老弟，多謝順風相送，現在，我可以誇句海口，我是在乾坤雙煞手中活着離開的第一個，哈哈哈……」

笑聲人影俱杳。

杜介夫頓足苦笑道：「一時大意，給他溜走，眞是陰溝裡翻船，貽笑大方。」

蔡妙妙嬌笑道：「杜介夫，你的水性如何呢？」

杜介夫道：「只能算勉强過得去，要在水底制服那樣的强敵，可沒把握。」

朱俊插口說道：「杜老弟，即使你有把握制勝，也犯不着了，時間已經不早了，咱們必須加點勁，希望能在天黑之前趕到目的地。」

蔡妙妙也插口笑道：「對了，咱們也該趁這段時間，合計一下今後合作計劃了。」

＊　＊　＊

夜幕逐漸下垂。

遊艇以最快的速度在航行。

暮色蒼茫中，不遠處出現了一座小島，並遙遙傳來一陣激烈的殺伐聲。

那是位於西洞庭山以南約莫五十里的一座荒蕪無人的小島上，也就是朱俊所說的要在天黑以前趕到的目的地。

一座荒蕪無人的小島，怎會傳來殺伐之聲？

原因是朱俊三個得力的助手，也就是曾經在萬姓公墓誅殺「鬼影子」孫不亮的祖氏三雄，事先跟朱俊約好在那兒碰頭的。

由於在湖心力戰羣雄之時，躭擱的工夫太多，因而還不曾趕到，那兒已發生了事故。

因此，朱俊一聽到那殺伐之聲，立即臉色爲之一變，並親自操舟，使遊艇加速前進，而且，當那遊艇距岸還有十多丈遠時，他已一聲清嘯，騰身向小島上疾射而去。

但儘管如此，朱俊還是遲到了一步。

祖氏三雄中的老大祖智、老三祖勇，已力戰身亡，而且死狀奇慘，每人身上至少有八道傷口，每一道傷口都是致命重傷。

至於老二祖仁，雖然還沒死，却也只能算是比死人多了一口氣。

不過，朱俊却也到得正是時候。

他以雷霆萬鈞之勢，一劍斜挑，將正向祖仁砍下致命的一刀，也是最後一刀的一個灰衣老者的大砍刀，震得反彈了回去。

慘號聲中，那灰衣老者被他自己的大砍刀砍中了胸部而當場喪命，朱俊却一手持劍，一手扶住搖搖欲墜的祖仁，又將眞力源源輸入他的體內，對於週圍環伺的强敵，根本視如不見。

已將油盡燈枯的祖仁，獲得朱俊所輸入的眞力之後，精神一振地苦笑道：「大哥，小弟無能，誤人誤已，你別再浪費眞力了。」

朱俊也明白，以祖仁的傷勢而言，即使華佗再世，也是沒法挽救了。但他却不能不盡人事，同時，他也希望能在祖仁嚥氣之前，獲得一些消息。

於是，他一面繼續輸入眞力，一面問道：「那邊的情況如何？」

「非常不好。」

「如何不好法？」

「那邊，外表上平靜如常，但各地聞風而來的高手，至少在百名以上，還不包括元韃子留下的人在內。」

「這些都在我意料之中。」

「大哥，你……要替……替我們兄弟報仇。」

朱俊的精目中，突然射出了兩道冷電似的寒芒，道：「我會的，這孤島上的敵人，一個也別想活着回去。」

「謝謝你……大哥……」

隨着話聲，祖仁的身子已倒了下去。

朱俊精目環掃，他的四周，除了祖氏三雄的屍體外，還有十八個壯年勁裝漢子，四個灰衣老人和一個年約四旬上下的青衫文士。

這是說，朱俊已陷入四面包圍中，但包圍圈外，還有一個按劍卓立的人——杜介夫。

朱俊披唇一哂之後，目注杜介夫說道：「杜老弟，請回遊艇上去，這些鼠輩，我一個人足以超渡他們了。」

杜介夫笑道：「遊艇有蔡夫人和拙荊坐鎭，可以萬無一失，你老兄不願我插手，我只在這兒乘涼，絕不插手好了。」

那青衫文士也插口冷笑道：「最好是你們四個一齊上，免得本寨主多費手脚。」

「又是一位寨主。」杜介夫含笑問道：「你是太湖的水寇頭頭『浪裡白條』魚仲？」

那青衫文士冷笑道：「既知本寨主威名，還敢在本寨主的禁區內撒野！」

杜介夫朗聲笑道：「我不但要在這裡撒野，還要犁庭掃穴，徹底摧毀你們的巢穴，爲民除害哩！」

「作夢！」魚仲冷笑道：「你就是大名鼎鼎的什麼乾坤雙煞中的杜介夫？」

「不錯。」

「那很好，本寨五大堂主、十八羅漢，都在這裡，只要你有本事，殺了咱們這些人之後，整個太湖水寨，也就算是全部瓦解了。」

「好啊！水寇精英，全都集中在這裡，那可眞是天從人願了。」

朱俊低聲說道：「杜老弟，你承諾過的，不許搶我的生意。」

杜介夫道：「行！只是如果有人想借水遁時，我該可以撿點便宜吧。」

朱俊點頭笑道：「可以，不過，你撿便宜的機會少之又少。」

「閉嘴！」魚仲插口冷笑道：「小輩，你們知道，本寨集中全力在這兒，爲的是什麼？」

朱俊冷笑道：「自然爲的是那尊玉觀音呀！」

魚仲道：「你明白就好了，小輩，本寨主給你一個便宜，只要自動獻出玉觀音，可以免死。」

朱俊冷笑截口道：「別說夢話了，等着領死吧！」

話聲中，他手中的劍尖上已冒出尺許的劍炁芒。

魚仲臉色微變，舉手一揮，沉喝一聲：「十八羅漢剁了那小子，五堂堂主，搶攻遊艇。」

一陣暴喏聲中，又一場慘烈屠殺也隨之而展開了。

十八羅漢都是使的大砍刀，十八人分作三批，第一批的六人不到一個回合，就倒下了三個。

朱俊大顯神威，一招「橫掃千軍」，殺了三個對手之後，寒芒再閃，剩下的三個也告了賬。

第二批的六個悍不畏死地衝了上來時，朱俊揚聲一喝：「杜老弟，不可殺他們，留給我……」

朱俊口中「留給我」的「他們」，也就是那所謂五大堂主。

其實，五大堂主已被朱俊方才飛身登岸時，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殺了一個，如今只剩下了四個了。

身爲寨主的魚仲，可能是平時叫慣了「五大堂主」，死了一個之後，一時之間還沒法改口。

四大堂主奉命搶攻遊艇，首先必須通過杜介夫這一關，因爲杜介夫正卓立通往遊艇的必經之地。

四大堂主使的也是刀，不過不是普通的刀，是可以束在腰間的緬刀。

使緬刀的一定是一流高手。

因爲那種柔軟如帶的兵刃，沒有極精湛的內家眞力，是沒法施展的。

四大堂主既然都使緬刀，自然也都算得十足是一流高手。

可是，這四個一流高手碰上了杜介夫，可一點轍兒也沒有。

其實，他們四個對杜介夫並未存着有一絲輕敵之念。

一開始，就是四人聯手齊上，一片刀光，像一張網似的向杜介夫迎頭罩落。

就在這同一刹那，朱俊的喝聲也剛好傳了過來。

杜介夫好像成了刀網中的魚，全看不到他的人影，只見一道精芒在刀網中閃耀着。

一陣「叮叮噹噹」的脆響聲中，傳出杜介夫的朗笑聲：「朱兄，你講不講理，這是送上門來的生意呀！」

朱俊大吼一聲道：「我不管，你必須遵守自己的諾言。」

就這兩句話的工夫，慘號連傳中，十八羅漢已倒了十二個。

朱俊似乎已經殺紅了眼，不等那最後一批的六個衝上來，他已揮劍飛身迎了上去。

一旁掠陣的魚仲，精目厲芒一閃，悄沒聲的揮刀擊向朱俊的背部，他使的也是一柄緬刀。

杜介夫揚聲大喝一聲：「朱兄，當心暗算！」

「多謝示警。」

朱俊朗笑聲中，防敵不忘殺敵。

只見他於危機一髮之間，揮劍回身，剛好接住魚仲那要命的一刀。

而且揮劍回身的同時，左手一揚，六道黑影分取六名「羅漢」的眉心。

當他的長劍和魚仲的緬刀相觸而發出「嗆」然震响時，那六名「羅漢」也同時於慘號聲中，飛登極樂。

朱俊對自己的暗器似乎有着十二分的信心，暗器發出之後，連頭都沒回過去看一下。

其實，就是他想要回頭去看一下，也沒有這個工夫。

因爲，魚仲已把握先機，於這片刻之間，攻出了三十六刀。

三十六刀有如一氣呵成，極盡奇詭快速之能事，居然將朱俊迫退了五大步。

但朱俊退了五大步之後，他立即使出快速攻勢，將對方迫退七步，並冷笑道：「姓魚的，你這寨主的寶座，大概也是憑偷襲得來的吧！」

話聲中，又把魚仲迫退了三大步。

這兩位，論功力，魚仲要比朱俊差上了二三籌，但朱俊要想將對方擺平，恐怕還要多費點工夫。

以一敵四的杜介夫，本來似乎是被困在對方的刀網中的，但現在却完全反過來了。

刀網已四分五裂。

杜介夫的長劍，却形成一片劍網，將對方四人罩住。

那四個堂主也是大行家，心知已遇上了絕頂的高手，如不及時脫身，勢必老命不保。

但怪就怪在這裡，不論他們如何使盡吃奶的氣力，就好像杜介夫的劍網上有着巨大的吸力似的。

杜介夫一面以靈貓戲鼠姿態，將對方四人圈入了自己的劍網之中，一面朗聲笑道：「四位大堂主，你們的主子還在作困獸之鬥，你們就想腳底揩油，有點說不過去吧！」

一直在遊艇上作壁上觀的宋玲玲，揚聲道：「介夫，別躭擱時間了，太湖水寇，人人皆曰可殺，早點超度他們吧！」

杜介夫苦笑道：「玲玲，妳又不是沒有聽到，朱老兄不許我搶走他的生意呀！」

和宋玲玲併肩而立的蔡妙妙嬌笑道：「杜公子別理他那一套。」

「得令。」

「令」字聲中，四個堂主已有一個掉了腦袋。

另三個亡魂俱冒中，又一個被一劍穿胸，發出一聲凄厲慘號，緊接着，又是兩聲慘號，二顆人頭滾落。

四大堂主，刹那間成爲四具屍體，死狀奇慘恐怖。

跟朱俊作困獸之鬥的魚仲，眼見大勢已去，他也想作死裡求生的打算，却被朱俊的劍勢纏得緊緊地沒法脫身。

朱俊更得理不饒人地冷笑道：「魚仲，跪下來，叫三聲朱爺爺，我可以讓你死得完整一點。」

跪下來叫三聲朱爺爺，也不過是死得完整一點，這眞是欺人太甚了。

像魚仲這樣的水盜頭兒，平日裡一呼百諾，何等威風，又幾曾受過這等的窩囊氣。

氣憤加上絕望，使得他索性把命豁了出去了。

自古艱難唯一死。

人只要勘破了生死玄關，世間上就沒有什麼可怕的事物了。

目前的魚仲，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發出一陣只攻不守，拚着與敵俱亡的拚命攻勢。

他的功力，本來跟朱俊只差上二三籌，捨死忘生之下，激發了本身潛力，再加上拚命的招式，居然將朱俊迫得連連後退。

絕望之下，居然拚出一綫生機來，魚仲自然要好好的把握了。

於是，他在朱俊被逼得連退五大步之後，陡地騰身而起，向十丈以外的湖面上疾射而去。

那地方，遊艇上的兩個女煞星是鞭長莫及，沒法攔截，即使早就說過，要防止他借水遁的杜介夫，也由於距離太遠而沒法攔截。

此情此景之下，以他那「浪裡白條」的水底功夫，只要能冒險衝過了朱俊這一關，就算是逃出了生天了。

朱俊當然不會讓他逃出生天，立即怒叱一聲：「留下命來！」

怒叱聲中，手中青鋼劍脫手向魚仲的背心電疾射去。

這一招自然是在魚仲的意料之中，只聽「噹」的一聲，已被他反手一刀，把長劍震成一道弧綫，向十丈處的湖面上射落。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那支即將掉落湖面的長劍，在接觸湖面的刹那之間，像具有靈性似的，忽然電射般的疾地掉頭，射向即將下落湖面的魚仲。

既快且準，劍尖由前胸進，後背出，眼看已逃出生天的魚仲，只發出一聲慘號，就連人帶劍，一齊沒入湖心之中。

* * *

一支青鋼長劍，不是神話中的飛劍，不可能自己由水面上反射殺人。

之所以能由水面反射殺人，必然有人在操縱了。

那麼，這支意外的伏兵是誰呢？

由於夜色太濃，距離又在十五六丈之外，因而誰也沒看清楚。

就當杜介夫、朱俊等人微微一楞之間，「欸乃」一聲，一艘快艇由懸岩下疾射而去，並傳來一陣頗爲熟悉的清吟：

幾時歸去？
做個閒人，
對一張琴，
一壺酒，
一溪雲……

朱俊苦笑道：「又是他。」

他？他是誰呢？

朱俊不知道，但杜介夫知道，不過，杜介夫也僅僅知道那個人叫司徒旭山而已，但是，即使是這一點，杜介夫也不願加以說明。

停了一下，朱俊向他笑問道：「杜老弟，那是什麼人呢？」

杜介夫雙手一攤，道：「你問我，我問誰呢？」

朱俊又苦笑了一下，道：「看情形，那位仁兄，才是我們的勁敵。」

杜介夫沉思着道：「這個……目前還難確定，看起來他對我們似乎沒存敵意。以方才的情形來說，還等於是幫了我們的忙。」

「幫忙？哼！我看，他是讓我們殺個你死我活的，他好坐收漁人之利。」

「也許有這個可能，今後，咱們特別提高警覺，多加防範就是。」

朱俊居然嘆了一聲，沒接話。

「朱兄怎麼嘆起氣來？」

朱俊還沒有答話，遊艇上的蔡妙妙已揚聲道：「嗨，有什麼話，到艇上再說吧，不行嗎？」

朗聲一笑，兩道人影，已射落遊艇中了。

* * *

四周山色，一泓碧水，這是西洞庭山中的湖中之湖。

湖中之湖方圓約莫百十畝，青山綠水，點綴着山麓別墅的紅牆綠瓦和湖濱漁民的竹籬茅舍，炊烟嫋嫋，鷄犬相聞，眞是好一個世外桃源。

有男人的地方必有娼、有賭。

有水的地方必有魚、有蝦。

這是不爭的事實，箇中道理，只要稍微有點世故的人都懂得。

湖中之湖的週圍，有達官貴人，富商巨賈的別墅，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升斗小市民，也有慕名而來的遠地遊客，還有一條數十家商店的街道。

像這樣的場所，自然是算得上是有男人也有水的地方。

這裡是否也有娼和賭，暫時不談，要談的是這兒的水——湖中之湖的水中沒有魚蝦。

偌大的一個湖中，沒有魚蝦，誰會相信？

據說，湖中之湖的魚蝦，都被水鬼趕走了。

所以，目前的湖中之湖，沒有魚蝦，只有水鬼。

這消息，是兩年以前傳出的。

當時，也有不少不信邪的漁民，硬是冒險前往撈捕，那些人有沒有捕得魚蝦，不得而知，因爲，他們都一個一個神秘失踪了。

是水鬼作怪，還是別有原因？

沒有人能夠解答，也沒有人敢去追查。

於是，湖中之湖成了只有水鬼沒有魚蝦的妖湖，再也沒人膽敢前去送死了。

＊　＊　＊

今夜，星稀月明，萬里無雲。

沉浸在銀色的月光之下的湖中之湖，像一幅名家筆下的山水畫，美得更令人心醉。

萬籟俱寂中，一艘敞篷小艇，悄悄地駛向湖中之湖的湖心。

這是兩年以來的第一次，令人談湖色變的妖湖中，又見船踪。世間上畢竟有不怕鬼的，也不怕死的人。

不怕鬼，不怕死的人，一定是異乎常人的非常人。

不錯，他們是「乾坤雙煞」和朱俊、蔡妙妙等四個人。

不過，目前這四位，已不是他們的本來面目，經過改裝易容之後，他們都成了兩鬢斑白的半百老人，由外表看來，就像是兩對慕名而來遊山玩水的夫婦。

眞是無獨有偶，當他們的小艇離岸，不久，居然發現另一艘小艇由湖心之中徐徐迎面駛來了。

朱俊首先苦笑道：「眞想不到，還有人走在咱們的前頭。」

那迎面而來的小艇，傳出清朗而又蒼勁的歌聲：

一丈穿雲到上方，
湖光山色總茫茫。
乾坤有我能擔擔，
明月清風底事忙。

杜介夫禁不住脫口讚道：「好大的口氣，好洒脫的襟懷。」

那小艇上有人接口笑道：「諸位也是雅興不淺呀！說實在的，此情此景之下，月夜泛舟，的確是人生一大快事。」

說話間，那小艇已到了十丈之內。

冷月清暉之下，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了。

那是一個年約四旬出頭，紅光滿面，亂髮蓬飛的鶉衣百結的叫化子。

他雖然是鶉衣百結，却是相當淨潔。

至於那紅光滿面，却顯然是喝醉了酒，連眼睛也佈滿紅絲。

當兩艘小艇擦肩而過時，朱俊笑問道：「老兄，沒見到水鬼吧！」

「見到了。」那叫化子咧嘴笑道：「他說，對我這個窮叫化不感興趣，諸位可得小心點啊！」

杜介夫目光深注道：「多謝閣下指點。」

一直到那小艇遠去之後，朱俊才深沉地道：「杜老弟，我想起來了，這位仁兄的歌聲，好熟悉。」

杜介夫道：「有點像那位殺死太湖水寨寨主魚仲的神秘客。」

「對！」蔡妙妙也附和着道：「不僅是有點像，而且是非常之像。」

其實，在杜介夫的感受上，又豈僅只是非常像而已。

不但是歌聲，連說話的口音，也分明和司徒旭山是同一個人。

但由於這是他個人知道的秘密，因此不願加以說明，只是在心中暗忖着：究竟那一個身份是眞的，爲什麼要那麼神秘？

他心念電轉，口中却仍然是模稜兩可地漫應着：「是嗎？」

朱俊哼了一聲道：「我仍然認爲，這個人很可能是我們的勁敵。」

蔡妙妙插口嬌笑道：「我却認爲，只要我們四個人合力同心，任何勁敵都不足畏。」

邊說邊由懷中取出一幅繪製得非常精細的平面圖，端詳了一下子之後，才抬手一指道：「看，入口就在西面那一片峭壁之下了。」

她手中的平面圖，也就是最近轟動整個江湖，引得三山五嶽的英雄好漢齊集太湖，人人都必欲得之的，藏於玉觀音中的藏寶圖。

現在，湖中之湖之所以成爲妖湖的秘密，總算已經被揭開了。

那是元韃子的秘密留守人員玩的手法，目的是在預防漁民們於無意之間發現這一秘密。

可惜的是，這手法不但不高明，而且還收到相反的效果。

因爲，到目前爲止，儘管玉觀音的下落尚未公開，而元廷寶藏埋在湖中之湖的消息却已不脛而走。

如果不是由於湖中之湖的面積過大，很可能被這批聞風而來的羣雄們給整個翻了過來。

宋玲玲輕輕一嘆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爲了這批元廷財寶，浩浩太湖中，已平添了近百的孤魂野鬼了。」

蔡妙妙嬌笑道：「看情形，至少還得添上百名以上的寃魂哩！」

杜介夫一嘆道：「那些黑道梟雄，死得再多也不足惜，而且，死得越多越好，只是，以前死的那些漁民，可死得實在太寃枉了。」

操舟的是朱俊，由於他的功力高，運槳如飛，舟行甚速，不多久已到達西岸那片峭壁之下了。

就當小艇上的四人按圖索驥，尋找那批寶藏入口處的記號時，小艇底部猛烈地一震。

「水鬼出現了。」

說話的是宋玲玲，但杜介夫却早已一個倒翻，躍入湖中。

如斯响應，「嘩啦」一聲，杜介夫已冒出水面。

不遠處的水面，湧起兩團殷紅色的浪花。

宋玲玲揚聲問道：「只有兩個？」

杜介夫一面甩掉頭上的水珠，一面說道：「可能還有，我還看到水底岩壁下有一個巨大的洞口，我再下去看看。」

宋玲玲截口喝道：「快！快向湖心潛游。」

杜介夫來不及發問，一頭又鑽入水中。

同時，小艇也在朱俊的操縱下，箭疾地的向湖心駛去。

原來此時石岩峭壁上有人傾下大量的石灰。

石灰這玩藝兒，行家都知道，一進入眼中，就會變成瞎子，吸入肺中，會傷害肺部。

在大量傾倒的情況之下，即使你武功再高，也不易防範。

如果傾入水中，立即會沸騰起來，後果更爲嚴重。

所以，這一招算得是非常的毒辣，杜介夫的處境也自然是非常的危險。

小艇及時避開了，杜介夫是否也逃脫了危險地帶呢？

目注湖面上「嘶嘶」連响，熱氣騰騰，像沸水一樣翻騰的湖水，宋玲玲不禁憂形於色，美目中更是射出冷電也似的寒芒。

朱俊連忙安慰她道：「大妹子別擔心，杜老弟水性甚佳，不會有問題的。」

「但願如此。」宋玲玲一挫銀牙道：「否則，我會將這些賊子碎屍萬段，挫骨揚灰！」

「嘩啦！」一聲，杜介夫已在小艇前丈遠處冒出了水面。

蔡妙妙歡呼道：「看，杜公子不是好好的嗎？」

杜介夫索性卸除了臉上的僞裝，苦笑道：「雖然活得好好的，但說得誇張一點，已經算是兩世爲人了。」

說話間，人已登上了小艇，接着說道：「諸位都還我本來面目吧，咱們立即打道回府，岸邊還有盛大的歡迎場面在等着我們哩！」

蔡妙妙訝問道：「立即打道回府？」

杜介夫道：「是的，現在，一切都已攤開了，就必須爭取時間，夜長夢多，難免又生枝節了。」

宋玲玲道：「我的意思，最好是先將峭壁上的那些暗箭傷人的鼠輩宰掉。」

杜介夫道：「不忙，他們是跑不了的，何況目前他們佔了地利的優勢，會使我們事倍功半。」

蔡妙妙接口道：「這是說，咱們要由陸上通道進攻？」

「不錯。」

「可是，陸上通道的出口，還沒有確定。」

「我已經心中有數了，而且我自信，那地點有九成九可靠。」

不等對方接話，又笑了笑道：「還有，我有個預感，當我們掃除外來的障礙之後，很可能他們會主動來找我們談判。」

朱俊接問道：「杜老弟說的是元韃子秘密留守人員？」

「是的。」

「他們會跟我們談判？」

「朱兄不信，且拭目以觀吧！」

談話之間，小艇已朝回程疾駛。

當他們已快到達碼頭時，四人都已恢復了本來的面目。

不錯，碼頭上已有百名以上形形色色的武林高手，在「歡迎」他們。

杜介夫當先飛登碼頭，精目環掃，朗聲笑道：「好啊！燕趙三凶、雲夢四鬼、中州七惡、秦嶺八魔，還有大多數不會謀面的黑道朋友，都自動到齊了，眞是漪歟盛哉，漪歟盛哉！」

燕趙三凶中的老大公冶煌冷笑道：「這麼多的武林先進，共同來超渡你們四個，你們四個應該覺得雖死猶榮。」

「好說，好說。」杜介夫含笑道：「閣下一開口就要超渡我們四個，難道不要那玉觀音了嗎？」

公冶煌道：「宰了你們四個，玉觀音自然會到咱們手中，再說，目前你們已經知道元廷寶藏的入口，就在西岸峭壁之下的深水中，有沒有玉觀音都無關重要了。」

「有道理，只是，你們人數上百，即使能順利宰了我們四個，那批寶藏又如何分配？」

「廢話，武林中事，自然是憑本事，定存亡，宰了你們四個之後，咱們這些人之間，還免不了有一場血戰。」

朱俊插口笑道：「杜老弟，你眞好耐性。」

杜介夫咧嘴一笑道：「朱兄，讓他們臨死之前，做一做發財美夢，不也是很好玩嗎？」

公冶煌冷笑一聲，精目環掃，沉聲問道：「哪一位先上？」

那批黑道羣雄，你看看我，我望望你，誰也沒吭氣。

當然，也沒有人自告奮勇「先上」。

公冶煌臉色一沉之間，人羣中才有人說道：「賢昆仲是大夥兒臨時公推的龍頭大哥，爲了以身作則，激勵士氣，自然是作爲龍頭大哥的先上。」

「對，對，請龍頭大哥先上。」羣雄立即同聲附和。

赴義不前，攘利恐後，本來是人性的弱點，不足爲怪。

那麼，對於這批黑道梟雄的互相要別人打頭陣，以便自己保存實力撿便宜的心理，就更加不足爲怪

了。

燕趙三凶臉上一陣青一陣白，他們心中顯然有着無比的憤怒。

人羣中忽然响起了一個蒼勁語聲道：「依我老叫化子的拙見，諸位最好是大家一齊上，既公平又公道，誰也不吃虧。」

這位自稱老叫化子的人，也就是方才杜介夫等人在湖心中邂逅過的那一位，當杜介夫的目光跟他的目光接觸時，他並向杜介夫眨眨眼，做了個會心微笑。

公治煌向老叫化注目問道：「閣下是誰？」

老叫化子咧嘴笑道：「我是誰都無關重要，只要你們雙方認為我老叫化子的建議有道理就行了。」說完，他又向杜介夫眨眨眼。

公治煌一楞道：「你不是咱們這邊的人？」

老叫化點點頭道：「是的，老叫化子有自知之明，像目前這等場合，上不了枱盤，只夠資格看看熱鬧。」

杜介夫向他的同伴投過了會心的微笑的一瞥之後，插口笑道：「公治煌，別躭擱時間了，我倒贊成這位叫化老兄的高見，咱們不妨來一場混戰。」

他不管對方同意與否，話落，一劍斜挑，攻向公治煌，同時左手一揚，一把竹葉鏢以「滿天花雨」手法撒出。

劍是攻向公治煌，竹葉鏢是攻向其餘的黑道羣雄。

一陣慘號聲中，倒下了十三個，每一個都是眉心中鏢的，當場畢命。

同一剎那，宋玲玲、蔡妙妙、朱俊等三人也發動了閃電的攻勢。

公治煌對杜介夫的一劍(其實，方才杜介夫的一劍是虛劍，他的攻勢重點是那十三枚竹葉鏢)，手中的三尖兩刃刀子，剎那之間，攻出了三十六刀，刀刀攻向杜介夫的要害。

杜介夫從容地接過對方的三十六刀之後，揮劍展開了一連串快攻，將公治煌逼得連連後退，並朗聲笑道：「嘿嘿！公治煌，你一個人絕對不是我的對手，不是我百招之敵，快點三人聯手。」

其實，他的話沒說完，其餘兩兇經已聯手進攻了。

杜介夫話鋒一轉道：「這才乖，只是你們三個似乎太差勁，教我有見面不如聞名之感。」

這幾句話的工夫，他已攻出了一百三十多劍。

他的話確也是實情——至少作為他的對手的燕趙三凶，不像傳聞中那麼高明。

因為燕趙三凶聯手之後，並未取得了優勢，頂多，只能算是取得短暫的均勢而已。

他們取得的均勢，有如曇花一現，隨即陷入挨打的困境之中。

杜介夫一面加强進攻，一面朗聲笑道：「你們三個聽好，百招之內，準教你們血濺屍橫。」

燕趙三凶碰到了剋星，其餘羣邪的處境，也不見得比他們好，不但不比他們好，有些人甚至比他們更壞。

在宋玲玲、朱俊、蔡妙妙等人一輪快攻之下，倒下了五十多個，這五十多個之中，還包括惡名昭彰的秦嶺八魔在內。

如非是雲夢四鬼與中州七惡分別將宋玲玲等人截住，餘下的二十多個也勢必全被宰殺掉了。

不過，那剩下的二十多個也不過是多活片刻而已，那些人是死在那位自稱老叫化子的長劍之下。

現在，現場中只有三組人在惡鬥着，那是杜介夫對燕趙三凶，宋玲玲對雲夢四鬼，朱俊、蔡妙妙二人對中州七惡。

這三組人，杜介夫、宋玲玲二人都是攻多於守，遊刃有餘。

唯一處於劣勢中的是朱俊、蔡妙妙那一組。

其實，朱俊、蔡妙妙二人也不能算是處於劣勢，只不過由於中州七惡使的是頗為玄妙的七星劍陣，每一招一式都是合七人之力，使得朱、蔡二人一時之間沒法取得優勢而已。

就當這三組正殺得如火如荼，難分難解之際，那熟悉的歌聲又傳了過來：

幾時歸去？
做個閒人，
對一張琴，
一壺酒，
一溪雲……

不用說，又是那位自稱老叫化子的神秘客在引吭高歌了。

也不用看，他已經走了。

歌聲才停，慘號聲又起，是來自箭遠外的沉沉夜色之中。

這，無疑又是那老叫化子的傑作了，只是不知道死的是什麼人。

那遠處傳來的慘號聲，似乎激發了乾坤雙煞的豪情了。

夫婦倆雙雙大顯神威，首先遭殃的是燕趙三凶中的老二和雲夢四鬼的老三，連慘號聲都沒發出，一顆腦袋已像西瓜似地滾落丈遠之外。

緊接着，寒芒連閃，慘號之聲此起彼落。

片刻之間，剩下的兩凶、三鬼也全都伏誅，以七星劍陣作困獸之鬥的中州七惡，也在朱俊、蔡妙妙二人的快攻之下倒下了三個。

剩下的四個眼見大勢已去，不約而同地分方向逃走，但他們也不

過逃出丈多遠外，就分別死在朱、蔡二人的暗器之下。

一切歸於靜止。

不到頓飯工夫，一百多個活生生的人，全部變成了支離破碎，慘不忍睹的屍體了。

面對撲鼻的血腥和狼藉遍地的屍骸，宋玲玲禁不住的凄然一嘆，道：「介夫，如果，恩師知道了一定又怪我們殺戮太重了。」

杜介夫正容道：「不會的，恩師老人家常說，誅惡就是行善，妳想想看，這些人，每一個都是滿手血腥、罪孽滿身的黑道巨擘，他們生前，不知已殺死過多少無辜的人，如果他們不死，今後更不知有多少無辜的人會死在他們的手中，所以，妳不要以為殺死了很多的人，只當作是自己救了很多無辜的生命，妳就會覺得心安理得了。」

宋玲玲忍不住的嬌笑道：「夠啦，看，衣服還是濕淋淋的。」

蔡妙妙也插口嬌笑道：「對！快回客棧去，換下濕衣服，以免着涼。」

杜介夫、宋玲玲等四人住的是湖中之湖唯一的一條湖濱大街上首屈一指的湖濱別館。

兩對男女，分別佔用兩間上房。

儘管他們重回客棧時，都已恢復了本來面目，與原先住進時的樣子等於又換了一個人，但客棧中的上下人等，却沒有人膽敢過問。

不但不敢過問，而且是一個個奉命唯謹，喏喏連聲，連大氣都不敢吭一聲。

這原因很簡單，方才，湖中之湖濱上的一場空前大屠殺，殺寒了他們的膽。

杜介夫、宋玲玲二人回到了自己的房間，首先被一件奇異的事情吸引住他們的注意力。

那是擱在床頭上的一紙便箋，便箋下面還擱着一件銀光閃閃的馬甲。

便箋上，墨汁猶未全乾，有如龍飛鳳舞地寫着數行佑軍狂草：

寶劍贈烈士，紅粉贈佳人，天蠶馬甲贈與乾坤雙煞中公的，順水人情，莫嫌棄，而且必須馬上穿上，除了你們這一公一母之外，不能讓第三人知道，切記！切記！

箋末沒有署名，只用簡單的筆劃，勾繪出一個蓬頭亂髮，手持打狗棒的乞丐，栩栩如生。

小兩口子都沒有作聲，只是互以目光作會心的一瞥。

這也算是無言勝有言，一切盡在不言中。

他們都明白，天蠶絲馬甲，不但能避刀劍，也能消解敵人的拳掌力量，是武林中防身保命的瑰寶。

而且，像此類寶衣，武林中也並不多見。

目前這一件，顯然就是那犯上弒主後借水遁而逃去的金仁義，由他的主人飛虎寨寨主覃飛虎的屍體上剝了下來之後，據為己有的。

由於金仁義對元廷寶藏也有覬覦之心，暗中到了湖中，却不幸死在「老叫化」司徒旭山手中，這也是當時那一陣大屠殺進行時，司徒旭山離去後，遠遠所傳來的那一陣慘號聲的由來。

現在，這被武林中人視為瑰寶的寶衣，却平空落到杜介夫手中，這倒算是一飲一啄，莫非前定，風萍偶聚，總是因緣了。

杜介夫手持便箋，怔楞未語間，宋玲玲悄聲道：「他還沒走。」

「誰？」

「那位送寶衣的老叫化子。」

「不，現在已經走了。」

是的，他們小兩口子說的都有理。

像這樣的珍貴寶衣，放在無人房中，任何人站在贈與者的立場，都會在暗中守護，但當受贈者回到房間之後，就沒有再留下的必要了。

宋玲玲苦笑了一下，道：「現在應該是走了，來，我幫你穿上去。」

杜介夫忙道：「應該由妳穿上。」

宋玲玲媚笑道：「老叫化是送給你的，不是送給我，而且，他此舉必有深意，乖孩子，應該聽話。」

說話間，她已將他的濕衣脫下來。

杜介夫訕然一笑道：「玲玲，讓我自己來吧！」

「已經是老夫老妻了，還怕難為情。」宋玲玲一面替他解除身上的衣衫，一面還有意無意之間，在他最敏感的部位挑逗着，並媚笑道：「我知道，你們臭男人就喜歡這個調調兒，前幾天在五鳳樓中，那位蔡夫人不就是這樣的伺候你的嗎？」眞絕，她居然在暗中偷窺他。

女人，走在大街上要像個淑女，回到閨房中就要像個蕩婦。

宋玲玲可算是深語箇中三昧的一代尤物。

平常她艷如桃李，冷若冰霜。此刻，她全身每一寸每一分都是一個十足加三的蕩婦。

有着這樣善解人意的妻子，杜介夫的艷福，是令人艷羡的。

不，應該說是令人嫉妒才對。

當杜介夫情不自禁地摟着愛妻作深長的熱吻時，門外却傳來了蔡妙妙的嬌笑聲道：「杜公子，衣衫換好了嗎？」

杜介夫連忙推開了懷中的嬌

妻，一面手忙脚亂的穿上了天蠶絲馬甲和衣衫，一面答道：「請等一等，馬上就好了。」

蔡妙妙的語聲道：「不要緊，小兩口子久別勝新婚，多溫存一下也好。」

宋玲玲却微慍地問道：「有什麼事嗎？」

也難怪她會不高興，蔡妙妙可來得實在不是時候。

蔡妙妙的語聲道：「小事情，有人拜訪乾坤雙煞。」

「啊！那是什麼人？」

「好像是山間別墅來的貴賓。」

杜介夫接口道：「好，敎他等一等，我馬上就來了。」

功成身退　做個閒人

山間別墅來的貴賓是一位外表頗有書卷氣的中年文士。

當杜介夫、宋玲玲二人，衣冠楚楚地進入客廳時，朱俊連忙向那中年文士道：「這二位就是乾坤雙煞中的杜公子和杜夫人！」

那中年文士表現得很冷漠，只是點點頭，道：「久仰！久仰！」

杜介夫沒就座，注目笑問道：「朋友尊姓大名？」

那中年文士道：「在下不過是一個代爲傳口信的下人，這姓名不提也罷。」

「好，我不問，貴上是何許人，當可見告了吧！」

「見了面自然會知道。」

連碰兩個軟釘子，杜介夫仍然是臉不改色地笑問道：「那麼，說你帶來的口信吧！」

那中年文士仍然冷冷地道：「敝上說，敬備菲筵，恭候四位俠駕光臨。」

「就是現在？」

「不錯。」

「好，好，在下四人隨後就到，朋友請！」

「告辭！」

說完，轉身大步而去。

宋玲玲柳眉雙挑，一聲勁喝，道：「站住！」

杜介夫一把將愛妻拉住，笑道：「玲玲，別跟下人一般見識。」

這時，那中年文士已出了客棧的大門，連頭都不曾回過來一下，只拋下一個冷峻的哼聲！

*　*　*

杜介夫爲什麼對一個不明來歷的人的邀約，答應得這麼爽快？

原因無他，他們早已決定打鐵趁熱，自行前去拜訪，所以，此刻與其說是爽快應邀，倒不如說是順水推舟，或者是打蛇隨棍上，還來得恰當一些。

約莫頓飯工夫過後，杜介夫一行四人已進入山腰間，距離他們的目的地，那間紅牆綠瓦的別墅，只有箭遠之遙了。

冷月斜照下，俯視山脚，湖中之湖像一面鏡子，美得令人俗念盡消。

蔡妙妙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新空氣，以夢囈的語聲道：「好美！」

「是的，美極了！」宋玲玲意味深長地一嘆道：「人，是多麼矛盾的動物，住在這種洞天福地中，不去好好的享受，却偏要從事腥風血雨的大屠殺。」

一陣「沙沙」脚步聲，打斷了宋玲玲的話。

方才那位去客棧傳話的中年文士又迎面走了過來，仍然冷冰冰地道：「在下奉命迎賓來。」

杜介夫笑道：「貴主人也太多禮了，好，請閣下帶路。」

那中年文士道：「在下有僭。」

說完，轉身就走，只見他脚步似行雲流水，飄飄然脚不沾地，像是御風而行，既輕靈，又美妙。

一個傳口信的人，就有此等造詣，其主人的高明，自不難想見。

隨後行進的杜介夫等人，也亦步亦趨，並悄悄地交換了一個會意的眼色，意思好像在說：「行百里者過九十，這最後一關，也必然更艱險，咱們可得特別當心一點。」

箭遠距離，像他們這等脚程的高手，自然是很快就已趕到。

那是一棟依山勢而建，佔地廣達十畝以上的花園別墅。

所經之處，夾道花木扶疏，清香沁人心脾，却不見人踪，也不見燈光，除了他們一行五人的「沙沙」脚步聲之外，却聽不到別的聲音。

黑暗加寂靜，使得這本來就顯得神秘的花園別墅，更增添了不少神秘色彩。

穿過一座月洞門，一個右拐，來到一棟精緻的小樓前。

小樓中有微弱的燈光透出，這是他們進入別墅後所看到的唯一的燈光。

那中年文士一直沒說過一句話，後隨的四人也沒有發問。

小樓的大門是敞開着的，裡面仍然是靜寂得不見人踪。

穿過堂屋，到達左廂一間小花廳的門口，中年文士才停了下來，身形一側，做了個肅客的姿勢，道：「到了，四位請。」

小花廳的大門是敞開的，站在門口也能一目了然，整個小花廳不過二丈見方，正中一張八仙桌上，早已備好了美酒佳餚。

不，也不能說是太早就擺好了美酒佳餚，因爲，那些山珍海味的佳餚，還正在冒着騰騰的熱氣呢。

只是，這小花廳中，也仍不見人踪。

杜介夫等四人剛進入小花廳，

一個不徐不疾而有點蒼勁的語聲也恰好在這時傳來：「歡迎四位俠駕來臨，在下職務羈身，不能迎迓，尚請當面恕過……」

聞聲而不見人，但杜介夫等四人都斷定那語聲是來自隔壁的房中。

那蒼勁的語聲還在娓娓地說着：「諸位折騰了半夜，一定是餓了，美酒佳餚，請隨意飲用，保證沒下毒，諸位不妨用銀針試試。」

蔡妙妙冷冷道：「我會試的。」

那蒼勁語音道：「房間內也絕對沒有甚麼機關，儘可以放心飲用。」

杜介夫道：「這是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臉，閣下何必如此故作神秘？」

宋玲玲冷冷笑道：「再說，這也不是待客之道。」

那蒼勁語音道：「非常抱歉，在下絕非故裝神秘，也不是有意慢客，實在是暫時不能分身……」

杜介夫截口笑道：「諸位，不管人家是故裝神秘也好，故意慢客也好，咱們先祭五臟廟要緊……」

接着，他已當先大馬金刀地，在主位上坐了下來，擧杯笑道：「杜某暫代主人敬三位一杯……」

那蒼勁語音笑道：「好，目無餘子，氣吞河嶽，不愧是乾坤雙煞中人。」

蔡妙妙却沉聲喝道：「且慢，古語說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先讓我用銀針試試看。」

經蔡妙妙、宋玲玲二人分別用銀釵試過酒菜，證明並未下毒，也小心檢查過桌椅，證明沒有土木機關，然後四個人始淺斟低酌起來。

說實在的，經過半宵折騰之後，他們四人都餓了。

所以，儘管酒是淺斟低酌，吃菜的速度却相當之快，雖然還說不上是「狼吞虎嚥」或者是「風捲殘雲」，但桌上的佳餚却是不消多久，就見底了。

杜介夫像是自言自語似的說道：「這位主人似乎太小器了，所供的美酒佳餚，質雖美，量却太少了。」

那蒼勁語音道：「杜公子別急，且等取得元廷藏寶後，一定讓四位儘情享受，不過，那也不是沒有條件的。」

杜介夫笑問道：「什麼條件？」

那蒼勁語音道：「男的效忠於我，女的做我的侍婢。」

宋玲玲、蔡妙妙二人同時黛眉一揚間，杜介夫却以手勢止住她們，並笑問道：「看情形，閣下好像已有自信穩獲那批寶藏了？」

「不錯。」

「但你要明白，玉觀音還在咱們手中。」

「只要掌握着你們四個，也就等於掌握了玉觀音，你信是不信？」

「不信。」

「你非信不可。」那蒼勁語音哈哈狂笑道：「事實上，我現在就已經掌握住你們四個人了，杜公子，你們四個人何妨運氣試試看。」

酒菜中已用銀針試過，桌椅上也仔細檢查過，證明對方沒有用毒，也沒有裝上土木機關，蔡妙妙也算是老江湖了，絕對自信她的檢查不會錯。

但對方的語氣中，却也是非常自信地肯定他們已中了毒。

那麼，毒從何來？

難道對方使的竟然是傳說中的無影之毒？

當杜介夫等四人半信半疑地，默運眞氣試試之後，一個個臉色全變了。

也就當他們臉色一變之間，那蒼勁語音已笑問道：「現在，諸位該相信我了吧？」

他們不相信也得相信了。

因爲他們已沒法運用本身眞氣——一運用眞氣，就覺得胸腹之間，疼痛難禁。

這也就是說，他們空有一身傲視當代的武功，但目前却已變成常人。

沉寂了少頃，還是蔡妙妙首先開聲問道：「你使的是無影之毒？」

「不是。」那蒼勁語音笑道：「雖然不是無影之毒，但却比無影之毒更妙用。」

不等他們接話，又得意地笑道：「你們想想看，像你們這樣的高手，不論是中了無影之毒也好，其他的毒也好，只要及時發覺，都可以運用本身眞氣將毒聚集一起，甚至將其逼出體外，可是，中上我這種毒之後，却只有死路一條。」

緊接着，又「嘿嘿」地笑道：「當然，你們四個可以不死，但必須接受我的條件。」

蔡妙妙冷笑了一聲道：「說了半天，還沒有說到你所施的是什麼毒！」

「這也很重要嗎？」

「不很重要，但至少我們可以知道而不做糊塗鬼。」

「說得有理。」那蒼勁語聲忽有所悟地道：「怎麼，你們不打算接受我的條件？」

蔡妙妙道：「誰說過要接受你的條件呀？」

那蒼勁的語聲道：「你們一定要找死，我也沒有辦法，現在，我好人做到底，讓你們不做糊塗鬼。看，門口左邊的那隻花瓶，那就是毒的來源。」

門口左邊那隻花瓶，裡面插的

是一束百合花。

時當仲夏，正是百合花開的季節。

因此，杜介夫等四人，進入這小花廳後，雖然也曾看到那一束百合花，並聞到百合花的淡淡清香，却並未加以注意。

誰會想到，這一束百合花，竟成了他們陰溝裡翻船的罪魁禍首哩！

當杜介夫四人的目光齊投到那束百合花時，那蒼勁語聲又道：「由外表觀看，這是一束很普通的百合花，但仔細看看，就會發覺它的奇怪之處，花朵的邊緣，鑲着一條金綫，花瓣的顏色也略現些粉紅色，有點像桃花，諸位看清楚了沒有？」

杜介夫等人當然都看清楚了，却是誰也沒有吭氣，而且他們的表情也顯得出奇的平靜。

那蒼勁語聲冷笑道：「諸位這一份沉着功夫，倒是令人佩服。」

杜介夫也冷笑道：「不沉着又有什麼用，難道我們痛哭流淚，你就會給我們解藥。」

那蒼勁語聲道：「也用不着流淚痛哭，只要能接受我的條件，就可以獲得解藥了。」

杜介夫道：「別說夢話了，我們不會接受你的條件，如果你能介紹一下這鬼東西百合花的來歷，讓我們臨死之前長點見識，倒是非常的承情。」

「可以，即使你不問，我也會說的。」那蒼勁語聲道：「這是產自苗疆瘴毒區的野百合，由於它是攝取桃花瘴毒的精英而生，故色如桃花，而且還有比桃花瘴毒更烈的毒性，當地苗人稱之爲『要命的百合』。」

「如此說來，只要能解除桃花瘴毒的解藥，就能解除百合的毒性？」

「不錯，但這兒距苗疆迢迢千里，我諒準你們身邊沒有帶這種解藥，目前，你們也不會有服用的機會。」

「那可不一定。」

杜介夫語音一落，宋玲玲立即接口道：「你總得亮亮相吧？」

「對，對。」那蒼勁語聲邪笑道：「先亮亮相，也許兩位美人兒會接受我的條件……」

「呀！」的一聲房門啟處，一位身材頎長的白衫文士緩步而出，並邊走邊笑道：「在下雖然年紀大一點，但論外表，決不比杜公子、朱老闆差到那兒去，而且，寶刀未老，床上的功夫，更是猶勝後生小子多多……」

這刹那之間，他的嗓音也變了——由原來的蒼勁變爲清朗。

外表上，此人並不老，最多祇能說他四十出頭。

面相清癯，神態瀟洒，誠如他自己說的，除了年紀大一點之外，其他絕不比杜介夫、朱俊二人差到那裡去。

杜介夫、宋玲玲二人目光呆注着，却全都默不作聲。

蔡妙妙、朱俊二人却像見了鬼一樣，目瞪口呆，一臉奇異的表情。

白衣文士一臉奇異的笑容，徐徐地走到蔡妙妙座前，道：「很不錯，看情形，妳還認識我。」

蔡妙妙張了張嘴，却是欲言又止。

「別怕，這不是陰曹地府，咱們都還是活生生的人。」白衣文士又伸手摸了一下蔡妙妙的俏臉，居然煞有介事的一嘆道：「造化也未免太捉弄人了，這麼美麗的外表，裡面却是一顆毒得不能再毒的心……」

他是誰？

爲什麼他會說這麼令人莫測高深的話？

蔡妙妙、朱俊二人又爲何會有這種奇異的表情？

蔡妙妙仍然未接話，却向朱俊投以令人難以理解的一瞥。

那白衫文士却似乎已理解蔡妙妙那一瞥的意思，因而淡淡地一笑道：「別怪朱俊，當時，他的確已完成了任務。」

蔡妙妙輕輕一嘆道：「但事實上，你還活得好好的。」

「這是我命長，忽然心血來潮，臨時找來一個替死鬼。」

「這是說，朱俊殺的只不過是你的替身？」

「不錯。」

「那人的人頭呢？」

「當然是我將他悄悄地掩埋了，否則，我這金蟬脫殼之計，豈非是一場空？」

杜介夫恍然地插口問道：「閣下就是在朱家集上死後又失去人頭的朱杰？」

「不錯。」

「你之所以利用朱俊施展金蟬脫殼之計，目的就是利於隔岸觀火，讓那些奪寶的人殺個兩敗俱傷之後，你才輕而易舉地坐享其成？」

「正是，正是，這也算是英雄所見略同。」朱杰含笑說道：「到目前爲止，由於諸位的大力協助，我的目的已算是完全達到了。」

杜介夫目注朱俊笑道：「朱兄，雖然你也玩過詐死而又復活的把戲，但與這位朱朋友一比，你可實在太差勁了。」

朱俊却苦笑道：「杜老弟，你不覺得，這有點五十步笑一百步的味道嗎？」

杜介夫含笑點頭道：「對，對，咱們難兄難弟，應該同病相憐才是……」

朱杰以左手的食拇二指捏起蔡妙妙那尖而微翹的小嘴，曖昧地笑道：「妙妙，當我倆在床上顛鸞倒鳳，欲生欲死之際，誰會想到妳事後要我的命……」

蔡妙妙一扭頭，掙脫了對方的手指，冷笑一聲道：「你忘了，青竹蛇兒口，黃蜂尾上針，兩般皆不毒，最毒婦人心的格言麼？」

朱杰點頭笑道：「不錯，古人誠不我欺，誠不我欺。」

他一頓話鋒，目光在杜介夫、朱俊二人臉上一掃，又自語似地道：「妙妙，聽說妳是掃帚星，凡是跟妳有過一腿的男人，都不得善終，但我不信邪，不，不是不信邪，是難忘妳的那股騷勁，那是別的女人想學都學不到的，所以，我要留下慢慢的享受。」

蔡妙妙又冷笑道：「不怕我再找機會殺你麼？」

「我不怕。」朱杰笑了笑道：「如人所週知，河豚是美味的，但能要人的命，高明的廚師，能除掉了牠的毒，只留下美味。現在，妳是河豚，我是廚師，我有辦法除掉妳身上的毒，只留下美味，妳懂嗎？」

蔡妙妙身上的毒，就是武功。

只要不是白痴，都能懂得朱杰的話意。蔡妙妙不是白痴，不但不是白痴，而且比誰都聰明。

她當然懂得朱杰的話意，她也明白，此情此景之下，朱杰要廢她武功，那實在太簡單的事了。

所以，目前最好的對策，就是不接話。

蔡妙妙果然沒有接話。

蔡妙妙不接話，朱杰却有了行動，他的左手在蔡妙妙胸前摸索着——不是輕薄，在衆目睽睽之下，這種事畢竟是不對勁的。

朱杰摸索的結果，摸出了一尊玉觀音——一尊高約五寸，雕刻得栩栩如生的白玉觀音。

朱杰撫摸着手中的玉觀音，仰首狂笑，道：「這尊玉觀音本來是我的，現在，又回到我的手中，而且，再也沒有人能將它搶走了，哈哈……」

笑聲高吭入雲，整棟小樓都爲之震動起來。

* * *

但他的狂笑聲才歇，門口却傳來一聲冷笑道：「好，城府深沉，功力高深莫測，不愧是一代梟雄。」

這位不速之客是誰？

是蘇州府的捕頭丁爲元。

丁爲元的忽然出現，不但使朱杰爲之一愣，連杜介夫等四人也似乎大感意外，互相看了一眼。

丁爲元又苦笑道：「朱莊主，你這招金蟬脫殼的把戲，雖然玩得過癮，却把我整得慘了。」

朱杰臉色登時一沉道：「你是怎麼來的？」

丁爲元咧嘴笑道：「先乘船，然後，一步一步的走了上來……」

「廢話。」

「先問廢話的是你！」

朱杰哼了一聲，注目問道：「你此行目的何在？」

丁爲元道：「沒別的，只想請你陪我跑一趟蘇州府，以便銷案。」

朱杰冷笑一聲道：「作夢！」

丁爲元苦笑道：「朱莊主，你即使不爲我們這些吃公飯的人着想，也得爲令兄朱大人着想呀！」

朱杰道：「家兄的一切，毋須你關心，你回去之後，愛怎麼辦就怎麼辦。但我醜話說在前頭，你如果一定要公事公辦，當心你的老命吧……」

丁爲元苦笑道：「朱莊主，你放心，咱們吃公飯的人，最會見風駛帆，所以，看來這件無頭公案，只好不了了之了。」

「這才像句人話。」

「那麼，我這就告辭了。」

「唔……」

「那麼，我這就告辭了。」

眞絕，連說兩次要告辭了，人却連半步也沒挪動過。

朱杰瞪他一眼，怒聲道：「神經有毛病。」

丁爲元笑了笑道：「我的神經正常得很哩，只是，這個案子，該是非同小可，要想不了了之，各方面的打點都需要銀子……」

朱杰截口冷笑道：「說來說去，還是爲了銀子，你要多少？」

丁爲元伸出一根指頭。

「一千兩？」

「不，一萬兩，黃的……」

在那個時候，一萬兩黃金，可實在是一個很嚇人的數目。

因此，朱杰怒「呸」一聲，道：「你是否窮瘋了麼？」

「我正常得很，」丁爲元咧嘴笑道：「朱莊主別罵人，生意不成仁義在，這回我眞的要告辭了。」

他話鋒一頓，扭頭向杜介夫等人問道：「諸位，我可以走了嗎？」

杜介夫搶先點點頭。

朱杰怒聲問道：「你走你的，跟他們有何相干？」

丁爲元淡淡地一笑道：「這關係可大得很哩，如果他們所中的桃花瘴毒未消解，我又怎能一走了之。」

接着，目光又一掠杜介夫等四人，笑問道：「杜老弟，你說是嗎？」

杜介夫含笑點頭道：「是的，多謝閣下義伸援手！」

丁爲元道：「別客氣，現在，我雖然身在公門，以往我也是江湖中人，武林一派，本該互相支援的。」

蔡妙妙插口嬌笑道：「丁捕頭，你不能再多呆一會兒？」

丁爲元道：「沒有這個必要，我留在這兒算老幾？」

「可是，你這麼一走，那無頭命案如何銷差？」

「那不要緊，誰都知道，官家的事，小事可以變大，大事可以化小，只要有銀子就行。」

蔡妙妙嬌笑道：「提到銀子，我想，你也應該參加這一場奪寶遊戲……」

「不不……」丁爲元苦笑道：「我有自知之明，也只有一條老命，還是安份一點，早走爲妙，告辭！」說完轉身就走。

自從由丁爲元與杜介夫二人的對話中，獲知杜介夫等人所中的桃花瘴毒已解除之後，朱杰已悄悄退立原位。

他心中明白，瘴毒解除後的杜介夫等人，每一個都不是省油的燈。

當然他很自信，一對一，當代武林中已難逢敵手，但如果對方四人聯手，則吃虧的準是自己的了。

所以，爲防萬一，他不得不立即由蔡妙妙身邊退到原位上。

同時，他也明白，爲杜介夫等人解除桃花瘴毒的，是丁爲元。

丁爲元之所以趕來，又之所以跟他胡扯，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爭取時間，使那暗中散發的解藥，能充份發揮了作用。

同時，丁爲元早已到達小樓外，並以傳音入密功夫，分別向杜介夫等人有所交代，這一點可以由杜介夫等人中毒之後，始則震驚，繼之無比鎮定上可以得到了證明。

因此，朱杰對丁爲元這個人，可說是恨到了極點。

也因爲如此，當丁爲元安詳地轉身離去之際，他忽然怒叫一聲：「丁爲元，給我站住！」

丁爲元根本不予理睬，人已緩步走到門口。

朱杰冷哼一聲，飛身而起。

就當朱杰飛身向丁爲元追撲之剎那間，另一道人影以更快的速度橫裡攔截。

「砰」然巨響聲中，雙雙瀉落地面。

橫裡攔截的人是杜介夫。

很顯然這是一招硬拚，沒分出高下來，但丁爲元却已失去了踪影。

朱杰目注杜介夫，披唇一哂道：「乾坤雙煞中人，也不過如此而已。」

蔡妙妙插口笑道：「朱杰，你已黔驢技窮，交回玉觀音，我可以放你一馬。」

朱杰冷笑道：「別說夢話了，這房間太小，咱們到外面去……」

小樓外面，是一片約莫十多丈方圓的草坪，當小樓內的五人飛身而出時，草坪四週，也像幽靈似的冒出了數十道人影。

同時，半山腰的密林中也傳出那熟悉的歌聲：

幾時歸去？
做個閑人，
對一張琴，
一壺酒，
一溪雲……

朱杰振聲大喝：「阿扎克、海兒罕聽令。」

一聲暴喏，兩個身材高大，虬髯滿頰的壯漢應聲而出，一齊向朱杰躬身施禮道：「屬下在。」

「將山丘那個鬼嚎鬼叫的東西給我抓回來！」

「是……」

那兩個人再度躬身施禮，立即長身飛射而去。

別看他們身材高大，那身法可非常靈活哩！

杜介夫向朱杰笑問道：「那兩個是蒙古人？」

朱杰冷冷地笑道：「不錯。」

「也是元韃子，留守這兒的守護寶藏的宮廷高手。」

「不錯，這外圍中，有一半都是元廷的高手。」

「另一半呢？」

「另一半本來是我的手下。」

杜介夫忽然皺眉自語道：「奇怪。」

朱杰笑問道：「有什麼奇怪的？」

杜介夫問道：「我有兩件事情想不通，可以請教嗎？」

朱杰道：「可以，反正這是最後一戰，我可以慈悲一點，讓你們都死得了無遺憾，問吧！」

「你眞夠朋友。」杜介夫笑了笑，然後注目的問道：「你該不是蒙古人吧？」

「誰說我是蒙古人？」

「既然不是蒙古人，爲何甘心做元廷的鷹犬？」

「錯錯，我也不是元廷鷹犬，目前這批元廷高手，是我費了不少心血工夫，才收服的。」

「這是說，目前這批元廷高手，效忠的對象是已由那過氣的元廷，轉向你朱大莊主了？」

「不錯。」

「這是第一個問題。」杜介夫笑了笑道：「現在我請教第二個問題。方才，你說過，玉觀音本在你手中，元廷高手也早已被你收服，按說，你早已將那批寶藏取去了，是嗎？」

朱杰苦笑道：「理論上說是的，但事實上，那批寶藏仍在寶庫中。」

「原因何在？」

「這該分兩方面來說，當我獲得玉觀音時，尚未收服元廷高手，收服元廷高手之後，玉觀音却被蔡妙妙刦去了。」

「玉觀音既一度在你手中，你應該早已知道進入寶庫的路徑，有沒有玉觀音，都無關緊要了。」

「是的，但玉觀音同時也是開啟寶庫的鎖匙，這一點，你們可能還不知道。」

「是的，現在我已知道。」

「還有，沒有玉觀音，也沒有別的法子可以打開寶庫的門戶，但由於這批寶藏的消息不脛而走，各地黑道高手雲集，所以我不得不按兵不動，等你們殺得兩敗俱傷之際，再也不會有人跟我競爭，現在，我的計劃已完成了九成九，只剩下你們四個勁敵了。」

杜介夫一翹拇指，道：「高明，眞高明！」

「多謝誇獎。」朱杰笑問道：「還可有疑問嗎？」

「我想不用再問了。」杜介夫精目環掃，淡淡地一笑道：「閣下是打算一個個的車輪大戰呢？還是來一場大混戰？」

朱杰道：「不拘形式，以儘快將你們四個放倒在這兒爲前提……」

「叭叭」兩聲，兩道人影像被扔木頭似地扔在朱杰的身邊。

那是奉命去將那「鬼嚎鬼叫的東西抓回來」的阿扎克與海兒罕。

此刻，那「鬼嚎鬼叫」並沒有「抓回來」，他們自己却躺在這兒。

這情形，對不可一世雄心萬丈的朱杰而言，自然是全失面子的事，因此，剎時之間，使得他鬚髮怒張，雙目中寒芒暴射。

就當朱杰威態懾人，猙獰得像一個厲鬼之際，那躺着的兩人却已挺身站了起來，向着朱杰連連躬身，道：「屬下無能，屬下該死……」

原來這兩位不但沒死，也沒受傷，甚至連穴道也沒受制，只是兩人的臉都腫成了猪肝色。

現場的正邪羣豪都是大行家，目前的情況，各自心中有數。

阿扎克、海兒罕二人被指定去抓人，雖然不是朱杰手下最强的高手，也絕對不是最次等的高手，何況他們離開時，所表現的高明身法，是有目共睹的。

現在，這樣的兩個高手，被人家摑了一頓耳光之後，既沒有傷，也沒制住穴道，就像扔死狗似地扔了回來，「那鬼嚎鬼叫的東西」高明到什麼程度，也就不難想見了。

這剎那之間，現場中一片死寂。

朱杰强行抑制心中怒火，平靜地說道：「不能怪你們，是我低估了那個狗東西。」

緊接着，又注目問道：「是不是丁爲元那個狗東西？」

阿扎克搶先說道：「不是。」

「那是什麼人？」

「是一個叫化子。」

「叫化子？」朱杰向杜介夫問道：「杜介夫，那是什麼人？」

杜介夫答得很乾脆：「不知道。」

「那廝不是你的同伴？」

「如果是我們的同伴，他爲何不跟我們在一起？」

朱杰沉思了一下，忽然一挫鋼牙，舉手一揮，振聲大喝：「殺！」

「殺」一聲中，他自己已一馬當先，撲向蔡妙妙，並冷冷笑道：「蔡妙妙，這是妳最後的機會，放下兵刃，我可以不究既往……」

就這幾句話之中，他已長劍翻飛，攻出了四十八劍。

蔡妙妙也不含糊，從容地接下對方四十八劍，之後，立即還以顏色，展開同樣快速的反擊。另一方面，杜介夫、宋玲玲、朱俊等三人，也陷入了以寡敵衆的情況中。

他們三人每一個都是面對四個以上的高手，儘管他們三人於甫一接觸之下即以雷霆萬鈞之勢，各自殺了一個，並殺傷一個，但外圍還有三十名以上的後備高手等着。

倒下一個，立即有人補上，始終維持四或五對一的局面。

而且，目前朱俊的這批高手，比起前次太湖湖面上，和湖中之湖的湖濱的那些高手來，每一個都高明得多，也頑强得多了。

因此，目前的杜介夫等人，儘管一直是處於優勢，但戰來却是相當吃力！

尤其是此刻分別圍攻乾坤雙煞的那四個，都是元廷留守人員中一等一的高手，竟能跟杜介夫小兩口子打成了個平局。

由於朱俊那邊仍然不時地傳出敵人倒斃時的慘號聲，對於暫時被纏成平局的乾坤雙煞，自然覺得面子上很不光彩。

因此，杜介夫首先大顯神威，將四個對手逼退二步，並揚聲喝道：「天地交泰，鬼哭神號……」

喝聲似天鼓齊鳴，身形如游龍夭矯，突破四個敵人的圍攻，凌空射向宋玲玲那邊。

須知杜介夫口中的「天地交泰」，是他們夫妻倆新招的名稱，而「鬼哭神號」，却是雙方聯手殺敵的暗號。

宋玲玲也應聲嬌喝：「天覆地載，擋我者死……」

夫婦倆一唱一和中，身形也電掣地交織着飛向對方的包圍圈中。

緊接着，慘號連連，那本來是分別圍攻他們夫妻倆的八個高手，還沒弄清楚雙方在玩什麼花樣，人却已倒下了四雙。

杜介夫小兩口子似乎殺紅了眼，一招殺掉八個强敵之後，不再等敵人圍攻上來，雙雙採取了主動，展開一陣快速的衝殺。

朱俊也不甘後人，大顯神威，殺掉了包圍他的四個對手之後，也採取杜介夫小兩口子的戰術——主動衝殺。

一時之間，只見寒芒電掣，殘肢斷臂紛飛，慘號聲此起彼落。

前後也不過是一盞熱茶的工夫，朱杰手下那四十多個高手，已全部就殲。

也就在當現場中最後一聲慘號傳出來的同時，蔡妙妙忽然清叱一聲道：「留下命來……」

原來朱杰獨戰蔡妙妙，儘管一直佔着上風，但蔡妙妙跟他比較起來，也毫不遜色。

也由於他們兩人的功力相差不多，朱杰絕不可能於短時間內制服或殺死蔡妙妙。

當杜介夫等改變了戰術，展開一陣快速的衝殺時，朱杰自知大勢已去，已暗中打算脚底揩油，但却被蔡妙妙拚死纏住，沒法脫身。

直到他最後一個手下發出臨死前的慘號時，他才不得不拚死攻出一招，乘蔡妙妙被逼退，飛身逃入小樓中。

蔡妙妙叱着，啣尾疾追。

朱俊入目之下，也飛身跟進，並大喝一聲：「妙妙當心……」

小樓外，除了遍地殘缺不全的屍體外，已只剩下了杜介夫小兩口子這兩個活人了。

這兩個活人，也是兩個血人。

他們全身上下，都沾滿了鮮血，那是飛濺上的敵人鮮血。

杜介夫目注愛妻，苦笑道：「玲玲，現在，咱們可眞像個煞星了！」

宋玲玲却只答道：「別偷懶，追！」

「追……」

「追」字聲中，夫婦倆雙雙瀉落小樓的堂屋中。

眞巧，朱俊、蔡妙妙二人也剛好由另一個房間內出來，兩人都是一臉苦笑。

宋玲玲搶先問：「追丟了？」

蔡妙妙苦笑道：「是的，明明看他進入右首那房間，却一下子就不見了。」

杜介夫也苦笑道：「又是一個咱們手底下逃生的人，玲玲，看來『乾坤雙煞出手之下無活口』的那句話，應該取消了吧？」

蔡妙妙搶先答道：「不，杜公子，那廝是由我手中脫逃的，跟你兩小口子無關。」

宋玲玲笑了笑道：「我想，咱們還是追踪那個姓朱的要緊，說不定寶庫的入口，就在那個房間中。」

朱俊附和答道：「對，打鐵趁熱，咱們馬上着手搜查……」

宋玲玲的判斷不錯，寶庫的入口，就在那房間左邊的複壁中。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機關，複壁上外表是一幅巨畫，巨大的山水畫，只要輕輕一碰就開了，但複壁內却別有洞天。

首先是一條向下延伸的梯道——是經過人工修飾過的梯道，足足有百丈以上的高度。

走完了人工梯道，即進入天然石洞中。

天然石洞也還是四下延伸，坡度不大，但却極不規則，寬敞處有如大厦的大廳，狹窄處却僅能容兩人並肩而過的通道而已。

這是一段一點也不愉快的行程，因爲他們並非尋幽探勝，而是深入虎穴，追踪一個狡詐而又兇狠的武林高手。

除了要忍受石洞中的霉腐氣息之外，還得隨時隨地當心敵人的偷襲。

更要命的是，洞內暗無天日，他們最少必須有一個火把照明，形成敵暗我明，必須小心之外更加小心才行。

但事實上，却有點出乎他們意料之外，一路行來，除了發現五具剛死不久的屍體之外，並未遇到任何偷襲。

當然也沒有發現一絲人影。

朱杰去了哪兒，是不是不會進入這天然石洞中來？

那些剛死不久的屍體是什麼人？又是死於誰人之手中？

難道說，已經有人捷足先登，進入了寶庫了？

這是杜介夫等人心中的疑問，却是誰也沒說出來！

他們心中都明白，在進入寶庫之前，即使說出來，也是沒法獲得答案。

＊　＊　＊

寶庫終於到達了。

那銹跡斑剝的鐵門半開着，却是裡外一片漆黑，不見一絲人影，也不聞一點人聲。

首先打破沉寂的蔡妙妙苦笑道：「我們來遲了。」

杜介夫接口一笑道：「既然到了這兒，即使遲了，也得進去看看。」

「對，」蔡妙妙扭頭向宋玲玲道

：「大妹子，勞駕你守在洞口，我和杜公子、朱俊兄走進去。」

宋玲玲含笑點點頭道：「好，就這麼辦，只是，你們三位可得多加小心啊！」

她口中說的是「你們三位」，但一雙美目却是深注杜介夫，眞箇是含眸凝注，若不勝情了。

杜介夫忽然沉喝一聲：「當心……」

話出同時，反手一抄，已接住了一枚短箭。

其他三位也不甘後人，每人接住一枚短箭。

那是一種僅有四寸多長的沒羽箭，箭鏃是暗藍色的，顯然是淬有劇毒。

所謂沒羽箭，就是矢尾沒附羽毛的箭，不用弓弦，箭法無聲，除非是絕頂高手，事先沒法發覺。

別看它長僅四寸多一點，但由於它不易防範，又淬有劇毒，故殺傷力非常之驚人，是一種很歹毒的暗箭。

企圖暗箭傷人的人箭發無功之後，心知遇上了難纏的對手，沒有採取進一步的行動。

杜介夫目注仍然擎着火把的蔡妙妙，皺眉笑道：「妙妙，看情形，妳很樂意當箭靶。」

可不是嗎？敵人隱於暗中，自己手擎火把，不是最好的箭靶是什麼？

蔡妙妙絕不笨，一點就明，立即將火把順手插在洞壁上，也無形中露了一手。

洞是堅硬的石頭，火把的柄却不過是根竹桿的，但蔡妙妙那麼不經意地一插，竟然插入半尺多深。

可惜的是，此刻强敵當前，包括蔡妙妙自己在內，誰都沒心情欣賞她這一項不是表演的表演。

目前這四位，年紀雖然不大，却都算是老江湖了。

蔡妙妙的火把脫手之後，四個人都立即不約而同地，隱入背光的死角，凝神默察。

寶庫外的這一段石洞，相當寬敞，橫寬足有四丈多，高度也在三丈以上。

地面有參差不齊的石筍，洞頂倒垂着形形色色的鐘乳，像這樣的場所，加上黑暗的掩護，要隱身暗算別人，那是太方便了。

但杜介夫等四人凝神默察之後，都確定這石洞中沒有潛藏的敵人，事實上，他們到達寶庫之前，也曾經運功默察過。

在洞中既沒有潛藏敵人，那麼，方才那企圖暗箭傷人的暗箭由何而來？

他們都能確定，方才的暗箭是來自寶庫門外右邊約莫三丈處的一個死角，而且，事前事後他們都察查過了，那死角上無通路，自然也不見人踪。

現在，他們都不能不集中全力，再度向那個死角作細密的搜查了。

不錯，那死角的確有問題。

這兒顯然是有通道的，但出口却被一道僞裝的門堵住了。

那道門僞裝得很巧妙，外表看來，跟天然石洞的洞壁完全一樣。

發現這一秘密之後，杜介夫向其他三人作了一個小心戒備的手式，然後，功凝右臂，遙遙發出一記劈空掌。

那道門無聲無息地被推開了。

對杜介夫來說，他那一記劈空掌等於殺鷄用上了牛刀。

因爲，那道門並未上閂，門樞上又有着太多的油脂，開關靈活輕巧而無聲，以杜介夫的功力，只要輕輕吹口氣，也把能它吹開。

＊　＊　＊

門開了，沒有預期的暗箭，也不見人影。

在寶庫旁的火把掩映之下，可以約莫地看到，那是石門中的另一支洞。

這支洞也是向下延伸，坡度很陡。

一個相同意念掠過杜介夫等四人的腦際，「這兒一定是通往湖中之湖的水底通道的……」

不錯，這就是由湖中之湖的水底通往寶庫的通道。

只是，目前這通道已沒有活人。

就在進入通道約莫三丈深處，地面上亂七八糟躺着八具屍體。

那些屍體都沒有外傷，好像都是被重手法震斷了心脈而死的。

片刻之前，這些人中，還有人發沒羽箭，企圖暗殺杜介夫等人，足證他們死沒多久。

能發沒羽箭，又負有防守寶庫另一通道的重責，也足以證明他們不是庸手。

像這樣的八大高手，於片刻之間，以重手法無聲無息地將其全部震斃，那位神秘的高手，也未免高明得太可怕了。

「那是什麼人呢？」

不知是誰問的，也沒有人回答。

事實上，這個問題，也沒有人能夠回答。

半晌過後，蔡妙妙才輕輕地道：「我想，一定是朱杰幹的。」

朱俊接口問道：「何以見得？」

蔡妙妙道：「這些人都是朱杰手下的高手，換上任何一個絕頂高手，也不可能於剎那間，無聲無息地將他們震斃。」

「妳認爲只有朱杰可以做到？」

「不錯。」

「朱杰的武功眞的這樣的可怕？」

「不，這些人之死，不是由於朱杰的武功高得那麼可怕，而是由於朱杰是他們的主子，在事出意外，又極端震驚的情況之下，才會有目前這樣的結果。」

朱俊笑道：「妳這一分析，好像是很有道理，但實際上却有一個很大的矛盾，妳自己知道嗎？」

蔡妙妙嬌笑道：「你的意思是說，朱杰沒理由殺死自己的手下？」

「是的，尤其是現在的朱杰，更沒理由要殺他自己的手下。」

「我的想法恰好相反，現在的朱杰，必須殺死他的手下才行。」

「爲什麼？」

「你忘了，現在的朱杰，是在逃命，逃命這玩意兒，自然是越秘密越好。」

「妳認爲，朱杰是由水底通道逃走了？」

「滅口只是目的之一，另一個目的是故佈疑陣，讓我們疑神疑鬼，而他却已經遠走高飛了。」

一直在聽着的杜介夫，插口笑道：「分析得有條不紊，合情合理，妙妙，今後妳可冠上『女諸葛』的綽號了。」

蔡妙妙嬌笑道：「看你，怎麼吃起我的老豆腐來了。」

「我說的可是由衷之言，」杜介夫正容的說道：「妙妙，我們要不要追下去？」

蔡妙妙道：「不用追，如果我的猜想沒錯，朱杰已到了湖中之湖，這支洞內，也絕不會有活人了。」

「那麼，現在怎麼辦？」

「現在嘛，自是入寶庫去取寶，照方才的分配，大妹子守門，你和朱俊跟我一起進去……」

* * *

寶庫的門還是半敞着。

蔡妙妙燃點了另一枝火把，杜介夫戒備着以劍尖頂開那半開的門。

裡面還是一片的死寂。

但由於火把的照耀，黑暗被驅走了。

那是一個橫寬約三丈，縱深約四丈，高約三丈的死洞——只有進口，沒有出口的死洞。

洞頂和地面，也跟寶庫外一樣，有着形形色色的鐘乳，和參差不齊的石筍。

所不同的是，正中央一字橫排，陳列着四口巨型鐵箱，鐵箱上的巨大銅鎖已打開。

整個寶庫，除了那扇鐵門和門框之外，一切都還得保持它的本來面目。

四隻鐵箱中，顯然是元韃子所搜刮漢族同胞的金銀珠寶。

銅鎖既已打開，那批珠寶，是否已被取去了呢？

打開寶庫和鐵箱上的銅鎖的，是否就是行踪不明的朱杰？

如果是朱杰打開的，則箱中珠寶應該還在，因爲目前的朱杰，沒時間將它弄走。除非是以前將它弄走了。

以前弄走的構思也不能成立，因爲，眞是那樣的話，朱杰又有什麼理由還呆在這兒等杜介夫等人找上門來？

面對這批已經犧牲了將近兩百條人命的寶庫，杜介夫、朱俊、蔡妙妙等三人，都是一臉奇異的表情，呆立鐵箱前，默然不語。

是腦子裡疑問太多？

還是有點「近鄉情怯」的味道？

「近鄉情怯」，是人之常情。

面對這批即將揭曉的，足能驚世駭俗的寶藏，任何人都必須有時間去緩和自己的情緒。

但那些難以理解的疑問，却太簡單了，跨前一步，揭開箱蓋，不就解答了大半的問題？

是的，蔡妙妙已開始行動了。

她左手火把向地面一插，右手長劍連閃，四個鐵箱的箱蓋都挑開了。

蔡妙妙算又是露了一手。

那四個鐵箱的蓋子，幾乎是同一瞬間被挑開的。

就憑這一點，也不難想見，她那劍尖閃動的速度有多快。

可惜她這一精彩的表演沒有人欣賞，甚至她自己，也沒工夫去自我陶醉。

因爲，那箱蓋挑開後放射出來的珠光寶氣，使他們都目眩神馳地楞住了。

四口鐵箱，都是盛得滿滿的寶石、珍珠，那價值是沒法估計的。

寂靜了少頃，杜介夫「咦」了一聲，道：「箱蓋上還有字跡哩。」

是的，第一口鐵箱裡面，有着用燒焦的木炭所寫的八個字：「人爲財死，鳥爲食亡」。

試想：此時此地，此情此景之下目睹這樣的警語，眼前這三個當事人，會有什麼的感想？

第一個有反應的是蔡妙妙。

她由杜介夫、朱俊二人之間擠向鐵箱前，一面冷笑道：「眞是廢話。」

杜介夫淡淡一笑道：「雖然是廢話，却也很有哲理。可惜的是：人人都懂得這句老生常談的廢話，却很少有人能體會得到它的警世涵義。」

蔡妙妙美目流盼，媚笑道：「你能體會嗎？」

杜介夫道：「我能體會，但面對這批無法估計的財富，却也有點

兒意亂神迷。」

「這眞是老實人說的老實話。」蔡妙妙嬌笑道：「現在，咱們都是富甲天下的大富翁了，杜公子對於這批財富，打算如何支配呢？」

杜介夫沉思道：「這個……我還沒有想到，也許我會把它獻給朝廷。」

「爲什麼？」

「我有自知之明，生來是窮小子的命，過多的財富會折壽的。」

「所以你才打算送給朝廷？」

「是的，這批財富，本來就是來自民間，現在，再假手朝廷，用於民間，不是很有意義嗎？」

「你想得太天眞了，假手朝廷，不過是肥了那批經手的貪官而已……」

杜介夫劍眉一揚，道：「妙妙，妳未免太以偏概全了。」

「是嗎？」蔡妙妙媚笑道：「杜公子，咱們打個商量如何？」

「如何一個商量法？」

「既然你不要這批財富，那麼，與其錦上添花獻給朝廷，倒不如將你們小兩口子的那份送給我，我會非常懷念你們的。」

話聲未落，突然雙手齊揚，兩道寒芒分別刺向杜介夫、朱俊二人。

刺向杜介夫的是右手的長劍，刺向朱俊的却是藏於左袖中的一把匕首。

她本已有意無意之間走在杜介夫、朱俊二人的當中，又是事出意外，自然一擊中的。

匕首刺中朱俊的心臟，只慘呼了半聲，就頹然的倒下。

她的長劍也已刺中杜介夫的心臟部份，但杜介夫却夷然無損的笑道：「妙妙，妳這一招，實在不太妙了。」

守在寶庫門口的宋玲玲怒聲道：「可夫，還不宰了這臭婊子！」

「別忙，多行不義必自斃，即使我不殺她，今宵她也難逃公道。」

「你……你捨不得殺她？」宋玲玲的臉已變成一片鐵青。

這也難怪！

男女間的事，是容不下第三者的。

以往，宋玲玲放任杜介夫跟蔡妙妙親近，那是別有目的，一時從權。

但現在情況是不同了。

尤其是此情此景之下，更不由她不妬火和怒火一齊爆發了起來。

* * *

蔡妙妙的劍尖，依然抵住杜介夫的左胸。

杜介夫仍然沒有反擊，只是咧嘴笑道：「玲玲，妳這飛醋吃得多沒由來。」

宋玲玲怒聲道：「我不管，你必須立即殺了這人盡可夫的臭婊子！」

「我早就說過，凡是跟蔡妙妙有過一腿的男人，就會終生不忘，杜介夫並非超人，他也跟蔡妙妙有過一腿，妳想，他怎麼捨得殺蔡妙妙哩……」

跟着話聲，一道幽靈似的人影，由寶庫深處的暗影中徐徐的走了出來。

那是行踪不明的朱杰。

朱杰的突然出現，雖然有點意外，但現場中的人，却是誰也沒感到驚訝。

杜介夫却目注蔡妙妙笑道：「妙妙，這一招不算，收回去再來過……」

蔡妙妙冷哼一聲，長劍往回一帶，却是立即無比快速地攻出三十六劍。

杜介夫從容地接下了三十六劍，並未反擊，仍然是淡淡地笑道：「妙妙，在當代武林中，妳的劍法，已經是少有敵手了，但在我面前，妳還是差了一大截……」

蔡妙妙俏臉一沉，朱杰却向她揮揮手道：「妙妙，他的話沒錯，妳不是他的對手，現在，杜介夫由我對付，妳去攔住那個雌的，別讓她過來便行，也不許傷了她，聽懂了嗎？」

緊接着，又向杜介夫笑問道：「男對男，女對女，過去，你在妙妙身上佔過的便宜，今後，由我接收你的老婆，這兩件事情，都很公平，你說是嗎？」

杜介夫含笑點頭道：「是的，這很公平。」

「唯一不公平的是：你身上穿有不畏刀劍拳掌的寶衣。」

「要不要我先脫下來？」

「不忙，待會，放倒你之後，再由你身上剝下來也是一樣。」

「如果待會兒倒下的是你，豈非是一場空嗎？」

朱杰敞聲大笑道：「想不到你比我還要狂，我不妨老實告訴你，我有絕對必勝把握，萬一陰溝裡翻船，倒在你身邊，那也簡單得很，這批寶物，兩個花不溜丟的女人，都是你的了……」

說到這裡，屈指輕彈劍葉，臉色一正，道：「請！」

「且慢！」杜介夫笑了笑道：「目前情況很明顯，咱們兩人中，只有一個人能活着出去，但在決一死戰之前，我要請教一些問題。」

「好，問吧。」

「蔡妙妙早就是你的助手？」

「不錯。」

「自朱家集詐死開始，一直到目前爲止，所發生的種種一切，都是你在幕後安排？」

「不錯。」

「蔡妙妙之所以一直到現在才向我下手，爲的是要利用我們夫婦替你消滅奪寶的敵人？」

「正是，正是。」朱杰連連點頭笑道：「對對，我還沒有向你道謝呢。」

杜介夫冷笑一聲道：「該問的已問完，該說的也說明了，接招！」

寒芒連閃，片刻之間，已攻出了一百零八劍，也將朱杰逼退了七步。

朱杰接過了一百零八劍之後，也立即展開了快速的攻勢，並朗聲笑道：「見面更勝聞名，杜介夫，我好像有點低估了你……」

他算是立即還以顏色，一陣急攻，將杜介夫逼退十步之多。

這是一場武林難得一見的龍虎生死惡鬥。

交手的雙方，使的都是長劍，那劍招的奇詭與快速，令人目不暇給。

方才，朱杰的狂話並沒有誇張，他的身手的確比杜介夫要高明一點。

因爲，目前事實證明，杜介夫一直處於下風。

儘管他也是有攻有守，但他被迫後退時的步數比朱杰要多。這情形，使得一旁的宋玲玲芳心焦急，不顧一切地揮劍攻了上去。但却被蔡妙妙於半途中截住，並嬌笑道：「對了，咱們也該活動一下才對……」

兩頭母老虎交上了手……

宋玲玲心急丈夫的安全，再加上積壓已久的妬火和怒火，一交上手就銳不可當的展開一場無比火爆而又激烈的搶攻。

這兩個女的戰況，剛好是兩個男的戰況相反──蔡妙妙一開始就被對方迫居劣勢。是宋玲玲技勝一籌嗎？

還是蔡妙妙受了朱杰所交代的「不許傷她」的那句話影响？

這問題恐怕只有兩個人知道，實在是這兩個當事人才能解答。

宋玲玲既佔了上風，自然是得理不饒人，大顯神威，節節進逼，並冷笑道：「淫婦，今宵是妳的末日到了……」

也就同一瞬間，只聽得朱杰兩聲朗笑道：「失禮，失禮，我忘了你身上穿有寶衣，人沒傷着，却將你的衣服弄破了。」

聽這語氣，敢情是杜介夫已挨了一劍了。

不錯，杜介夫是挨了一劍，他的前胸長衫上，已被劃破了一道半尺長的裂痕。

杜介夫沒吭氣。

但宋玲玲的芳心更急，攻勢也更淩厲了。

杜介夫連忙揚聲慰解他的愛妻道：「玲玲，沉住氣，妳應該相信我的，不會如此差勁的。」

朱杰接口笑道：「你的確不算是差勁，只是運氣不太好，今宵碰上了尅星，我先打個招呼，下一劍，我會照顧你的腿部，你總不至於也穿着寶褲吧？」

不料話沒說完，左臂已挨上了一劍。

雖然傷勢不算重，却已冒出了殷紅的鮮血。

杜介夫於是乘勝追擊，「刷刷刷」一連三劍，將對方迫退八尺，並冷笑道：「老虎不發威，你眞把我當作病貓。」

原來，杜介夫並非比對方差，他和朱杰的身手，只是伯仲之間。

他心中認定，朱杰是他所遇上的第一個最難纏的對手。

因而一開始就採取了低姿勢，穩打穩紮，以便於觀察對方的劍路。

他的天份高，記性好，當朱杰的劍招使過兩遍之後，已大致都記住了。

兵法上有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雖指的是戰略上的運用，但用在個人的搏鬥上，也是同樣的有效。

兩個功力相當的高手交手，當其中一人了解了對方武功路數和招式之後，已經算是勝券在握了。

本已勝券在握的朱杰，作夢也沒想到會有目前這種意外的變化。

他心中驚急交加之下，不但欲振乏力，也沒法還擊，甚至想穩住頹勢也不可能，而只有節節後退的份了。

當然，這一意外的變化，也使得另一邊的宋玲玲安下心來。

相反的，蔡妙妙可更加不濟了。

就當寶庫內的戰況急轉直下之間，寶庫外又傳來了那熟悉的歌聲了：

今宵歸去，
做個閑人，
對一張琴，
一壺酒，
一溪雲……

歌詞已變更了兩個字，「幾時歸去」變作了「今宵歸去」。

難道說，這位仁兄今宵可以達到他那「做個閑人」的心願了？

＊ ＊ ＊

聽那歌聲的嗓音，顯然就是那位司徒旭山，也是自稱叫化子的神秘客。

但出現寶庫門口的，却是蘇州府的捕頭丁爲元。

丁爲元的背後，火把通明，至少有二十名以上的手執火把的公

差。

目前這情況，對朱杰、蔡妙妙二人而言，等於是屋漏又逢連夜雨，但杜介夫、宋玲玲兩小口子却是更加精神大振地加速了搶攻。

丁爲元卓立了門口，揚聲問道：「杜老弟，要不要我助你一臂之力？」

「謝啦！」杜介夫朗聲笑道。

宋玲玲嬌叱一聲：「妖婦躺下。」

蔡妙妙可眞聽話，只聽「噹」地一聲，手中長劍被震得脫手飛去，人也跟着慘叫一聲，躺了下來。

不過，她不是死於劍下，致命的傷是嵌在眉心的一支竹葉鏢。

同時，宋玲玲震飛蔡妙妙長劍的手法，不但促狹，也很絕。

長劍是逕行射向朱杰的背後。

當然，以朱杰的身手之高，宋玲玲這一記「槓上開花」的絕招不一定得手。

但正與杜介夫這等絕世高手作殊死戰的朱杰，是最難分心的。

可是，事實上朱杰對宋玲玲這「神來的一筆」，却又不能不分心。

何況，蔡妙妙臨死時的那一聲慘叫，已早就使他分心了。

兩個「分心」加在一起，使得杜介夫很順利的將其一劍穿心。

一代梟雄的朱杰伏誅了。

正如他自己故弄玄虛，在鐵箱蓋內所寫下的：

人爲財死，鳥爲食亡。

＊ ＊ ＊

丁爲元拇指雙翹地笑道：「恭賀賢伉儷，完成了一件大功德，乾坤雙煞果然名不虛傳啦。」

「多謝誇獎！」

杜介夫一雙精目儘在丁爲元的背後搜索着，他口中的「多謝誇獎」，也就顯得有點言不由衷了。

丁爲元笑了笑問道：「杜老弟，找誰？」

「找一位並不太熟悉的朋友！」

「是那個唱歌的老叫化子？」

「不錯。」

「你知道他的姓名來歷嗎？」

「他的來歷不知道，只知道他複姓司徒，名旭山。」

「錯了，那姓名是假的，老叫化子身份也不過是他的另一個化身而已。」

「你認識他？」

「當然！」

「那麼，他的眞實身份是……」

「當今皇上的布衣朋友，皇上南征北剿，統一天下的過程中，他在幕後立過很多的汗馬功勞，但他無意仕途，功成身退，經常以各種不同的身份遊戲人間，目前這一幕剛剛結束的奪寶遊戲，也是他一手在幕後主持，朱杰却於無心成爲他的助手，只是朱杰至死還不知道自己是在被人利用。」

一席話說得杜介夫、宋玲玲二人面面相覷，連聲苦笑不已。

少頃過後，杜介夫才苦笑道：「那麼，我們夫婦倆也是被利用了？」

丁爲元點點頭道：「可以這麼說，但對貴夫婦是善意的利用，借用貴夫婦的絕代武功，求得武林中一二十年的太平歲月，同時，這批珠寶也可以假朝廷之手，作爲救災濟貧之用，一舉兩得，那不是功德無量嗎？」

杜介夫腦際靈光一閃，笑道：「我明白了。」

「明白了什麼？」

「你……就是在幕後主持這一件奪寶遊戲的神秘人物……」

丁爲元一掌拍向他的肩頭，哈哈大笑道：「我早就知道，騙不過你這鬼精靈的。」

杜介夫道：「現在，你可以回去做個閑人了。」

丁爲元道：「是的，這得歸功於貴夫婦的鼎力合作……」

說完，他又唱起來：

今宵歸去，
做個閑人，
對一張琴，
一壺酒，
一溪雲……

（全文完）

湖海俠義故事／麥 中 青・文
可 飛・圖

快刀雷虎斬



俠義之士

殘月初墮，鼓樓上三更甫敲過，偌大的常州府城已然不剩幾家尚有燈火的了。

隔着知府衙門只有半條街遠的那座府城大牢，這幾天顯得有些例外，每當入夜時份，非但不似往日燈火全滅，靜寂無聲，反倒是到處人影幢幢，履步聲聲，一隊一隊執仗明燈的巡卒，不停的在那高達兩丈的牢牆之內穿來插去。

很明顯，這等陣仗說明了這常州府大牢之內，必是羈留着甚麼特別的重要人犯。

這座牢房共有四進房舍，這時，在那第二進與第三進牢房之間的一個天井之中，正擺着一張方案，方案四週圍坐着幾個人，案桌上擺着八味小菜，一壺熱酒。那桌案邊的幾個人，雖是不時舉杯動筷，飲酒用菜，但却一直沒有一人願意開口說話，使得這天井之中的氣氛格外緊張，沉悶。

看樣子，他們已然不止今天如此，才不會覺得這等深宵悶酒難飲，也不會被這等怪異現象和氣氛壓得發狂，直到他們耳中忽然聽到四更梆鼓聲，那幾人的臉上頓時露出了帶着笑容的倦意了！

緊張的神態一掃而空，只見坐

勇救忠臣

在靠東的那人按桌而起，深深的吐了一口大氣，道：「今夜又過去了。」雙手高高抬起，伸了個大懶腰。

此人坐在那裡，就已比別人高出了一個頭，這一站起身，高舉雙臂，可眞就似是一座金剛神像一般，巍巍然地十分驚人。

伴着他坐的，是位瘦瘦的年輕人，白白淨淨的臉龐，看來似是有些弱不禁風，此刻也笑了一笑，道：「總爺說得是，至少咱們只消把雷頭兒請來接班，可以到那勾魂燕子身邊，倒頭睡上一覺了……」

話音未已，只見一位年約八旬開外，銀髯拂胸，白髮垂肩，黃衫布履，腰掛一柄大金刀的老人，由後院大踏步走了過來，哈哈一笑道：「幾位大人辛苦了！」

那高大漢子對那老人倒是甚爲恭敬，聞言立即雙手抱拳，笑着說道：「雷頭兒，眞正辛苦的可是您老啊！這兒的事情，還得你雷頭兒招呼屬下之人，多費些心思，四更既過，縱有甚麼强梁之徒，諒他也不會再來惹事生非，眞敢與我們東廠作對的了……」

雷老人乾笑了一聲，道：「簡大人說得是，江湖上的朋友自然是

不會與緹騎大人們作對的了！」

瘦瘦的年輕人這時哈哈大笑道：「雷頭兒，你這話倒眞是說對了，咱們東廠中的朋友，雖然在京城中看來比不上那錦衣衛吃香，夠排場，但咱們行踪所到之處，縱然是在一品大員面前，可也用不着曲膝跪拜，打恭作揖，雷頭兒，別看咱們沒有甚麼官品實權，但如果有人惹到咱們頭上，那可就夠他瞧上半輩子了！」

他話意未已，突然耳中聽得一陣冷笑之聲。

姓簡的怔了一怔，忽然喝道：「雷頭兒，甚麼人如此的大膽？」

雷老人搖了搖頭道：「簡大人，老朽若是知道，又豈容他放肆？」

那瘦瘦的年輕人肩頭一陣聳動，陡然一轉身，右手一抬，三點晶光飛出，在燈光之下，有人疾奔第一進囚房的屋頂去。

同時，只聽得他大喝一聲，道：「何方鼠輩，膽敢在此偸窺，還不與我納命來！」

那屋頂離開天井不過兩丈距離，那三點晶光走勢如電，眨眼之間已到，在那瘦瘦的年輕人看來，屋頂之上那人如是不知自己來歷，用兵刃挑打自己發出的暗器，那可就有樂子可瞧的了。

是以，他才會喝叫對方納命！

但是，結果却是大出人意料之外，三枚暗器發出後，有如石沉大海，過了盞茶之久，不聞絲毫回响之聲。

姓簡的大漢臉色一變，沉聲道：「柳三……你發出的暗器可是奪命三星？」

敢情這位瘦瘦的年輕人，乃是武林道上第一暗器名家，人稱「三星奪命」的柳三。他那暗器乃是三顆大小有如龍眼的鐵彈子，內藏毒液，遇到相當的撞擊力度，鐵彈子便會爆裂，毒液立即噴洒，沾人之後，無藥可救，是以，武林中人送了他一個「三星奪命」之綽號。

柳三這時緊皺雙眉，道：「總爺，屬下發出的正是那奪命三星，此時竟然沒見聲息，倒是叫屬下大大的不解了。」

姓簡的冷笑一聲說道：「柳三，看來這常州大牢之中，來了個甚麼絕頂的高手了。」

語音一頓，掉頭向雷老人道：「雷頭兒，江南道上有些甚麼出色的頂尖高手，老人家想必不會不知道吧？」

此人雖然傲慢，但他對於這位常州大牢的老牢頭「快刀」雷九，可是口氣上帶了八分敬意，恭敬得很！

雷九淡淡一笑，道：「簡大人問得好，江南道上的高手，老朽倒是知道不少！不過，如說這些人中，有能夠不怕柳大人的那三星奪命之人，老朽倒難以置信了！」

柳三得意的一笑，道：「這麼說，雷頭兒認爲剛才發出冷笑之人，不是江南道上的朋友？」

雷九沉吟道：「按理應該不是，否則，老朽至少也該能在事先略知一二……」

姓簡的大漢趁着月光在四面的屋頂上一轉，喝道：「娃兒們，可有人發現可疑之人，或是受了對方的暗算？」

他話音一落，四面屋脊之內，紛紛探出十多名黑衣衛士，齊聲應道：「啟稟總爺，小的等人均沒發現敵踪……」

姓簡的大漢濃眉一揚，冷笑道：「雷頭兒，這傢伙是衝着我們來的了。」

雷九說道：「那可不一定，常州大牢之中，除了簡大人所押解的那位欽犯之外，還關了一位武林道上大有來頭的人物，也許……」

柳三忽地雙眉一皺，沉聲道：「雷頭兒，常州大牢關的是甚麼人，我們可不打算過問，有人膽敢在這時候妄闖常州大牢，那就是跟我們過不去了。」

雷九陰惻惻地笑道：「柳大人說得是，這人既然闖了進來，只怕是逃不出去的了！」

姓簡的大漢冷哼了一聲，向柳三道：「柳三，你去看看那三顆奪命三星丸究竟發落在何處，簡某人不相信他們會自己飛了。」

柳三應了聲遵命，單手一按方桌，人已騰身而起，凌空一拔，如箭般疾射向那第二進屋的屋頂之上。

兩三丈距離，自是眨眼即到，但出乎意料之外的却是，他去勢快如星火，回來的勢子更是捷比流星下墮。

轟然一聲大震，瘦小的柳三居然被摔得頭破血流，臂斷骨折，半天一動都不能動！

雷九吃了一驚，姓簡的赫然變色，錯步上前，一把將柳三扶起，沉聲道：「屋上可是有人？」

柳三乏力的點點頭，姓簡的右手一揮，那仍坐在桌畔的幾個人立即拔出兵刃，分由四處向那屋頂撲去。

突然，一陣朗朗長笑聲由屋脊之後昇起，一條人影有如潛龍升天飛起三丈，但見他凌空一轉，三點寒光分取側面三人，左手同時拍出一掌，襲向由正面躍上屋脊的那人。

動作之快，姿態之美，的確是人間罕見。

姓簡的大漢可是十分在行，眼見那在屋脊上飛起之人發出的三點

寒光，立即大聲喝道：「當心，那是柳三的奪命星，不可硬碰！」

鐃是他發出警告恰是時候，但依然慢了一步，耳中聽得三聲「波、波、波」脆聲，側面撲向屋脊的三人，竟然同時慘呼連連，打從半空之中倒跌了下來。

正面躍上屋頂之人則與對方互換了一掌，便雙雙同時跌落天井之中。

看他落地之後步履踉蹌，一連退了五步方始站穩，便知剛才這一掌他可沒有沾光，八成也受了重創。

姓簡的的大漢和「快刀」雷九，已同時移步，向那眨眼之間連傷五名東廠高手的夜行人走了過去。

當他們看清了這位武功高得使人驚訝的藍衫人，不過是位廿歲左右的青年之後，不由得不約而同的倒抽了一口涼氣。

姓簡的看了「快刀」雷九一眼，發現雷九正向自己搖頭，當下濃眉一揚，冷冷喝道：「閣下膽子不小，連傷東廠五名武士，可知犯了多大的罪名了？」

藍衣人氣定神閒的淡淡一笑，說道：「草野黎民，向來不問官場中人的事，就算是多大的罪名，與我何干？再說，他們自有取死之道，區區無非是適逢其會，代天誅彼五惡而已。」

姓簡的臉色大變，正待發作，雷九已雙手抱拳，大聲的道：「尊駕身手不凡，必非無名之輩，怎麼稱呼，可否奉告？」

藍衣人微微一笑，道：「天台黎庶，東海草民，姓名兩字，早已不復記憶，雷頭兒儘管叫我一聲黎民，也無不可。」

雷九皺眉道：「尊駕這是眞人不願露相了，老朽年逾八十，見過的武林高手可謂不少，閣下剛才施展的凌空身法，老朽却是似曾相識，姓名不說，自難强求，尊駕師承何人，尚望見告，也免老朽不愼，得罪了故人。」

藍衣人黎民突地哈哈一笑道：「區區認爲，這個倒不必了。」

話音一頓，目光轉向那姓簡的大漢，冷冷的說道：「在下聽說，東廠中有位號稱『大力神拳』的簡世豪，想必便是閣下了？」

這大漢正是「大力神拳」簡世豪，聞言不由得怔了一怔，問道：「你知道簡某的姓名？」

黎民笑道：「不錯，區區可謂對尊駕聞名已久，傳說那些忠臣義士，死在你手下之數，當在千計，尊駕這『大力神拳』之名，實在是可以正名爲大力劊子手了。」

簡世豪冷冷的笑道：「黎民，你既已知簡某乃是殺人如麻的劊子手，你竟敢傷我手下五人，想必你也是活得不耐煩了。」

黎民冷笑道：「簡世豪，東廠來了幾個人？除了你之外，還有什麼高手？」

簡世豪大笑道：「這倒不要你來過問，只要你能打發得了簡某，再問別的也不遲。」

黎民目光突然轉向「快刀」雷九，喝道：「雷頭兒，『江南怪俠』武長庚，可是押在你這牢中？」

直到此刻，那「快刀」雷九才似眞正的吃了一驚，臉色大變，呆怔得半晌沒有答上話來。

但此刻簡世豪的神情似是大爲輕鬆，居然呵呵大笑道：「怎麼？尊駕原來是爲了那江南怪俠武長庚而來？」

黎民目光盯在「快刀」雷九的臉上，彷彿對那簡世豪的笑聲充耳不聞。

簡世豪越發感到得意，大聲說道：「雷頭兒，這人可是找那姓武的而來，你……」

他口中「你」字剛剛說出，只見那「快刀」雷九冷冷的哼了一聲道：「簡大人，此人說是找那『江南怪俠』武長庚，自然是不關你們東廠的事了。」

簡世豪笑道：「不錯！」

「快刀」雷九忽然一擺手道：「如此，就請簡大人和你的手下暫時避開，這姓黎的交給老朽就是。」

簡世豪一怔，道：「這個……」

他這才想起，剛才一時高興，可把話說錯了。

黎民忽地一笑道：「姓簡的，雷九想保存你這條小命，你該感激他才是。」

簡世豪本來想一走了之，但他被黎民的話一激，可就火了。

須知他一向在宮中極受尊敬，幾曾被人如此輕視過，是以，黎民話音甫落，他竟然臉色一沉，大怒喝道：「黎民，你眞以爲憑你那一點點兒的能耐，就能夠在這兒撒野了嗎？」

黎民淡淡一笑，道：「有什麼不能夠的？閣下如此橫眉怒目相向，那是想與在下……」

他話聲未已，「快刀」雷九沉聲道：「黎朋友，你既是找武長庚，那可是老朽的份內事，與簡大人可扯不上關係的，只消你勝過了老朽，大概這常州大牢之中，不會再有人攔得住你劫獄救人了。」

黎民冷冷的笑了一笑道：「是麼？看你雷頭兒倒也是條漢子，但願你說的話能算數！」

雷九道：「那是自然……」

話音一落，轉向簡世豪道：「簡大人，這事是衝着老朽而來的，請大人高抬貴手，不要過問了。」

簡世豪不是笨蛋，黎民的身手如何，他心裡不會不明白，自己三

名同來之人，眨眼之間，均落得傷殘滿地，足見黎民這一身武功之高，決非自己可以應付。

這時，雷九再度出言，要他不要過問，他自然落得順水推舟了，當下皺皺眉頭，哈哈一笑道：「雷頭兒的好意，簡某人恭敬不如從命了。」

話音一落，轉身退向一邊。

黎民咧嘴笑了一笑，沒有再說什麼，雙手一抱拳，向雷九說道：「雷頭兒，請啊！」

「快刀」雷九白眉軒動，伸手拔出背後金刀，這才接口道：「老弟台，亮劍吧！」

黎民微微一笑，道：「雷頭兒，不瞞你說，在下雖是爲了劫獄而來，却是沒帶兵刃在身，雷頭兒儘管出手，在下就憑一雙肉掌，也不比青鋒差勁。」

他語音一落，雷九也不由呆了一呆，沉聲道：「老朽有生以來，從不傷害手無寸鐵之人，閣下不亮兵刃，咱們恐怕打不成了。」

黎民笑道：「雷頭兒不要看不起在下這雙肉掌，雖是百煉精鋼，只怕也難與之相比。」

語音一頓，只見他一抬手，向着天井中一塊大小約莫有七尺見方的石欖之上，以掌代刀，直劈而下。

但聞「刷」的一聲，那厚達三尺的石欖竟然應手而裂，分成兩塊，斷落地上。

裂開之處，光滑平整，當眞有如快刀切豆腐一般的輕易得很，也俐落得很。

這一手功夫，直把簡世豪看得呆了半晌。

「快刀」雷九也怔了一怔，方道：「好掌力，好功夫，老弟台這雙肉掌，果然比百煉精鋼還要紮實。」

「快刀」雷九年過八旬，一生之中，也着實會過了不少武林道上的高手，但有人能輕描淡寫的一掌劈下，便將一塊厚達三尺的青石切成兩片，而且不現絲毫石屑墮地，那却是他生平第一次見到的。

因此，他也完全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眼前這個人的武功，實在高明得使人無從想像！

黎民這時却淡淡一笑，接道：「雷頭兒，在下肉掌不遜金刀，想是可以算不得手無寸鐵了吧！」

雷九雙手抱刀，笑道：「好說，老弟台當心，老朽有僭了！」

「刷」的一聲，金刀一劈而下。

他素以快刀見稱，也以快刀成名，但此刻，他這一刀劈來之勢，却是不徐不疾，大大有違快刀之稱。

黎民眉頭一動，笑道：「雷頭兒刀上的功夫，果然大有來頭，在下敬佩得很。」

右手一揚，拍出一股掌風，左手却曲指一彈，點向「快刀」雷九肩頭的穴道。

一守一攻，兩招手法，幾乎是一氣呵成。

「快刀」雷九的金刀發出一半，眼見對方這等精明，當下刀勢一頓，橫在胸前一掃，仗着刀上含有的眞力，既解了黎民的指力，也擋開了對方那一掌的勁道。

「快刀」雷九在江南道上名氣很大，使黑道人物畏之如虎，常州大牢更是被綠林人物視爲森羅殿一般的令人恐懼，足見他一生之中，確實也抓了不少威名赫赫的江洋大盜，否則，那武長庚也就不會特地送到常州大牢來看管的。

正因如此，雷九手下也自然眞的有兩下子的了！

他化解了黎民的指掌勁道，金刀並沒掣回，但聽他大喝一聲，突然如同閃電，金刀竟快得有如電光火石般一揮而去，刺向黎民的左胸！

這一招來得不見絲毫先兆，站在一旁觀戰的簡世豪不由看得大聲喝道：「好快的刀！」

在他猜想，黎民武功雖高，但想躲避過這一招，那是絕無可能的事。

因爲他明白，如是自己遇到這等陣仗，少說也得報銷了一條臂膀，才能閃得開去。

但是，這回他却料錯了。

黎民雖然對雷九的這一刀出手之快感到有些驚訝，但却並沒如同簡世豪所想無法躲避。

因爲他根本沒有閃避，只是喝了一聲道：「不愧爲快刀之名，領教了！」

只見他左手一抄，身形忽然向下一彎，食中兩指快比飄風般一夾，竟將「快刀」雷九執刀的右腕拿住。

同時，他的右手向前輕輕一推，印在雷九小腹之上，口中又道：「承讓了！」

「快刀」雷九悶哼一聲，金刀脫手飛出丈許開外，落地嗆郎有聲。

他那高大的身子似也經不起輕輕的一推，站立不牢，一連向後退了七步，終於「噗通」地一聲，跌坐地上。

三招不到，「快刀」雷九就敗了。

不但落敗，還丟了成名的金刀，受了重傷。

簡世豪大大的吃了一驚，立即飛身撲了過去，大聲道：「雷頭兒，你……傷得很重嗎？」

雷九臉色如金，只能搖搖頭，口中却不會答話。

敢情，他正在强自壓制着那傷

口要向上冒的熱血。

簡世豪很快的由懷中掏出一粒靈丹，餵了過去，正待伸手扶助那雷九運氣調息，忽然聽得身後的黎民冷冷一笑道：「雷九爺的傷勢非調養三個月無法痊癒，簡大人，你少費心血了。」

簡世豪霍然轉身，發現黎民竟然離開自己不足一丈，心中暗叫僥倖，如果黎民剛才要暗算自己，就算自己有着十條小命，恐怕也活不成了。

饒是他已知對方不會暗算自己，此刻仍然全神戒備的瞪着黎民，喝道：「閣下的手段好毒辣！」

黎民根本不容他說下去，冷笑道：「簡世豪，區區今天並不是衝着你們而來，所以，區區也不作那趕盡殺絕之事，在下這就要去救那武長庚離去，希望你約束一下你的手下，莫教區區的手多染血腥！」

語音一落，他根本不理會簡世豪的臉色和反應，轉身踏着大步向後進的牢房行去。

不多時，只見那黎民橫抱着一名年約廿歲左右，身穿囚衣，臉容憔悴的少年，大步的走出了常州大牢的牢門，揚長而去。

簡世豪宛如呆怔在當場，一動也沒有動。

滿牢的牢卒連大氣都不敢呼出，眼望着黎民抱着那位「江南怪俠」武長庚，平平安安自由自在的逃脫出鐵牢去了。

＊　＊　＊

三間小小的瓦房，一盞昏暗的油燈。

靠右的一間房內，一張木床之上，躺着一位白髮老人，看他的臉色，宛如身染重病，連說話的氣力也沒有了。

木床之前，坐着一位荊衣布裙，年約十八九歲，長得極其清秀標緻的少女，面呈一臉憂慮之色的瞪着床上的老人。

這時三更已過，那少女打了個呵欠，揉了揉眼，長長的嘆了一口氣，起身端過放在桌上的一隻碗，移身床前，低聲的向老人道：「爹，醒醒啊！吃藥了！」

老人抬了抬眼皮，哼了一聲，有氣無力的道：「萍兒，妳大哥他們還沒回來麼？」

少女搖搖頭道：「沒有啊！」

她捧上了藥碗，扶着老人一面吃藥，一面又道：「爹！大哥、大嫂，以及二哥和二嫂，只怕這幾天不能回來。」

老人聞言，似是一怔，問道：「爲什麼？」

少女道：「爹，您老忘了麼，他們是到京城公幹，去了才十天不到，千里迢迢，就算沒有什麼躭誤，最快可也得去一個月啊！」

老人突然强自掙扎而起，吼道：「萍兒，這可壞了爹的大事了！」

少女一呆，道：「爹，您老身受重傷，還有什麼大事要辦麼？」

老人問道：「萍兒，簡大人來過了沒有？」

少女道：「今天已來過了三次，爹，知府大人也差余師爺來過了幾次，只因爹爹好睡不醒，所以女兒沒有驚動您老人家。」

敢情這位老人正是「快刀」雷九。

那少女乃是他的幼女雷小萍。

雷九聞言，皺着眉長嘆了一聲道：「萍兒，爲父不慎，傷在那黎民手下，被他救走了武長庚事小，誤了押解東廠要犯事大，那可就不得了的啊！」

雷小萍一怔，道：「爹！你老還要押解犯人上路麼？」

雷九點了點頭，道：「吃了公門飯，自然要爲公門做事，東廠要犯即待押解京城，自然是躭誤不得的，那會大人曾說明天要上路。」

他忽然連連咳嗽不止，只急得雷小萍伸手在老人背後不斷的拍打，口中却道：「爹，你老安心養傷吧，這些事情就不必再掛心了。」

雷九咳了好一陣，這才咽了口氣，吐了一口痰，搖搖頭道：「不行，這件事爲父却推不掉的。」

雷小萍聽得呆了一呆，嘅起小嘴，道：「爹，知府大人也不是不知道您老人家身受重傷的，這趟公事，諒他也不好硬拖你老去啊！」

雷九嘆了一口氣，道：「除非爲父已死，否則，就非得上路不可。」

雷小萍楞楞的道：「非去不可？」

雷九道：「可不是！萍兒，去替爲父打點打點行李，明兒非去不可呢！」

雷小萍冷冷的哼了一聲，一言不發，走了出去。

半晌過後，只見她帶來了一名四十左右的婦道人家回來，向雷九道：「爹，張大嫂答應女兒來看顧您老人家，您老人家大可在家休養了。」

雷九呆了一呆，怒道：「萍兒，妳這是何意？爲父不是告訴了妳嗎？」

雷小萍忽然一笑道：「爹，你不用去了，女兒去見過知府大人和那簡大人，這趟差事，已改由女兒代替你老人家去走一趟了。」

雷九聞言一怔，半晌才嘆了一聲，躺了下去。

＊　＊　＊

秋陽如熾，晴空萬里無雲，此大好的天氣，正是四野農忙，到處洋溢着割稻打穀的山歌和陣陣歡樂豐收的季節。

沿着蘇皖邊界的官道上，這時正有一隊人馬，悶聲不响的快步疾馳，往北奔趕。

這一隊人馬爲數不下五十多人，當先一騎正是那位「大力神拳」簡世豪。

殿後的一騎，則是一名英風凜凜英姿逼人的少女，她乃是「快刀」雷九之幼女雷小萍。

敢情這一隊人馬，乃是押解着東廠要犯的緹騎。

馬隊當中有五輛囚車，每輛囚車當中都囚着一名重要人犯。

除了第三輛囚車中，囚的是位年約五旬開外的老人外，其餘的四輛都是囚着外貌兇惡，橫眉怒目的綠林好漢。

這時，正是日過中天，午未相交的時候。

當這批押解人犯的馬隊離開大王集尚有三里左右路程之際，由大王集一家茶館之中，緩步踱出一名年約七旬上下，身穿灰布直綴，光頂赤足，頷下飄着三綹白鬚，精神奕奕的老人。

他在那長僅不足半里的街道上略打量了一下，看見街道之上竟是靜悄悄的見不到一個行人。

灰衣老人自顧自的笑了一笑，突然掉轉頭去，向那座落於朝北街尾的一座茅草樓房招了招手，這才宛如行雲流水般，反向朝南的街頭走去。

南邊集外橫着一條小溪，小溪之上，架着一座寬僅三尺，長約兩丈的青石橋樑，溪水不深，清可見底，但兩岸與溪底之間都高達三丈左右，由石橋之上向下俯瞰，若是膽小的人，定然大感頭昏目眩。

石橋南端的岸邊，矗立着一棵粗可兩人合抱的垂柳，絲絲柳條，覆蔭着丈許方圓，石橋有三分之一的部份，也在垂柳蔭下變得十分涼爽。

灰衣老人這時候是坐在橋端的石墩之上，望着那絲絲垂柳發呆。

直到篤篤蹄聲傳來，遠處騰起一片塵土，灰衣老人才宛如受驚般的睜開雙眼，望向朝南的官道上。

車轔轔，馬蕭蕭。

灰衣老人忽然笑了！

兩腿一伸，身子向下一滑，竟然斜倚石墩，橫躺石橋之上。

如果有人要過橋進入大王集，那可非得跨過他身上不可。

＊　＊　＊

簡世豪策馬橋頭，一肚子火。

他目光在老人身上轉動，打量了半晌，終於忍不住大喝一聲道：「喂！你這個老頭兒，可是活得不耐煩麼？」

灰衣老人彷彿熟睡了，被他這聲大喝嚇驚得一躍而起，睜大了雙

眼，皺眉道：「你這人怎麼了，老夫睡得正熟，你忽然如此喊叫，爲了甚麼？」

簡世豪臉色一沉，冷哼道：「好狗都不攔路，你老小子竟在橋頭攔路而睡，還自以爲滿有道理麼？再不閃開，就莫怪咱家不再客氣！」

灰衣老人仍然斜倚着橋墩，滿不在乎的哈哈一笑道：「閣下是甚麼人？你說老夫若不讓開就要不客氣，那又是甚麼意思？」

簡世豪一揚手中馬鞭，喝道：「你八成就活得不耐煩了！」

老人肩頭軒動，冷冷一笑，道：「看你這一身衣着，莫非就是東廠那羣殺人魔手麼？」

簡世豪哼了一聲道：「是又如何？」

他可是吃了一次苦頭，學了一回乖了，常州大牢遇上黎民，使他銳氣大挫，此刻他已然發現這位灰衣老人有些來路，是以不敢亂發脾氣。

灰衣老人仍是覺得很意外，大笑道：「魏瑺手下的奴才，向來仗勢欺人，橫蠻無理之極，老夫看你並不如傳言之甚。」

簡世豪心中一震，暗道：「果然沒有料錯，這老小子眞是那路高人呢！」

口中却道：「好說，你既是知道咱們是甚麼來路，你老兒還不讓路，莫不成你想跟廠衞中人作對麼？」

灰衣老人笑道：「娃兒，老夫可沒有那等閒情逸緻跟你們嘔氣，不過，老夫也有幾句話要向你請教。」

簡世豪居然也耐住了性子，接道：「在下簡世豪，老丈怎麼稱呼？」

灰衣老人笑道：「老夫麼？因爲一向住在青山茅舍中，所以別人都叫我一聲『青山一老』，你簡大人如果高興，就叫我一聲老青山就是了。」

簡世豪心中一動，忖道：「『青山一老』四字，倒是不曾聽說過，想必是假名假姓的了。」

不過，他至少也明白，這「青山一老」必然是個不好對付的人。

因此，他在馬上拱拱手，道：「老青山，你有甚麼事要說，還是請快說吧！簡某有任務在身，可是躭誤不得。」

青山一老笑道：「老夫知道簡大人，你這趟押解的犯人之中，可有一名姓武的？」

簡世豪忽然喘了一口氣，搖頭道：「沒有。」

青山一老忽地一笑，又問道：「姓魏的呢？」

簡世豪一聽，刹那間渾身一抖，連連搖頭道：「也沒有。」

青山一老沉吟一下，道：「簡大人，你敢情是沒有欺騙老夫麼？」

簡世豪此時心中可是緊張得要死，但他口中却道：「簡某豈是說謊之人？老丈如是沒有別事，尚請移步一下，容簡某等過橋。」

青山一老目光一閃，哈哈笑道：「請！」說着，身形略移，讓開了兩步。

簡世豪一策馬韁，當先衝上橋去。

長長的一列馬隊，順順當當的上了石橋。

青山一老在橋欄上望着這行人直發笑，但當他發現最後一騎之上竟是一名少女，不由得呆了一呆。

他的長臂突然一揚，張開了口，彷彿想說些甚麼。只是，雷小萍去勢極快，眨眼之下，已打他面前掠了過去。

青山一老不禁伸手抓抓頭，盯着那已然過了石橋的馬隊，突然間心中一震，躍向前，直如天馬行空一般，在那長長的馬隊行列之上飛越而去。

簡世豪等人只覺頭頂上，衣袂之聲乍起，再想細看，青山一老已沒了踪影！

那大王集的街道上，仍如前一般，看不到有半個人在街頭上行走。

簡世豪聳聳肩，回頭大聲吩咐道：「就在此集打尖吧？」

一行人停在大王集上唯一的一家飯舖「興隆客棧」之前，相繼下了馬，入內打尖。

囚車也推了進去，但人人心中，都充滿了劍拔弩張之勢。

* * *

街尾的茅草房之中，人影幢幢。

青山一老坐在左首一張竹椅之中，正在低聲地說道：「那個丫頭雖然是雷九之女，但她一身武功，却不是得自雷九家傳……」

黎民坐在他對面，這時笑道：「老前輩，您知道她是甚麼人的弟子麼？」

青山一老道：「當然知道。」

黎民笑道：「她的師父是誰？」

青山一老道：「毒婆婆。」

黎民聞言，不由得呆了一呆，道：「毒婆婆可是那苗疆的狂人峒主？」

青山一老道：「不錯，就是這個老妖婆……」

黎民道：「老前輩，傳聞中這個毒婆婆的一身武功非凡，加上又善用各種奇毒，多年以來，中原人士很少招惹過她，她也不曾踏入中原一步，怎的那『快刀』雷九的女兒會是她的傳人？」

青山一老笑道：「這個麼？大概除了老朽之外，武林中知曉其中奧秘的可就不多了。」

黎民忙說道：「老前輩不用賣關子了，說出來聽聽，也好叫晚輩增廣見識啊！」

青山一老道：「此事說來話長，不過，老朽可以長話短說……」

他噓了一口氣，方又接道：「那毒婆婆本是中原人氏，算是那雷九的堂妹，六十多年以前，被一名走方郎中撫養，帶去了苗疆，結果成了原來的狂人峒那一族的峒主夫人，那位峒主過世之後，她就順理成章的成了他們的頭子了！」

黎民道：「原來如此，但那雷九的女兒，又是幾時去了苗疆習藝？」

青山一老笑道：「雷九的女兒並沒前往苗疆，而是那毒婆婆暗中來到了中原授藝而已。」

黎民道：「苗疆絕藝也非一朝一夕可以練就，那毒婆婆在中原住了很久麼？」

青山一老道：「據老朽所知，那毒婆婆曾經三次回到中原，其中有一次住在雷九家中長達三年之久，那雷九的女兒得她三年薰陶，一身武功自是不凡了！」

黎民沉吟了一下，接道：「老前輩，咱們預定的計劃呢？要不要發動？」

青山一老皺眉道：「很難講，這個丫頭突然插入，倒使咱們不得不另作應變，否則，功敗垂成，未免大煞風景了。」

黎民道：「如果由晚輩對付那位雷九的女兒呢？是不是可以……」

青山一老擺擺手，道：「不必冒險，那雷九女兒也不是你的對手，但救人第一，魏大人如果受了甚麼驚嚇，咱們就太丟人了。」

黎民道：「依老前輩之見，咱們可能在這大王集中出手救人麼？」

青山一老道：「老朽尚在考慮之中，如果能把雷九的女兒用調虎離山之計調去，也許咱們可以按原定計劃而行！」

黎民笑道：「這倒是可行之策……」

語音一頓，接道：「老前輩，這事交給晚輩去辦？」

青山一老笑道：「正是要你去辦，不過，你得變一個樣子前去，否則，那個簡世豪認出你了，他們就會提高了警惕之心，不會上當了！」

黎民淡淡一笑，說道：「這個容易，晚輩別的功夫不到家，獨對易容這一套，倒是大有心得，改一個臉孔，正是晚輩之所長……」

只聽他話音未已，右手一探，已自臉上揭下了一層人皮面具，露出一張唇紅齒白，英挺不凡的年輕人臉孔來。

青山一老大笑道：「老弟這副面具，只怕武林中曾見過的人不多吧？」

黎民微笑道：「老前輩，晚輩的本來面目向不示人，您老若想知道，定能如願便是。」

青山一老怔了一怔道：「聽老弟之言，這莫非仍然不是你的本來面目麼？」

黎民大笑道：「老前輩何不多想一想呢？」笑聲未已，人已閃身下樓而去！

* * *

興隆客棧之內，這時還眞很熱鬧！

東廠這批押死囚的緹騎們，人數多達四五十，試想這小小的一家客棧，又豈能不手忙脚亂，擠得到處是人？

囚車推在屋內的一角，十名彪形大漢團團的把囚車圍住，如果有人想走近一步，只怕還不大容易。

客棧的兩名堂倌，前前後後跑個不停，掌柜也咧開了大嘴，直吆喝着添酒加菜，聲音當中，透着一股掩飾不住的喜悅。

似這等大生意，興隆客棧可是一年遇不上一遭。

靠近囚車的一角，只坐了雷小萍和簡世豪兩人，他們雖然都吃着飯，神情卻是顯得十分之緊張。

很明顯的是，兩人內心都因剛才那青山一老的出現，而暗起了一個疙瘩。

這檔口，本已滿人的興隆客棧，居然又來了一位食客！

一眼看過去，這客官倒似是一位俊俏的達官公子，一身淡黃團花長衫，一頂淡黃色軟巾，一支長劍，一雙雪白的雲履，再加上劍眉星目的貴相，當眞是洒脫不凡得很。

他走進店中，目光一轉，發現店中那幾張桌上已是座無虛席，不禁皺了一皺眉頭，巡逡間，他突然發現有一桌只坐了兩人，便自大步的走了過去！

雙手一抱拳，向簡世豪道：「兄台借光了，店內客滿，區區可否擠上一擠？」

簡世豪臉色一變，道：「興隆客棧已爲在下包了下來，尊駕如想吃甚麼，最好另找一家。」

黃衫人似是呆了一呆，道：「另找一家？兄台難道你不知道大王集只有這麼一家客棧麼？」

簡世豪可眞是不知道，聞言一怔道：「只有一家麼？那……」

他語音頓了一頓，突然搖手道：「那就委屈尊駕一會兒，先行退

出客棧外，等我等一行人用過了酒飯之後，兄台再進來進食好嗎？」

黃衫人看了看低頭不語的雷小萍，淡淡一笑道：「店中夥計如是忙不過來，在下等上一會也無不可。兄台要攆在下到外面去等，那又何必？須知此刻正是日正當中，大太陽可毒得很啊！」

言下之意，他似是在店中坐下之後，就不打算再走出店外去了。

雷小萍這時忽然抬起頭來看了看這個不速之客，刹那間，芳心不由一震，暗道：「好英俊的男兒……」

但她可沒有說甚麼，因爲此人來得太過突然，而且還十分不是時候，故此她已覺出事情不大簡單。

簡世豪聞言則大感不快，臉色一沉，喝道：「閣下很不識抬舉啊！」

黃衫人一笑道：「兄台這是何意？莫非……」

簡世豪不容他再說下去，突然站了起來，隔着桌面，伸手抓向對方衣領，怒道：「區區說話，向來不容別人反駁，閣下給我滾出去……」

他振臂一抖，就將黃衫人向外面推了出去。

黃衫人似乎承受不起他的力道，一個踉蹌，竟向一旁栽出三步，身形一歪，却似倒向雷小萍的嬌軀之上。

此刻雷小萍的粉臉突然現出紅暈，驚得跳了起來。

那黃衫人似是有意，又似是無意，雙手一張，彷彿要借力支持那要倒下的身子，往前再一衝，竟將雷小萍當胸抱着。

嬌軀入懷，他才失聲道：「哎呀呀！兄台怎可這般野蠻？叫小生撞上這位大姑娘，可眞是罪過得很……」

說話之間，雙手依然未放！

雷小萍臉上漲紅，也怒在心頭，纖手一揚，「啪」的一聲便向黃衫人的臉上括去，同時嬌叱道：「你找死！」

黃衫人這時口中發出嘖嘖之聲，似是呼痛，身子一斜腦袋一偏，恰巧將雷小萍那一掌避了過去。

雷小萍嬌軀一縮，打黃衫人懷中退出，冷笑一聲，道：「狂徒，姑娘不讓你吃點苦頭，諒你也不知姑娘的厲害！」

玉手一揮，又是一掌拍出。

黃衫人這時正似被雷小萍剛才退身時的衝力撞得向後退開，是以雷小萍這一掌，又沒沾到他的身子！

太多的巧合委實太不合常理，雷小萍心中一動，脫口道：「你是甚麼人？」

黃衫人這時已退到客棧門口，帶笑回道：「姑娘問這個作甚麼？區區雖然失禮，但姑娘可並沒因在下失禮而損失了甚麼。問名姓，難道妳還逼在下央請媒人說合，娶妳回家麼？」

雷小萍被他氣得火冒三丈，蓮足輕點，嬌軀有如飛燕投懷，凌空的撲了過來，口中叱道：「想逃麼？沒有那麼輕易！」

黃衫人這時已很快的退到店外，雷小萍則不由自主的跟到店外。

簡世豪站了起來，似乎也想追去，但忽然想到囚犯，立即又搖了搖頭，坐了下去。

雷小萍奔出門外，但見大王集的街頭空空蕩蕩，已經不見那個黃衫人的踪影。

她皺了皺柳眉，望着門外一名東廠屬下，沉聲道：「你們可曾看見打店中逃出來的一名穿着黃衫之人？」

那人搖搖頭道：「沒有啊！」

雷小萍呆了一呆，道：「沒有？」

那名東廠緹騎接道：「屬下一直在此守望，除了姑娘之外，還未曾見過有人出來。」

這簡直是不可能的，黃衫人難道會隱身法？

刹那之間，雷小萍心頭襲上一陣陣的寒意。

但她藝高人膽大，那黃衫人雖然有些神秘，特別是出現得那麼突然，分明是有所爲而來，但在雷小萍看來却也正好，正好讓自己露上一手，殺那黃衫人見見世面！

雷小萍有了這種想法，自然不會就此罷手，當下哼了一聲道：「明明有一個大男人由店中跑了出來，你們居然不見，眞是豈有此理……」

她話音沒已，突然柳腰一擰，向上飛起，同時嬌叱道：「你以爲瞞得過本姑娘了麼？」

右手一揮，掌力有如排山倒海一般拍出。

這等鎮集上的房舍，又怎經得起雷小萍這一掌之威？耳中只聽得「嘩啦」一陣暴响，屋簷已塌了一半。

一條黃衣人影，衝天飛起，直向街頭奔去。

敢情雷小萍忽然想出來，如果他沒有行出這店門，唯一藏身之地就該是那屋簷之下了！

因此，她才陡然出掌，攻向屋簷。

雷小萍是料中了。

但她却沒有傷得了他！

從黃衫人飛躍的身形來看，他似是早就料到雷小萍會發現他的藏身之處，故他早已有備無患。

雷小萍的身手不弱，眼見那黃衫人飛身一掠而遁，她柳眉一揚，嬌叱一聲，電射追踪而去。

眨眼之間，一黃一紅兩條人影，已自大王集的街頭消失了。

簡世豪看得直發呆，刹那之間，他突然感覺到那黃衫人的來意，可能是使調虎離山之計，因此，他立即採取應變措施，召集了屬下之人，把這間興隆客棧防守得水洩不通。

* * *

在大王集之外的石橋頭上，黃衫客卓然直立。

他在等雷小萍。

雷小萍雖然慢了一步，但追到橋頭上，却已差了三丈，足見黃衫客在輕功上比那雷小萍要高出一籌。

雷小萍正是怒火中燒之際，自然沒有留心及此，否則，她至少多一點警惕，少吃上一些苦頭了！

黃衫客容得雷小萍到了身前，這才淡淡一笑，右手一伸，道：「雷姑娘，請止步。」

雷小萍一呆，停下步來，沉聲道：「你究竟是甚麼人？你怎知姑娘我是誰？」

黃衫客大笑道：「『快刀』雷九雷頭兒的女兒，苗疆毒婆婆的衣缽傳人，在下如是不知道妳的身份，那豈不是丟人丟到了家麼？」

雷小萍可算是遇到扎手的對手了！對方對自己彷彿知之甚詳，而自己對對方呢？却是一無所知。

雷小萍沉吟了一下，皺眉道：「尊駕貴姓？」

黃衫客笑道：「在下麼？無名無姓，雷姑娘如想稱呼得方便些，不妨叫我一聲黃衫客便是！」

雷小萍狠狠的瞪了他一眼，冷笑道：「黃衫客！」

黃衫客笑道：「不錯，姑娘有何見教？」

雷小萍道：「姑娘自問與你並無過節，你突然出現找碴，又是爲了甚麼？」

黃衫客道：「姑娘當眞不知道麼？」

雷小萍並非當眞不知道，但她仍然問道：「姑娘如是知道，那也不用問你了。」

黃衫客笑道：「這一次東廠緹騎來到江南拿人，其中有一位人人敬愛的清官，姑娘想必知道吧？」

雷小萍一怔，道：「你……你是指那幾名朝廷囚犯麼？」

黃衫客道：「不錯，吏部給諫魏大人，不是也在你們囚車之中了？區區此行就是爲了他而來的！」

雷小萍冷笑道：「姑娘不管你爲甚麼人而來，適才你在店中那等言語，已然犯了姑娘我的大忌，黃衫客，你少不得先要還姑娘一個公道。」

黃衫客大笑道：「姑娘要甚麼公道，動手還是動口？區區看來只好聽憑姑娘的選擇了！」

雷小萍哼了一聲，道：「觸我大忌，自然祇有一條路兒可走的了。」

話音一頓，長劍已然一閃而出，同時又嬌叱道：「那便是死路一條！」

黃衫客依然空着雙手，眼見雷小萍長劍含忿刺來，應招斜踏一步，左掌直立如刀，一斬而下。

雷小萍的粉臉乍然變色，長劍忽地一收，瞪着一雙大眼，失聲道：「雷虎斬？」

黃衫客適時掌勢一收，大笑道：「姑娘好眼力，識貨得很。」

雷小萍心中雖然吃了一驚，但她一身藝業確也有過人之處，當下冷冷一笑道：「黃衫客，你那雷虎斬也嚇不了人，姑娘倒要試試你究竟有多大氣候！」

右手長劍一揚，第二劍已閃電般削了過來。

這一招與先前那一招大不相同，不是直刺，而是以劍代刀，猛砍而下。

正因如此，黃衫客的「雷虎斬」却已無法再斬向她的劍身，雷小萍也就不愁長劍會被他擊落脫手了。

黃衫客又何嘗眞想一下子把她的長劍擊落呢？

雷虎斬出手，也不過是嚇嚇她而已，至少讓雷小萍了解，這個對手不是浮滑之徒！

因爲要練雷虎斬武功，必須愼戒酒色，否則，功力必然大打折扣。

這時，雷小萍一劍砍下，黃衫客閃身退了五尺。

雷小萍盛怒之下，施展乃父快刀刀法，以劍代刀，眨眼之間連刺七劍。

但黃衫客却一招也沒還手，連連後退，七劍讓過，兩人已離開大王集不下兩哩遠近了！

雷小萍眼見對方不肯還手，心中似是有些不解，怒道：「你爲甚麼不還手？」

黃衫客大笑道：「雷姑娘，咱們遠日無仇，近日無怨，在下自然是不願還手出招了。」

他語音一頓，又道：「再說，在下如果還起手來，只怕姑娘就要吃虧了。」

對於他連連避讓，雷小萍心中的怒氣本已漸漸平復，但他後面忽然加上這麼一句，可把她惹怒了！

只見她柳眉倒豎，嬌叱一聲道：「狂徒，姑娘正要看看你還手之後，又有多大能耐！」

「刷」的一聲，劍花似電，當胸

罩來。

黃衫客目光一亮，大笑道：「好劍法，想不到毒婆婆跟雪花娘娘同出一派，竟然也會雪花劍法……」

口中說話，手中已撤出佩劍，直向那一團劍花刺了過去。

這一招叫做「犂庭掃穴」，正是破解雪花劍的絕招，雷小萍吃了一驚，迫得收劍斜飄丈外，失聲道：「你……到底是甚麼來路，竟然知道雪花劍……」

敢情黃衫客這一招正也是雪花劍法。

黃衫客仗劍卓立，微微一笑道：「天下劍法，區區皆涉獵，懂得雪花劍法，那也不足爲奇得很，姑娘，咱們還要打下去麼？」

言下之意，是要雷小萍收手算了。

雷小萍又豈肯罷休？女孩兒家的器量總是窄一些，黃衫客雖然沒有明白的表達出輕視之意，雷小萍已然聽得大感不是味道了。

黃衫客話音一落，她冷冷哼了一聲，劍招一閃而出，喝道：「今天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她的身法很快，丈餘距離，眨眼即到。

黃衫客見狀，哈哈一笑道：「拚命麼？姑娘未免太野性些了！」左手揮拳，右手出劍，接下了雷小萍的攻勢。

黃衫客旨在拖延時間，自然不會眞的施展絕學，是以，兩人這一搭上手，倒也是打得甚爲激烈，難分難解！

＊　＊　＊

興隆客棧內，此刻也正是戰雲密佈，緊張萬分。

雷小萍一去沒返，簡世豪已然暗叫不妙，他雖然作了準備，並且通知店家，不許任何客人上門，但是，客人却依然進了門，他們來得十分霸道，把簡世豪派在門口的四名手下，在不知不覺中點了穴道，大步的走了過來。有人進店，掌柜的本來應當高興才是，但這位興隆客棧的掌柜却是向着那進來的兩位客人連連作躬打揖，要他們改天再來，並且不停的施眼色，表示店中有惡客。

可是，天下有這等掌柜的，也就有那等不知天高地厚的奇怪客人，任掌柜好說歹說，這兩個客人却依然向內闖了進來。

爲首的那老人一眼看到了按刀而坐的簡世豪，更是仰天打了個哈哈，道：「人生何處不相逢，簡大人，咱們可眞正是緣份不淺了。」

簡世豪臉色大變，沉聲道：「又是你……你是怎麼進來的？」

敢情這老人乃是他在大王集外的石橋上遇到的青山一老了。

更令他吃驚的，則是在那青山一老身後之人，乃是常州大牢之中被黎民救走的「江南怪俠」武長庚。

這一刹那之間，簡世豪連頭皮也都發麻了。

他至少知道，一個武長庚，武功就比自己高出不知多少倍了，再加上一個青山一老，如果他想對自己不利，自己是準死無疑的了。

青山一老淡淡一笑，道：「老夫自然是走進來的，簡大人如此變色，卻是爲了甚麼？莫非一路之上太過辛苦，身上有些不適麼？老夫略懂醫道，何不請老夫爲簡大人把把脈，也許可以爲大人稍効犬馬之勞！」

簡世豪皺皺眉道：「不必，簡某沒有甚麼不適，尊駕用不着費心。」

這時青山一老和武長庚正走到簡世豪的那一桌前，並且大馬金刀的坐了下去。

武長庚對簡世豪的話彷如未聞，大聲道：「伙計，來一罈花雕，四斤半牛肉。」

店中伙計可呆了！

他望着掌櫃直發楞，掌櫃可也是見過不少世面的人，眼見簡世豪那等情形，便知道眼前這兩個人比那簡世豪更難伺候，一個不小心，可能會惹上更多的痲煩，當即向伙計點頭：「客人要酒要菜，還不快快去拿，難道要等客人發脾氣了？」

伙計連連應是，向後堂跑去，不一會便送來一罈酒，一大盤牛肉。

武長庚旁若無人，提起酒罈斟了一大斗，便向青山一老說道：「老前輩，請啊！」

「咕嘟」一口，吞了下去。

青山一老却舉斗向簡世豪道：「簡大人，大王集興隆客棧的陳年花雕，在江南可是大大有名，老夫敬你一杯，稍盡地主之誼如何？」

簡世豪心中大大不是味道，他至少明白一點，青山一老必是住在這大王集附近，若自己太過份不理睬他們，吃虧的準是自己。

何況，原應在今天清晨趕到睢寧接應，自己的人手未能依時趕到，必是路上有了躭擱，自己若是用好言好語穩住對方，拖到接應之人趕來，豈不是兩全其美？

一念及此，頓時換了一副笑臉道：「老丈不說，簡某還眞不知道，既然大大出名，簡某自然叨擾幾口。」

說着，取過酒盞，斟滿了一斗，跟青山一老面對面一飲而盡。

青山一老笑笑道：「簡大人，這趟差事辛苦了你啊！」

簡世豪笑道：「那裡，吃的是

公門飯，少不得要賣上這條命了，辛苦二字是談不上了。」

武長庚突然笑道：「簡大人的命很值錢啊！」

簡世豪心中一震，但祇能苦笑道：「武大俠眞會說笑！」

青山一老兩眼一瞪，道：「怎麼？敢情兩位早就認識了？」

他這可是明知故問了。

簡世豪笑道：「武大俠名滿天下，簡某自然是知道的了。」

武長庚却大笑道：「我曾是階下之囚，牢獄之客，簡大人自然是認識武某啊！」

青山一老看了簡世豪一眼，道：「既是老友，咱們應當多乾一杯了。」

武長庚道：「應當！」

他取過酒罈，在每人面前斟了一斗，自己仰天先行一乾而盡，方道：「簡大人，區區先飲爲敬，稍時若有所求，還望簡大人能夠賞光賜允。」

簡世豪心中雖然發毛，但表面上却很豪爽的將面前那一斗酒飲盡，說道：「不知武大俠有什麼話？何不說出來聽聽？」

武長庚笑道：「小事一件，簡大人只要點一點頭，就叫武某等感激不盡了，區區料想，簡大人不會不允的了。」

簡世豪祇得乾笑道：「那……那是自然……」

別看他說得一點也沒有推託，可眞是用盡了他的全身力道，才說了出來。

青山一老笑道：「武老弟，老夫曾說，簡大人乃是東廠中少見的好人，你看如何，沒錯吧？」

武長庚大笑道：「老前輩看人向來無訛，晚輩並沒有說不信啊！」

話音一頓，向簡世豪抱拳道：「簡大人，你一這趟差事很辛苦，武某倒是明白，由江南到京城，千里迢迢，少不得要走上月把兩月，簡大人應該明白，夜長夢多，前路可是艱辛得很。」

簡世豪焉能不明白。

但他却另有打算，聞言笑道：「武大俠說得是，簡某人對這一點倒是心中惴惴，聽武大俠言外之意，莫非有什麼好辦法教導於我麼？」

武長庚道：「教導可不敢說，區區爲簡大人借箸代籌，如想平安，倒有一條路可行。」

簡世豪笑道：「有什麼可行之路？」

武長庚道：「放掉你這五名囚犯中之一人，武某人保險大人能夠一路平安無事，抵達京城。」

簡世豪呆了一呆，道：「放掉一名囚犯？那……簡某人怎麼擔待得起？」

武長庚道：「這麼遠的路，五個人中走脫一名，交差應是沒有問題的。」

青山一老也笑道：「可不是麼？武老弟這辦法，當眞使得，如果換了老夫押解這批人犯，老夫倒是寧可放棄一名囚犯，以免前路無窮之憂。」

簡世豪搖了搖頭，道：「兩位盛情，簡某心領，私釋朝廷要犯，恕簡某無此膽量。」

武長庚突然看了他一眼，笑道：「簡大人，莫非你別有所恃？」

簡世豪並不笨，此刻故意的笑了一笑，裝出一副莫測高深之態，接道：「那倒沒有，只是簡某職責在身，倘是私釋人犯，回京交差，也逃不掉死罪，又何不找一個死後有恩卹的機會？」

這話倒是不錯，簡世豪能想得到，可見他在東廠之中，也非泛泛之輩。

武長庚笑道：「簡大人一片忠心，倒也叫人欽佩，但簡大人忘了一件事。」

簡世豪道：「什麼事？」

武長庚道：「你如不放那名囚犯，你就決無生路，甚至，連興隆客棧的大門也出不去了。」

簡世豪心中一震，暗道：「果然是衝着囚犯中的一人而來的。」

但他口中却道：「武大俠這話倒教簡某不解，興隆客棧之中竟然有那打劫囚犯的强人麼？」

青山一老搶着笑道：「對了，那人就在簡大人的眼前。」

簡世豪失聲道：「莫非就是兩位？」

武長庚大笑道：「答對了。」

簡世豪大刀在手，一片寒光罩向青山一老。

東廠緹騎七人刀劍齊出，攻向武長庚，頓時，碗碟齊飛，一片「噹郎」之聲震耳，人影晃動，喊殺之聲不絕。

掌柜和店小二嚇得把頭縮在柜枱之後，渾身直打哆嗦。

青山一老雖是赤手空拳，但任那簡世豪刀光似雪，却依然沾不到青山一老的衣衫半角。

武長庚獨鬥七名緹騎，劍光過處，五招不到，已有三人皮開肉綻，血流五步。

另外四人雖然心驚膽戰，但却不敢後退，明知武長庚的劍不會饒人，却依然咬着牙，亡命死拚。

守在那四輛囚車旁邊尚有二十幾人，這時已分出六人，圍向武長庚身外，武長庚雖然武藝高强，但他們那種不怕死的打法，使得武長庚不得不稍有顧忌，否則，自己就算殺了對方，對方如果拚着一死，也還上自己一刀，那豈不大大上

當？

因此，那十個人眞把武長庚暫時困住了，顯然，青山一老雖然想擺脫簡世豪，而去到囚車之旁殺人，一時之間，却也沒能趁此心願。

* * *

大王集外，黃衫客和雷小萍之戰已近尾聲。

雷小萍在劍法上無法與黃衫客比擬，迫得施展了毒婆婆所傳的各種暗器和毒物，結果仍然沒將黃衫客傷到。

黃衫客似乎看出雷小萍氣急攻心，突然劍勢一變，一招「寒夜流星」直向雷小萍的咽喉部位刺去。

雷小萍大驚之下，連連施出五種避讓身法，依然沒見黃衫客的劍尖移位，簡直就像附骨之蛆，釘上了自己。

妙的却是，那劍尖離開她的咽喉雖然只有五寸，却又不曾向前抵着，否則，雷小萍的粉頸必然早已穿了一個大孔了。

她在刹那間發現，敢情這黃衫客並非眞想置自己於死地，當下柳眉一揚，陡然停下身子，冷冷的喝道：「黃衫客，你要怎麼樣？」

黃衫客淡淡的一笑，道：「姑娘以爲我要怎麼樣？」

雷小萍嘟着嘴，道：「我不曉得……」

黃衫客長劍沒移，沉聲道：「姑娘，在下這支長劍極其鋒利，只要再向前伸進七寸，姑娘知道後果是如何了！」

雷小萍道：「大不了一死而已！」

她可是骨頭硬得很。

黃衫客笑道：「姑娘一死，令尊呢？八十多歲的老人又去靠誰？」

雷小萍臉色一變，大眼之中忽然露出痛苦的眼神，她低下頭去，長長的嘆了一口大氣。

黃衫客一笑，又道：「姑娘想必明白，在下如想殺死姑娘，那也不過是舉手之勞，但在下却不曾下手，這之間應該是有道理的了。」

雷小萍抬起頭來，低聲道：「甚麼道理？你手中拿着劍，仗着一身武功，逼人答話，還有甚麼道理可講！」

黃衫客道：「姑娘認爲在下强人所難，是麼？」

雷小萍道：「本來就是嘛！」

黃衫客突然一笑撤回長劍，接着道：「姑娘，在下有一件事想跟姑娘打個商量，但願姑娘應允！」

黃衫客的態度很明朗，表示出他並非是仗恃武功欺人之輩。

雷小萍芳心一動，暗想：「看他的爲人，倒是個光明磊落的漢子，但他却不敢示人以本來面目，這中間可能有着很大的原因。」

思忖之間，口中却說道：「你說出來吧！」

黃衫客忽然正色道：「姑娘，你們這一趟押解的囚犯之中，有一位是天下共仰，人人敬佩的大忠臣，姑娘應該是知道的了。」

雷小萍搖搖頭道：「這個，妾身沒有問過爹，這次押解的那幾名人犯，我可不知道是甚麼人呢！」

黃衫客先是頗爲意外，繼而却笑道：「姑娘，那幾名囚犯中，有個五十多歲的犯官，妳定然見過了？」

雷小萍笑了，她點點頭道：「你是說那位老人家麼？不過，他好像是很蠻不講理的書呆子呢！」

黃衫客道：「錯非是他讀得多書，他也不會稱得上忠臣二字。」嘆了一口氣，接道：「魏大人立朝忠耿，得罪了魏璫，既遭革職，他們還不放過他，結果還要把他押解上京，這一去，只怕是死路一條了！」

雷小萍怔了一怔，道：「你……黃公子可是要救這位魏大人麼？」

黃衫客道：「不錯。」

雷小萍皺眉道：「黃公子，妾身雖是婦道人家，但私心之中，也是敬的忠臣義士，烈婦節女，這一趟差事因爲家父不能前來，倒還眞是一個機會，倘若魏大人眞是那等人人敬仰的大忠臣，公子如想救他，妾身自然願意賣上這個順水人情的了！」

黃衫客這下子可眞是大感意外，想不到雷小萍竟是這等態度，當即不由得失聲笑道：「雷姑娘，在下先前可是錯看了妳了。」

雷小萍嫣然一笑道：「黃公子，妾身如果沒有猜錯，此刻那大王集的興隆客棧，必已有人前去劫走那位被囚的魏大人了，是麼？」

黃衫客笑道：「姑娘聰明透頂，在下引走姑娘，正是好讓青山一老和武長庚大俠同去，救那位魏大人。」

雷小萍笑道：「簡世豪武功雖高，但若比起武長庚大俠，那可差得很遠了，這時只怕已然得手了！」

黃衫客點頭道：「按理是應該得手了，不過，雷姑娘應該知道，你們押解這批囚犯，前路必有接應之人，他們預定在何處和你們碰頭呢？」

雷小萍忽然失聲道：「黃公子，你……你快些趕回大王集去才是，東廠高手，原定今晨與我們會齊，路上可能是有些躭誤，此時也怕也該抵達了。」

黃衫客不由臉色一變，也自失聲道：「姑娘此言當眞？」

雷小萍道：「黃公子，妾身此時此刻，用不着哄騙公子啊，再說，妾身既知魏大人乃是忠良謀國之臣，少不得也要隨同公子前去救他才是！」

黃衫客長劍入鞘，連忙雙手抱拳一禮，道：「姑娘深明大義，區區在這裡謝過了……」

* * *

興隆客棧中的劫囚苦鬥，並不如想像中的順利。

雷小萍和黃衫客所擔心的事果然發生了，東廠緹騎之中，掛二品提督官銜的第一高手管海平，率領了十名屬下，恰在簡世豪等人處境危急之際，趕到了大王集。

青山一老和武長庚這回眞正是遇上了勁敵！

別說管海平一身藝業，就是他那十名屬下，竟然個個都是武林中的一流人物。

管海平未入東廠以前，被江湖道上稱爲「迴龍劍」，在劍法上的造詣被譽爲中原第一高手，他竟然親自趕來接應，倒是大出青山一老和武長庚的意料之外。

敵我優劣，頓時易位，管海平自己沒有動手，只由隨他來的十名屬下中分出四人上前相助，青山一老和武長庚便立即感到無比的壓力，眼看救人之事業已無法成功了，甚至連本人全身而退也不太容易了。

幸好，那黃衫客和雷小萍適時趕回了大王集。

* * *

雷小萍很精明，她一眼發現大王集的「興隆客棧」外面多了一羣健馬，立即停步不前。

黃衫客一怔，道：「雷姑娘，妳爲何不去？」

雷小萍道：「京中接應的人已來，妾身此刻還是暫不露面的好，黃公子，妾身就算是一着伏棋，也許過些日子，我還有大用。」

黃衫客大爲稱讚的笑道：「姑娘機智過人，這一着倒眞是出人意外的奇兵了，在下這就入內看看，姑娘相機行事，姑娘，後會有期。」

話音一落，人已轉向興隆客棧。

這回並非由前門入內，而是打屋頂上向內翻落，他居高臨下，已事先將內中的情勢看了個明白。

他曾見過一次「迴龍劍」管海平，因此，他一旦發覺管海平親自趕到，便已知曉今日之事決無可爲了。

因此，他現身之際，業已打定了主意，自己先逼住管海平，然後再叫他們脫身。

心念既定，只見他長劍出鞘，暴喝一聲道：「武兄和青老快退，兄弟爲你斷後。」

寒光一閃，直向管海平撲去。

管海平托大，眼看黃衫客揮劍斜飛而來，身畔長劍並沒撤出，只隨手一揮，冷笑道：「米粒之珠也放光華，你這是找死！」

語聲未已，管海平突然驚呼一聲，跟跟蹌蹌的向後退了七步之遠！

站在他身後的六名屬下，無不爲之一驚，他們都是久經陣仗的高手，雖然心中吃驚，但拔刀拒敵之快也是人間罕見，黃衫客一招得手，震退了管海平，正待追擊過去，那六個人的六種兵刃，已然宛如一堵光牆，將黃衫客擋在三步之外。

適時青山一老和武長庚各自强攻一招，將身畔之人擊退，飛身向興隆客棧之外奔去。

六七條黑影也隨後追出。

黃衫客看得嘴角微彎，掀起微笑，他心中明白，祇要武長庚及青山一老離開了興隆客棧，那些追出去的人，八成是沾不到光的了。

後顧之憂已除，立即朗聲一笑道：「姓管的，這一劍滋味如何？」

那六人雖然擋住了黃衫客，可是不敢貿然出手，頭兒都被他一劍震退，足見這黃衫客的來路不大簡單。

管海平驚魂甫定，聞言冷笑了一聲，道：「管某人果然小看了你們，估不到在這大王集上，居然出現了驚天一劍，眞是天下之大，無奇不有了。」

黃衫客淡淡一笑道：「怎麼樣？你管大人可要再試試在下這一劍之威力？」

管海平哼了一聲道：「本來是要討教的，只是，管某人有皇命在身，無法久留，今天我放過了你，管某人隨時候教！」

管海平的回答，在黃衫客而言，實在意料之中，但在管海平的屬下之人聽來，却是完全大出他們的想像。

據他們平日所見，管大人幾曾放過殺人的機會？除非對手的功夫高過他太多太多。

難道眼前這黃衫客的功夫高過他太多太多了麼？

一時之間，六人不由得各自退後了一步。

黃衫客却笑了，目光往滿屋子的人一轉，朗聲道：「識時務者爲俊傑，管大人，咱們前途再見。」

雙手一抱劍，轉身大踏步而去。

管海平乾咳了一聲，一言不發，目送黃衫客洒脫的舉步，揚長走出了店門，刹那之間已沒了踪影。

雷小萍適時由外面奔了進來，她一眼見到店中多出來的人，不由呆了一呆，這才向簡世豪走了過去。

她掩飾得天衣無縫，其實，管海平和簡世豪就算是疑心最大的人，可也不會疑心到雷小萍的頭上去。

* * *

一燈如豆，這是一間很雅緻的臥房。

徐州城北九里山下，一座佔地百畝的大莊院，客廳中燈光似雪，亮得耀人眼花，但在後院這間臥房之中，燈光卻顯得十分暗淡。

雷小萍伸了個懶腰，輕解羅衣，褪下紅裙，對鏡梳理一下長髮，這才打了個呵欠，脫除了衣衫，跳上牙床。

就在她玉臂輕舒，拉起棉被的剎那，突然感到屋內燈火一閃，一條人影有如幽靈般穿入屋內。

門窗依然緊閉，但這人卻快得使人看不出他怎麼的開窗而入，足見這人一身功夫之高，眞是世間少見。

雷小萍心中大驚，拉着棉被的右手一抬，嬌軀飛躍而起，直向那人急撞而去了。

在她的盤算之下，這一掌定可以將對方擊倒在地上。

殊不料她完全錯了。

來人淡淡一笑，舉手之間反將雷小萍的右腕抓住，口中低聲道：「雷姑娘不要發怒，是我啊！」

雷小萍這時也已看清楚，這人敢情正是那黃衫客。

剎那間，她似乎更吃驚了，悄悄道：「你……怎麼樣會找到這裡來，他們沒有發覺你？」

黃衫客搖搖頭道：「沒有，姑娘，那些囚犯眼下可是在客廳之中？」

雷小萍點了點頭，道：「是……」

陡然，她似乎這才發現，自己衣衫單薄的站在一個大男人面前，嚶哼一聲，便向下蹲去！

黃衫客的左手本是握着她的右腕，她這一突然蹲了下去，不禁拉得黃衫客向前撞向她的身上。

黃衫客心中一驚，右手不由自主的一伸，無巧不成話，雙手卻按在雷小萍的香肩了……

頓時，兩個人都如同觸電一般的呆了！

黃衫客想說甚麼，卻沒有說，他的雙臂卻順勢一張，便將雷小萍的嬌軀抱起。

雷小萍溫馴的宛如羔羊，她沒有掙扎，因爲，此刻她全身都已酥軟了！

油燈被黃衫客彈指熄去。

黑暗中包圍着他們的是快樂和歡暢，似乎世上一切都不存在了。

君子不欺暗室，但他們倆都是兩廂情願的。

不知過了多久，才聽得雷小萍的低泣，黃衫客的感嘆。

直到月色漸漸的照了進去，才照出了兩個人影，他們正相擁而坐，悄悄耳語着。

莊外敲三更，黃衫客忽然地嘆了口氣，道：「萍妹，我要走了！」

雷小萍也低聲的嘆了口氣，道：「黃郎，你眞要去大廳中代替大人赴京受處麼？」

黃衫客臉色沉重的點了點頭，道：「萍妹，我心志已決，只要我不死……我會到常州找妳……」

* * *

大廳之內，燈火通明。

黃衫客藝高人膽大，伏在屋脊之上，只見「迴龍劍」管海平和他的十名屬下，以及簡世豪等人，分坐在兩席之上。

管海平的身邊則坐了一位文質彬彬的中年文士，看管海平等人的神態，他們對這位中年文士竟是十分的恭敬。

黃衫客看得皺眉，他並非因爲那大廳中的燈火太亮，無法下手而傷腦筋，乃是因爲他發現那中年文士的來頭太大，自己幾乎有些惹不起他！

雖然他早知道這徐州城外九里山下的「臥虎莊」不是平凡之地，臥虎莊莊主江隱，可算得上是中原第一大豪俠，但因爲他素知江隱的爲人，乃是拿得起放得下的鐵血男兒，是以，他固然因爲管海平等人落足臥虎莊而感到驚訝，但他仍然抱着很大的信心，能夠救那魏大人一命，殊不料他自黃昏時分進莊，找到二更時分進入雷小萍的臥房爲止，可就一直不曾把江隱找到，他心中本就覺得有些不安，這時一旦發現了那中年文士，頓時他的一顆心整個的沉了下去。

黃衫客已經想到，那位臥虎莊主人江隱，說不定此刻已然失去了自由，慘遭囚禁，甚至……會丟了性命。

因爲他認識這位中年文士，他就是武林中的第一魔頭「毒手魔星」林雲，也正是江隱的生死對頭！

他既然堂而皇之的坐在大廳之中，臥虎莊主自然是不會再在莊中的了！因爲，他們兩人決不會共同在一個大廳之上的！

黃衫客看清了眼前的光景，已然知道今夜想下去行事，已不可能了！

但是，他又不甘心就此退去，巡邏了一陣，終於，他咬了咬牙根，決定冒一次險，設法把那「毒手魔星」林雲誘出廳外，然後再見機行事。

心念一定，身子轉向左側的一條屋脊之上，揭起一塊屋瓦，正待向下丟去，突然有人伸手將他拉住！

黃衫客大吃一驚，臉色一變，扭頭望去，這隻手和這張臉，他那麼熟悉，覺得那麼親切，他忍不住低聲道：「萍妹，妳怎麼來了？」

原來這人竟是雷小萍。

雷小萍搖了搖頭，低聲道：「黃郎，你此刻千萬冒失不得，林雲這個魔頭未走，後果必然不堪設想，黃郎，反正我們住在臥虎莊，還要等上三四天才走，何不遲一天，等那林雲走後再下去動手呢？」

黃衫客沉吟了一下，道：「萍妹，妳眞認爲他們會在臥虎莊住上三四天麼？」

雷小萍道：「黃郎爲何不信？據管海平說，他們要等另一批人犯到此會合以後才走，今午他們接到飛報，說明這一批緹騎還有三天路程要走，黃郎，你何不等一等呢？」

黃衫客笑道：「如果眞的有三天時間，萍妹，我就等那林雲走後再來也使得……」

他頓了頓話，又道：「不過，萍妹，妳可曾想到如果林雲不走呢？」

雷小萍一怔道：「這……如果他明天不走，我們就另訂計劃，如何？」

黃衫客苦笑一聲道：「看來祇有如此了……」

* * *

第四天的黃昏，在臥虎莊前，突然出現了一騎駿馬。

馬上之人乃是一位臉如冠玉，年約十四五歲的美少年，肩後插着一柄長劍，身穿一襲藍衫，風塵僕僕的直來到莊門前，方始翻身下馬。

他抖開馬韁，目光一轉，發現莊門之外站着兩個不識之人，頓時大感詫異，皺了皺眉頭，喝道：「兩位可是新來莊中的麼？卜總管莫非不在莊中麼？」

那守在莊門外的人本是簡世豪的手下，聞言不由得互望了一眼，其中一人立即冷笑道：「尊駕是甚麼人？」

藍衫少年臉色一沉，怒道：「好啊，看來你們是在造反了，站在莊外的守衞，竟連我是誰都不知道，眞叫瞎了眼了！」

那右邊的一人突然冷冷喝道：「我不管你是甚麼人，如果你膽敢在此撒野，我擔保你不能活着離開此地！」

藍衫少年突然大怒，右手一揮，刮了那人一記耳光，喝道：「你們膽敢到臥虎莊來當差，就該知道臥虎莊的少莊主是誰！在主人面前這等放肆，我看活不成的只怕是你們兩個！」

那兩名緹騎在藍衫少年出手之際，已然飛身退避，但其中一名依然沒能避開對方這一掌，右邊的腮邊立時腫起了老高。

他一手捂臉，雖然滿臉怒意，但因對方抖出身份，竟是臥虎莊的少莊主，自然也就不敢再有所造次，當下向另外一個人道：「趙兄，你在這兒守着，待兄弟入內廳去稟告提督大人。」

話聲一落，轉身而去。

藍衫青年聞言，呆了一呆道：「稟告提督大人？臥虎莊幾時變成了提督府了，你們……你們不是我莊中的人麼？」

留在門外之人冷笑道：「臥虎莊養得起我們麼？」

藍衫青年怒道：「你這等口氣，莫非還是皇室中人麼？」

那人笑道：「差不多，東廠緹騎，你們也應該聽說過的了。」

藍衫青年大感意外的一怔道：「你……你們是東廠緹騎嗎？我臥虎莊中有什麼人犯了王法麼？」

那人搖搖頭道：「沒有，不過臥虎莊的主人，眼下卻不是江隱大俠了。」

藍衫青年一怔，道：「不是我爹，又是什麼人？」

那人道：「是『毒手魔星』林老前輩。」

藍衫青年臉色忽然一變，失聲道：「林雲那個老魔頭麼？他……怎會成了本莊主人？難道我爹他……」

他話音未已，只見由莊門之內，迅速走出三個人來。

爲首的是管海平，管海平的身後是簡世豪，最後那人便是腫了左邊半邊臉的漢子了。

管海平目光一轉，向那藍衫青年喝道：「你是江隱的兒子麼？」

藍衫青年道：「不錯，區區正是江平。」

他皺了皺眉，接着反問：「閣下想必就是提督大人？」

管海平大笑道：「不錯。」

藍衫青年抱了抱拳道：「請教提督大人怎麼稱呼？」

管海平笑道：「在下麼？管海平。」

江平咳了一聲道：「『迴龍劍』客麼？」

管海平笑着道：「區區匪號，不值一哂。」

江平改容道：「管大俠在武林中人人敬仰，晚輩聞名久矣，今日有緣拜見，眞是幸會得很。」

話音一頓，接又問道：「剛才聽見這位仁兄提起，家父不在家中，未知是眞是假？」

管海平說道：「他說得不錯，令尊大人已帶了全莊的人，離開了臥虎莊。」

江平一呆道：「眞有這等事？但不知家父去了何處？」

管海平搖頭道：「這個麼，管某倒是不知道了。我們來此借住乃是承蒙林老前輩相邀而來的。」

江平目射怒意，喝道：「林雲可在莊中？」

管海平道：「他在今午已然離去，三個月之後方始回轉，江公子如要等他，不妨入內，反正這個莊院原是你的故宅，屋多人少，你住上幾天也不打緊。」

江平沉吟了一下，方道：「看來晚輩只好恭敬不如從命了，晚輩如想找出家父去了何方，大概必得等林雲回來才知道了。」

管海平點頭道：「那倒不假，江公子請！」

江平謙讓了一陣，最後仍是隨在管海平身後，踏入臥虎莊內。

管海平對他很客氣，一同進過晚飯，這才告訴他，除了大廳之外，任何地方均可自行安歇。

江平笑了一笑，辭出大廳。

原來，他果然對這個大廳子十分熟悉，穿來行去，竟是留在那間書房之中住下。

管海平對江平沒有生疑，因爲暗中傳來回報，說他對那莊院各處門戶都很清楚，而且，他住的那間書房，原就是江平舊居，是以管海平更爲放心了。

* * *

江平並未入睡，他熄了燈和衣躺下，三更未到，他已偷偷溜出書房，去到了後花園中。

雷小萍在等着他，敢情他不是江平，那是黃衫客所改扮的。

當然，雷小萍還有一點不知道的事，那就是他本不是黃衫客，而是那位自稱草野遺民的黎民。

兩人在書房中密談良久，直到四更時份，方始雙雙躍出窗外。

雷小萍走到大廳，因爲今晚四更到五更這一個更次，是由她當值看守囚犯。

黃衫客回到江平的書房中，不多時，他由那書房之中走了出來。

如果你稍一注意，你會發現，他已然不是江平，也不是黃衫客，而變成了一位老邁憔悴的老人了！敢情，他化粧成那位魏大人。

原來他們已決定，今晚是一定要動手的。

大廳之內，燈火通明。

雷小萍橫劍坐在門口正中，四週是十名緹騎，抱刀而立，管海平、簡世豪和隨同管海平來的十人都不在大廳之中。

這是唯一的好機會，所以他們決定今天動手。

以他們兩人身手之高，對付那十名緹騎，自是輕而易舉的事了。

雷小萍乃是出身於苗疆毒婆婆之門下，對於用毒迷人一道，自是駕輕就熟了。黃衫客假扮的魏大人，身形才在大門外一現，雷小萍立即一揮手，那十名緹騎居然同時倒地不起。

守在大廳外面的緹騎共是四人，也早已被黃衫客點了他們的穴道，因此，掉包工作進行得十分順利。

青山一老和武長庚早就備好了車馬，等在莊門外，當黃衫客把魏大人背出莊外，兩人立即駕車疾馳而去。

黃衫客轉身回到大廳，正待把那魏大人放入囚車之內，突然有一條人影一閃而來。

雷小萍脫口喝問：「什麼人？」

她揮劍就待直刺而去。

黃衫客眼睛很尖，不由得尖聲道：「萍妹，且慢！」

其實就算不喝阻，雷小萍也會停手，那現身之人，竟然是剛才已被救走的魏大人！

兩人呆呆的望着那位魏大人，半晌不曾說出話來。

魏給諫乃是一位文士，自然不會武功，而剛才他現身時所用的提縱身法，就已表明他不是眞正的魏大人，由此可知，這位魏大人必然也是假扮的，雙包之局，成了三包，眨眼之間竟有了三個魏大人，委實大出二人意料之外。

那魏大人冷冷的一笑，道：「你不也是假的麼？何必問我。反正咱們要救魏給諫的心思一樣，你去或者我去，不是一樣嗎？」

黃衫客一怔，道：「尊駕這等義氣，眞叫區區敬佩萬分，但此去乃是殺頭的事，尊駕何必這等不惜性命？」

那位魏大人冷冷一笑，道：「你就不怕殺頭麼？其實，老夫已是半截子埋在土中之人，與你這娃兒相比，由老夫去殺頭，比你去合算得多了，娃兒，留下有用之身，多爲武林做些俠義之事，那就不辜負老夫這個六陽魁首了！」

聽他的聲音十分蒼老，他說自己是半截入土之人，倒也可算是可信。

雷小萍大眼連眨，突然問道：「老前輩，您老尊姓大名，可否見告？」

那老人淡淡的笑了一笑，道：「姓名與錢財一般，總是身外物，姑娘問明之後，頂多不過是將來要爲老夫傳揚代忠臣替死的義名，但魏大人本身，豈不落個借刀殺人之名了麼？用別人之死，換自己偷生，只怕魏大人也不願作這等事來，兩位既然有心爲善，又豈可

因此而辱沒了魏大人晚年的清譽，弄成個爲善不終的敗筆。」

雷小萍和黃衫客同時呆了一呆，這位老人的話當眞是一點不假，爲了魏大人的令譽，也爲了他不再受那奸人的迫害，此事果然越機密越好。

黃衫客點點頭，說道：「老前輩之言確實是有理，晚輩等不問就是，不過……晚輩有一句話，可不得不說明白，否則……」

那老人笑道：「甚麼話？可是你打算待到了天牢以後，再行救我越獄而逃？」

黃衫客吃了一驚，道：「不錯，老前輩怎麼知道晚輩的心事？」

老人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老弟能有這種想法，老夫自然也會有此想法，是以，你大可不必眞爲老夫的項上人頭擔心了。」

話音一頓，老人向黃衫客揮手道：「管海平不是易與之輩，你趕快走吧，如是被他發現，眞的魏大人可遲早逃不脫他的魔掌了！」

黃衫客看了雷小萍一眼，雷小萍點點頭，黃衫客深深看了那老人一眼，道：「老前輩，後會有期……」

轉身，一躍而去。

雷小萍和那老人把大廳之內一切恢復了原狀之後，這才取出一塊綠巾，在昏倒的人鼻端抖了一抖，把那十名緹騎救醒過來。

那十人呆呆的望着雷小萍，不知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雷小萍淡淡一笑，道：「剛才有人想來劫囚，卻被妾身施展苗疆無形之毒，傷了他們，諸位雖然中了他們的暗算，但妾身所用的解藥似是對症了，各位不妨試試運一口眞氣，如有不適之處，快說出來，妾身也好再爲各位另試別種解藥。」

那十人聞言，心中暗驚，依言默默運氣，倒也不發覺有何不妥，頓時齊齊抱拳，向雷小萍道謝。

雷小萍只笑了一笑，道：「劫囚之人雖已遁走，門外的緹騎大人們，只怕也有人遭了他們的暗算，你們最好派一個人前去告訴提督大人，要他派人到處去查看一下。」

那十人中站在最右的一個，立即應聲而去。

不多時，管海平已和他那同來的屬下，和簡世豪一同趕來，問明經過，便自分頭向外奔掠而去。

足足過了半個時辰，他們才回來。

找不到敵人踪跡，但那被點了穴道的緹騎，都已經被他們救醒了，同時，管海平也發現那自稱江平的臥虎莊少莊主，居然不在書房之內，不由得相信雷小萍之言，而認定那江平必是這次劫囚之人，但因江平已然逃走，自己這一方面又沒有甚麼損失，是以管海平也就不再多追究了。

第二天的中午，那一位老魔頭林雲出現莊中之後，這一隊囚車才離開臥虎莊。

* * *

十天之後，囚車已然平安的越過高唐，正午時分，來到了離夏津不足十里的丘岡。

管海平一馬當先，攀上了一處土丘，但見四周樹深林密，十丈之外，就難以看清林內景況，不由得使他心中大爲警惕。他連忙找來簡世豪，要他小心戒備，自己則拉馬奔向在後隊押陣的雷小萍和林雲。

敢情那位「毒手魔星」竟然也是早被大內網羅的高手。

林雲聽得管海平言及此處地勢險惡，立即策馬與管海平奔上那座土丘，並呼喝車隊，暫時在丘岡之下的一片樹林邊等候。

雷小萍心中暗笑管海平太過緊張，正想也趕去上前看看，她目側餘光所及，忽然發現那竹林之中，似有人影一晃。

她心中一動，立即向身邊的一名緹騎道：「你們小心護着囚車，我到那竹林中去查看一下。」

她飛身下馬，直撲到林中而去。

她沒有看錯，林中果然有人，不過，這却不是外人，而是那位在她心中佔據了一切的黃衫客！

他忽然在此出現，不禁大出雷小萍意外，她正想張口問他爲何來此，黃衫客已搖搖頭，抖手拋出一個紙團，轉身而去了。

雷小萍打開紙團，只見上面寫道：「萍妹，我們已決定在此丘岡的密林山道中劫囚，如果你毒倒管海平與同來的十名高手、林雲等人，我等自有制他之道……」

雷小萍皺了皺眉，翻過那張紙條，只見反面還有幾個字，那是她爹爹雷九的筆跡：「萍兒，我的劍傷早癒，只是爲了不想走這一趟差事，才裝作劍傷未好，妳自告奮勇，代父當差，孝心可嘉，但魏大人一代忠良，豈可任意由那奸人魏瑺等所傷害，爲父迫不得已，只好想了一條李代桃僵之計，專程拜請百變神君，替爲父易容爲魏大人的形相，追上你們，相機行事，把魏大人救出，是否成功，妳自會知道，爲父雖然代魏大人一死，亦可謂死得其所，妳回家見字之後，不必悲傷，速去苗疆避禍，江湖陰險，莫再多留戀，切記，切記，父字……」

雷小萍看完了這些字，不禁兩腮盡濕，她可是作夢也沒有想到，囚車中的魏大人，竟然是她爹爹「快刀」雷九。

想想這一路之上，自己並沒特別照顧他，此刻，她心中眞是大感不安，同時，她也想到，怪不得那天在臥虎莊，他總覺得後來的魏大人，聲音和舉止都有些熟悉的原因了。

她此刻雖然十分焦急，但却暗自警惕，知道決不可慌張失措，她藏好了那紙束，立即暗中準備好要用的毒粉，這才擦乾了眼淚，回到車隊中。

這時，林雲和管海平正好趕回了，催促車隊上山。

雷小萍雖然依然在車隊後面押隊，但她却趁着上山的這段時間，逐步移前，等到上得這密林的山上，雷小萍已趕到了簡世豪的身邊。

這一段小路雖然不長，但雷小萍却揮動着那條馬鞭策馬，座下駿馬已然有些不勝負荷之態，雷小萍的坐騎較之管海平的那匹馬並不遜色，她却不停的揮動馬鞭，這中間自然有別的緣故。

車隊全部推上那樹深林密的山岡之上後，林雲指着前面的一段路徑對管海平道：「管兄，要不要先察看一番？」

管海平道：「老前輩說得是，晚輩正要先過去看一看。」

話音一落，勒馬便向那條寬僅五尺，兩邊全是密林的山道上奔去。

蹄聲得得，轉眼便已轉入十丈之外的彎路，沒了個踪影。

林雲等人等候了約莫盞茶時光，只見管海平已伏在馬背之上，疾馳而回。

林雲的目光何等厲害，雖然那馬兒還在五丈之外，他已大吃一驚，喝道：「管兄，你怎麼了？」

說話之間，馬兒已到了近前，只見管海平臉如淡金，右胸血流不已，一柄長劍兀自插在胸前，鮮黃的劍穗在風中飄盪，顯然是管海平的傷勢很重，換了別人，早已當場身亡了。

林雲跳下馬來，疾步上前，手按管海平的命門大穴，眞氣透體而入，口中喝道：「管兄，是什麼人暗算你？」

管海平吸了一口大氣，低聲道：「晚……輩沒有看見，此人武功不弱……」

兩眼一翻，突然翻了下馬來。

簡世豪下馬正待將他抱起，林雲却已皺了皺眉，說道：「死了，莫要去管他，護好囚車要緊。」

他目光一轉，突然冷笑一聲，說道：「此人竟然能一劍刺死迴龍劍客，足見武功極爲高明，老夫少不得又可大開一次殺戒的了。」

他話音未落，忽然有人長笑道：「姓林的，你大言不慚，只怕這斷林土丘，就是你埋骨所在了。」

笑聲一落，只見四個人影，由林中一閃而出。

爲首一人，是位年約七旬的銀髯老叟，青衫白履，手持長劍，神態洒脫，一身仙風道骨，使人看上去有着飄然出塵之感。

在他身後的則是黃衫客黎民、青山一老和江南怪俠武長庚。

林雲一眼看見了這位青衫老人，不由得一怔，但隨即哈哈大笑道：「我道是什麼人能一劍刺死迴龍劍客，原來是臥虎莊的江兄，這就難怪了。」

他笑聲一頓，又道：「但江兄可莫要忘記，你那臥虎莊乃是兩月之前打輸了送給林某的，你忽然在此出現，是否想報兩月前的慘敗之辱麼？」

別聽他說得十分輕鬆，其實，每一句話都是挖苦着「中原大豪」江隱。

江隱可根本沒把這些話放在心上，只淡淡一笑，道：「林兄，管海平可不是死在我手中，老夫的武功雖然與你相差無幾，但要你我一劍刺死迴龍劍客這等的高手，老夫相信你我都辦不到吧！」

林雲聞言有些不信，眼前這四人中，又有什麼人的武功能高過江隱？

一念及此，目光不由在黎民等三人身上打量了一番，突然搖頭長笑道：「江兄，你太謙了。」

話音一頓，突然沉下了臉道：「管海平是朝廷命官，你殺了他，身犯何罪心中總該明白。」

江隱笑道：「若不明白，咱們又怎敢下手？」

林雲道：「那很好，老夫今天就先將你們拿下，至於要處你們何等罪刑，那就等到你們進了刑部天牢，再去判吧！」

江隱大笑道：「林兄若有這等能耐，咱們自然無話可說了，怕的是林兄自己難保人頭，這事可就要改觀了。」

林雲哼了一聲道：「江隱，老夫先拿下你！」

他號稱「毒手魔星」，出手之毒，果然名不虛傳，但見劍光一閃，人已欺到了江隱身前，劍尖泛起八朵劍花，罩住了江隱全身上下。

但江隱又怎會是弱者，他手中的長劍一揮，「嗆郎」一聲，竟將林雲的長劍震開三尺。

林雲似是甚感意外，皺眉道：「這是什麼劍法？兩月不見，江兄好像大有一日千里之勢啊！」

江隱又淡淡一笑，道：「林兄過獎了，不過，今天要與你較量的人可不是小弟，你想打，這位號稱黃衫客的黎老弟會奉陪於你……」

身形一側，竟自讓了開去。

這時，黎民一抬手中劍，大步走了過去，微微一笑說道：「林雲，區區黎民，想討教你幾手毒劍功夫，尚盼尊駕莫要藏私。」

「刷」的一聲，揮劍直刺了過去。

這一劍來得很快，但招式上却又極其平凡，林雲不由得笑道：「仗着這等劍法也敢逞强。」

劍勢一揚，便向黎民劍身磕去！

就在兩劍相交的一刹那，林雲的臉色忽地大變，喝道：「你……你使的是須彌八劍？」

黎民哈哈一笑道：「你這才明白麼？可惜遲了……」

只見他右腕一振，長劍已經穿透林雲的劍光，一閃而入，直插向林雲的左胸部位！

「噗嗤」一聲，血光迸現，長劍業已透胸而過，那傷勢與管海平簡直一模一樣。

林雲應變不能說不快，但仍然躲不過這一須彌八劍中的「芥子納六合」的一招殺手。

他手上的長劍垂了下去，口中喃喃的道：「須彌一劍，眼高於天……娃兒，武林之中，今後唯你獨尊了……」

語音漸不可聞，身子也慢慢的倒了下去了。

一代魔星，不想死於黎民出手一招之下，若非他們親眼目睹，誰能相信？

管海平、林雲兩大高手一死，簡世豪完全呆了！

他手足無措，正要喝令屬下上前圍攻，只見雷小萍忽然嬌叫一聲道：「你們都給我躺下吧……」

那隨管海平同來的十名高手，居然人人失聲狂叫，一個接一個的向地上倒下去。

而且，每一張臉上都立起一片黑色，七竅之間也流出腥膿的血水，顯然是全部活不成了！

江隱、青山一老和「江南怪俠」武長庚急步上前，望着簡世豪直笑，簡世豪目光一轉，看了雷小萍一眼，抬頭道：「簡某沒想到妳『快刀雷九』的女兒，原來妳與他們一個鼻孔出氣，簡某自認栽到家了……」

隨手一丟，金刀落地有聲！

這時，黎民却疾步奔向魏大人，打開囚車，抱拳一拱道：「雷老爺子，請出來吧，一切都解決了！」

敢情那假扮的魏大人的，正是「快刀」雷九。

雷九搖頭苦笑了一聲，緩緩走出囚車，道：「老弟俠肝義膽，識略過人，老朽萬分欽佩，只是如此一來，雖然老朽免去一刀之苦，但那眞正的魏大人又如何能逃得了週遭緹騎的追踪？」

黎民笑着道：「不妨事，魏大人已然泛舟海上，決無可慮，雷老不用掛在心上了。」

他回身向林中招了招手，一名和雷九衣着形貌相同的魏大人，緩步走了過來，一言不發，進入了囚車之中。

簡世豪呆了，而雷九和雷小萍也看得呆了！

這時，黎民却向簡世豪道：「簡大人，區區還你一個魏大人，你可以交差了麼？」

簡世豪原以爲死定，這時聽他這等說法，那不啻是從鬼門關放回了自己，當下連聲應道：「黎大俠好說，在下雖是狠心狗肺，今天也會受各位這等光明磊落的行爲所感，此番進京以後，在下交卸了差事，必將從此離開東廠，退隱山野，不再過問他人之事了。」

黎民哈哈一笑道：「很好，但願你心口如一，如果在京城之中，有人認出魏大人是他的義僕所假扮的，姓簡的，你可莫怪區區手中的長劍不肯饒人！」

簡世豪忙道：「這個，簡某自是懂得，只要魏大人這位義僕口緊，在下定然會相助各位成此功德。」

黎民笑道：「不妨事，這位義僕魏忠已然吞了炭，失了聲，任何人也聽不出他的聲音來了，只要你簡大人交代明白，區區相信，決不會出甚麼岔子……」

語音一頓，走向那假冒魏大人的老僕身前拜了一拜，道：「魏大哥，恕我們不送了！」

假的魏大人目光閃出兩顆熱淚，點了點頭，快速的閉上雙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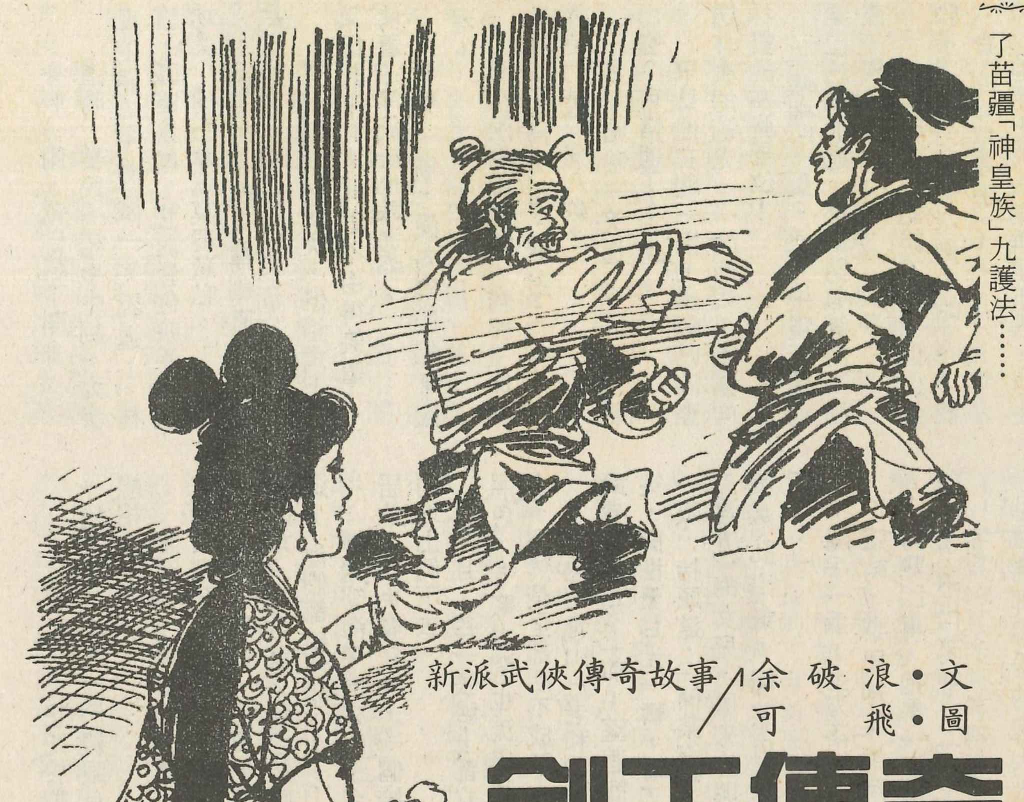
簡世豪小心翼翼的別過黎民等六人，大喝一聲，率領着這隊囚車，馳向山崗另一頭而去。

雷九這時已恢復原來裝束，長嘆一聲，向雷小萍道：「休說眼下世風不古，奸佞當道，天下多的是忠肝義膽俠義男兒，朝廷之事，大有可爲，萍兒，咱們好回去了，爲父有生之年，但願能夠再多保全幾位忠臣義士，也就死而瞑目了……」

青山一老淡淡一笑，道：「雷兄說得是，莫讓大好時光虛渡，江湖之中，待辦的事還多着呢！」

一行人舉步下山，雷小萍的嬌臉上却充滿了笑意，因爲黎民正走向她的身邊……

（全文完）



奇傳王劍

下天傾權雲穿鳳　鳴難掌孤殘陽濮

新派武俠傳奇故事／文・浪破余　圖・飛可

上文提要： 火天王包下瑤仙舫，原以爲美人在抱，不料文韻秀居然是高手，反喪生於美人劍下，此時文韻秀走到上舫而來的「鳳哥哥」身旁，他就是大權幫的幫主鳳穿雲……金陵「蟬娟小築」的艷妓蟬娟在中秋良夜陪侍濮陽殘，目的是行刺他，後父女相認，康超羣亦在此最適當時機逢迎她。孫秋笙武功已失，此時却來了苗疆「神皇族」九護法……

轉瞬間，已有十幾名族人死在沙天力劍下。

沙天力不斷殺人，似乎將會毫無止境地斬殺下去。

但忽然間，他沉靜下來，呆呆地看着手裏的劍。

沙天力不再瘋狂，但臉上的神態極其怪異。他的眼神時而混濁，時而清朗。

他一忽兒在笑，在癡笑。

但不旋踵間，卻又似是神情深沉，若有所思，甚至喟然長嘆，搖頭晃腦。

九大護法全都驚呆不已，心裏都在想：「這是一把怎樣的劍？來的又是個怎樣的人？」

但這九大護法的九顆腦袋，始終百思不得其解。

最後，沙天力長長的嘆了口氣，把劍交還給物主。

「好一把王道神劍！」沙天力由衷地敬佩他：「閣下年紀輕輕，竟能把王道之法，王道之心感染在劍上，委實難得！難得！」

「這只是應天之命行事而已。」

「俠士高姓大名？」

「孫秋笙。」

「好！能死在孫大俠之手，總比死在邪魔毒咒之下光榮得多！來吧！」

沙天力把劍交還給孫秋笙。

「劍王」孫秋笙接回王道神劍，連眼睛也不眨一下，劍鋒已「颯」聲貫穿過沙天力的咽喉。

沙天力死而無憾。

他腦髓內的魔咒也隨着這一劍的刺入而被消解。

九大護法人人親眼目睹此事。

這一個來自中原的俠士，一劍殺了他們最尊敬的族長。

但這一劍帶來的並不是仇恨，而是解決了最難解決的問題。

往事如烟，往事已消逝。

但孫秋笙的名字，卻在九大護法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 * *

結義臺上，人人熱血沸騰。

這九大護法原也有人倡議，南宮金麗也一起在此結義，但金麗堅拒不從。

九大護法中最少有八人莫名其妙，百思不得其解。

唯獨老五貓婆看穿箇中關鍵。

正當老三長辮亢自絮絮不休，勸金麗也一併加入結義成爲兄弟姊妹的一份子之際，貓婆再也忍耐不住，在他的耳邊大吼道：「你滾開去！」

長辮大怒：「喲！妳怎不勸勸她？喲！妳不勸她也還罷了，怎地……喲……還叫我滾開去喲？」

老五貓婆又起腰來，一雙閃閃發亮的眼睛有如黑夜裏的大山貓：「你連個屁都不懂，卻在金麗妹子面前嚕嘛，老娘叫你滾開去，已算是他媽的十分客氣！」

長辮更怒，但他的聲音仍然是相當悅耳動聽：「喲！惱人須有理，我怎麼連個……什麼都不懂了？喲！妳且說個道理來聽聽！」

貓婆「哼」一聲：「金麗妹子如花似玉，長得比我還要漂亮……」

話猶未了，已有人作勢欲嘔。

貓婆可不理會其他護法的反應，只是自顧自地繼續道：「咱們這一番結義，結的乃是兄弟之情，姊妹之義，要是金麗妹子也跟着咱們結拜，她便成爲了孫大哥的妹子，將來又怎能成親拜堂？」

長辮等一聽這分析，方始恍然大悟。

「喲……這是好事！拜堂才是最好的事！喲！金麗妹子不要結拜了，拜堂才對！」

衆皆大笑。

但金麗卻哭了。

她在眼淚還沒流下來之前轉身跑掉。

她跑得很遠，一直跑一直跑，直至疲累了才停下。

她在林木蒼鬱的樹林中，四周都一片黝暗。

她伏在樹幹上，一雙眼睛早已在奔跑時哭得又紅又腫。

當別人都在大笑的時候，她卻哭了。

爲什麼？

* * *

金麗哭得很傷心，她傷心是因爲孫秋笙決不會和她成親拜堂。

但那九個來自苗疆神皇族的渾人，竟以爲孫大哥會娶她！

要是孫大哥眞的會娶她，那九個渾人這樣說，她也會哭，也會流淚。

但卻是因爲高興而哭，因爲高興而流淚。

然而，事情並不是那樣。

但九大護法卻偏偏如此這般「認定」了。

那六男三女在笑，卻惹得金麗悲從中來。

她再也忍受不住，她哭了。她一面狂奔，一面流淚。

她沒有痛恨任何人。

她並不痛恨九大護法，更不痛恨孫大哥，她只是在痛恨自己。

女人也許本來就是脆弱的動物。

她們的心遠比弱質纖纖的外表還更脆弱。

所以，女人容易哭，容易流淚，就連南宮大小姐，她本來以爲自己並不是那樣的女子，但到頭來，似乎也沒有什麼兩樣。

她哭了多久？

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的哭泣，是給一隻充滿憐惜的手掩在嘴唇上後，才停頓下來的。

她的臉一片蒼白，蒼白而美麗，美麗而楚楚動人。

她愕然地轉過臉。

她知道這隻手是誰的。

她認得這一隻手。

這手掌，手指修長有力，它乾淨，連皮膚都散發着男人的魅力。

它在執掌利劍的時候，穩定而靈活。

但它在輕撫南宮金麗臉龐的時候，卻柔軟而可愛。

孫秋笙！是孫秋笙的手！

他來了，他在她最傷心也最孤單的時候，捂住了她的嘴唇，不讓她再哭泣下去。

「孫大哥！」她仰起臉看着他。

他卻不說話，只是用力抱緊她的身體。

她的身體是美麗的，和她的臉龐一般美麗。

他吻她的香肩。

她的身子開始顫動。

她不再孤單。

她知道，她等待了很久的一刻終於來臨……

他好像忽然變成了另一個人。

他很瘋狂，瘋狂得遠在她的意料之外！

* * *

歲月匆匆，轉眼又是臘月。

寒風怒吼，在長江中游的青石磯上，濮陽殘率領天尊府逾百高手，恭候着北方黑道上第一把交椅的人物——歐陽鴻六。

歐陽鴻六是濮陽殘唯一的同門師兄。

這數十年來，歐陽鴻六與濮陽殘各霸一方，雖然份屬同門，但一直絕少來往。

偶有相遇都不在金陵天尊府，也不在歐陽鴻六一手創建之「豪傑山城」。

豪傑山城是北方第一大幫派「豪傑門」的總舵重地。

豪傑門門主，也就是豪傑山城城主，江湖中人稱「忘情聖手」之歐陽鴻六！

今天是臘月二十。

風寒刺骨。

濮陽殘身披輕裘，胯下騎着一匹五花馬，左有康超羣，右有水月姬，隨從武士等逾百對精光閃爍的眼睛均向北而望。

江風急勁，一艘巨帆終於徐徐南下。

巨帆上的黑旗飄揚，而在旗幟上的徽號都是白骷髏！

濮陽殘的臉一直都緊綳着。

久違了的師兄終於南下。

他在這裏等師兄南下，並非心之所願。

但形勢逼人，他比誰都更清楚，要對抗大權幫的鳳穿雲，必須

與豪傑山城聯手，否則必敗無疑。

濮陽殘可以給女兒刺殺而不還手，但除了嬋娟之外，誰不給他面子，誰就必死！

其中包括康超羣在內。

但康超羣利慾薰心，而且自以爲把形勢看得很清楚。

只有水月姬明白，這品格鄙劣的男人走錯了路。

正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

水月姬的心中一直都在冷笑，冷笑復冷笑。

＊　＊　＊

水月姬是天尊府的金、木、水、火、土五大高手之一。

她有一張冷傲的臉，不算很美麗，卻能令無數男人看得牙癢癢，心更癢癢。

她已二十八，但一開腔，聲音卻嫩稚有如小女孩。

這更添魅力。

但她並不是隨便的女人。

康超羣是個品格卑下的東西，他自命風流，不但老是在脂粉叢中打滾找尋利益，更要征服每一個他看得上眼的女人。

他看上嬋娟，是爲了要潛入天尊門，讓「鼓神天尊」濮陽殘成爲自己的大靠山。

他自覺此舉大可名、利、權力與美色並收。

一箭四鵰，何樂而不爲？

他似乎已成功了。

然後，他飽暖思淫慾。

嬋娟固然是艷絕人寰的美女，但女人對他來說就像是金銀財帛，豈有嫌多之理？

水月姬冷艷，卻另有一番獨特風韻。

在天尊府的日子裏，康超羣不斷把握機會向這個冷艷的女人挑逗。

雖未致於明目張膽，卻也在水月姬眼底之下極盡淫邪露骨之能事。

無疑，他是個出色的男人。

但出色的只是外表，他的心卻比溝渠下的汚水更骯髒。

水月姬早就看穿他的底細。

她沒有立刻對付他，甚至偶然敷衍着，向他展現一些有風情的笑意。

在天尊府，人人都知道水月姬不好惹。

人人都知道，她永遠是個冷若冰霜的女煞星。

但她卻在康超羣面前姣媚地笑。

雖然次數不多，只是一次、兩次，卻已令他有着神魂飄蕩，連骨頭也輕了幾十斤的感覺。

他心裏開始有點着急。

這女煞星竟令他睡不着覺，嘿嘿，這未始不是一樁奇事。

＊　＊　＊

「忘情聖手」歐陽鴻六率領着三百六十八名山城子弟、戰士謀臣，乘坐巨船自江北南下中土。

豪傑山城高手如雲，其實力之强絕不遜於金陵天尊府。

濮陽殘瞧着歐陽師兄，他在衆下屬的擁簇中，施施然在青石磯登岸。

歐陽鴻六年事不輕，但鬚眉仍然黑得發亮，望之僅似五旬之齡。

他戴高冠穿錦袍，衣履華麗，腕戴黑玉鐲，腰繫瑪瑙黃金帶，垂着三綹長髯，顧盼左右目光如炬。

濮陽殘抱拳拱手，道：「師兄，久違了。」

歐陽鴻六吟吟地一笑：「陰崖二蒼鷹，養子黑柏巔。」

濮陽殘先是一怔，隨即接着吟：「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餐！」

歐陽鴻六前兩句的意思，是說陰崖上有兩隻蒼鷹，在黑柏樹的樹頂上養育幼子。

後兩句的意思，是說有白蛇爬上鷹巢，把幼鷹恣意吞噬。

歐陽鴻六不再吟哦，卻發出一聲喟嘆：「當今武林，誰是白蛇？」

濮陽殘道：「白蛇不一定便是白蛇！」

歐陽鴻六瞳孔大亮，旋即轟然笑道：「師弟說得好，蒼鷹也不一定便是蒼鷹！」

兩師兄弟相視而笑，但這笑意並不濃烈，甚至是轉眼即逝。

歐陽鴻六的目光瞬即轉移到水月姬臉上：「月兒，妳長大了。」

水月姬「噗」地跪下來：「月兒無禮，在此叩見師伯。」

歐陽鴻六呵呵一笑：「好姪兒請起，妳要什麼，只要師伯能力所及，無有不允。」

以歐陽鴻六之身份，竟當衆對水月姬許下這等諾言，就連濮陽殘也大感意外。

但也只是感到一陣意外而已。

水月姬是個聰穎的女子，她既乖巧又善解人意，雖對一般男子冷若冰霜，但在前輩、師父、師伯面前，卻往往又是另一副截然不同的臉孔。

水月姬盈盈一笑，緩緩站起才道：「月兒斗膽，欲向師伯討取一物。」

歐陽鴻六的臉上仍有笑意：「但說不妨！」

水月姬道：「月兒想要的，是一顆人心。」

歐陽鴻六的雙目一睇，臉上笑意倏地僵硬：「師姪，世上人心千千萬萬，妳要誰的人心？」

水月姬道：「是一顆不忠不孝、不仁不義、忘情負愛、居心叵測、厚顏無恥的人心！」

歐陽鴻六的雙目瞪視着她：「月兒，師伯明白了。」

濮陽殘倏地厲聲喝道：「月兒，妳怎可對師伯如此無禮？快給爲師滾開去！」

水月姬站在江邊，紋風不動。

濮陽殘大怒，「呼」一聲揮掌迎頭怒擊水月姬。

水月姬依然不動，甚至連眼睛也不眨動一下。

濮陽殘這一掌竟似是絕不留情，要是這一掌擊實下去，水月姬便有十顆腦袋也得完全爆裂，腦肝塗地。

但卻有一股大力後發先至，橫亙其間，爲水月姬擋住這凌厲無匹的一掌。

赫然是歐陽鴻六出手！

環顧青石磯，除卻歐陽鴻六之外，還有誰敢擋下這一掌？

濮陽殘怒聲道：「師兄，這畜生無禮已極，我非要斃了她然後再向師兄請罪不可！」

歐陽鴻六沉着臉，沉着聲道：「月兒是歐陽某師姪，有我在此，誰敢殺她？就算她非殺不可，也該由我這個師伯親自下手！」

歐陽鴻六此言似乎有理，實則大不合理。

一門一戶，各分尊卑，師伯雖然地位尊崇，但師徒畢竟是師徒，徒兒犯錯，師父絕對可操懲處大權。

但歐陽鴻六卻橫加干預，恃老賣老。

師兄要干涉，濮陽殘立時垂手恭聲應道：「師兄所言甚是！」

是與非，往往就只在於一句說話的分別。

青石磯上高手如雲，但誰也想不到歐陽鴻六甫自巨帆登岸，即有此意料不到的演變發生。

水月姬在打什麼主意？

歐陽鴻六將會如何處理此事？

＊　＊　＊

歐陽鴻六的目光如刀。

水月姬仿如晨霞般艷麗，青山般葱翠。

歐陽鴻六注視着她，用刀鋒般的眼光直勾勾地盯着她，任誰都認爲她是有懼意的。

但她無懼。

她的眼神無懼，心中也無懼。

反而另一個人自心底裏冒出了寒意。

他就是康超羣。

康超羣從沒想過，水月姬會在今天，在這爿地方對付他！

而且，他更萬萬料不到，水月姬並不是自己親自出手，而是用最毒辣的手段，當衆借刀殺人！

她當着天尊府逾百高手，當着她師父濮陽殘面前，挑撥歐陽鴻六！

她挑撥歐陽鴻六，說想要一顆人心！

一顆不忠不孝、不仁不義、忘情負愛、居心叵測、厚顏無恥的人心！

她在說誰，康超羣心中有數。

他既是心中有數，也是作賊心虛。

果然，水月姬的眼光冷冷地瞟在康超羣的臉上。

歐陽鴻六的眼光也隨着水月姬的眼光轉移，轉移到康超羣的臉上。

康超羣的心慌了，但腰肢仍然挺得筆直。

雖在大白天，但他卻忽然感到自己像是失魂落魄的靈魂，忽然一下子掉落在漆黑的深淵裏。

他是個聰明的人，一向自負聰明。

但在這一瞬間，他卻只能在歐陽鴻六刀鋒般的眼光下，乾瞪着眼，呆楞楞地咬着牙不知所措。

青石磯上，江風突趨凜冽。

但更凜冽的是歐陽鴻六的眼神。

康超羣似是正在給一把鋒利的刀，一下又一下兇狠地剜刮着身體裏的每根骨頭。

歐陽鴻六厲視着他，一直看了很久很久，才問：「你是誰？」

康超羣道：「弟子康超羣……」

「夠了！」歐陽鴻六冷冷道：「我只須知道你的名字便已足夠！」

康超羣急道：「弟子是……」

歐陽鴻六沒有讓他說下去，倏地暴喝如雷：「此人墓碑之上，只須塗上『康超羣之墓』五字即可！」

濮陽殘的臉色沉了下來……

但他只是沉着臉，甚至沒開口說半句話。

歐陽鴻六一出手已插入康超羣的胸膛。

他出手不快，但極其霸道。

極其霸道的意思，就是絕對不給予對方任何活路。

康超羣也不是沒有閃避，在那短短一刹間，他已左閃三次，右避三次。

但他在左右閃避之下，還是閃避不開歐陽鴻六這極霸道的一擊。

康超羣陡地發出了一聲淒厲絕倫的慘嘶！

青石磯高手雲聚，人人都是久歷江湖風浪，屢經大仗大陣的戰士。

但從沒有人見過這一幕恐怖萬分的情景。

歐陽鴻六的手掌竟然直插入康超羣胸膛，然後抓出了他的心臟，手掌和心臟一起透體而出！

一顆活生生的心臟，兀自在歐陽鴻六的指掌間跳躍！

康超羣瞪大了眼，嘶叫聲戛然

氣絕。

他瞪大了眼，並不是瞪着歐陽鴻六，而是瞪視着水月姬！

天下最毒婦人心。

水月姬竟用這樣的手段，在絕不可能殺康超羣的時候公然借刀殺人！

濮陽殘的臉色很難看。

歐陽鴻六甫下江南，竟當着自己的面前殺了康超羣，要是他的臉色還很愉快，那就很嚇人了。

但又有誰知道，濮陽殘的心裏怎樣想？

沒有人知道。

只有水月姬知道。

她比誰都更瞭解師父。

這一刻，師父的臉色再難看，也只不過是師父的臉色而已。

當言有道：「鑑貌辨色。」然而，看別人的臉去猜想別人的心，永遠都是最靠不住的事情。

* * *

日落西山，天邊血紅，一片赭紅之色灑向大地。

暮色漸臨。

在青石磯外一座小丘上，律青竹的臉看來也像是天邊紅霞一般。

他在這小山丘已大半天。

他在遠處監視天尊府、豪傑門之動靜。

他藏身之處並不隱蔽，有可能給敵人發現。

但他不怕。

他不怕，是因爲在小丘背後有一座山谷，山谷中隱伏着三千名大權幫幫衆。

這三千幫衆並非大權幫精銳之師。

大權幫的精銳之師還輪不到律青竹來發號施令，統率上陣。

但這並不等於三千人都是飯桶。

大權幫中沒有飯桶。

縱非精銳之師，也有一戰之力。

濮陽殘、歐陽鴻六都是久歷江湖，經驗老練的老狐狸，縱使知道有三千大權幫衆隱伏此間，也不一定會在此時此刻輕啟戰端。

豪傑山城一衆高手，遠道而來，陣腳未穩，不宜大動干戈。

況且除了這三千個大權幫幫衆之外，四周是否另有大權幫的精銳高手虎視眈眈，亦是未可逆料之數。

一旦全面爆發大戰，濮陽殘、歐陽鴻六雖强，未必便能穩操勝券。

歐陽鴻六素來不打沒把握的仗。

與其輕率動手，不如先穩固城池，佈置陣勢再行圖謀大計。

果然，歐陽鴻六、濮陽殘以首尾互相呼應之態徐徐走於道上。

兩大門派的高手互爲奧援，人人提高警惕，步履沉實的前進，絲毫不作節外生枝的打算。

律青竹遠遠眺望，敵不動，他也不動。

他知道歐陽鴻六、濮陽殘也同樣在遠處眺望過來，只是眺望得漫不經心，不着半點痕跡。

夜幕低垂，兩大派系雖未交鋒，但已算是「過了一招」。

距離律青竹大權幫幫衆雄師集結之地約兩里，有一孤峯聳立於草原上。

在此同時，孤峯上站着了三個人。

一老二少。

老者身穿長袍，齊中分開兩種顏色。

左邊黑，右邊白，黑白分明，那人赫然正是「黑白不分」白穹蒼。

在他身邊的一對少年，一個穿白衣，另一個穿黑袍，各眇一目。

白衣少年眇去右目，黑袍少年眇去左目。

他們當然便是「黑白鷲」！

白穹蒼本是個很怪異的老人，但在這時候卻一臉正經，神情肅穆。

他在黑鷲的身邊指向遠方：「你瞧怎樣？」

白穹蒼伸手所指之遠處，正是天尊府與豪傑山城聯合之師。

人數不算多，但陣勢卻有條不紊，絕無半點破綻呈現於敵方眼下。

黑鷲據實而評：「有首有尾，步履沉實穩固，全無半點鬆散跡象。」

白穹蒼皺眉撫鬚：「濮陽殘已是一方梟雄，再加上他這位大師兄，實力不可輕視。」

他轉眼視向白鷲，又伸手一指，指向大權幫那一邊：「小白，大權幫人馬衆多，但至今按兵不動，依你所見，律青竹會否發動攻擊？」

白鷲搖頭：「絕不會。」

白穹蒼道：「何以見得？」

白鷲答：「鳳穿雲不在陣中，誰敢捋歐陽鴻六的虎鬚？」

白穹蒼笑了，笑得很滿意。

黑白鷲都是他的乾兒子。

他們既是父子，也是師徒。

要在武林中幹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決不可單靠匹夫之勇，更必須有冷靜的頭腦，和高瞻遠矚的見地和策略。

* * *

鳳穿雲不在此地，他在何方？

鳳穿雲不在長江，他在洛陽。

洛陽北靠黃河，南以洛水、伊水爲襟帶，地方繁盛，市面熱鬧非常。

鳳穿雲獨自來到洛陽，首先投

宿在城南的德富客棧。

客棧老闆是老許。

老許年約四旬，瘦小而懦怯，平時總是躲在廚房裏，甚少親自出現在店堂上招呼顧客。

鳳穿雲似乎早已熟知老許習性，一上來就前往廚房，一下子就找到了老許。

老許立刻彎腰陪笑：「梁大爺，久違啦！」

鳳穿雲並不姓梁，他姓鳳。

不少人都以爲鳳穿雲是一個綽號，但這是錯誤的想法。

鳳穿雲姓鳳，名穿雲，他絕對不是什麼梁大爺。

但鳳穿雲卻點點頭，眼神有意無意間瞥了老許的右腿一眼。

老許的右腿有傷，而且傷勢不輕，他對伙計們解釋：「晚上有鼠摸竊賊潛了進來，我心裏一慌，急急逃跑，卻又生怕竊賊看見，連蠟燭也不敢拿着，豈料天上沒有月色，心一慌之下，根本瞧不見道路，終於一脚踩入溝渠，還弄傷了右脚。」

老許的解釋笨笨拙拙，也正因爲他這副笨笨拙拙的樣子，因此人人聽了都不禁爲之捧腹大笑。

在捧腹之餘卻又深信不疑。

鳳穿雲「唔」了一聲，對老許道：「我要一罎上好的高粱。」

老許忙道：「這個容易，上個月趙老爹那裏送來了幾罎好酒，其中有兩罎高粱，聽說是一流貨色，小人這便帶梁大爺前往取酒。」

老許一面說，一面匆匆帶路。

鳳穿雲在背後跟着，老許隨即悄悄向他稟告：「鳳幫主，天字第三號房子那邊來了一個惡漢，要是屬下沒瞧錯，他準是洞庭湖的喬千信！」

鳳穿雲的瞳孔收縮：「果然是他！」

老許已帶着鳳穿雲進入地窖。

地窖內到處都是酒罎。

老許指指點點，向鳳幫主報告：「都是劣貨，好貨色在那邊。」

他把鳳穿雲帶到地窖一角。

牆角有一個破爛鐵瓶，似乎只是隨隨便便地擺放着。

老許把破爛鐵瓶向左一扭，地窖一角打開了一道石門。

這破爛鐵瓶竟是機關樞鈕。

地窖一角背後赫然另有洞天。

鳳穿雲在這時候冷冷一笑：「好一個喬千信，竟敢殺入洛陽！」

* * *

在天字第三號房內，喬千信正瞳孔暴張！

他自誇是洞庭第一條好漢，自號「洞庭戰神」！

喬千信年方三十，長相威武，刀法霸絕洞庭一帶，未逢敵手。

但很少人知道他的身世。

他眞正的身世，是金陵府天尊府主人「鼓神天尊」濮陽殘的外甥。

濮陽殘只有一個妹子，也只有喬千信這麼一個外甥。

天尊府如要穩固其勢力，必須採取若干戰略。

與天尊府對抗最勁的唯獨大權幫。

大權幫幫主鳳穿雲雖則年紀輕輕，卻有大氣魄和過人膽色。

若論才智武功以至胸襟器量，他更是百年難得一見之人中龍鳳。

短短數年間，大權幫鵲起於北方武林，而且聲勢亢自與日俱增，已有隱隱蓋過天尊府之凌人氣燄。

濮陽殘是老江湖，更有霸主野心和梟雄手段。

近數年以來，武林中鮮有人知其踪跡，甚至有人以爲這位天尊府的天尊已悄悄歸隱山林，再也不問江湖中事。

但這是極錯誤的想法。

「神鼓天尊」的雄心仍在，他在這數年間獨來獨往，甚至易容混迹於各大門派和各州各縣之間，正是要爲天尊府的未來而打天下。

攏絡强權來聯手抗衡大權幫，這是濮陽殘的策略。

唯有如此，始有尅敵制勝之機。

歐陽鴻六固然是一個極重要的關鍵人物，「洞庭戰神」在洞庭擁有强大勢力，這個外甥也一定要攏絡在己方陣營之中。

洛陽位於漢北之西，與關中廣大的地域相連，乃兵家必爭之地。

非但兵家如是觀，江湖上無數慘烈爭殺也在洛陽城中爆發。

洛陽最著名的是牡丹與美人。

牡丹嬌艷，美人如玉。

喬千信的好色名聞洞庭水域，這一次到了洛陽，又豈有獨自喝悶酒之理。

他有的是金子和銀子。

在這斗室之中，喬千信擁抱着一個活色生香的名妓——夏牡丹。

夏牡丹是城中著名的艷妓，她最懂得怎樣討好男人。

她最明白男人心中的慾望。

喬千信是腰纏萬貫的鉅富，這男人既然願意大灑金銀，她也樂於徹底奉陪。

夏牡丹蜷伏在他的身邊，臉上仍綻放着足以令男人爲之銷魂蝕骨的笑意。

就在這時候，木門穿了一個洞！

一把刀刺穿了木門！

木門甫穿開一個洞，整道門立刻就隨之而四分五裂！

喬千信用閃電般的手法把一襲長袍披在身上！

他怒瞪着一雙兇厲的眼睛，喝道：「什麼人！」

木門粉碎後，他看見了一個很瀟灑的男子。

這男子微微一笑：「在下鳳穿雲，忝爲大權幫幫主！」

「大權……」喬千信的臉色倏地大變！

他做夢也想不到，鳳穿雲竟然會在這時候殺上門來！

* * *

喬千信自號「洞庭戰神」，他的武功當然不是白練的！

他一披上長袍，已隨手在長袍下抓起他的鑌鐵追魂拐。

他的鑌鐵追魂拐黝黑而沉重，重達五十六斤，而且能暴伸一尺以至六尺，端的威力驚人，無與倫比。

鳳穿雲在微笑着。

他微笑着說了一句：「你配稱爲戰神嗎？」

喬千信右腕一抖，鑌鐵追魂拐倏地向前怒刺！

他身形一展動，鐵拐一抖開施展招式，幾乎已將整個房間霸佔着。

但鳳穿雲卻嘆了一口氣，道：「你的肋骨碎了！」

喬千信「呸」一聲，他的肋骨完整無缺，怎會碎了？

他正待反唇相稽，卻在這一瞬之間，突然聽見了一下「喀勒」之聲！

這是骨裂的聲響！

他左邊的肋骨，竟然在這時候突然給一隻手抓碎！

喬千信又驚又怒，猛然回頭！

暗算他的，赫然是赤裸的夏牡丹！

「婊子！妳是什麼人？」喬千信怒喝。

夏牡丹哈哈一笑：「老娘是大權幫第十六分舵的副舵主！」

喬千信這才如夢初醒，卻已太遲了！

這一次，喬千信在狂怒中全力擊殺夏牡丹，但鳳穿雲既已來了，又怎容他有機會得逞？

夏牡丹一擊得手，隨即功成身退，躲在鳳穿雲背後。

喬千信怒叫道：「姓鳳的！你是個懦夫、卑鄙小人！」

鳳穿雲卻在搖頭嘆息：「在戰場上，永遠都是勝者爲王，敗者爲寇，難道你到這把年紀還沒弄清楚嗎？」

喬千信的確沒有弄清楚！

他是個色慾薰心的莽漢！

鳳穿雲要殺他，根本用不着夏牡丹向他施以暗襲！

夏牡丹的出手，並不是爲了要協助幫主一臂之力，只是因爲她極憎厭這個姓喬的男人！

喬千信是濮陽殘的人！

但這一戰，喬千信死在鳳穿雲的刀下！

鳳穿雲用最簡單，也直接的刀法，一刀砍下了喬千信的腦袋！

鳳穿雲是劍道高手，也是刀法上的大行家。

無論他用劍也好，用刀也好，要殺喬千信都絕對不是難事！

* * *

局勢一天比一天緊張！

大權幫雖然並未發動全面性的攻擊，但類以刺殺喬千信的狙擊卻是無日無之。

在金陵府，濮陽殘一直都穩守陣地，連他的大師兄歐陽鴻六也沒有輕舉妄動。

這一天大雪紛飛，天尊府門外積雪盈尺。

濮陽殘突然接到了一張黃金帖。

黃金帖是鳳穿雲派人送來的。

鳳穿雲要見「神鼓天尊」濮陽殘，而且帖隨人到！

大雪中，鳳穿雲身披千金輕裘，足踏鹿皮雪靴，神情自若地在門外恭候濮陽殘！

他竟然單刀赴會！在他的身邊，沒有任何大權幫的人！

就連附近的大街小巷，也沒有大權幫幫衆的踪影！

濮陽殘又怎能不出門應戰？

* * *

濮陽殘是名震武林的一代梟雄。

梟雄雖老，但雄風仍在！

門外既然只有鳳穿雲一個人，濮陽殘也不願意以衆欺少。

他力排衆議，摒退左右，獨自走出門外。

長街都是皚白積雪，在嚴寒天氣下，連狗也不願意出門，一片冷清清。

只有鳳穿雲傲然卓立在雪地上。

濮陽殘的腰間繫着一個獸皮大鼓，這一個鼓就是他賴以成名的獨門武器。

他已很久沒有使用這皮鼓。

但今天，他把這皮鼓帶了出來，迎見武林中崛起得又快又勁的青年高手——鳳穿雲！

鳳穿雲經常轉換武器。

這一天，他用的又會是什麼武器？

* * *

風雪怒號，濮陽殘只是在門外站了片刻，已全身都是雪花。

「鳳幫主，果然英雄出少年！」

「但人人都說：薑越老越辣。」

「江山代有人才出，一代新人勝舊人！」

「濮陽前輩，請容在下冒昧進言：你我這一戰，武林中千萬英豪，人人都說絕對難以避免，只爭早來與遲來，未知濮陽前輩是否也

是這麼想？」

這一問，令濮陽殘怔呆在雪地中，良久無法作答。

鳳穿雲嘆一口氣，接道：「濮陽前輩爲了與在下抗衡，不惜甘冒引狼入室之險，把歐陽鴻六引入金陵府中，難道你以爲歐陽城主眞的會受你這個師弟所利用嗎？」

濮陽殘搖搖頭：「鳳幫主，疏不間親，咱們好好歹歹總是同門師兄弟，你要在我這塊老薑面前挑撥離間，只怕是浪費唇舌了。」

鳳穿雲也搖搖頭：「濮陽前輩此言差矣，濮陽、歐陽兩大派系長久不和，此事天下皆知，又何須在下挑撥離間？」

濮陽殘的瞳孔收縮，目光如電的射向鳳穿雲的臉上：「就算咱們師兄弟要自相殘殺，也必然會在徹底毀滅大權幫之後！」

鳳穿雲卻長長地嘆息，道：「眞想不到，如此一代梟雄竟然也有此愚不可及的想法！」

濮陽殘陡地向前逼近兩步：「鳳幫主，遠來是客，老夫先讓你一招，快出手吧！」

鳳穿雲傲然道：「天下間沒有任何人能讓得起在下一招半式，縱使濮陽前輩也不例外，更何況……」

他沒有說下去，但濮陽殘的臉色卻突然變了。

因爲天尊府內突生異變！

大門外的一戰尚未爆發，天尊府內竟然已經打得天翻地覆！

濮陽殘臉色一寒：「好一位鳳幫主，原來早已佈下精銳之師從後突襲！」

鳳穿雲搖頭道：「濮陽前輩，你弄錯了，在下此行，除了一名信差之外，並無任何大權幫幫衆跟隨至此！」

濮陽殘的臉色一變再變，突然吼叫道：「是歐陽老鬼在窩裏作反？」

話猶未了，已有數名天尊府武士踉蹌而至。

「門主！歐陽城主……向咱們的人動上了手……咱們……抵擋不住……」

濮陽殘又驚又怒，他這一次果然是引狼入室！

鳳穿雲膽敢孤身犯險，顯然是早已和歐陽鴻六互相勾結！

濮陽殘在驚怒之餘，不禁仰天長嘆，道：「老夫眞是……愚不可及……」

他沒有再理會鳳穿雲。

鳳穿雲的挑撥，到了這時候已變得完全沒有任何意義！

他要返回天尊府與歐陽鴻六這個大師兄決一死戰！

* * *

是日，天尊府一片混亂！府中積雪皚白，但鮮血卻比冰雪還更刺目！

歐陽鴻六不顧一切，率領豪傑山城殺手在天尊府中大開殺戒！

濮陽、歐陽兩大派系不睦，雖然早已是不爭的事實，但又有誰能料得到，雙方竟然會在這時候展開捨死忘生的決戰？

這一戰慘烈無比。

在鼓神院落中，歐陽鴻六決戰濮陽殘。

歐陽鴻六手中掣劍，朗聲道：「師弟，你我之戰勢難避免，你進招吧。」

濮陽殘瞳孔收縮：「師兄，你眞的如此痛恨我嗎？」他的聲音露出了疲憊之態。

雪下得更急更密，但在這兩大高手的體內，都有熾熱的火在燃燒。

歐陽鴻六的聲音漸漸變得沉濁：「師弟，君子不奪人之所好，而你竟橫刀奪愛！」

濮陽殘默然無語，似是心中惴然。

歐陽鴻六冷冷道：「二十年來，我一直都在等這一天！等待這時機！」

濮陽殘突然搖首，大聲道：「星星夫人並不喜歡你！我不能算是橫刀奪愛！眞正橫刀奪愛的人是你！是你先殺了星星秀士，星星夫人才會一度落入你的魔掌之中！」

歐陽鴻六發出一聲長嘯狂吼，他憤怒地抓住長劍，瞪着滿佈血絲的眼睛，鬚眉俱翹，形態可怖已極！

「到了今天，你竟然還敢向我說風涼話？」

他挺劍逼進一步。

就在這時，濮陽殘以掌擊鼓，鼓聲沉實如雷，節奏一下比一下更急更厲！

歐陽鴻六不再等待，劍勢倏地展開。

他挺劍刺向濮陽殘的眉心，這一劍，隨着他心中多年的憤懣一起湧向他的師弟，也即是他的仇敵！

但濮陽殘卻猶如巨大鷹鷲一般，身形飛撲而起。

歐陽鴻六一劍不中，再刺一十八劍！

這種連環劍法是他獨步武林的絕技，終於在第十八劍那一招，一劍刺入濮陽殘眉心！

但這一劍刺得多深？是否已足夠殺了濮陽殘？

不！濮陽殘身形閃動得奇快無比，他中的這一劍，劍尖只是入肉兩分，並不致命。

而且，他是故意讓他師兄一劍刺中自己的。

他以招換招，腰際的獸皮大鼓突然爆裂，無數暗器有如飛蝗般自

鼓中暴射出來！

歐陽鴻六那一劍雖刺中濮陽殘的眉心，但卻未能即時取掉他的性命，早已心知不妙。獸皮大鼓尚未爆裂，他已閃電般急退。

但還是太遲了！

大鼓爆裂，暗器飛射，其實都不是眞正的殺着。

眞正的殺着來自一個人的拳頭！

「砰」然一拳，一拳擊中了歐陽鴻六的咽喉！

這才是意料不到的殺着！但這一擊並非出於濮陽殘之手，而是出自一個眼神冷酷的青年高手——鳳穿雲！

鳳穿雲竟然出其不意地出現了，他沒有用任何武器，只是用他的拳頭！

歐陽鴻六中拳，身如敗絮飛退，退得脚步輕浮，退得踉蹌難看。

他再也沒有武學大宗師的氣度。

他一直退開五丈，才勉强穩定身形。

他的臉變得和雪花一般的顏色！

他驚懼而迷惑地看着這一個青年高手，他知道這人是誰，但卻沒法子叫出鳳穿雲的名字。

因爲他甫張開口，吐出來的並不是片言隻字，而是有如泉湧般的鮮血！

鳳穿雲很冷靜，冷靜得像是一塊鋼鐵，一塊石頭！

歐陽鴻六的臉色固然像是死人般難看，就連濮陽殘的一張臉也同樣變得灰白、迷惘。

濮陽殘沒有理會歐陽鴻六，因爲歐陽鴻六中了那一拳後，已不啻是個死人。

他連一個字都叫不出口，只能狂噴鮮血！

血沒噴完，人已僵硬在冰天雪地之中。

他沒有倒下，但再也不能有任何動作。

歐陽鴻六死了，只是給鳳穿雲在咽喉上擊了一拳，便已死在冰天雪地中。

濮陽殘注視着鳳穿雲。

他本是縱橫大江南北，獨霸武林的大梟雄。但在今日，他在鳳穿雲這個後生小輩面前，竟變得面目無光。

濮陽殘苦澀地笑起來：「好！有種！果然是英雄出少年！」

鳳穿雲淡淡道：「我本不想插手你們師兄弟之間的事，無奈天氣太冷，只好活動活動，免得給這冰雪凍僵了手脚！」

濮陽殘陡地雙目一睜。

這算是什麼話？

但他幾乎立刻就想到了，這些說話只配出自勝利者之口。

這本來就是意氣風發的話。

只有勝利者、眞正的强者，才有資格這樣說話！

以往，濮陽殘也經常這樣說話，但那時候，他渾然不覺這些話有多刺耳，有多傷人！

直至今天，他總算明白過來。

用刀宰割別人，和給別人用刀宰割自己，永遠是無法相提並論的感受。

雪下得更大。

濮陽殘看着大權幫幫主鳳穿雲的臉，這張臉，依稀就像是他當年的臉。

當年的濮陽殘也是個說不出如何意氣風發的人。

但今天，他的雄心突然在這場風雪中泯滅。

他黯然地告訴鳳穿雲：「這天下已不再屬於咱們師兄弟，大師兄死了，我老了，而且我孤掌難鳴。」

鳳穿雲傲然卓立在風雪中：「你可以歸附大權幫！」

濮陽殘的臉上一陣抽搐：「數十年來，只有別人爲我賣命，從沒有人能令我倒轉過來。即使是你也不能！」

鳳穿雲並不感到詫異。

「我明白。」他悠然地說道。

濮陽殘的臉漸漸回復平靜，半晌才道：「我願意退出江湖，你要什麼條件？」

「濮陽前輩要退出江湖，那是濮陽前輩的事，在下又有什麼條件了？」

「如此，老夫不勝感激。」濮陽殘嘆了一口氣，道：「鳳幫主，咱們後會無期。」

他的身形一展，在大風大雪中悄然退下。

以後，江湖上再也沒有人見過濮陽殘這一號人物！

＊　＊　＊

武林大勢，迭有變更。

歐陽鴻六與濮陽殘聯手對抗大權幫，未見其利，先見其害。

這兩股原本不容輕侮的勢力，竟在一天之內完全崩潰！

因此，大權幫更是權傾天下，似是無人能敵。

但中原仍有一股不尋常的勢力正在蔓延。

這一股勢力，爲首一人正是武功已失，但聲望反而與日俱增的「劍王」孫秋笙。

孫秋笙也和鳳穿雲一般抱負遠大。在表面上看，今天的「劍王」決不足以撼動大權幫分毫。

但明天又如何？明天的江湖自有另一番風雲際會！（完）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鐵手無敵

那堪磨劫入冰牢　黯然傷懷訴身世

上文提要：凌越剛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從此易名爲蕭越，然而失去武功使他幾欲發狂，結果昏迷在冰清玉潔兩姐妹屋前，兩姐妹是「奪命神醫」的孫女，因此知道了「天陽化魂草」有解藥，但難尋，蕭越只好暫住下，閑時閱讀些醫學典籍，但苦候四個月，仍不見神醫回返，在大年之夜，兩姐妹殷勤款待，並拿出酒來……

冰清道：「紫薇姑娘，他的毒傷雖拖延的時間較長，但幸好他武功底子不錯，將毒氣逼住，使之無法蔓延，否則，即使我醫術再高明，也是救他不了的。」

紫薇恭敬地向冰清施了一禮，道：「多謝妳救了龍飛，若沒有妳，龍飛的武功再好，也是不能治癒毒傷的。」

冰清淡淡一笑，道：「紫薇姑娘，他體內的毒素我都已爲他清除了，只需靜養一段時日便可痊癒。」

江龍飛掙扎着坐起來道：「冰清姑娘，謝謝妳！此恩此德將來江龍飛一定回報！」

冰清道：「治病救人乃醫家之責任，又怎麼會要人回報呢？」

紫薇扶起江龍飛，拱手道：「冰清姑娘，多謝妳了，我們就此告辭了。」

冰清還禮道：「恕不遠送，兩位請保重！」

紫薇扶着江龍飛走出了屋子。

蕭越長吁了口氣，摘下蒙面黑帕道：「這位紫薇姑娘不知是何人，竟與江龍飛這般親近？」

冰清冷冷道：「你嫉妒了嗎？」

蕭越一怔，道：「我……我怎會嫉妒呢？只是有些好奇罷了，四月前，江龍飛還只是獨自一人，如今却有少女相伴，而且這位紫薇姑娘看起來武功不弱呢！」

冰清道：「她的武功也未必見得高……」

蕭越微搖搖頭道：「不！以她的武功，足以抵擋一派掌門了！」

「眞的嗎？」冰清心頭一驚，問道。

「不錯。」蕭越很肯定地點頭道：「我武功雖然失去，但識人武功的眼光却不會有錯的，六大門派掌門人中，大概只有少林、武當、峨嵋三派能夠勝她了。」

「她這麼厲害……」冰清話音未落，院中即傳來玉潔的聲音：「姊姊，姊姊……」

叫喊聲中，她已奔進屋來。

蕭越問道：「出什麼事了？」

玉潔道：「沒有，只是我在酒店中聽到了些關於江湖中發生的事情。」

蕭越急道：「近來武林又發生了什麼事情？」

玉潔道：「少林寺雖被幽靈教攻佔，改爲少林分壇，但六大門派除了武當、青城兩派掌門被幽靈教抓去外，其餘四大掌門都倖免於難，如今六大門派及江湖中白道中人全都聚在武林盟主凌越麾下，暗中積蓄力量，準備與幽靈教大戰一場呢！」

蕭越聽罷，心頭震驚萬分，一掌擊在桌上，忿然道：「這位武林盟主乃是他人假冒凌越的。」

冰清、玉潔全是一怔，齊聲問道：「你怎麼知道他是假冒的？」

蕭越正色道：「因爲我才是眞正的武林盟主凌越，那個人假冒我，我怎會不知道？」

冰清奇道：「蕭大哥，你……的神智還清醒吧？」

蕭越怒道：「我清醒得很！」

玉潔道：「你明明是蕭越，蕭大哥，你怎會是武林盟主凌越呢？」

蕭越恍然明白，自己從沒跟姊妹倆提起過以前的事情，她們自然不知道。

於是，他當下說道：「我原來的名字便喚作凌越，這是因爲我一生下來就註定是六大門派的仇敵。我師父仁心俠骨，明知我是仇人之子，仍將我抱上武當撫養成人，但他却將我的姓名改爲『凌越』，且又不傳我武當武功，他這是擔心我知道身世之後，要向六大門派報仇，所以，不肯教我武功。

「我二師伯凌空子便是幽靈教教主韓威雲，他知道我是孤堡後人，蕭廷深的兒子後，處心積慮地陷害我，因爲我爹在三十年前一舉毀掉了幽靈教，殺了他的父親韓文岳。

「可是他却沒料到我因禍得福，學到了武當派失傳久遠的蓋世奇學『武當三絕』。然後他竟讓他女兒韓玉華設下圈套誘我上當，我數度令韓威雲奸謀不能得逞，從而搏得六大門派的敬服，被推舉爲武林盟主，但……

「唉，我恨自己竟然相信韓玉華，結果被她在酒中下了『天陽化魂草』劇毒，化去我的一身功力，哼，這個大仇我非報不可。」

玉潔、冰清兩人只聽個目瞪口呆，她們都沒料到失去武功的蕭大哥竟是六大門派推舉的武林盟主，而且還是當年叱咤風雲的孤堡堡主蕭廷深之子，孤堡血案是近代武林最大的一件事，牽涉面之廣實屬罕見，這件事『奪命神醫』曾向她們講過。

玉潔呆了半晌才道：「蕭大哥，這麼說來那位『凌越』眞的是假冒的了？」

「不錯。」蕭越點頭道：「此人假冒我，只怕別有用心！」

冰清道：「你說他會不會是韓威雲安排下的詭計？可能他知道蕭大哥武功盡失，所以才找一個與你相像之人易容冒充你，去召集想要反對幽靈教的武林中人，然後一網打盡呢！」

蕭越心驚道：「不錯，這事關係重大，我必須明告天下武林同道，揭穿假冒我之人。」

玉潔急道：「蕭大哥，只怕這事很難辦到，如今你武功盡失，若你去找那假冒之人，只怕他倒會先誣陷你爲假冒，然後將你殺之滅口！」

蕭越心頭一沉，道：「這事果然極爲難辦，若我武功不復，只怕永遠沒有揭露這個陰謀的機會了。」

蕭越話音才落，院中倏地響起一陣冰冷的笑聲，三人齊皆一驚，急奔了出去，院中竟毫無人影。

玉潔詫然道：「奇怪！明明聽見笑聲，怎麼沒人呢？」

「那只怪你們有眼無珠！」一個聲音響自身後，三人一齊轉身，全都一怔。

一名身著白色衣裙，身披白色紗衣的少女靜站在一丈之外，那張絕代風華的臉上不現半點人間煙火，令人疑是仙女下凡。

蕭越心道：「我只道香雲是天下最美之人，那想這白衣少女之美竟不在香雲之下。」

冰清疑道：「姑娘是何人？來此有何貴幹？」

白紗少女的聲音依然冷冰冰地道：「『奪命神醫』不在家嗎？」

玉潔道：「不錯，我爺爺出遠門了，妳若找他治病，那就請便吧！」

白紗少女道：「只可惜我是來要他的命，既然不在，我就只好用你們三人的性命先行祭奠我的師父了。」

話音未落，她伸手凌空抓來，看似極緩，其實極快。

蕭越武功雖失，倒也看出這少女武功絕頂，遂大叫道：「不可硬拚！」

冰清反應頗快，身形已閃電般掠開。

玉潔見蕭越沒動，索性揮掌硬接。

白紗少女冷哼一聲，纖指輕拂而出，穿破玉潔的掌風拂中了她的穴道。

蕭越大驚，身形一矮，竄上前去，張臂將白紗少女緊緊抱住，大叫道：「冰清，妳快走，去找爺爺！」

冰清見狀，情知硬拚無益，但又有些捨不得丟下蕭越、玉潔。

白紗少女生平從未讓男人接近她一尺之處，却不料今日竟被蕭越抱了個結結實實，也不知怎麼的，竟一時力不從心，無法擺脫蕭越的束縛。

冰清一咬牙，翻身掠上屋頂，踏瓦而去。

白紗少女終於緩過勁來，纖指微揚，制住了蕭越的穴道，回身一掌打去，一聲脆響，蕭越結結實實地挨了一記耳光。

玉潔見狀，心疼之極，道：「妳不要打他，他不會武功！」

白紗少女冷冷道：「哼，他竟敢……竟敢非禮我，就該打！哼，我非將他凌遲處死不可！」

說着，揚聲叫道：「來人！」

聲音才落，兩名白衣少女掠進院中，齊聲道：「屬下見過門主，車已備好了。」

白紗少女微一點頭道：「讓那個叫冰清的女孩跑了，傳令下去，務必將她抓回來，還有那個『奪命神醫』！」

白紗少女自信自己一人便能擒獲三人，却沒料到蕭越情急生智，將她抱住，若用別的方法，也許根本沒用，這種方法雖笨了些，但用在白紗少女的身上却奏效，讓冰清逃脫了。

蕭越道：「姑娘是什麼人？與『奪命神醫』有仇嗎？」

白紗少女的美目中閃出兩道寒光，盯了蕭越一眼，道：「本座乃天池峯寒月門門主，來此找『奪命神醫』，是爲了報我師父被他所害之仇！」

玉潔道：「妳胡說，我爺爺從不害人，至多不替人治病就是了！」

白紗少女冷笑道：「『奪命神醫』既然是個醫生，那麼他不爲人治病，那就是在害人。」

話音一頓，又道：「來人，將他們兩個押上馬車。」

蕭越與玉潔雙雙被寒月門下中人提起，丟入停在門外的馬車之中。

白紗少女隨後也上了馬車，車輪轉動，馬車啓動了。

這車廂用幃幔遮得密密實實，別說看不見外面的景物，即使是風也透不進去。

寒月門門主白紗少女獨坐在車廂一頭，雙目微閉，像是在靜坐練功。

蕭越道：「姑娘，這寒月門究竟是什麼門派，怎麼在下從來沒有聽說過？」

寒月門門主好像沒聽見似的，仍是雙目緊閉，一動不動。

蕭越笑道：「我說姑娘，這寒月門是什麼門派？」

話音落後，車廂中仍是一片靜寂。

蕭越好像非要讓白紗少女開口似的，再次問道：「姑娘，寒月門是個什麼樣的門派？」

這回，寒月門主終於動了。

她雙目一睜，兩道寒光射在蕭越掛笑的臉上，但是，她却沒有說一句話。

蕭越毫不畏懼，雙目一眨不眨，直盯着寒月門門主的眼睛。

良久，寒月門門主道：「你竟能與我對視良久，足見你的毅力、定力極佳，你究竟姓什麼叫什麼？」

蕭越微微一笑道：「在下蕭越，承蒙姑娘誇獎了。」

寒月門門主冷哼道：「蕭越，我勸你還是少開口的好，若你再是口沒遮攔，惹惱了我，我可舊賬新賬一起算！」

蕭越笑容一斂道：「舊賬？我和妳今日才見面，那來的什麼舊賬可算？」

寒月門門主神色一冷，道：「適才你竟敢……」說到這兒話音一停，重重一哼，不再言語了。

蕭越心下明白她所指的事，但見她神色冷然，一副不屑與人交談的模樣，心中有氣，便明知故問地道：「姑娘，妳所說的舊賬究竟所指何事？」

寒月門門主冷冷道：「蕭越，若你再明知故問，我立時給你苦頭吃了。」

「妳敢！」玉潔適才一直在旁觀看，這時見寒月門門主想要懲治蕭越，心中一急，這話脫口而出。

寒月門門主冷笑道：「我爲什麼不敢呢？你們的性命都操縱在我手中了，我要給你們一些苦頭吃，那還不易如反掌嗎？」

話音才落，寒月門門主右手食指輕彈，一縷指風激蕩射出，點中了蕭越的「氣海」穴。

蕭越頓感一股極冷的寒氣自「氣海」穴上襲來，刹時在體內運行一周，令蕭越渾身如泡在冰水中一般，冰冷徹骨。

玉潔見蕭越臉色鐵青，渾身顫抖，不由大驚，急道：「蕭大哥，你怎樣了？」

寒月門門主冷冷道：「我要他冰窖中待會兒，這股寒意會使他難受之極。」

玉潔道：「妳……妳爲什麼這麼狠毒？」

寒月門門主冷笑道：「玉潔姑娘，想不到妳對他倒是痴情得很啊，這會兒妳可以看看心上人是如何痛苦的了。」

蕭越正感到那股寒意愈來愈盛之時，倏地，這股寒意全從頭頂「百會」穴溢出，體內已點滴無存了。

寒月門門主見蕭越臉色倏然轉紅，顫抖立止，不由詫異萬分道：「想不到你竟懷有武功，而且居然能夠化解我的『陰風指力』！」

玉潔也奇道：「蕭大哥怎會武功？」

「是呀！」蕭越也詫然道：「我武功早已盡失，此時早就是毫不會武功之人，又怎能化解妳的『陰風指力』？」

寒月門門主走到蕭越身旁，玉手一伸搭住蕭越右手腕處，只覺得他的脈象並非一個習武之人所應有

的，不禁大奇道：「你果然不會武功，可是本座的『陰風指力』若不是本座親自爲他解除，便只有凍斃這一條路了，你又何以能夠將我的『陰風指力』化解呢？」

蕭越心中忽然明白了其中的原因，不禁大笑起來，笑聲竟有些凄涼。

寒月門門主一驚，問道：「你在笑什麼？」

蕭越笑聲一斂，恨聲道：「我爲什麼要告訴妳？妳是我什麼人啊？」

寒月門門主一怔，不由羞怒道：「蕭越，你最好老老實實地說出來，否則，我會要你好看。」

蕭越微笑道：「我本就長得不錯，妳要喜歡看，就只管……」

「啪」的一聲脆響，寒月門門主羞怒之極，打了蕭越一記耳光。

玉潔苦於穴道被制，無法保護蕭越，只得怒道：「妳憑什麼打蕭大哥？」

寒月門門主好似並沒聽見玉潔的質問，盯着蕭越道：「蕭越，你若再敢對我無禮，本座立即殺了你。」

蕭越道：「在下的生死操縱在門主的手中，我又怎敢對門主無禮呢？何況在下不會武功，而門主武功絕頂，只有門主對在下無禮，斷無在下對門主無禮的道理。」

「你……」寒月門門主語塞，道：「你雖然不會武功，但你嘴上功夫不錯，總是佔我的便宜，難道不是對我無禮嗎？」

蕭越淡淡一笑，道：「妳又何必讓我佔到便宜？」

寒月門門主爲之氣結，半晌才道：「你究竟是怎麼化解我的『陰風指力』的？」

蕭越道：「我說過，我不想告訴妳！」

寒月門門主臉色一寒，玉手微微揚起，緩緩向蕭越的頭頂壓下。

「住手！」玉潔大叫道：「我求妳放過他，他又怎麼會知道那『陰風指力』是如何化解的。」

寒月門門主看看玉潔，又掉頭盯着蕭越道：「蕭越，她對你這般痴情，怎麼我沒瞧見你對她有何表示呢？」

蕭越道：「那是在下的私事，似乎用不着門主來管。」

寒月門門主怒哼一聲，道：「她是女人，我也是，她對你這般多情，你却無動於衷，我自然看不過。」

蕭越忍俊不禁，笑道：「門主，怎麼妳也做起紅娘來了？」

寒月門門主一怒，正要發作，忽地一陣震天的馬蹄聲傳來，一羣快馬迎面而來，乍見這輛馬車，只瞧見周圍六名白衣少女坐在馬上，另有兩名白衣少女駕轅，顯得很有些詭秘。

這些騎者一起勒住馬匹，將馬車團團圍着，這些騎者一律身穿黑衣黑褲，左肩上都綴着一具猙獰的骷髏。

爲首一人發話道：「喂，這車中有什麼人？」

馬車轅上左首的一名少女冷聲道：「光天化日之下，你們半途截住我們，莫非想打劫嗎？」

爲首一人聞言，仰天長笑道：「打劫？哈哈，我幽靈教掃滅六大門派，一統武林，豈有攔路打劫之理。」

白衣少女道：「既然如此，你們攔住我們做什麼？」

黑衣大漢道：「本教追查武林盟餘黨，這馬車中有些蹊蹺，咱們可要查查。」

說罷，一揮手，一名黑衣大漢躍下馬來，逼近馬車，伸手便要揭開車簾。

倏地，一道寒光射來，黑衣大漢一聲慘叫，滾落於車下。

爲首的黑衣大漢見狀，大怒道：「大夥上！一律格殺勿論！」

六名白衣少女全都長劍出鞘，身形縱起掠入黑衣大漢人羣中，這一干幽靈教教衆有十八人，前面已死一人，此刻尚有十七人。

寒月門門主微哼一聲，喝道：「將他們統通殺掉！」

六名白衣少女全是寒月門門主的親隨，身手都是一流的，劍法凌厲、迅速，這批幽靈教教衆又豈是她們的對手？

一眨眼工夫，十七名黑衣大漢全部飲血於六名少女的利劍之下。

蕭越心下不禁有些駭然道：「門主，貴屬下的武功倒也出類拔萃，不過所殺之人在幽靈教中不過屬下層人物，門主與幽靈教這個仇可結大了。」

寒月門門主哼了一聲，道：「這是我寒月門中之事，倒也用不着你來指點。」

蕭越道：「原來貴門竟在長白山天池峯上，哼，這樣的地方也能夠住人嗎？」

寒月門門主道：「我們當然能住，可是你到了那兒，只好受凍挨冷了，到時我瞧你還能不能笑出聲！」

說罷，她重新坐回原處，閉目靜坐，對蕭越後面所說的話一概充耳不聞。

＊ ＊ ＊

隨着這一行愈走愈北，天氣變得寒冷之極，此時江南正是楊柳發芽，花兒含苞之時，而北地却朔風怒嘯，雪花飛舞。

好在馬車之中倒也十分暖和，否則，蕭越早就經受不住了。

兩名寒月門門下將蕭越跟玉潔提下馬車，放在一輛雪橇上。

這裡林海莽莽，一望無際，大地上積着厚厚的積雪，直沒到膝蓋處。

寒月門門主坐上另一輛雪橇，另有四名白衣少女與她同坐在一起，那剩下的兩名白衣少女則坐在蕭越他們這輛雪橇上，雪橇在這等積雪的地方，滑行極快。

蕭越從沒見過這等大自然的雪景，初時好奇心熾烈，怎麼也覺得新奇，與玉潔兩人有說有笑的，但後來便覺得地勢愈來愈高，寒意漸盛，這兒除了蕭越不會武功外，其餘人人都身懷武功，倒也不覺得寒冷，可是這却苦了蕭越一人。

玉潔見他話語愈來愈少，這才發覺蕭越嘴唇都凍黑了，身子不住地顫抖。

玉潔心疼地道：「蕭大哥，你是不是很冷？」

蕭越强自一笑，道：「沒事，我還能經受得住！」

「你不要騙我，這裡天寒地凍，我會武功都覺有些難耐，何況你不會武功呢？唉！都是我連累了你……」

蕭越截口道：「什麼話，咱們是朋友，彼此便該互相幫忙，何況妳與冰清還救過我呢！」

雪橇又奔行了半天，才上了一個高峯，只見一片銀鏡般的湖面靜靜地舖在山峯上。

夕陽下，湖面泛起萬道霞光，讓人瞧得滿眼生花。

一座金碧輝煌的宮殿便聳立在湖畔，周圍雪樹銀花。

兩輛雪橇便在這宮殿大門前停下了，寒月門門主下了雪橇，走到蕭越的雪橇前，瞧見蕭越凍紅了的臉，以及在寒風中瑟瑟發抖的身子，不由微微一笑。

蕭越見狀，强笑道：「想不到門主笑起來竟是這等迷人，在下想來該是第一個見過門主笑容的男人吧！」

寒月門門主的笑容凝住了，臉色一變，冷冷道：「蕭越，稍時等我將你送入冰牢之中，你就再也笑不出來了。」

說完，她衣袖拂出，拂開了兩人被制的穴道。

蕭越站起來不停地活動着，希冀產生些熱量，才不致被凍僵。

宮門前站着的五名身著白衣的年長婦人，齊齊上前向寒月門門主施禮道：「屬下參見門主！」

左首第一人目光一掠蕭越、玉潔兩人，道：「門主此番中原之行，想來一定有收穫了。」

寒月門門主微微頷首，道：「不錯，這兩個人都與『奪命神醫』關係密切……」

「喂，門主！」蕭越倏然插嘴道：「在下可與『奪命神醫』沒有關係。」

「放肆！」左首的老婦怒叱一聲，便要上前，寒月門門主揮手止住她，目光一掃蕭越、玉潔，然後又回到蕭越臉上，道：「蕭越，你與『奪命神醫』雖無直接的關係，但你與他的孫女玉潔姑娘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玉潔聞言，臉上不由一紅。

蕭越一怔，道：「嗯，不錯，我與玉潔是好朋友，這朋友關係當然是密切的囉！」

寒月門門主聞言，斜睨了玉潔一眼，然後道：「只怕不僅是朋友關係吧！」

蕭越笑道：「是嗎？我與玉潔還有別的關係嗎？」

寒月門門主冷冷道：「有，這一個月來的奔波，你與玉潔姑娘雖然被制住穴道，但你們吃、喝、睡都在一起，彼此寸步不離，耳鬢廝磨，這份關係便是未婚夫妻才有的。」

「妳！」蕭越不由爲之語塞。

寒月門門主哼了一聲，道：「玉潔姑娘，男人都是沒有良心的，我勸妳還是別太痴情，妳瞧見沒有？他可並不喜歡妳啊！」

玉潔本來垂着頭，此刻倏然揚起頭道：「不管蕭大哥對我怎樣，我都愛他！」

蕭越心頭一震，不由將目光凝注在玉潔的臉上。

寒月門門主怔了怔，道：「將這兩人都關入冰牢中。」

說完，轉身奔進宮門，五位老婦也隨她而入。

一名白衣少女走到蕭越、玉潔跟前道：「你們隨我來！」

蕭越冷冷一笑，倏地伸出手握住玉潔的右手，與她携手併肩而行。

玉潔不由地有些心慌意亂，與蕭越一同進入宮殿之中。

兩人隨着那名白衣少女走了許久，蕭越只覺得地勢漸低，寒意比地面上更盛，令他顫抖不已。

玉潔見狀，顧不得男女間的禁忌，忙張臂抱住蕭越，以自己的體溫來溫暖蕭越。

蕭越知道此時說什麼話也不足以表達感激之情，只是用右臂緊緊攬住玉潔的纖腰。

最後兩人隨那白衣少女來到一塊牆壁前。

蕭越正感詫異，怎麼這白衣少女竟將他們帶到這死路來，但見白衣少女伸手在石壁上一按，面前的牆壁倏地緩緩啓開，露出一個門洞來。

此刻，一股更强的寒意襲向二人，蕭越忍耐不住，連連打了四次

寒顫。

白衣少女的轉過身來，道：「便在這裡……你們……這樣抱着做什麼？」她適才一直沒有回頭看過。

玉潔紅着臉道：「他沒有武功，受不住寒氣。」

白衣少女臉上露出驚異之色，道：「那在這冰牢中，只怕他更受不住了。」

蕭越與玉潔相擁着走入冰牢中，那扇冰門緩緩地關閉了。

這是個三丈見方的小室，周圍的牆壁全是由厚冰堆砌而成。

站在這冰牢中，才覺得寒意的確比外面冰冷數倍，蕭越的臉色已由通紅轉而變成了鐵青色，眉毛、頭髮上都開始結冰霜了。

玉潔急急運功禦寒，她與蕭越緊擁在一起，熱量便傳到了蕭越身上。

玉潔將自己的臉緊貼住蕭越的臉，使蕭越的臉不致於被凍僵。

蕭越心頭萬分感激，道：「玉潔，多謝妳！你這樣對我，只怕……只怕我來生才能報答妳了。」

玉潔一驚道：「蕭大哥，你胡說什麼？」

蕭越只覺此刻連說話都有些困難，舌頭都似乎僵硬了，他說道：「玉潔，妳徒耗功力來溫暖我，其實這……支持不了多久，我只怕眞要凍斃於此了。」

玉潔不禁悲從中來，哭道：「不！不！我……我們一定可以堅持的，我不要你死。」

她說完，倏然站起，神色很堅定地將自己的夾襖、衣裳脫下裹住蕭越，然後又緊擁住他。

蕭越的心頭顫動了，淚水從他眼中流淌出來，他張開雙臂將只穿一身單薄內衣的玉潔緊緊擁入懷中，兩人就這麼緊擁着，無聲地用自己的體溫去溫暖對方的身體，而兩人的感情便也在這無聲的動作中昇華。

兩人似乎快要凍僵了的時候，冰門啓開了，兩名白衣少女走了進來，將兩人分別挾起走出冰牢。

* * *

好暖和，蕭越好像一生之中都沒享受過這樣的暖意。

倏地蕭越睜開了雙眼，發現自己躺在一張床上，身上蓋着棉被，屋中瀰漫着一股濃郁的香氣。

一陣泉水叮咚般的樂曲在空中迴蕩。

蕭越倏地坐起來，發現自己的衣裳竟已被換成一襲白色的勁裝，而且是女式的，他心中立時有一股怒火湧了上來，他想也沒想便將那襲白衣脫去。

他倏然想到在冰牢中與自己相擁的玉潔，不由叫道：「玉潔，玉潔！」

叫聲未止，那樂曲聲戛然而止，傳來一聲幽幽長嘆：「難道我做錯了？」這聲音很熟，正是那寒月門門主。

蕭越撩開那厚厚的門簾，走入一間不大的屋子，屋中有一張桌子，桌上放着一把琴，而寒月門門主便坐在琴旁，雙手還仍按在琴上。

房中有一股淡雅的香氣，與裡面的濃郁香氣截然不同，這淡雅香氣沁人心脾，令人心神爲之一淸，而那濃郁香氣則令人渾然欲睡。

寒月門門主含笑道：「你醒了，睡得還好嗎？」

寒月門門主本就天姿國色，只是總是冷冰冰的，才令人瞧不出她的美，或者是無人敢瞧，而此刻她笑意盈然，神態極是嫵媚，令蕭越心神一蕩，不敢直視。

蕭越問道：「這是什麼地方？玉潔呢？」

寒月門門主神色有些黯然，道：「難道你心目中就只記得玉潔嗎？」

蕭越一怔，道：「玉潔在那裡？」

寒月門門主喟然一嘆，道：「她很好！」

她語鋒一轉道：「蕭越，怎麼你竟將衣服脫了？」

蕭越聞言不由一怒，道：「哼，妳竟給我穿女人的衣服……」

寒月門門主聞言不禁歉然一笑，道：「哦，眞對不起，你那套衣裳實在太髒，可是我宮中全是女子，實在找不出一件男人的衣裳，所以只好暫時委屈你了。」

蕭越聞言，心頭怒火不由熄了下去，道：「門主，怎麼妳又不想我死了呢？」

寒月門門主道：「怎麼，你想死嗎？」

蕭越道：「當然不是，只是我覺得妳一定很恨我，要是我在冰牢中凍死正好給妳解恨。」

寒月門門主怔了怔，長嘆一聲，道：「我很小的時候便由師父抱上山撫養，她對我極好，教我武功，讓我識字，逗我玩，那時候，我是多麼無憂無慮，師父對我極爲疼愛，比對親生女兒還親！」

她這番話娓娓道來，令人產生遐想。

寒月門門主接道：「可是有一次，我發現師父在哭，於是我問她：『師父，妳怎麼哭了？』我師父一把將我抱入懷中，告訴我：『雪兒，妳不懂的。但是，師父要妳記住，天下男人沒有一個是好人，都是一些沒心沒肝的人！』」

蕭越一怔，心道：「原來她的

名字叫『雪兒』！怎麼她師父竟然這般痛恨天下男人？是了，一定是有一段傷心情事。唉！這一個『情』字眞是害人不淺，我如今不也是如此嗎？只要一不小心傷了她們的心，她們只怕也會如這位寒月門門主的師父一般，將痛恨天下男人了。」

寒月門門主續道：「我當時問師父爲什麼，可是師父卻沒說，只要我記着，恨盡天下男人！」

說到這兒，寒月門門主抬眼瞧了蕭越一眼，這一眼神中竟含着無限柔情，一切情意盡數由這一眼神中傳出。

蕭越心頭一動，暗道：「糟了，莫不是這位冰美人竟也對我產生情意了吧？」

寒月門門主緩緩道：「從被你抱着我，直到我將你帶進『天池宮』，我心裡一直以爲我恨你，可是後來我却不知道爲什麼命人把你從冰牢中救出來了，也許……也許這是緣吧！」

寒月門門主語聲頓了頓，接着道：「我師父臨逝時告訴我，除了一個男人不能恨外，其餘都要恨之入骨。蕭大哥，你知道這個不能恨的男人是誰嗎？」

蕭越意外之極，道：「那我可不知道，總該不會是我吧？」

寒月門門主看了蕭越一眼，道：「我師父對我說：『雪兒，爲師原先要妳恨盡天下男人，雖然不錯，但……但有一人絕不能夠恨，因爲……爲師已將妳許配給他了，只是……只是二十年來都沒有他的消息了。」

寒月門門主驀地刹住話題，問道：「蕭大哥，你知道你自己的身世嗎？」

蕭越震驚莫名，不知爲何寒月門門主突然提到自己的身世，道：「當然知道。」

寒月門門主道：「那麼你是什麼來歷？」

蕭越道：「我也不怕讓妳知道，我是二十年前被六大門派血洗的孤堡堡主蕭廷深之子，我是孤堡後人。」

寒月門門主道：「果然是你，那日我師父對我說：『在二十年前，爲師尚沒收養妳之前就答應了這門親事，爲師是二十年前被六大門派血洗的孤堡堡主蕭廷深的姊姊，爲師姓名便是蕭廷璧，當年爲一段傷心往事憤然遠走關外，開創了寒月門。二十一年前我曾重回孤堡，見到弟弟已有一子尚在襁褓中，便對弟弟說將來收個女弟子就許配給他。當時弟弟心中很高興，便立即答應了，並親手在一塊寶玉上刻下『蕭門之媳，越兒之妻』八個字，將此寶玉給了我，要爲師將來給徒兒，這寶玉便給妳吧！記住，妳……夫婿身上有蕭門傳家之寶鴛鴦血連環的鴦環……』」

寒月門門主說完這番話時，臉上已飛起兩朵紅雲，玉首低垂。

蕭越却是震驚萬分，他絕沒想到自己會有一個媳婦，看寒月門門主那等模樣，顯然絕非說謊，更何況她拿出了那塊寶玉，而玉上也確有「蕭門之媳，越兒之妻」八個字，從色澤看來確是有一定的年代了。

蕭越怔怔地從脖間取下那「鴦環」細看了一陣，道：「門主，妳可是替我換衣裳之時發現這『鴦環』的？」

寒月門門主微微點頭，羞澀地道：「蕭大哥，小妹寒雪兒。」

蕭越望着寒月門門主，沉重地嘆了一聲，道：「可是我從小就不知自己的親生父母是何人，直到最近仇家陷害我之時，才從仇人口中獲知這一身世，我却不知有這一樁婚事。」

寒月門門主寒雪兒聞言一怔，道：「你……你是看不上小妹，不願承認這樁婚事，是嗎？」

蕭越連連擺手道：「不，不是的，我並不是不承認這婚事，而是……而是，唉！我該怎麼跟妳說呢？」

寒雪兒道：「我明白，你心中已有了玉潔，對嗎？唉！我不該將你們送入冰牢的……」

蕭越極痛苦地道：「雪兒！我心中並不只玉潔一人，而是，我……我實在不想傷妳們任何一個人的心，其實在我武功沒失之前，我與香花令主——楚香雲已有白頭之約，可是後來又遇上冰淸、玉潔姊妹倆，她們對我一片痴心，使我拒絕也不是，不拒絕又有些對不起香雲。如今，妳也同樣對我，我……我亦不知該接受還是該拒絕，所以……」

寒雪兒上前握着蕭越的手，道：「越哥，我明白，這是因爲……因爲你心腸太好，我不會怪你……」

「蕭大哥，我也不會怪你！」玉潔站在另一扇門前。

原來，她睡在另一間屋中，醒來後便站在門口，聽到了寒雪兒與蕭越的話。

蕭越驚道：「玉潔，妳……妳都聽見了？」

玉潔走上前來道：「不錯，我都聽見了，我不會怪你，也不會怪雪兒姊姊，其實在此之前，我早就與姊姊下定決心了，不管有無名份，只要能與你在一起，只要你心中有我們，那就行了。」

「玉潔！」寒雪兒激動地拉住了玉潔的手。

半晌，她才揚起臉道：「越哥，自從我做了師父的弟子那天

起，我就是你蕭家的媳婦，是你的妻子了，無論你願不願意給名份，我都是你的妻子！」

「妳們……」蕭越心頭眞不知是該喜還是該愁，道：「妳們這樣豈不是苦了自己，我也同樣心痛，唉！蒼天就不能賜我蕭越一個萬全之策嗎？」

寒雪兒道：「越哥，這種事情不會有萬全之策的，只待你答應我們，還有冰清、楚姑娘，我們可以共侍一夫，何況男人有三妻四妾也算不了什麼啊！」

蕭越很堅決地搖搖頭，道：「不可以，這樣做我於心何安？更何況，香雲此刻下落不明，我又怎麼能夠知道她是否會願意？就算她願意，我也無法答應。」

玉潔見蕭越眉頭緊皺的模樣，勸道：「蕭大哥，我看這事暫且不談，可好？」

蕭越一想不錯，此刻他實在想不出更好的解決辦法，不妨走一步算一步了。

玉潔忽然想起一事，道：「雪兒姊姊，妳究竟與我爺爺有什麼仇怨？」

寒雪兒一呆，半晌才道：「五年前，我師父被一種玉蜘蛛咬傷中了奇毒，千里迢迢趕到風尾鎭妳的家中，向令祖求醫，可是令祖執意不醫，我師父含恨而去，靠師父深厚的功力才多活了五年，上個月，我師父去世時囑我報這拒醫之仇。」

玉潔呆了半晌，道：「其實妳師父錯怪我爺爺了。五年前令師來求醫的情形，我還記得，當時妳師父走後，我問爺爺爲何不替令師療毒。爺爺說令師所中之毒是天下最罕見的玉蜘蛛毒，這種毒物我爺爺至今都沒能找到解法。當時，若實言相告令師，一來有損我爺爺的名頭；二來可能會讓令師絕了生望，所以爺爺索性不醫，要令師帶着這股恨意，憑藉自身內功與奇毒相抗，如果能不治而癒，那當然最好，但若不幸於難，憑令師的內力也可多活些時日。」

寒雪兒聽完，不由呆了，怔怔地道：「玉潔，眞的是這樣嗎？」

玉潔道：「是眞的，我絕不騙雪兒姊姊。」

寒雪兒點點頭道：「玉潔，我知道妳不會騙我。也許這是天命，若不是令祖執意不醫，我師父也不會多活五年，如果師父當年便去世，我找令祖之時，也就必然不能遇見越哥，這一切都是冥冥中安排好的。」

蕭越若有所悟地自語道：「難道我在師父手下倖免於難，師父不傳授我武功，我被韓威雲陷害，巧學武功，邂逅香雲，與韓玉華的相愛，上當受騙，及至我武功失去，這一切也都是註定的嗎？」

寒雪兒道：「也許是，也許不是，到底有無所謂的命運，誰也無法說得清楚。古人云：時也，命也。這也許是對人生的慨嘆吧！」

蕭越道：「但願冥冥中也註定我的武功能夠恢復。」

話音未落，一名白衣少女站在門口道：「門主，常長老求見。」

寒雪兒道：「命她進來。」

不一會兒，一名老婦人走了進來，這人正是在宮門喝斥蕭越之人，老婦人向寒雪兒施禮，道：「屬下見過門主。」

寒雪兒道：「常長老，無需多禮，有事嗎？」

常長老道：「有一名帶劍少女闖入本門禁區，這少女武功不甚高，但善使毒物，已傷了三名門下弟子。」

寒雪兒一怔，道：「有這樣的事？本座去看看。」

蕭越道：「雪兒，我隨妳去！」

常長老看了蕭越一眼，道：「蕭公子，老身雖然名列寒月門五大長老之首，其實四十年前，不過是老門主的隨身侍女，也就是蕭門孤堡中人，算起來，老身該稱公子一聲『少主』才對。」

蕭越一笑，道：「常長老，妳太客氣了。」

寒雪兒笑了笑，道：「咱們趕快去吧，否則又要給那女子傷了我的門下了。」

四人急急趕出宮去，隨着一名白衣少女直奔左側山坡，坡下十幾名白衣少女正將一名綠衣少女團團圍住。

四人中因爲蕭越不會武功，寒雪兒伸臂扶住蕭越掠下坡去。

蕭越眼力奇佳，一眼便瞧見那位被圍的少女正是冰清，不由叫道：「快住手！」

寒雪兒不知何故，便道：「都給我住手！」白衣少女們齊齊撤劍住手。

蕭越叫道：「冰清！」

冰清一眼看見蕭越，不由喜極，身形掠起，撲入蕭越的懷中。

蕭越擁住她道：「怎樣？妳沒事吧？」

冰清道：「我沒事。對了，她們有沒有爲難你？」

「姊姊！」玉潔武功較弱，此時才下了坡，一眼看到蕭越懷中的冰清，不禁喜極叫道。

冰清一見玉潔，立時從蕭越懷中退開，與妹妹相擁在一起。

姊妹倆自小就從沒分開過，這番分別，令兩人都有着說不出的思念。

冰清道：「玉潔，怎麼你們都沒有事？」

玉潔笑着將所發生之事簡略地給姊姊述說一遍。

冰清聽罷，走到寒雪兒面前，從懷中摸出一個瓷瓶，道：「雪兒，這是解藥，每人一粒，分給衆位受傷的姊妹們吧！」

寒雪兒將解藥交給常長老，然後拉着冰清的手道：「如今咱們化敵爲友，是一家人了。」

冰清點頭道：「不錯，這也是天緣巧合，否則眞是痳煩了。」

蕭越道：「冰清，妳怎麼找來了？」

玉潔道：「是呀，姊姊，妳是怎樣找來的？」

冰清道：「那日我逃脫後便向北走，無意中探到了爺爺的下落……」

玉潔急道：「爺爺有下落啦，他去哪裡了？」

冰清道：「妳聽我說嘛！我從一些塞外來的客商口中，知道了一位與爺爺醫道相像的人，那人也是個老頭，而且也是想醫便醫，不想醫便是給金山銀山也不醫，普天之下還有誰能有這個規矩？所以，我便認定那人是爺爺了。」

蕭越道：「令祖怎麼會去塞外呢？」

「是啊，爺爺怎麼去了塞外呢？」

玉潔聽到姊姊說出爺爺竟在塞外，不禁意外地道：「爺爺當日離開之時，並沒有說過要去塞外呀。姊姊，那人可能不是爺爺吧！」

蕭越若有所思地搖頭道：「不會，雖說天下之大，並非沒有性情相似之人，但令祖名聲極大，塞外亦有流傳，那人如果不是令祖，豈不要爲自己惹來一身痲煩！須知令祖的這一性情得罪了不少人，那人若是如此，可要替令祖受過了，這一點任何人都會想到的。」

寒雪兒道：「越哥說得不錯，我看不管那人是否眞是令祖，咱們都要去塞外西域一行，若那人是令祖那就最好，如果不是，咱們也得教訓那人一下。」

冰清點頭道：「不錯，本來我想獨自前往的，但那時我惦記着玉潔與蕭大哥的安危，所以我才先趕到這裡來的。」

蕭越道：「我看事不宜遲，咱們立刻出發。」

三女全都贊同。

當下寒雪兒吩咐了常長老照管門戶，這才率領貼身的六大侍女與蕭越等三人共赴西域。

* * *

莽莽的大草原，一望無際，偶而出現的蒙古包、羊羣給旅途帶來一些歡樂。

蕭越一行十人騎着驃壯的關外良馬，已在這蒙古大草原上穿行跋涉了近兩個月。

「哎呀！這草原也太大了，咱們都走了一個多月了，還沒有到盡頭……」玉潔有些氣餒地道。

「誰說沒到盡頭啊？」寒雪兒笑問道。

「妳瞧嘛，這裡都是草原，哪裡到了盡頭？」玉潔嬌聲道。

「妳們久居關內，不知道的。」寒雪兒道：「妳們瞧！那邊不是可以看到有座山峯嗎？那兒就是草原的盡頭了。」

蕭越微一點頭，道：「不錯，咱們一個多月都沒見過這麼高的山峯，想來是草原的盡頭了。」

玉潔不由歡叫道：「太好了，咱們趕快走啊！」

話音未落，她雙腿猛一夾馬肚，這匹青驄馬立時撒開四蹄，向前狂奔而去。

衆人齊笑，亦都催馬急奔。

馬兒在這草原上奔馳極速，半個時辰光景，衆人都已出了草原來到一個山口。

倏地，寒雪兒道：「咦！山谷裡好像有人在拚鬥，莫非是玉潔惹上痲煩了？」

她話才落，冰清已催馬奔入山口。

衆人也一齊跟了上去。

一入山口，發現這是一個狹長的谷道，大道中央有許多駱駝背負着重物，而道邊却有不少具屍體。

衆人奔過了駱駝羣，便看到約莫有三十餘名持刀大漢，正揮刀刺向一些客商模樣的人，而玉潔一人正獨鬥五名大漢。

寒雪兒見狀，不由怒道：「哼，這些强盜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殺人越貨，婷兒，給我一律格殺，一個不留！」

六名白衣少女立時揮劍撲入人羣之中。

這六個少女武功高絕，强盜雖多，但也難擋少女們凌厲的劍法，轉眼間這些適才還威風凜凜，持刀殺人的强盜們便做了少女們的劍下之鬼，有些見勢不妙而逃跑的人死得更快。

蕭越慨然一嘆，道：「這些强盜雖然該殺，但終究也是人命，既然腿快的逃跑了，也就不必再追殺了！」

寒雪兒微微一怔，召回屬下，然後道：「越哥，如果這些人是你的仇人，他們逃跑了，你就不再追究了嗎？」

蕭越聞言一呆，沉吟半晌道：「如果是我的仇人，我一個也不會放過！」

（未完・九）

上文提要：袁天行等五梟霸商議他日進入七王爺陵墓瓜分寶藏方法後，小脚和尚提議先對付來如風，席美姬則說先對付萬子才，五人取得一致意見後，直奔萬家莊，要替袁天行被殺的鏢師討回公道……詎料五人剛離開，西陵堡主萬子才却帶着手下奔到峪口，來如風暗中窺見，爲免中和本初之計，便暗中擲石通知守衞之人……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虎嘯來如風

公道難討復重創　忿找元兇買消息

萬方中了飛刀，痛得大叫。

原來袁天行一個暴旋身，左手倏然打出飛刀，萬方正往他追殺過來，閃避不及，便中了一刀。

附近，萬元大叫：「哥，你傷得如何？」

萬方大叫：「娘的，抽冷子打飛刀呀！」

他這麼叫，一語打動萬寶山的心，等於提醒他，爲何不放箭？

萬寶山三刀來個大敞門狂砍，厲烈的逼退成青，他躍身而退中，厲吼如虎：「退回來，放箭！」

果然，萬家莊的人好像受過訓練一般，利時間退到莊園的圍牆下面了。

緊接着，就在袁天行幾人楞然中，嚄，一排排利箭直往五人的身上射。

袁天行大怒，騰身三丈半，抖手便是兩把飛刀往一批弓箭手打去！

袁天行是飛刀名家，他可以一次打出三柄飛刀。

有五十二斤重的鐵膽護身，他已落在地上準備再撲第二次了。

弓箭手中有人往地上倒，可也並沒叫出聲。

再看小腳和尚四人。

四人圍成圈，正忙着撥打勁射而來的利箭。

就在這時候，袁天行又騰空三丈高，三柄飛刀出手了，只不過當他雙足快沾地的刹那間，石峯一聲大叫道：「着！」

「嗤」的聲，袁天行一聲低呼：「哦！」

袁天行中了一箭在屁股上，扎得他落地歪身回頭看。

石峯又在撥箭了。

石峯的這一箭也射醒了袁天行，只見他拔身帶箭往外躍，口中大叫：「咱們走，這個仇結定了。」

他只三個起落，人已落在馬上。

他還剛坐上馬鞍，立刻一聲大叫：「哎唷！」

袁天行回手去拔箭，因爲利箭扎在屁股上，這麼猛一坐，立刻痛得他忍不住叫出聲來。

* * *

成青見袁天行中箭而逃，心中實在火大了，他以爲袁天行虎頭蛇尾！

席美姬舞棒撥打射來的利箭，忽聞袁天行叫喊，她才不充好漢，立刻拍馬去。

席美姬原本不想來，如今她當然走得快。

小腳和尚發出一聲曳空長笑，人在空中發話了。

「萬寶山呀，你完了！」

萬寶山厲吼：「快射！」

「颯颯」之聲響起，左面的一排十支利箭已對準半空中的小腳和尚射去。

「哎唷！」

小腳和尚中箭了，他身子落下地，全身猛抖，反手自背上拔出一支箭甩在地上，躍上馬背便走。

小腳和尚還大叫：「萬寶山吶，老爺嶺再見了！」

成青與江彩雲二人逃得慢。

成青對江彩雲道：「彩雲，咱們殺過去！」

江彩雲一怔，一排利箭又射來，她立刻揮刀撥打，而成青卻穿梭在一批弓箭手中。

成青是個瘟神，也有「血刄」之名，七個弓箭手被他一舉刺死四個，有三個往兩邊逃。

便在這時候，江彩雲一聲尖嗥：「啊！」

這叫聲令成青吃一驚，他躍近江彩雲，也不及多問，伸手托起江彩雲便拔身而去。

這二人跳上馬背，兩簇利箭差一點射在馬上身。

* * *

萬寶山怔怔的站在大門樓下面，他本以爲今天這一仗應是大獲全勝，卻料不到只傷了對方三個人，而自己一方卻死傷七八人之多。

利箭交叉又射翻對方一個人，對於袁天行五人，萬寶山心中暗自吃驚！

雖然吃驚，卻也不會放棄老爺嶺七王爺的寶物，只不過，萬寶山在一陣折騰之後，他又得好生策劃了。

* * *

萬寶山站在那兒半天沒動。

萬方受了傷他也沒慰問，他不走，沒人敢走開。

萬寶山四下看，冷冷的道：「平日裏叫你們多操練，你們只當耳邊風，今天咱們應勝反輸。」

忽然，他沉聲道：「石峯！」

姓石的急忙奔到萬寶山身前來。

「莊主，都是屬下操練不力之過。」

萬寶山道：「姓梁的小子綁在柴房中了？」

石峯道：「上了綁，吊在橫樑上。」

萬寶山怒吼，道：「都是這小子，勾引小彩私自去老爺嶺，壞了我的大計，太可惡了！」

石峯道：「小白臉沒好的！」

萬寶山道：「去，宰了他以後挖坑埋掉，我不要再看到這狗東西！」

他吼過，回身便往正屋走去。

石峯回過身，道：「弓箭手去多多操練了，不久咱們要爲萬家莊立大功，面子還是要爭回來的。」

他看看被成青刺死的四個人，又道：「換上新衣，裝進上好棺木裏，等老爺子吩咐再下葬。」

石峯自腰間拔出一把尖刀，對身邊兩個漢子又道：「跟我去，姓梁的小子，我早看他不順眼了！」

兩個大漢齊點頭，萬小紅卻在此時攔住石峯。

「石管事，你去殺梁上青？」

石峯道：「大小姐，是奉老莊主之命呀！」

萬小紅道：「你就不怕二姑娘恨你？」

石峯道：「那也是沒辦法的事呀！」

萬小紅道：「你最好先對二姑娘說明白。」

石峯道：「二姑娘是名門大家閨秀，姓梁的十足是江湖採花賊，大小姐，咱們二姑娘被梁上青那小子迷惑了，如果咱們殺了梁上青，二姑娘也就不再多想甚麼了。」

萬小紅道：「二姑娘卻會恨你一輩子！」

一怔，石峯道：「二姑娘那麼喜歡這小子？」

萬小紅道：「所以我得提醒你！」

石峯楞然了。

是的，如果萬小彩恨他，他還能把二姑娘爭取到他的身邊來嗎？

原來這石峯也暗中喜歡上萬小彩了。

石峯對萬小紅點點頭，道：「大小姐，屬下這就先向二姑娘招呼一聲。」

萬小紅道：「你聰明了！」她說完便往回走。

石峯心中雖然不愉快，卻也只好往後院走去。

兩個大漢跟在石峯後面走，其中一人道：「石管事，以我說，先殺了姓梁的再去對二姑娘說明白。」

石峯道：「你說個理由。」

那人低聲道：「老莊主的命令要緊吶！」

他走近石峯，又道：「石管事，你想想，如果你先對二姑娘說去，二姑娘必定前去找他爹，老莊主會怎想樣？」

石峯楞着吃一驚！

那人又道：「那時候老莊主必然火你，誰叫你去通告二姑娘，不先履行他的命令，先殺梁上青呀！」

石峯重重的點着頭道：「對，差一點把事情弄砸，我他娘的吃不了兜着走了！」

他手指後院，又道：「快走，先宰了那小子，你們二人把他裝進蔴袋裏，立刻背到後山去埋掉，然後我再去向二姑娘說。」

兩個惡漢齊點頭，跟在石峯的

身後走。

這三人穿堂走廻廊，匆匆的來到後院。

有個大漢越過石峯走到一處木門前，他雙手用力猛一推。

「呀」的一聲響，柴房的門被他推開了。

這大漢站在一邊，讓石峯先進柴房裏，另一大漢已提了一個舊蔴袋，當然是用來裝梁上青的屍體。

＊　＊　＊

很快的，三人擠進柴房裏，只不過三人怔住了！

石峯怪叱，道：「人呢？」

有個大漢走到裏面查看，他從地上拾起一根蔴繩細看，不由對石峯道：「不好了，人被救走了！」

石峯接過繩子看，繩子是被利刀割斷的。

「娘的，這會是誰？」

又見那大漢道：「石管事，我以爲快去看看二姑娘，八成是她幹的。」

石峯道：「你怎麼會知道是二姑娘幹的？」

那人道：「二姑娘趁大伙在外面幹起來，她看事情嚴重，便私下裏把姓梁的小子救走了。」

石峯點點頭，道：「有理，只不過我們還是快去向老莊主報告。」

他領頭往正屋奔去，他不累也喘大氣，爲的是叫萬寶山知道他是多麼的盡力。

＊　＊　＊

匆匆的，石峯還沒走到正屋吶，他已大叫道：「不好了，不好了！」

萬寶山正在喝悶酒，聽得是石管事叫，立刻放下酒杯望過來。

「甚麼事？」

石峯奔進正屋，先是喘口大氣，指着後面道：「稟莊主，不好了！」

「快說，甚麼事？」

「梁上青那小子被人救走了。」

萬寶山猛一起，吼道：「誰這麼大膽？」

石峯道：「蔴繩是被刀割斷的。」

萬寶山不喝悶酒了。

他大步往後院，一路到了柴房外，他不用手去推門，一腳把門踢開來。

果然，他看見地上斷了的蔴繩，不由咬牙格格響。

石峯一邊看，一邊低聲道：「莊主，會不會是……」

萬寶山雙目一厲，立刻往柴房外面走，石峯幾人當然得跟上去。

那萬寶山站在二院廊上吼：「小彩，小彩，你來！」

萬小彩沒出來，大小姐小紅出來了。

「爹，你叫小彩呀！」

「叫她給我出來，氣死我了！」

萬小紅道：「爹，你氣甚麼？小彩她……」

萬寶山大吼：「快叫她走出來。」

萬小紅道：「爹，小彩妹子不在呀，她又出去了。」

萬寶山大怒，道：「你們……氣死我了！」

萬小紅道：「爲甚麼生那麼大的氣？」

萬寶山道：「賤人把梁上青那小子放走了，跟那姓梁的小子又逃了，可惡吶！」

萬小紅道：「眞有這事？」

萬寶山道：「妳去看看。」

萬小紅道：「爹，你就別再生氣了，女兒大了總是要嫁人的呀！」

萬寶山吼道：「那也得正大光明的，體體面面的嫁人，可是她跟人私奔呀！」

萬小紅道：「爹，我去把妹子找回來。」

萬寶山怒道：「如果妳找不了她回來，妳也別回來了，你們二人眞要把我氣死！」

萬小紅道：「爹，你冤枉我們了。」

「是嗎？」

萬小紅道：「實在說，這些天自從知道老爺嶺有寶之後，咱們把精神全集中在這件事上，妹子還不是想爲爹把寶弄上手？要不然她怎會往山裏跑呀！」

萬寶山嘆口氣，道：「老爹實在不喜歡姓梁的小子，而小彩她……」

他一怒回到正屋去了。

＊　＊　＊

關洛鏢局總鏢頭「鐵膽飛刀」袁天行，夥同小腳和尚等五人，以必勝之心找上萬家莊，卻不料便宜沒佔到反而傷了三人，這結果令他們五人氣結。

五人本打算對萬家莊大幹一場，但轉而一想，老爺嶺這面最重要。

七王爺忽必顯的寶物才是他們的目的，又何必一定要同萬家莊拚命，更何況得了寶以後再找萬寶山也不遲。

於是，袁天行等五個人便又匆匆的趕回老爺嶺了。

＊　＊　＊

遠處，烏鴉成羣結隊的呱呱叫，偶爾也傳來幾聲野狼嗥，抬頭看過去，光景就在老爺嶺的峽谷口。

袁天行在馬背上猛一驚，他高聲的道：「糟了！」

小腳和尚道：「總鏢頭，再糟也糟不過咱們在萬家莊弄到灰頭土

臉。」

這話聽得大伙心中都自覺窩囊。

成青厲吼：「你們等着瞧，我不會饒了萬寶山那老小子！」

席美姬淡淡的道：「我以爲，萬寶山必會前來老爺嶺，他一定會來的。」

袁天行道：「妳那麼肯定呀！」

席美姬道：「萬寶山是一頭老狐狸，他派他女兒與梁上青那小子前來，目的很明顯，也是爲了寶，放心，他會來的。」

袁天行忽然勒馬大叫：「你們看！」

成青等四人順着袁天行指的方向看過去，不由齊吃驚。

江彩雲低呼：「死人！」

袁天行已拍馬衝過去，便也嚇驚老鴉往天上飛。

那是一具面目難以分辨的屍體，衣破肉綻，一看便知是被狠啃過的！

袁天行心中猛一沉，他拍馬到了峽谷口，便也發現幾具屍體散落在四週。

袁天行拍馬直到篷帳前，翻身下了馬，大聲呼叫：「王強，羅剛……」

他掀起篷帳一看，帳內空空如也！

袁天行急又走到另一篷帳，他剛掀帳門，只見和本初打着哆嗦走出來。

袁天行一把扣緊和本初，低吼：「王強他們人呢？」

和本初指着一地屍體，道：「總鏢頭，你難道沒看到，他們都死了嗎？」

袁天行幾乎氣結，他奔到每一具屍體前查看，不由呼天搶地的吼叫，道：「這是誰幹的，誰幹的呀？」

成青與江彩雲也不由動容。

小腳和尚嘖嘖幾聲，道：「可惡啊，會是誰幹的？」

席美姬不開口，她直盯和本初。

和本初當然也發現席美姬在看他，不由搖手，道：「絕非是我，倒是把我嚇壞了！」

袁天行道：「快說，誰幹的？」

和本初道：「夜來我沒看清來的人，雙方幹上，我便逃離現場躲在林子裏了。」

小腳和尚道：「會不會是來如風那小子幹的？」

袁天行道：「你說來如風？」

席美姬冷笑一聲，道：「小腳，你又往來如風的身上栽呀，莫名其妙，你憑甚麼？」

小腳和尚道：「我說到妳心上人了，妳不高興！」

席美姬道：「你想打架麼？背上挨的一箭還不夠你享用呀！」

和本初道：「我只知道來了五個厲害的人物，其中……」

席美姬立刻冷言冷語的道：「來如風總是單打獨鬥，不與人合夥，他會夥同別人前來殺人？狗屁！」

袁天行急問和本初道：「還看到甚麼可疑的？」

和本初道：「其中有個人用的是三環砍刀，好像別人都聽他指揮。」

袁天行道：「你認清楚了？」

和本初道：「那用三環寶刀的大漢我也有些熟悉，可也不敢肯定是誰。」

袁天行道：「是西陵堡堡主萬子才嗎？」

和本初道：「有點像。」

小腳和尚道：「甚麼像，根本就是萬子才，江湖上誰人不知萬子才使的是三環寶刀。」

袁天行不由狂吼又罵道：「狗東西萬子才，我袁天行與你何仇何恨，你爲何對我的人下此毒手，袁天行若不報此仇，誓不爲人！」

袁天行拉馬就要走，席美姬道：「袁總鏢頭，可要我們幫你？」

袁天行道：「這一回我靠自己，席幫主的美意，我袁天行心領了。」

成青道：「袁總鏢頭回去召集人馬，我們駐守在此地，和老同我們在一起，你放心吧！」

江彩雲道：「如是我江彩雲，絕嚥不下這口鳥氣！」

袁天行已跨上馬背，他重重的道：「我將帶齊關洛鏢局上百人馬，殺上西陵堡，抓到萬子才活祭！」

他拍馬便往西南行，當然是去長安城了。

＊　＊　＊

小腳站在石頭上哈哈的笑了。

「袁天行呀，你怎麼忘了最重要的東西了？」

江彩雲道：「和尚，你的傷好了？」

小腳摸摸屁股，道：「我有靈藥，傷已不痛了。」

江彩雲道：「太可惜了！」

小腳和尚臉皮一緊，道：「甚麼意思？」

江彩雲道：「當然是尋寶之人越少越好呀！」

小腳和尚道：「妳倒很坦白。」

成青拉過江彩雲，道：「少同這和尚囉嗦，且進帳中稍歇！」

江彩雲道：「和老也同咱們進帳，我呀，總覺得這地方不吉利，好像有一道黑手……」

和本初道：「江幫主，我快嚇死了！」

小腳和尚已往另一個帳內走進

去，他回頭看看席美姬，笑道：「妳不進來?」

席美姬冷然，道：「誰同你一起呀!」

小腳和尚哈哈一笑便低頭躺在帳中了。

* * *

袁天行幾乎氣瘋了，想着當初自以爲高明的一着棋，如今滿盤皆落索，連番死了兩批主力部下，這幾乎是拔下他身上的一半羽毛!

這口氣叫誰也難以嚥得下去!

袁天行拍馬疾馳而過，前面從山溝裏流下的一條山溪邊，石頭上橫躺着一個人!

這個人赤着腳，一條腿翹在另一條腿的膝頭上，便也把一隻泡過水的腳一甩又甩的抖甩着!

袁天行拍馬就快過這山溪了，只聽得石上的人哈哈一聲笑，道：「喲，是總鏢頭呀!」

袁天行這才發現石頭上的不是別人，來如風那麼自在的橫躺在大石上。

袁天行用力勒住馬，冷冷的道：「是你，來如風。」

來如風一挺坐直上身，他笑了。

袁天行沉聲道：「笑甚麼?」

來如風道：「袁總鏢頭，這世上如果說誰有海量，誰的肚皮能行舟，我認爲只有你一人。」

袁天行怒道：「來如風，這是甚麼意思?」

來如風道：「想想，你在峽谷口行義風，爲七王爺保太平，這百日沒完便死了那麼多位鏢師，換是我來如風，早就氣死當場了，而你，嚄，還在拍馬行吶!」

袁天行道：「萬家莊、西陵堡，我袁天行不饒過他們!」

來如風道：「總鏢頭這是去長安興兵了?」

「不錯。」

「這兒去長安當要幾日?」

「來去也得四五天。」

來如風仰天一聲笑，道：「快馬加鞭連夜趕呢?」

袁天行道：「你問這做甚麼?」

來如風道：「我這是爲你着想呀!」

「你會爲別人着想?日從西邊出。」

來如風道：「冤枉呀，總鏢頭!」

袁天行道：「天知道你是甚麼樣的人!」

來如風道：「別往我的臉上抹黑，總鏢頭，我只一解說你便明白了。」

「那就快說!」

來如風道：「總鏢頭，我先問你，這一陣子你在峽谷口佈置，其目的爲何?」

袁天行道：「義字當頭!」

來如風一聲冷笑：「哦呸!別汚了義字，袁總鏢頭，咱們大夥都不是傻子，七王爺的寶才是眞。」

袁天行不否認的道：「你眞是多此一問!」

來如風道：「你前後死了十個得力助手，這事我十分清楚，而且也知道是萬家莊與西陵堡幹的。」

袁天行道：「來如風，你混帳!」

來如風一笑，道：「你罵我?」

袁天行道：「萬家莊的萬小彩夥同姘頭殺了我的人，當初問你，你怎說不知?」

來如風道：「小腳和尚也不說呀!」

袁天行道：「你們兩個都混帳!」

來如風道：「小腳混帳，我不是!」

袁天行冷哼道：「你不是混帳?」

來如風道：「小腳和尚是出家人，出家人不貪財，出家人更不應說謊言，而我……」

來如風伸手搓搓腳丫子，又道：「我就不同了，江湖上誰不知道，我來如風只爲銀子呀，當時你若多少出點銀子，王八蛋才會瞞着你。」

袁天行咬牙，道：「可惡!」

來如風搖手，道：「別發火!袁總鏢頭，我在這裏攔住你的去路，沒有惡意，只是一心想幫助你呀!」

袁天行道：「你會幫助我?」

來如風道：「我這就是幫助你。」

袁天行道：「你如何幫助我?」

來如風道：「我問你，那上面的寶物你還想不想要了?」

袁天行一怔，道：「廢話!」

來如風一拍巴掌，道：「那我再問你，七王爺忽必顯的百日忌還差幾天便完了?」

袁天行雙眉一揚，道：「後天。」

來如風道：「後天，後天就是兩天之後了，而兩天之後你才趕到長安，等你把人找齊再來，你連個屁也沒有了，你只有去找人拚命的份兒了!」

袁天行一怔!

來如風道：「你當然要找人去萬家莊和西陵堡去報仇、去拚命，只不過常言道得好，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何不等得了寶之後再去找他們二家把仇報，豈不更好?何需急在一時呀?」

袁天行楞住了。

「來如風，你究竟是個甚麼樣的人物?」

來如風哈哈一笑，他穿上快

靴，道：「我是個見了銀子，眼珠子都快瞪出來的人吶!」

袁天行道：「來如風，江湖上不少人想殺你，而你好像並不放在心上!」

來如風哈哈一笑，道：「我爲甚麼要放在心上?我有不成文的規矩呀!」

袁天行道：「甚麼規矩?」

來如風道：「誰想對我出刀，那得多多的準備銀子，總鏢頭，江湖上不少人都知道我的規矩。」

袁天行道：「你早晚會挨刀!」

來如風一笑，道：「銀子不是白拿的呀!」

袁天行不走了，他冷冷一笑，道：「來如風，我好像不必立刻去長安了。」

來如風道：「那是總鏢頭的決定，我不居功。」

袁天行道：「來如風，咱們不同船，我得轉回峽谷口去了。」

他這就要撥馬了，不料來如風一聲笑，道：「怎麼，說走就走呀!」

袁天行道：「我說過，咱們無法穿一條褲子。」

來如風道：「總鏢頭，我在此等你，最主要的目的可並不是勸你回去呀!」

袁天行道：「耍甚麼花樣?有甚麼主要目的?」

來如風道：「我問你，你們去了萬家莊，必是一事無成，敗興而歸吧!」

袁天行道：「那個可惡的萬寶山，他暗中派出二十名弓箭手，哼，咱們在此等他來。」

來如風道：「總鏢頭，如果你大方的花上幾個銀子，我可以告訴你一件會令你稍解恨意的消息。」

袁天行叱道：「來如風，你怎麼那麼喜歡銀子!」

來如風苦兮兮的道：「窮嘛!」

袁天行道：「你有甚麼令我解恨的消息?」

來如風道：「我這消息必令你精神百倍，仰天長嘯而又手舞足蹈。」

袁天行道：「說來聽聽。」

來如風道：「我有萬寶山那個寶貝女兒萬小彩的消息，而且也看到了梁上青那小子。」

「噗嚕」聲中，袁天行飛落在來如風面前。

袁天行暴伸手去抓來如風。

來如風一個身法，反把袁天行撥開在三步外。

「別急呀!」

「快說，那兩個狗男女在甚麼地方?」

來如風把手掌攤開來，笑道：「總鏢頭，你怎麼忘了我的規矩呀!」

「又是銀子。」

「哈……你賞幾個。」

袁天行果然伸手在袋中摸。

他摸了半天才把手伸出來，幾張銀票不算多，算一算也有二百多兩。

「拿去，你慢慢的花用，平常生活沒問題!」

來如風一看，他笑了。

「快說，那兩個狗男女在甚麼地方?」

來如風道：「總鏢頭，就只這二百多兩銀子呀!」

「你嫌少?」

「我以爲只爲了這點銀子，我就狠心的害死兩條命呀，這可是缺陰德的事，算了，我不要你的銀子了!」

袁天行道：「可惡，你要多少?」

來如風道：「至少來個一千兩吧!」

袁天行道：「獅子大開口呀!」

來如風道：「我總是不强求，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鈎，哈……」

袁天行暗暗一咬牙，道：「好，算你狠，我認栽了!」

他又在衣袋中掏了。

半天，袁天行又摸出一張大的銀票，仔細看，果然是張值千兩的銀票，上面紅綠藍三色大小印足有二十個。

來如風哈哈一笑，道：「我最慷慨的總鏢頭，你口袋中多金呀!」

袁天行道：「也是用血汗賺來的，而你……」

來如風急忙搖手，道：「我知道你下面的話是甚麼，你說我賺的是無義之財。」

袁天行道：「你還眞坦白。」

他重重的把銀票一甩，又道：「拿去!」

來如風伸手接過銀票來，哈哈一笑，把銀票塞進口袋裏，然後又慢條斯理的坐下來。

他好像忘了要向袁天行說甚麼了。

「總鏢頭，坐下來，渴了吧，我這兒有帶來的綠豆湯，你餓了吧，酥油餅我還有三四張。」

袁天行當然不坐下來，他冷冷的道：「你該說了。」

來如風道：「我該說了?」

袁天行大怒，叱道：「少囉嗦，你不會騙我的銀子吧?」

來如風道：「這是甚麼話，我是那種人嗎?」

袁天行道：「那你還等甚麼?快說呀!」

來如風道：「我是在想，爲了這區區一千兩銀子，送了兩個年輕男女的命，我這是不是缺陰德。」

袁天行道：「來如風，那不是

善良的兩個人，是他們先殺了人吶！」

來如風拍拍手，咬咬唇，道：「得，你說的，他們也不是好人，呶！」

他手指遠處一座山，又道：「那山上有個鴛鴦洞，兩個人躲在洞中吶！」

袁天行順着來如風的手指看過去，不由冷哼一聲，道：「那地方我知道，我們就是在那兒堵住他們二人的。」

來如風道：「他們又去了那兒。」

原來那個石洞還有個名，名字叫鴛鴦，兩個洞相連在一起，只有一個洞口，也難怪當初梁上青與萬小彩二人沒發覺洞的另一邊還有洞，而洞中正睡着成青與江彩雲。

天下怪事眞不少，他們偏就被這些人遇上了。

＊　＊　＊

袁天行咬牙，道：「出人意外呀，想不到這二人眞的逃離萬家莊，更想不到的乃是他們二人眞膽大，竟不遠走高飛而又回到原來的山洞中。」

來如風哈哈一笑，道：「嗨，你怎麼忘了，這叫做『險中又險顯才能』呀，也有人說，最危險的地方也最安全，梁上青是個鬼靈精呀！」

袁天行跨上馬背，他對來如風道：「來如風，我問你最後一個問題。」

「你問吧！」

「你對七王爺的寶物存了個甚麼心？」

來如風道：「你想聽實話，還是想聽瞎話？」

「當然想聽實話！」

來如風道：「那我告訴你實話，我來如風想極了，只是不敢貪多，要一件便滿足了！」

袁天行道：「你在這裏附近就是在等機會？」

「不錯！」

「你打算如何下手？」

「機會來了就隨機應變！」

袁天行道：「我相信你說了實話，願你得手。」

來如風道：「謝啦！」

袁天行打從鼻孔裡哼了一聲，撥馬便往對面的山下馳去。

來如風哈哈笑了。

＊　＊　＊

「鐵膽飛刀」袁天行在萬家莊挨了一箭，那一箭射中他的屁股，如今他騎馬時身子向一邊歪，看上去他好像站在馬蹬上，那馬更快了。

嘶聿聿馬叫傳得遠，袁天行抬頭看山上，在林子裡已可見山洞口那一半。

不等趕到山坡下，袁天行已躍下馬。

他從馬鞍上摘下五十二斤重的鐵膽掛在右臂肘上面，左手穩一穩腰帶上十二把飛刀，立刻便往山坡林中奔去。

袁天行絕對相信來如風的話，否則，來如風不會拿他的千兩銀子。

袁天行快到洞口了。

猛古丁有人在洞口一聲尖叫：「快出來，有人上來這裡了。」

這聲音是女子的，立刻，只見洞口冒出一男一女兩個人，仔細看，果然是梁上青與萬小彩二人。

＊　＊　＊

原來這二人被來如風救了後，二人再也不敢怠慢，立刻找到藏在林中的馬匹，拍馬直奔萬家莊。

萬小彩和梁上青二人身上還有傷，進了莊二人便無力的躺下了。

萬小彩把這一趟老爺嶺的事對萬寶山說了一遍，萬寶山火大了。

萬寶山本來就不喜歡梁上青，誰願意把女兒嫁給個花花公子呀！

萬寶山一聲吼，梁上青便被綑上繩。

萬寶山想得長遠，袁天行必會找來他這裡，有了梁上青，他不怕袁天行對他怎麼樣！

豈料袁天行不但要找梁上青，也不放過萬小彩！

萬寶山如果把自己的女兒送到袁天行手中，任憑袁天行對女兒出刀，他萬寶山便別再混了。

萬寶山動用弓箭手，那也是被逼的。

萬家莊前面在開戰，後院裡，萬小彩立刻進入柴房裡，把情形對梁上青匆匆說明之後，兩個人從莊後溜之大吉也！

＊　＊　＊

溜就溜遠點吧，可是梁上青又出主意了。

梁上青對萬小彩道：「咱們不去別處！」

萬小彩道：「去那裡？」

梁上青道：「老爺嶺！」

萬小彩吃驚的道：「你瘋了？」

梁上青道：「我很清醒！」

萬小彩道：「清醒還做糊塗事呀！」

梁上青道：「咱們來個置諸死地而後生！」

萬小彩道：「怎麼說？」

梁上青道：「咱們誰也忘不了老爺嶺上有寶，我們怎能平白放棄呀！」

萬小彩道：「咱們已是驚弓之鳥了！」

梁上青道：「咱們暗中躲藏，只一有機會再出手，我梁上青要爭取妳爹好感，這輩子我娶定妳了！」

萬小彩一高興，她吃吃一笑，

道：「咱們去老爺嶺，躲在甚麼地方？」

梁上青道：「咱們去過的那石洞！」

萬小彩直搖頭，道：「去送死不是！」

梁上青道：「誰會相信咱們又去那個荒洞了？」

萬小彩道：「也罷，我這就聽你的，誰叫我一心喜歡上你呀！」

這二人果然又奔回荒洞中了。

不料，睡在大樹上蔴袋兜中的來如風，早就發現這二人的行踪了。

來如風居高臨下看得遠，沒多久，便又發現袁天行幾人也回來了。

來如風哈哈笑了。

＊　＊　＊

此刻，袁天行已奔到山洞口附近了。

袁天行猛抬頭，偏巧正與梁上青對上了眼。

梁上青發覺來了袁天行，立刻對萬小彩道：「不好了，袁天行來了！」

萬小彩吃了一驚，急着往下方看，果見袁天行往上攀來了，不由再往四下瞧，她放心了不少！

萬小彩道：「別怕，只有他一個人，咱們合力對付他，快抄像伙！」

這二人原本要住在這山洞中的，却再也想不到袁天行會再度找到此地來！

萬小彩拔刀在手中猛一掄，對梁上青怨恨地道：「都是你，說甚麼最危險地方也最安全。」

梁上青道：「別怨我，我們合力對付袁天行吧！」

袁天行已聽到了，他站在斜坡上沉聲道：「梁上青、萬小彩，你們二人鬼使神差的送上來了，這正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小子，還不下來受死！」

梁上青一聲冷哂，道：「姓袁的，別逼人太甚，你以爲梁大爺怕了你呀！」

他握着尖刀往下躍，「颯」的一聲站在袁天行的面前三尺地，他的白臉上有一團煞氣出現。

萬小彩站在袁天行的左邊，她咬牙道：「袁總鏢頭，你想怎樣？」

袁天行冷沉的吼道：「殺了我的鏢師，就想這麼一走了之呀！」

梁上青道：「姓袁的，老爺嶺峽谷口是甚麼地方？」

「禁地！」

「你放屁，你們拍韃子馬屁，幫韃子守峽谷口，咱們不侍候韃子，我說姓袁的，我梁上青是花心，但比之你們幾個厚顏無耻丢盡漢人顏面的人，咱們比你們高尚多了！」

袁天行嘿然一哼，道：「罵得好，死前至少痛快一番，梁上青，我會叫你死得很慘！」

梁上青哈哈一笑，道：「姓袁的，那得過招之後才會知道。」

萬小彩道：「保鏢的，你沒在萬家莊撈到便宜吧？」

她這是試探，因爲她逃走的時候，萬家莊前面正幹得熱乎，不知她家有甚麼損失！

袁天行冷冷的道：「掛在帳上的仇恨，那是早晚要討的，袁某不急於一時。」

萬小彩立刻放心不少，她哈哈笑道：「上一次是咱們大意，被你以飛刀打中穴道，保鏢的，你不會再有那麼好的機會了。」

袁天行不由大怒，道：「你們兩個聯手吧！」

梁上青道：「當然會聯手，因爲咱們不是那種欺世盜名自以爲是英雄的人物。」

萬小彩道：「再說咱們如果不聯手而把你打敗，你以後還能走道保鏢麼？」

袁天行心中大罵這男女二人很奸詐。

五十二斤重鐵膽橫着砸，袁天行龍行虎步的欺到梁上青右側，口中厲喝：「砸死你這小畜牲。」

「噹！」

「啊！」

梁上青一刀砍在鐵膽上，震得他不由一聲叫喊，差一點把刀飛掉。

袁天行不把萬小彩放在心上，側身又砸梁上青，他一心要先收拾梁上青再找萬小彩。

只不過他這個主意打錯了。

就在袁天行再砸上梁上青的時候，萬小彩却一聲不出的貼地斜撲，人影飄掠中，聽得袁天行一聲吼叫：「哦！妳……」

袁天行的右腿上方被戳開一道血口子，鮮血立刻流出來！

萬小彩一招得手，而袁天行的鐵膽已砸得梁上青刀也飛出去了，雙臂幾乎抬不起來，但梁上青却還大叫：「小彩，幹得好！」

他這話才出口，袁天行忽然一個大旋身，只見兩點寒星出手。

眞狠，也夠快，梁上青已傳出尖嘷：「啊！」

一把飛刀扎中梁上青的小肚右下方，那刀直入一寸深，而萬小彩也中了飛刀，她被一刀扎中右臂上，手臂立刻垂下來！

萬小彩咬牙不喊叫，她撲近梁上青，架起梁上青的左臂便往荒山中逃去。

袁天行大叫：「你們還想再逃？」

他長身欲撲，不由又彎下身來，因爲萬小彩戳的一刀還眞不

輕，一時間他提不起力道，便也萎然的坐下來了！

袁天行看着梁上青彎着腰與萬小彩逃走，就是無法追殺！

袁天行很後悔了，他若先出飛刀，他相信這男女二人休想逃走。

袁天行氣得鐵膽砸地，還得急急的取出刀傷藥在傷處敷藥。

他這是舊傷未癒又添新傷，想着死了十名得力手下，袁天行十分氣結。

* * *

袁天行痛苦的回到峽谷口，還眞令小脚和尚幾人大吃一驚，但當袁天行把事情說一遍，小脚和尚指着袁天行駡不是！

「總鏢頭，你爲了報仇急瘋了！我還以爲你回去調人馬呢！」

席美姬道：「你要殺梁上青與萬小彩，就應該回來叫大伙一齊動手，須知咱們已是一條船上的人，你一人動手，免不了吃虧反而壞了大事。」

成青道：「總鏢頭，以我看來，你還是把報仇之事暫時在擱一邊吧，萬家莊與西陵堡這兩個地方是跑不掉的，到時候我成青有一份。」

江彩雲道：「是呀，這時候正是我們聯合一致爲寶而帷幄籌謀之時，千萬別分了心，變成挑擔子不成，而成了一頭塌一頭滑呀！」

袁天行嘆口氣，道：「你們二位與來如風那小子說的一樣，君子報仇十年不晚。」

袁天行提到來如風，小脚和尚立刻問道：「嗨，你在甚麼地方碰上那小子了？」

袁天行道：「別提了，那小子眞不是東西。」

席美姬一聽就火了。

席美姬乃花子幫幫主，她的心中只有一個來如風，但來如風自從妻子死了，他好像不敢再接受女人的愛了。

席美姬怎知來如風的心事，只一見來如風她便心花兒怒放，好不愉快，如果來如風接受席美姬的愛，她定會辭去八袋幫主之位而爲來如風補衣做湯羹。

* * *

袁天行說來如風不是東西，席美姬聽在耳朵裡，她當然會不高興。

「喂，袁總鏢頭，你報仇或殺人，與來如風何干，你爲甚麼罵他？」

袁天行心中一沉，他如何說才好？

而小脚和尚却冷冷的道：「喲，說到來如風，罵了妳的心上人呀，妳不高興？」

席美姬道：「如果罵得對，我沒話說，這事與來如風八竿子也打不着，爲何罵他？」

袁天行道：「罵他當然有原因。」

席美姬道：「那就請你仔細說，你爲甚麼要罵來如風？」

袁天行身上還帶着傷，心情當然很惡劣，聞得席美姬咄咄逼人的口氣，不由沉聲道：「來如風趁火打劫，弄走我白銀一千兩，妳說他可惡不可惡！」

他此言一出，大伙俱發出一聲驚呼！

袁天行的銀子會落入來如風的口袋，這件事怎能不令在場的人發楞。

席美姬忽然一聲巧笑，道：「你這話是眞的？」

袁天行道：「來如風未死，妳不會去問他的嗎？」

席美姬道：「他是怎麼弄走你銀子的，總得有個理由令你願意出銀子吧？」

袁天行道：「我回長安去調人馬，那小子半路等着我，娘的，他攔住我賣消息。」

席美姬道：「甚麼消息能值千兩銀子？」

袁天行道：「梁上青與萬小彩的消息。」

席美姬道：「噢，我明白了，他把梁上青與萬小彩二人的藏身處告訴你，索價白銀一千兩！」

袁天行道：「不錯，我就是聽了來如風的話，才奔去原來的那個荒洞的！」

小脚和尚道：「原來的荒洞？難道梁上青那小子又回到那個荒洞了？」

袁天行重重的道：「我却太大意了！」

成青道：「人逃了，總鏢頭且把傷快養好，咱們只有兩天時間了。」

袁天行道：「這傷無大礙，倒是和老他……」

江彩雲指指一座帳篷，道：「在那裡面歇着吶！」

袁天行正欲進帳中，席美姬又道：「袁總鏢頭，你稍等一等！」

袁天行回頭道：「幹甚麼？」

席美姬道：「我想問問你，你是在甚麼地方遇到了來如風的？」

袁天行道：「怎麼了！難道妳打算會情郎？」

席美姬道：「我想當他的情人，可是來如風的眼睛長在頭頂上！」

小脚和尚哈哈笑道：「那你還找他做甚？」

席美姬道：「我想問問他，他爲甚麼不同咱們在一起，他這是甚麼意思！」

袁天行沉聲道：「他不參加咱們更好，誰不知道來如風是個專門攪茅缸的傢伙。」

席美姬道：「唉，你們都不明白來如風呀，我知道他的作風。」

她走近袁天行，又道：「總鏢頭，你告訴我，來如風在甚麼地方？」

袁天行道：「席總幫主，我是在往長安的方向碰上他的，老實說，妳要主動找來如風，那實在太難了，有時候來如風他自己也說不出他會在甚麼地方！」

小脚和尚道：「我以爲來如風這小子就在咱們四週，只不過他不露面罷了！」

袁天行忿忿然的道：「來如風那小子就在這兒附近，說他像隻猴子，他還眞似鬼一般，不知道那小子在搞甚麼鬼！」

袁天行說完，掀起布幔走進帳篷裡去了。

* * *

席美姬走了，當她走到山脚下，小脚和尚高聲喊：「喂，花子頭呀，妳會情郎去，早去早回呀！」

席美姬回眸嗔道：「如果天下的和尚都像你，如來佛祖早就嚇跑了！」

江彩雲笑對小脚和尚道：「小脚，話多會出紕漏的，你想挨罵呀！」

小脚和尚却大笑，道：「人生休嚴肅，人生要輕鬆，人生就像刮陣風，人生到頭一場空，哈……」

他說完低頭也跟着進帳篷中了！

那江彩雲看看成青，道：「眞是放屁！」

成青道：「小脚和尚如果看破一切而嬉笑人間，他爲甚麼還覬覦七王爺的寶？」

江彩雲道：「所以我說他是放屁！」

成青忽的伸手拉住江彩雲，道：「咱們進去吧，席美姬走了，這帳篷就是咱們二人的了！」

江彩雲暗中揑了成青一把，低笑道：「休忘了，這裡不是尋樂歡之地呀！」

成青吃吃笑了。

* * *

席美姬果然去找來如風了。

當她聽說來如風就在這兒附近的時候，便下定決心要找到來如風了。

席美姬熱愛來如風，但來如風却流水無情。

席美姬想找到來如風，問一問他到底有甚麼打算。

此刻，席美姬已奔上一座高山，她遙遙的看向遠處，發覺在七王爺忽必顯的陵園中，韃子們正在忙着甚麼，太遠了，她看不清楚。

席美姬相信，百日忌一過，這一百多名韃子兵就會撤走，而陵墓也會封死了，想進入陵墓，便只有把希望落在和本初的身上了。

席美姬在附近的山林中仔細尋找，直到天黑她都未曾發現有人跡。

她無奈了，站在幾株大樹下自言自語。

「來如風呀來如風，你到底躲在甚麼地方了，到處找都找不到你，眞氣死我了！」

她邊怨着，邊靠在一棵樹坐下。

半晌，席美姬忽然高聲叫了。

「喂，來如風，你躲在那兒了？出來嘛！」

她要走了，走向別的地方找。

便在她走出三丈遠處，附近有了聲音，那聲音不大，但很清楚的是「噗嗤」一聲笑。

席美姬一怔，她不動了。

席美姬雙目四下看，但那聲音又沒有了。

席美姬搖搖頭，以爲自己神經過敏，想來如風想得精神有些恍惚了。

於是，她又起步走了。

又是兩丈遠，附近又是一聲低笑傳來，這一回席美姬聽清楚了，不由尖聲叱道：「來如風，我知道是你，你還不出來！」

她叫了幾聲沒回音，不由開駡了。

「來如風，你這令人發怒的小子，你知道多少人要殺你呀，你還不快滾出來，可惡啊！」

「颯！」

一片落葉，十分巧妙的扎在席美姬的秀髮上，還眞的帶着些許力道。

席美姬不由抬頭看，便也哈哈的笑了。

樹上也有了笑聲：「哈……」

* * *

花子幫幫主「俏佳人」席美姬伸手摘下插在髮上的樹葉，抬頭看去，不由冷冷一笑，道：「來如風呀，你眞是鬼靈精，也不怕從樹上摔下來會摔死！」

她說着，雙臂微張，拔地而起，人已落在一條橫枝上，她這才哈哈的笑了。

樹上也有笑聲，那當然是來如風發出的。

「來如風，你在暗中搗的甚麼鬼呀！」

來如風仍然在席美姬上方的密葉中，距離還有三四丈那麼高，他自在舒服的斜躺在一張大蔴袋的吊床上。

此刻，來如風把個頭低下來看，滿臉笑容的道：「俏佳人，妳來得正好呀！」

（未完・七）

胭脂奴

新派武林奇情故事／辛　士・文
　　　　　　　　／可　飛・圖



上文提要：林浩然差幸未被毒死，可是他的坐騎却代替他而死，封相公與三姑娘見毒不死他，兩人鬥他一人不敵，狼狽而逃。林浩然循着血漬找到一老頭子，老人告訴他白不光已死，他不相信，言語爭執間起衝突，拔劍相向，不料老人看見他的青霜劍及縛龍索佛珠，態度立變……離開了黃河岸，碰上小叫天一伙與兩年輕人搏殺……

才子勇敢鬥勁敵　偷兒機靈倖免難

不料林浩然彈身而起，暴伸左手抓向空中鋼丸……

眞正是令人高興的事，因爲那年輕人不但不收，反而抖腕把鋼丸往林浩然的左手送。於是，林浩然套在左腕的佛 珠，快不可言而又巧妙無比的把飛 來的鋼丸套住！

「卡」的一聲，鋼丸上的三支小尖刀暴彈而出，就在林浩然左手的佛珠繞纏中，發出冷焰寒芒……

林浩然不等那年輕人拖拉，身形倒翻，先躲過另一年輕人空中繞來的鋼丸，然後奮力一扯，就聽一聲尖嚎，年輕人手中鋼丸一端的套圈，帶着鮮血一蓬，已自那年輕人的手中脫開來！

其實，指力如何能敵過腕力，年輕人的鋼丸套牢在中指上，而林浩然的佛珠套在腕上，再加林浩然的修爲，年輕人如何會是敵手！

鮮血噴洒中，那年輕人連翻七個空心觔斗，半空中狂叫連連，招呼他的同伴快退！

望着二人逃去的背影，林浩然伸手攔住小叫天的手下道：「各位不必追了，有許多話，容在下先向各位細說從頭，咱們找個地方說去。」

小叫天心有不甘，朝着二人逃去的方向，高聲罵道：「回去告訴西魔，老子不定那天就去燒了她的狠窩，剝她的老皮！」

林浩然收起青霜劍，也收起佛珠，把鋼丸拿在手上，給圍過來的六七人觀看，詳細的解釋給他們聽……

小叫天驚奇的道：「我操，這玩意原來恁般厲害。」

林浩然道：「你當家的那些人馬呢？」

小叫天道：「他們全叫我那兩個兄弟『獨眼龍』成剛與『老鵰』趙海濤往南面拉去了。」

林浩然道：「可是準備往西平拉過去？」

小叫天草鬍子一抖動，豹眼一翻，道：「林大俠又是怎麼知道的？」

哈哈一笑，林浩然道：「有句話是說『樹大招風』，好幾百人在這山區裡流竄，怎會不讓人知道？」

小叫天一挺胸，道：「嗯，說得也是，不過……」他話聲一停，立刻又高聲叫道：「鐵豆子，你過來！」

立刻，就見那個手抓一小節齊眉棍的大個子，大踏步走到小叫天前面，道：「頭兒，你有甚麼吩咐的？」

小叫天幾乎是吼叫的道：「快去，叫他們把人拉回來，咱們今晚就在這二狠溝安營紮寨，他老奶奶的，俺這時候心裡又有計較了。」

至於小叫天心中有什麼計較，

林浩然自不願多問，也不便問，因爲眼下可是一羣不講道理的土匪。

只聽大個子叫鐵豆子的問道：「頭兒，獨眼龍他們怕不已經在五六十里以外了吧！」

小叫天怒罵道：「你他媽的囉嗦甚麼，就算他們已經到了西平，也要把人給我全拉回頭！」

鐵豆子不敢多言，立刻撒開大步，往二狠溝迎面的嶺上翻去……

要知這小叫天在這伏牛山區裡流竄有年，却從不在一個地方啃吃上半個月，忽東忽西，飄忽不定，小叫天能統領這些殺人不眨眼的土匪，完全是他的手段高明，他自己除了一把厚背砍刀威力十足外，怒擲飛刀更是百發百中，在他手下土匪，對他必須忠心不二，他曾當衆把一個跟他幾年的老部下大卸八塊，原因是背叛了他！

沿着二狠溝的山溪邊有一道十分突出的山崖子，那地方看上去就像是半個面的山洞，一邊是山崖，另一邊是溪流，山岩下面，足可以歇上個一百多人而不怕露濕雨淋。

小叫天領着林浩然來到那個光禿禿的山崖下面，二人席地而坐。

小叫天問道：「林大俠，我小叫天是個拉桿打劫的土匪，算得是粗人中的惡人，打譜是不得好死，不入祖墳的殺人魔王，難得你林大俠紆尊降貴，大老遠的跑到這兔子不拉屎的地方來找我小叫天，剛才聽你說當年那個西魔屈仙姑還沒有死，這是怎麼一回事，你這就紐弦子敲鑼鼓的細說從頭吧！」

林浩然哈哈一笑，道：「林某這是從龍門而來，路上聽說你當家的就在附近，這才誤打誤撞的找來，看樣子神偷毛幹還未曾找到你這裡來嘛！」

小叫天「呸」的一聲，道：「那個老偷兒我對他沒有好感，雖說是水火同源都在黑道上混，可是他那種雞鳴狗盜之徒，小叫天實在看不順眼。」

林浩然道：「事情緊急，也只有請他來傳遞消息了。」

小叫天接過手下送上的一隻鹿皮酒囊，旋開木塞，仰起脖子，像喝涼水般的「呱嘟呱嘟」一連灌了七八口辣而又火的燒刀子，一抹嘴巴，又把酒袋送向林浩然，道：「喝兩口提提神，咱們慢慢的聊。」

林浩然一笑，接過酒囊，也喝了兩口，這才緩緩的道：「七月十五日在八斗山十八盤嶺爭那武林盟主之事，你當家的可聽說過？」

小叫天搖搖頭道：「沒聽說過，再說我小叫天只是一股流竄在山區裡的土匪，對於武林中事，早已不感興趣。」

林浩然道：「既然如此，你當家的爲何還要去那金沙灘上的人頭店中吃喝一頓？」一頓之後，林浩然又道：「再說，當年你也參加八斗山十八盤嶺的大決鬥，如今有人在鎖龍嶺的山洞中看到你當家的榜上有名，你能逃過秦川幫的大舉追殺嗎？」

小叫天一抖大毛鬍子，惡狠狠的道：「老子怕他個鳥，說不定那天老子把人馬拉上鎖龍嶺，痛痛快快的大幹一場呢！」

林浩然伸手一攔，道：「稍安勿躁，稍安勿躁！」

於是，林浩然這才說出一段話來……

那是一段使得小叫天不得不吃驚的話……

＊　＊　＊

江南武林才子林浩然與土匪小叫天二人促膝在山崖下暢談，林浩然把神偷毛幹在鎖龍嶺上所見，以及一路南下所遇，詳細的對小叫天說了一遍。

小叫天驚怒交加，破口大罵，道：「娘的皮，姓屈的竟也把老子的人頭登記在案了，這可算他娘的倒楣，想當年老子在道上混，人毛不過十幾個，到如今老子已統領近四百人，他秦川幫用不到找上我小叫天，早晚惹毛了老子，領着人馬來他娘的一個火燒山，不怕她躲在洞中不出來。」

林浩然道：「這次幸好在下繞道趕來，爲的就是能結合你當家的這股力量，再配合各路英雄，把武力集中在七月十五日的八斗山十八盤嶺附近，大家再一次合作，齊心協力，不但叫他們的人頭店關門，也要徹底瓦解那秦川幫。」

小叫天道：「有件事情我就弄不懂？」

林浩然問道：「什麼事？」

他一搔繞腮大毛鬍子，小叫天又是一口酒灌下去，道：「秦川幫的兩個年輕人，怎麼會無緣無故的攔着我要那神偷毛幹？眞是令人費解。」

林浩然一笑，道：「神偷毛幹如今已是秦川幫必欲得之而後甘心的人，只要他一露面，必然引來秦川幫人的追殺，尤其是他項上人頭，早已被寶鷄巴大雷以十萬兩銀子買下了。」

小叫天嘿嘿笑道：「原來這人頭店幹的是江湖殺手生意。」

林浩然突然雙眉緊皺，道：「如今提到毛幹，林某倒是眞的替他擔心起來了。」

小叫天道：「林大俠的意思，是那神偷可能被秦川幫的人兜上了？」

林浩然點頭道：「有此可能。」一面緩緩站起身來又道：「在下得連夜往南邊，希望能碰上毛幹才好！」

小叫天隨之站起來道：「天都快黑了，何不在此山崖下歇一夜，說不定我那幫人會在下半夜撤回來，你林大俠也可以看看，多少指點指點我那批拚命小子。」

林浩然心裡當然明白小叫天的眞正目的，他不過想在自己面前炫耀一下他的武力而已，其實認眞說起來，這種拉桿土匪皆是烏合之衆，如果把這些人全看成水裡水去火裡火去的勇士，甚至是都有着一身是胆的武士，那就是看走了眼，所謂烏合之衆，只能打勝不能打輸，一但碰上硬對頭，那才眞的像水銀瀉地，無孔不「逃」。

但林浩然表面上却哈哈一笑，道：「在七月十五日以前，林浩然的這個身子是不屬於自己的，總得把一切準備事項弄妥，才能不負衆託，至於你當家這兒，毛幹來不來已不重要，在下還得往南面趕去，錢塘江怒瀑崖附近，在下尚有一老友，希望能把他搬請出來。」

小叫天當即道：「林大俠這是爲大家辦事，小叫天也不便强留，對於林大俠這種高風亮節，挺身而出，勇往直前的精神，小叫天十分佩服。」

這時候早有小叫天的手下把林浩然的馬牽來。

躍身上馬，林浩然抱拳道：「咱們七月十五八斗山上見。」

小叫天提着大酒袋，道：「一定。」

林浩然走了，但他在一路南下途中並沒有看到毛幹，甚至連他的消息也未會打聽到，使林浩然更替毛幹擔心起來了……

＊　＊　＊

毛幹離了鎭江歸燕坡林家莊，獨自一人過了江，他仍然騎着秦家堡的大馬，曉行夜宿，催馬往豫西山區趕去，他只要找到小叫天，把要說的話講完，就算是任務完成，往後的打算，他早已安排妥當……

這日毛幹到了許昌，已是傍晚時分，這許昌也是個大地方，毛幹對這裡也十分熟悉，許昌西門外有一條花街，可比美汴梁城馬道街第四巷。

那條街的名字也很怪，叫做牛角街，一開始街很寬，漸往街裡漸窄，而街的兩旁却全是小門小戶，但只要走入小門，立刻眼前一亮，裡面房屋十分有氣派，一應傢具十分惹眼，各屋不僅鶯鶯燕燕，而且琴韻歌聲此起彼落。

就在這條牛角街上，有一家許昌十分有名的妓館，叫做西施香院，這兒的規模完全仿照紅樓夢大觀園的說法而建，院內亭台樓閣，小橋流水，假山花木，十分清雅，而西施香院的女子也全都是百中選一的絕色美女，一般粉頭是不會也不可能被西施香院看中。

毛幹除了幹他的「正當職業」外，只對女子有興趣，所以每到一個地方，他都會溜進妓院去消遣一番，尤其當他順利成功的完成一次買賣後，必然是穿綠柳尋名花，痛痛快快的大「幹」一番，以慰辛勞。

在客棧中略加端正，毛幹帶着三分酒意，七分花心，悠哉遊哉的晃向牛角街，街中間，西施香院的翠綠紗燈吸引了他，只見他拉一拉短衫，攏一攏雙鬢，抖動着小八字鬍子，杏仁鬥雞眼瞇瞇的跨進西施香院。

毛幹五短身材，其貌不揚，大茶壺把他引入一間大廳，一聲吆喝，立刻圍來十幾個粉頭姑娘，大家一見毛幹的模樣，全都掩口而笑……

毛幹看這十幾個姑娘，却直嚥口水，因爲十幾個全都長得十分動人，沒一個像是倚門賣笑的模樣，有幾個還在秋波微轉中，桃腮微紅，粉頭低垂呢！

毛幹年已五十，經過諸多這種場面，心中早想到這西施香院能有這麼多絕色美女，那些不輕易出面的姑娘，更不知有多美艷動人的了。

心念間，毛幹揮揮手，把所有女的全揮走，面露不屑的對一旁的老鴇道：「就這些嗎？」

那老鴇從上到下把毛幹看個仔細，噗嗤一聲笑了起來。

她那種笑，笑得毛幹心裡不快，因爲那是看了他這副不登大雅之堂的長相後，從內心中自然的流露。

却聽那徐娘半老鴇兒伸着食指，往毛幹點着，笑道：「爺，若論美女多，在許昌地面我是第一家，如果這些的姑娘你老全看不上，在這許昌你再也找不出爺喜歡的。」

毛幹鬥雞眼一瞪，桌子一拍，道：「囉嗦，你把毛大爺當番鴨，肉香腦笨！」伸手入懷，隨手掏出一個金光閃閃的元寶，重重的往桌上一放……

鴇兒兩眼發直，伸手把那金元寶托在手上，遠看近瞧，最後送到口中咬了一下。

「不錯，是眞的金元寶。」

冷冷一笑，毛幹道：「只要能把大爺侍候舒服，這玩意大爺可有的是。」

把金元寶往懷裡一塞，鴇兒當即起身施一禮，道：「爺，你稍坐片刻，我去把我們西施香院的花魁女替爺請過來，包準爺會大吃一驚！」只見她右手拇指翹起老高，光景是比劃個第一。

輕點着頭，毛幹道：「快叫出來，老子拭目以待。」

鴇兒早嘻嘻哈哈的掀起落地隔簾，擺動肥腰往後面走去，一面還聽她高聲召喚，快送香菓茶點來！

不旋踵間，隱隱聽到翠環叮噹，碎步頻响，燕燕鶯鶯的走來四名花枝招展，雙瞳剪水的少女，每人手捧不同茶點，掩口淺笑，來到毛幹身旁。

只見四人手托茶點，顏色不一，香甜撲鼻，一溜的站在毛幹身旁，並不把茶點放在桌面上。

毛幹一看，心裡明白，他連伸手去取也沒有，只等那西施香院的花魁女到來，親自把這些美點送入他毛大爺的口中了。

於是，珠簾又掀，香風送來，只見一個芳蘭竟體，翠繞珠圍，儀態萬千而又傾國傾城的佳人，在兩個色藝俱佳的姑娘攙扶下，悄無聲息的緩步擺腰走出來！

毛幹一看，原本是一喜，但漸漸的，他的臉色由喜變驚，而且幾乎彈跳起來……

那女的來到毛幹身邊，先是盈盈一禮，然後在毛幹的對面坐下來。

立刻，托着茶點的姑娘，一個個把茶點送到那名絕色女子面前來，只見她伸出葱一般尖的玉手，輕輕取出盤中點心。

在一旁笑不絕口的鴇兒及時道：「爺，我們姑娘侍候你吃點心呢！」

那絕色女子緩緩的把點心送入毛幹口中……

而毛幹却背流冷汗，食不甘……

他心中驚異的，是面前這絕色姑娘，怎麼長得那麼像，像極了寶雞杏花閣的花巧巧。

毛幹一連吃了四塊點心，又喝了一杯香茗，發覺面前的姑娘並無任何異狀，這才稍覺放心，總以爲天下有不少長相十分相似之人，再說，如果她是花巧巧，那麼她怎麼會沒有一點反應？

心念間，毛幹輕鬆多了，立刻他對鴇兒道：「今晚大爺心情愉快，你快去叨拾些酒菜，大爺要同姑娘，在她房中飲幾杯。」

鴇兒一聽，急步外廂吩咐去了。

這裡毛幹也站起身來，伸手撫着八字鬍子笑道：「姑娘，咱們到妳那閨房聚聚吧。」

緩緩站起身來，那絕色姑娘竟比毛幹還高出半個頭，只見她緊緊的往毛幹身邊依偎着，看上去不勝嬌柔的樣子，令人憐愛！

毛幹乃歡場老手，也不客氣，伸手握住姑娘那柔弱似無骨的嫩手，磨磨蹭蹭的往後面走去。

過了二門，又見另一片天地，雖已黑夜，但院中小徑皆高掛紅燈，亭台樓閣，又是一番氣象。

登上一溜台階，又沿廊道走了一段，這才到了一間十分雅緻的房間中，一進門，毛幹在香氣衝鼻中，幾乎打了個噴嚏，兩隻紅燈高掛，照得滿屋光艷誘人，小圓桌的玉石面，安放着一盆盛開的小花，窗淨几明中，只見珠簾銀鈎，錦榻錦衾，可眞是標準的溫柔之鄉，銷魂之地！

那絕色美女先招呼毛幹坐下來，早把幾個使喚的姑娘遣離房間，這才親自爲毛幹斟上茶，款款坐在毛幹對面。

毛幹鬥雞眼直瞄喝着茶，道：「姑娘芳名叫甚麼？」

「我叫花圓圓。」

「噗！」毛幹口中的茶有一半被他噴在地上，他的臉色在一刹間變得蒼白，有些目瞪口呆，道：「花圓圓！花……」

花圓圓一笑，道：「爺的大名是……」

毛幹更加一驚，却不自主的道：「我姓毛……」毛字剛出口，毛幹後悔不迭。

「啊！毛大爺，可是路過許昌嗎？」

毛幹哈哈笑道：「不錯，是路過的。」

也就在這時候，只見一個年輕俊俏的男子，手托一個黑漆大木盤，頭戴瓜皮緞帽，一手撩着長衫下襬，乾淨俐落的走進來。

他並不多看二人，只顧着把漆盤中的酒菜擺放在玉面桌上，這才露齒對毛幹一笑，退出房去。

毛幹一看，心中更加吃驚，明敞着這小子不正是人頭店相公們的打扮嗎？自己這是一頭撞進盤絲洞，跑也不是，爬也不成，看樣子總得設法早早離開才是。

花圓圓舉着酒杯，送到毛幹唇邊，還有意無意的在毛幹的八字鬍上輕拉了一下。

照理說毛幹會一把拉着花圓圓往自己懷裡一摟，春情意濃，春色蕩漾中，也就有了情調，然而毛幹沒有那樣做，他甚至已把花圓圓當成了毒蛇，避之唯恐不及。

像一粒小小的黑珍珠，花圓圓的耳墜地方，有一顆相當誘人的黑痣，那是相當惹眼的，只見她有意無意的把那粒獨特的美痣展示給毛幹看。

毛幹那有心思，邊喝着酒，毛幹心眼不停轉動！

突聽花圓圓問道：「毛爺是做什麼買賣的？」聲音清柔悅耳至極。

毛幹漫應道：「什麼買賣都做，上至王公大臣，巨商富紳，下至販夫走卒，甚至惡霸土匪，毛大爺都能同他們扯上關係，老實說，

毛爺這就是往伏牛山區去找那拉桿土匪小叫天的，不出幾天，毛爺又會來這許昌，到時候咱們可得好好聚上一聚，如果妳願意，毛爺出價替妳贖身！」

毛幹的意思，是想綜合他的唬、騙技倆，以達到他製造機會速速脫身之目的。

不料花圓圓不動聲色，依然笑面生春的招呼毛幹飲酒。

也就在這時候，房門開處，一個姑娘擺動柳腰進來，只見她在花圓圓的耳邊嘀咕一句。

花圓圓點點頭，笑對毛幹道：「毛爺請稍坐，賤妾有個親戚要回鄉下去，說句話賤妾就回來的。」

毛幹笑道：「姑娘請便！」

花圓圓走出房門，反身把房門關好，毛幹早貼身牆角窗邊，大熱的天窗子是開着的，偏頭踮脚外望，毛幹急又把頭縮回來，因爲他看得十分清楚，就在不遠的花牆邊，花圓圓正與那個送酒菜的相公點頭密議呢！

一切情況，早使得毛幹知道這花圓圓與人頭店是一夥的人，那個送酒菜的，必是人頭店裡的相公。

閃身來到桌前坐下，毛幹自己斟滿酒杯，暗中自懷中摸出一個瓷瓶，小指甲在瓶口挖了一些白色藥粉，往花圓圓的杯中輕輕一抹……

於是，花圓圓又緩緩推門走進房來，一面淺笑道：「勞你毛爺久等了！」

毛幹故示不樂道：「一去大半天，毛大爺心裡不舒坦。」

「爺生氣了？」

「嗯！慢待毛大爺，可是要受罰的喲！」

花圓圓笑道：「爺要怎麼罰？」

毛幹舉着酒杯，道：「毛大爺罰妳陪我喝一杯！」

花圓圓一笑，伸纖手舉玉杯，還眞的一飲而盡。

於是毛幹笑了，他喝乾了杯中酒，又吃幾口桌上擺的精緻小菜，臉含奸笑的看着花圓圓！

毛幹心中充滿了矛盾，面前的花圓圓，在一杯酒下肚之後，所顯示的豐肌弱骨芙蓉臉，正是秀色可餐的巧模樣，只可惜她是人頭店裡開設在外的分店成員，如今她必已安排如何對自己下手了。

突然，花圓圓雙目睜圓，雙眉打結，編貝外露，手指毛幹，道：「毛……偷……」話未說完，人已翻倒在桌面上。

毛幹不敢怠慢，走到後窗，往外一望，不由喜出望外，原來那兒距離後院外牆不遠，那麼大的一片花圃，靠北還有個有人正在忙進出的灶房。

縱身翻出窗外，毛幹雙腿暴彈，人已落在兩丈高的牆頭上，回頭望，却看到樓上燈光下，一個女的正翻開一個大木櫃，把一包東西往裡面放呢！

再細看，毛幹咧嘴笑了，那不正是西施香院的老鴇嗎！

不旋踵間，房裡的燈又熄滅了，「格登格登」的下樓聲，使得毛幹精神一振。

就像黑暗中的狸貓般，毛幹攀欄飛縱，悄無聲息的翻進樓上屋中，急速的掀開大木箱，雖在黑暗中，但那木箱中的東西仍然是黃白分明。

狠狠的兜了一包純黃的大元寶，毛幹這才躍出西施香院，直奔客棧，當晚即拉馬上道……

烈陽當空，晒得萬物了無生氣，連路旁的柳葉兒也垂頭喪「熱」氣，常聽人們說的那句俏皮話：「那兒涼快朝那兒躲去！」如今正是這樣子……

一連翻過兩座高坡，毛幹的座下馬熱得連頭都揚不起來，嘴巴裡直淌白沫。

遙遙望過去，有一座山神廟，兩棵松樹下，正有一個人背靠着老樹幹仰着脖子猛往口裡灌水呢！

一匹棗色大馬，正在廟後面地上啃食青草呢……

馬蹄聲令喝水的人轉過頭來，馬上的毛幹手搭涼棚望上去，日頭太強，他只見到一個戴草帽的人。

毛幹尚未登上山坡，早聽得山神廟松樹旁那人高聲道：「來的可是毛兄嗎？」

毛幹抬頭上望，心中不由一喜，當即拉馬急急的登上山坡，一面笑道：「原來是林大俠，荒山相遇，眞是難得。」毛幹說着，就把馬拴在一棵矮樹上。

林浩然跨溪翻山，眼看就要趕到伊城，想不到會在這裡碰上毛幹。

於是，林浩然就把在山裡二狠溝遇上小叫天的事說了一遍，毛幹聽了眞是大吃一驚，想不到許昌的人頭店夥計，竟然超在他的前面，看來小叫天那兒他是不能去了。

心念間，毛幹笑對林浩然道：「林大俠既然已通知小叫天，在下也就省却一趟路程，只是金沙灘人頭店裡的人好歹已盯住我不放，天下之大，已無我毛幹容身的地方，打從今日起，毛幹就跟在你林大俠身後，彼此也好有個照應。」

林浩然心中當然一百個不願意，如果這麼一路走下去，就算人頭店裡不找來，一旦傳揚出去，也是有損聲譽的事，然而却也無法加以拒絕。

正在無法回應的時候，毛幹早自馬鞍上取下一些吃的，有酒有肉，還有一大塊油酥餅。

二人就在這山神廟前，邊吃邊喝。

林浩然一時間尚未開口，毛幹却笑問道：「敢問林大俠，咱們準備往那兒走？」

林浩然心想：這毛幹可眞會攀交情，看樣子眞的被他粘住了。

於是，林浩然緩緩道：「我這是往錢塘江去訪一位老友，總希望他能助一臂之力，而毛兄你……」

毛幹撫掌大笑道：「這可好，走錢塘，咱們順道遊西湖，林大俠我這次可是跟定你了。」

林浩然正在沉吟，毛幹心眼反應相當快，立刻又道：「不過林大俠你儘管放一百二十個心，毛幹跟在你身後，絕不做那令你林大俠難堪的事。」

哈哈一笑，林浩然道：「本來有件極重要的事，想煩你毛兄走一趟的，聽毛兄這麼一說，林某倒是不好開口了。」

毛幹一怔，急忙問道：「什麼事？」

林浩然道：「本來這件事也只有毛兄才能勝任愉快，可是毛兄……」

毛幹手一攔，拍着胸脯道：「林大俠，有事盡管吩咐，如今既然林大俠被我等公推出來主持這大事，我們豈能不聽你林大俠的？」

林浩然道：「既然毛兄這麼看得起我林浩然，那我就說出來，毛兄聽了以後，願意的話就去，如果不願意，林某也不勉强。」

毛幹看林浩然說得十分愼重，一時間還不知如何開口，只是輕點着頭，等林浩然說下去。

「目前咱們正在聯絡各方武林英雄，江湖豪傑，指望着大家一條心，全力與秦川幫一拚，可是咱們這一方對於秦川幫的活動仍不十分明白，所以我想請毛兄暗中去到鎖龍嶺附近，找一個隱蔽高山藏個三幾天，監視一下金沙灘那面的活動情形，毛兄你可願去？」

毛幹一聽，半天說不出話來，他再也想不到林浩然會派他做這個「送羊入虎口」的任務……

林浩然道：「毛兄如果有困難，在下另請他人也是一樣。」

毛幹苦笑，道：「林兄你是知道的，金沙灘人頭店裡的人，早已大批出動，目的就是要我毛幹的項上人頭，千里迢迢，就怕跑得慢，我東藏西躲，怕的就是遇上他們，如今林兄又要我跑到秦川幫的大門口，我的媽呀，這不是誠心要我送命嗎？」

呵呵一笑，林浩然道：「就因爲他們人頭店裡的人正到處找你，所以林某才要你毛兄往鎖龍嶺附近走。」

「爲什麼？」

林浩然道：「因爲對你毛兄而言，也只有鎖龍嶺附近才最安全。」

毛幹迷惑的道：「林大俠的意思是說……」

林浩然又是一笑，道：「最危險的地方，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毛幹輕點着頭，道：「好！這就叫出其不意，這道理我懂。」

林浩然道：「這麼說來，毛兄是願意去了？」

「去，而且是馬上就去。」

林浩然握着毛幹的手，道：「只要躭上三天，看看他們那面都是些什麼人在出入。」

毛幹道：「三天之後呢？」

「找個地方躲起來，等到七月十五，大家在八斗山十八盤嶺上見面。」

毛幹一聽三天後可以找地方躲起來，心中早有了定奪，當下端正坐騎，別了林浩然，急急的朝着豫陝邊區馳去，他決定疾馳西平，經商南武關那條官道摸向鎖龍嶺附近，運氣好的話，他該不會碰上人頭店裡的人。

火傘高張，萬里無雲，毛幹在正午趕到龍駒寨的時候，已經是汗出如漿，連他胯下的坐騎也是一身濕漉漉的。

毛的幹清楚得很，龍駒寨這地方，可是秦川幫的勢力範圍，一個不小心，必然會被人頭店裡人發現。

那龍駒寨的官道，距離龍駒寨城門約有一里之遙，往西去，經藍關而入長安城，毛幹躲過正道，拉馬繞向另一條偏道而進入龍駒寨。

毛幹並沒在龍駒寨住下來，先是找了一家小逆旅，把馬匹安交給小店看守，然後辦了一應食用之物，這才悄悄又溜出龍駒寨，繞過小徑，直入秦嶺大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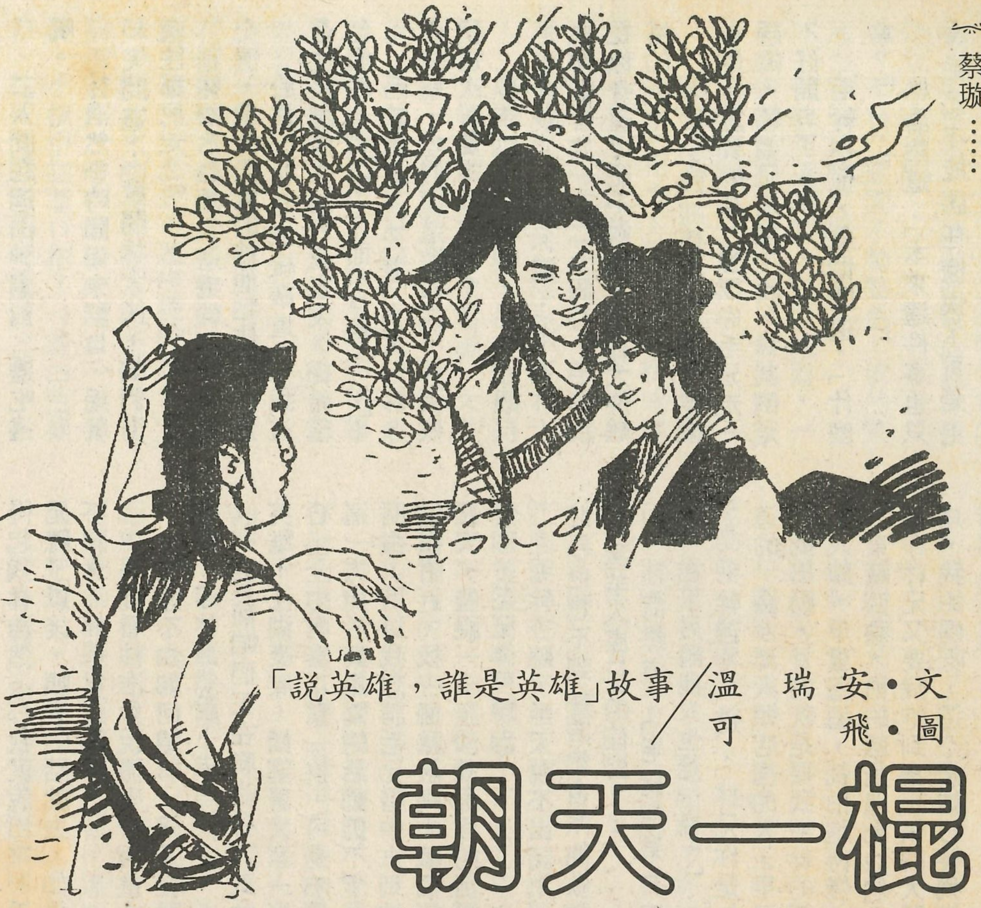
他人一逕入山，立刻往西，翻山越嶺，盡在荒林野徑山溪危崖中疾走，只見山嶺綿延，流溪如帶，千岩萬壑，曲徑通幽，偶爾還見到野鹿奔騰，野豹現踪，只是毛幹並不在意，仍然是輕鬆奔走於小徑上，狀至愉快。

他所以愉快的理由，是因爲他心中有了打算，而且是如意的打算。

毛幹自龍駒寨入山往西幾乎走了兩天一夜，直到第二天日落西峯，他才過了駱峪關，西去三十幾里，那就是鎖龍嶺，如果這時候碰上人頭店任何人，他自知絕無倖免，也因此他連駱峪關也沒進去，施展出神偷絕技，騰躍在山林中，繞道越過駱峪。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 王小石的說英雄、重英雄，溫柔在旁傾聽，小石對逃亡的看法分成幾種，有些人視逃亡爲人生歷練，他認爲是一場遊戲，逃亡只是一種轉戰，失敗得起才是英雄，逃是一種生存的方式……溫柔對桃花盛開有興趣，對他談逃……桃的契機索然無味，不禁發出了鼾聲，小石弄醒她，突然又來了一位少女——蔡璇……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朝天一棍

一場夢魘難分辨　人面桃花叫當心

「我只是讓你少等幾天而已。」

溫柔左望望，右望望終於忍不住問：「她是誰？」

王小石一時不知如何說好，蔡璇抿嘴笑道：「我叫蔡璇。」

溫柔狐疑地道：「妳是……」

蔡璇氣定神閒的說：「我知道妳是溫柔。」

溫柔不與她說話，只銳聲問王小石：「你把我們大伙兒兜兜轉轉的引來此地，一住數天，爲的就是等她？」

王小石傻乎乎的答不上話：「我……」

溫柔氣得只問：「我只要知道：是或不是？」

王小石一時答不上來，蔡璇又「拔刀相助」的替他答了：「我是他一個不敢忘記的女子，他當然不敢不等我了。」

溫柔氣得淚花亂顫，轉首恨聲一字一字的問王小石：「有沒有這回事？」

王小石只好答：「有……可是……」

溫柔氣極反笑：「好，好！我跟你說的話，刻的字，你却苦心佈置好，找人聽，讓人看！枉我對你……」

她揚手就要給王小石一記耳光。

王小石沒有避。

他寧願先給溫柔摑上一掌，讓她消消氣。

由於他在感情上曾遭受過多次的失敗，甚至是爲禍至深的慘敗，使他深記不忘，陰影常在，所以一旦遇上女子對他嗔怒之時，他便失却了他平時的機伶百出、從善如流，而只會怔怔發呆，任由局面變壞，他却只能逆來順受，祈求對方的原宥和息怒。

當然，有的時候沒有語言就是最佳的語言，所以此事無聲勝有聲；但有些時候却沒有反應便是最差的反應，這一刻便是一例。

溫柔本來要摑王小石一巴掌洩洩氣，但見他竟閉上了眼沒有閃躲，頓想起何小河教她的話，反而不打了，狐疑的問了一句：「你以前給女人打過耳光吧？」

王小石老老實實也平平實實的點點頭。

溫柔只覺一股怒火往上直衝，頓頓足，望望似笑非笑像在看一場戲的蔡璇，忽然竟一笑。

她這一笑，却不現酒渦。

一點梨渦也不見。

王小石看了，只覺心寒。

只聽溫柔狠狠的白了他一眼，狠狠的笑道：「好，我們的王英雄是吃慣了女人耳光的，小女子溫柔雖瞎了眼，也無意要加上這一記掌印，只好親一親你，讓你恒存紀

念。」

說着，竟當着蔡璇面前，在王小石頰邊，親了他一下。

這一下，不知親的人是什麼心情，但給親的人王小石，卻心驚肉跳，百感交集，跟剛才那一吻的旖旎風光，早已迥然不同，天淵之別。

其實，這時候，溫柔也期待王小石說些什麼。

但王小石却沒說什麼。

他一時間什麼也說不出，只在心裏狂喊：糟了糟了，又一次，自己心愛的女子要跟自己訣別了，怎麼辦？怎麼辦哪！怎麼每一次都這樣子，每一回都如此……

他心中狂喊，口裡却沒了聲息。

溫柔冷笑一聲道：「你倒沉默是金。」

蔡璇拍手笑道：「你們倒恩愛親熱。」

溫柔返身，冷哼：「他等妳？」

蔡璇迷迷的笑道：「不然他在這裡等吃桃子？」

溫柔語冷如冰：「妳來就是爲了找他？」

蔡璇居然道：「我那時還不知你在，所以十里迢迢趕赴，却也遇上了你。」

溫柔忽一跺足，掉頭而去，只抛下了一句話：「好，那我不礙着你們了。」

她直往通往客房的月洞門裡疾行而去。

王小石知道此時再也遲疑不得，正欲呼止，此際，月洞門內却正好轉出兩人，溫柔低首疾行，幾乎撞得兩人滿懷。

兩人同時閃身，讓過。

一人身形輕巧。

一人身法奇詭。

只聽一人招呼道：「溫姑娘，發生什麼事了？」

另一人却唸道：「阿彌陀佛，溫姑娘可否把說話清楚再走？」

溫柔恨恨的盯了二人一眼，又回過頭來狠狠的掃了王小石和蔡璇二人一眼，再狠狠的說：「你們……全都……陰陽怪氣的！我恨死……你們了！」

然後就走。

她的身影消失在月洞門外。

在這之前，這月洞門未有她的身影。

在這之後，她的身影已消失在那兒。

她的身影，只在這一刻掠過了這門，停了一停，頓了一頓，留下怨恨的眼光，留下句狠狠恨恨的話就走。

可是這都留在王小石心裡，腦海裡。

怎生會忘？

不思量，自難忘。

細思量，更難忘。

人總是難以忘情的。

可不是嗎？

* * *

莫名其妙的是那兩人。

那在月洞門出現的兩人，一個是三枯大師，一是客店主人溫六遲。

他這次可又多了一「遲」。

他來遲了。

「我來遲了，」這回連他一開口也是這樣說了，「我見她趕來了，就告訴她你在院子裡，沒想到，却害了你……」

王小石木然道：「是我要你一見她就請她過來的。」

蔡璇看了一陣，觀察了一陣，又想了一陣，這時才說：「你後悔約我來這兒了吧？」

王小石道：「我還是謝謝妳歷盡艱辛的趕來這兒。」

蔡璇瞇着眼、柔着聲說：「歷盡艱辛還不致於，莫忘了我慣於易容。但我確是一心一意的趕來就是了。你大概心裡是忍着沒罵我吧？若不是我救過你，恐怕你早就把我攆走了。」

王小石只道：「我只欠了妳的情。」

蔡璇迷着眼道：「我的情是欠不得的。」

王小石無精打采的道：「可是我已經欠了。」

蔡璇又迷着聲道：「可是女人的情都是欠不得的。」

她用眼色一瞬向溫柔身影消失的所在，道：「女人也是寵不得的。」

王小石苦笑。

「我只怕沒這福氣寵她。」

「女人一旦給嬌寵了，就像駕到崖邊的馬車，不勒止，就要飛了……但只能飛那麼一陣子，可一輩子都完了，玩完了。」蔡璇極不同意，「你難道要女人對你這樣子嗎？你難道忍心讓你寵的女人就這麼飛下去嗎？」

王小石無言。

溫六遲忽道：「蔡姑娘，妳不遠千里而來，長途跋涉，也是累了，好不好讓我給妳找間上房，好好歇歇再說？」

蔡璇只笑出酒渦，向王小石緊迫盯人的道：「女人是寵不得的，甚至也是讚不得的。嬌縱壞了，是男人的不好。本來就沒有不好的女人，只看男人有多壞。你喜歡她，只能喜歡在心裡；你寵她，就把她給慣壞了。那時你再愛護她，她不覺得厭煩，也只覺得應份，一旦你對她不夠好時，她又怨你沒眞情了。女人是慣不得的。」

她頓了一頓，忽然突然的說了

一句：「你是個好男人，却從來沒遇過一個好女人。」

溫六遲又道：「璇姑，妳累了，妳不累王少俠也累了，妳上房歇歇，一切明天再說如何？」

蔡璇這回「嘿」地一笑，一揚頷，像隻高傲纖秀的鳳凰，只說：「我會去休息的。溫老闆放十二個心，你那位陳張八妹早已張羅一間雅房給我，我璇姑自有睡處。再說，我叫章璇，不叫蔡璇。我原姓章，不姓蔡。我章璇所惹起的事，自會料理妥當——我也不習慣欠人的情，更不愛看人家如喪考妣的臉！」

說着，刮起了一陣桃花風。

花落。

身起。

她也走了。

飄走的。

亦自那扇月洞門。

* * *

王小石依然負手不語。

溫六遲看看王小石在桃花樹下的身影，只覺得這人比自己還孤獨，而且還孤獨得多了。他實在沒辦法想像：一個平日那麼愛熱鬧，湊熱鬧，甚至有他在就有熱鬧的小石頭，怎麼一下子背影如此悽寒起來了？

所以他很有點躭憂：「你看他會不會有事？」

他問的當然是三枯大師。

三枯答：「他不是第一次失意了。」

溫六遲道：「可是他是一個很重感情的人。」

三枯又答：「他也不是第一次失戀了。」

溫六遲道：「不過他這次是陷得很深，特別深。」

三枯一時無言。

溫六遲又道：「據我所知，他之所以遲遲不離開京師，不是爲功，不是爲名，更不是爲權，只爲了人在溫柔鄉，放心不下這溫柔女子而已。」

三枯陡地笑了一下。

無聲的。

溫六遲忍不住道：「你何不過去勸他一下？」

三枯反問：「我勸？有用嗎？」

溫六遲熱誠的說：「他比較聽你的，這點說來有點奇怪。」

三枯無聲的嘆了一氣，「聽誰的，都還不是一樣？傷心，是心底裡的事，誰知道？誰勸得了？」

溫六遲鍥而不捨：「可是，我們總是他朋友啊。」

三枯淡淡地道：「那也畢竟是朋友而已。蘇夢枕就說過：世上最艱難的時候，總是要一個人去渡。」

溫六遲仍滿懷關心的說：「你看，這一次的事，他能抵受得了嗎？」

三枯悠悠的道：「去年，在這兒，他因要回去探訪家人，也匆匆來過這兒一次。」

溫六遲怔了一怔，想了一想，道：「是啊，那時咱們幾人還在這兒，聚了一聚，大家還勸他一是擺明旗幟，領兵抗遼：不然，就索性造反，換了這腐敗朝廷！省得這樣不黑不白，半江不湖，浪費了大好身手！可他就是沒這個大志。」

三枯道：「他有他的用意。一個人要量才適性，不愛喝酒的，提壺猛灌，難道要醉得頭頂上開出朵花來不成？去年，今日，這兒只有我們，溫柔還沒來過這兒，章璇也沒出現。」

溫六遲這才有些意會，頓了頓才接道：「是的。」

三枯道：「今年，今日，她們來了，可是又走了。」

溫六遲驚悟的說：「都經從這月洞門下來去。」

三枯道：「卻仍剩下了王小石。」

溫六遲接說：「還有我們。」

三枯道：「還有這花這樹。」

溫六遲道：「依然花開花落。」

「一切都宛似沒變。去年冬消失了蜂蝶，今年又回來了。」

「失落的也許只是心情。」

「只要人尚在，失落的心情，遲早能熬過去，重新拾掇的：只要心在，那怕沒有情？」

「你說得對。」

「去年今日此門中，本來沒這情景。來年今日，也許就一切事過境遷、重新開始了。」

「我明白了。」

然後他向王小石走去，邊對三枯大師感激的說：「你的指示很管用。我還是先勸他歇一歇去：只要熬過一時，以後就會好過了。傷心時只要不去想那傷心事，就不會心傷欲死，心仍是那顆心了，只要一心不動就不怕情海多變。」

他領悟的走向王小石。

花樹下的王小石。

爲誰深院黯負手？

爲誰風露立中宵？

黯淡、傷情、銷魂的王小石。

溫六遲當然沒去三枯大師也有一聲輕得比風更輕的喟息：

「誰欠誰的情？誰負誰的義？才見他桃花開，又見他桃花落。那麼苦的甜，那麼甜的苦；他是不甘淡泊，我是自甘寂寞。」

伊之語音，比花落還輕。

* * *

這時候，忽有一道流星，自長空掛落。

很璀燦的伊始，還拖了個艷色天下重的尾巴。

可惜，這時候，誰也沒察覺、沒注意、沒發現她。

他們誰也沒等到下一顆流星出現之前，就已分了手。

* * *

不開心的當然不止是王小石。

還有溫柔。

溫柔當然不開心。

她忍住沒哭出來。

眞正傷心的時候，淚是往心裡淌的，不是哭出來給全世界的人都知曉的。

所以苦是一個人的事，開心熱鬧卻是大伙兒共享共渡。

誰都一樣。

連她溫柔也不例外。

只不過，那一段在花樹下花飛花落，等流星，賞流螢，刻心語的溫馨，却是何其短、何其迷、何其留不住、挽不回啊！

死王小石！

（竟比白愁飛還沒良心！）

枉我溫柔對他那麼好！

（我溫柔本就不該對人好的！）

他白費我的心意了！

那女子是什麼人？怎麼我沒聽說過？

想到「王小石沒告訴過她那女人是什麼人」這事實，她的眼淚可就來了。

一發不能收，不可收拾。

幸好她已回到房裏。

她住「秋月閣」。

「秋月閣」就在二樓。

溫六遲開客棧的目的是：「給遊子一個可以戀棧的家」，所以他把每一間房都起了雅緻的名字，還把房間與其名義佈置得十分貼切。

回到房間，就剩下她一個人了。

她哭，大哭。

大哭特哭。

但不出聲。

爲了要作無聲之痛哭，她咬住枕頭噎住自己的聲音，她套着厚被來悶住自己的哭聲。

絕不可以給那妖女聽到！

也決不給王小石聽見！

（我哭我知。）

（我泣我狂我痛我苦我的事！）

（我哭給自己聽。）

（我只爲我受傷的心而哭。）

想到這時只她一個人寂寞地哭着，她就份外的懷念她的爹爹，越哭越傷心。

哭了好久。

哭完了。

哭完了之後，眼皮子也腫得核桃老大似的，她下定了決心，她是溫柔。

她溫柔是不屬於任何人的！

她是她自己的溫柔！

* * *

爲了不讓自己哭出聲，她是咬着自己的手腕睡去的。

她的淚猶在臉上，未乾。

她快朦朧入睡前還飲恨的想着：我對他那麼好，那麼主動，他竟跟另外一個女子來欺侮我。

我第一次對他那麼溫柔，但却得到如此回報，這樣下去，怎麼得了？

她越想越委屈，越是難過。

然後她不知眞的看見了還是夢見了：

桃花。

不止一棵，很多很多的桃花樹。

一道溪流，打從中間穿過，兩岸都是桃花，映紅了溪流。

溪上浮滿了落花。

落花飄零，飄零的落花。

緋紅色的江，江上映着人臉。

艷若桃花。

是她自己的臉啊。

然後一朵花落下來了，打亂了水鏡，起了一陣漣漪。

波止瀾息之後，水面上又多了一張人臉。

好熟悉的臉。

那麼亮但不侵人的眼神。

那麼兩道固執的眉！

那兩片溫和但堅決的唇！

那是他：小石頭！

不知道他在笑，還是在咒罵，抑或是在向自己求饒，只知道他專注的凝神的自水面望着自己的倒映。

啊，他看的是人臉、還是桃花？

她只覺一陣一陣的心疼。

外面似傳來一陣一陣兵荒馬亂、戰禍連天的聲音。

甚至有天崩地裂，雷擊電殛的亂世之聲。

她想站起來，可是無力。

她要轉過去，但也無法。

她發現只有王小石那對眼神是凝定的，不變的。

儘管水紋已開始變了，亂了。

漣漪又起。

一切將逐漸紊亂、消散、寂寞。

但是她幾乎連眼皮都睜不開了。

她不是剛睡去了嗎？

還是她一直都醒着？

剛剛所見的，都是眞實的嗎？所聽見的，都是眞的嗎？

究竟她在夢中，還是那是別人夢裡的她？

誰的夢裡？

她忽然想起了王小石。

她心頭一亂，眼前就比水上的波紋更亂了。

她想到這裡，就此完全失去了知覺，墜入另外一個世界裡。

那世界是流動的。

浮的，像在水面上。

但沒有落花。

沒有人臉。

只有一片空，一片白。

一片無盡的空白。

她當然不知道那時她不是浮起來的。

而是給人抱起來的。

* * *

王小石要比溫柔清醒。

所以他更痛苦。

因此他至少還分辨得出。

那像大軍壓境滾滾而至的是雷鳴。

那霹靂一聲刹那間天蒼地白，一清二楚中瞬息間反映着不清不楚的是電光過處。

然後，雨就下了。

像瀑布倒在屋瓦上。

這麼大的雷雨風暴？卻不知那株桃花怎樣了？

明兒花兒落盡未？

* * *

却不知溫柔怎樣了？

她會不會像以前那樣怒得快但氣消得也快？

他思前想後，反來覆去，很想去找溫柔解釋一切。

但又怕她還在生氣。

怕她睡了。

怕驚擾了她。

一切，等明天（至少明晨天亮以後）再說吧？

他當然痛悔自己那時爲何不把握時機解說清楚，但另方面，他也覺得：不說明的誤會，還可以說是把對方氣走了；要是說明白了，對方仍是不理他，那只怕又是一次人家對自己的放棄了。

他怕面對這個。

他也有怕的事。

像此際，他就怕風太強、雨太大，會把樹上那些字洗脫了、刮走了。

他多希望樹幹上刻的不分不散，不要成了不見不理，或成了事實上的不死不散了。

他關心溫柔。

溫柔是他的年輕、活力與溫柔，也是他的善良。

溫柔是他的陽光。

可是今晚有雨。

且是大雷暴。

他還躭心那棵樹。

那些花和那些桃子，能經幾許風雨？人的一生又能經幾場風？幾場雨？

那幾個字呢？

也能經霜更艷？遇雪尤清？

他忽爾想起墜如花落的朱小腰。

念起暗中掌號「六分半堂」的雷純。

還有每次出現都有一場淒艷狙殺的雷媚。

還有花……

以及雨……

一張張的人臉。

艷顏。

一朵朵的桃花。

美姿。

最後花和雨都灑落在水上，漾起一波又一波的漣漪，一圈又一圈的漣漪。

漾盪不已，聚而復散，消而復合，周而復始。

最後都變成了一張比水還清，比花還嬌的臉：溫柔的臉。

就在這一刻裡，王小石眞的有點分不清，到底這是夢還是眞。

他眞看到溫柔的臉。

他甚至看得見溫柔在想什麼。

溫柔在迷惑。

她正懷疑自己是在夢裡，還是別人的夢中？她在這夢裡看見自己，還是在王小石的夢裡遇上自己？她是在她的夢見着王小石，還是在他的夢裡夢到王小石夢見自己？

溫柔分不清。

王小石一時也弄不明白。

這是自己的夢？還是溫柔的夢？或是溫柔正夢見自己的夢，還是自己正夢到溫柔的夢？

又或是他們只在別人的夢裡夢在一起，甚或是那根本不是夢，誰也沒有夢了，彼此都一早已夢醒？

許是因花摻合了雨，還發出了一陣又一陣馥郁的香味……

甜香。

那是落花的味道吧？

帶點桃香，令人陶醉。

且太濃郁，略嫌過香。

太香了，帶了點艷，整個人都浸在香味裡，像變成了香味，飄了出去。

（怎麼那麼香？）

香似乎成了一種實體，一種液體，把他溶溶的浸透着，快融入骨髓神魂裡去了。

（咦，好像是太香了吧？）

他忽然警覺：這香？

他欲振起，但他乏力。

他原住於「香花軒」，就在溫柔「秋月閣」的對面。

他已躺在床上，思念着溫柔。

但在這一刹間，他已驚出了一身冷汗。

這時轟隆一聲，又一道霹靂過處。

外面風大，雨大。

風雨暴肆。

店內黑黯一片，只浸在酥心醉肺的奇香之中！

他一察覺不對，欲起，膝一軟，脚一浮，又落在榻上！

一時間，心中腦裡的一張張溫柔的臉，全碎散在雷電交加的夜裡。

人面已不知何處去。

但香依然香。

依然入了骨又透了骨的香着，像一個主題，又像一場夢魘，更像一張鋪天蓋地的大被子。

他眞想就此睡去。

恬息。

就算死了也無妨。

而死，正是夢的酣處，睡得最淋漓處。個人最深的夢就是死，天下最大的夢便是寂滅。

* * *

就在這時，忽聽「夏蓮居」裡有一女子尖叱了一聲：「『下三濫』的『人面桃花』！大家當心！」

王小石迷糊恍惚中，忽然記起：何小河正是住在這「夏蓮居」裡！

「下三濫」有三種獨門迷香，稱絕武林，那就是：溫柔香、四不像、人面桃花。

何小河正是「下三濫」何家的女將。

而今她大叫出聲，因爲她正聞着自己家族的絕門迷藥：「人面桃花」！

* * *

「人面桃花」：

人的臉，桃花的香！

兩者結合一道，那就是無可拒抗的迷香。

它不毒，所以性子不烈。

性子不烈，就不突出，混在桃花香裡，教一流高手也無從分辨，無法防備。

所以這是專迷倒一流高手的迷香。

它只迷倒人。

迷倒，就是失去了戰鬥的能力。

對眞正的武林高手而言，失去了戰鬥能力，無疑要比中毒、受傷、遇伏更折騰人。

也更可怕。

* * *

「下三濫」一門之所以能以一小族人就能震懾武林，就與他們的作風、手段以及獨門絕技有着極大的關係。

「人面桃花」即是其一。

* * *

何小河今晚很早便睡去了。

早起風雨之前。

她也沒去院子裡經歷王小石那一場感情上的驟風急雨。

所以她睡得很安詳。

不，簡直是熟睡如死。

她睡覺向來都有鼾聲。

她很不希望人知道這一點。

她甚至拒抗這一事實，曾經在人指出後還堅決不承認這事。

但她終究知道這是事實。

（未完・卅）

上文提要： 燕子飛四人在雙龍居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如意被囚禁之地，突然來了一人，帶他們找到如意，見她已傷至奄奄一息，是被血手印所傷，手脚用天蠶絲綁在鐵樁上，因爲要奪取寶劍才能割斷天蠶絲，難免一場大戰，在摘星樓，余東劍先將犬養由美殺死，燕子飛奪得莫邪劍，救走如意，並用寒蟬爲她治傷……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燕子飛

道出驚人內幕　會同官兵圍剿

「好，我知道了。」

「燕子飛，我要你立刻採取行動，逮捕陳恭、柯友德。」

「本俠會的，但在燕某未到之前，希望你們安份點，別莽撞行事，如再壞了大事，哼！」燕子飛臉色一沉，聲音也提高一倍：「小心我翻臉不認人！」

石大勇的臉色也不好看，馬上還以顏色：「你的動作最好快一點，別拖拖拉拉，老太師交代，必須嚴懲陳、柯二人，最好就地正法，如敢藉故稽延，可別怪太師府會單獨行動。」

話畢，一甩衣袖，一聲冷哼，大步出門而去。

柳青青嗤之以鼻：「哼！死到臨頭了，還耀武揚威，看你還能神氣多久？」

燕子飛道：「張總，麻煩你派幾個人去通知嚴總、孫大人、石磊夫婦，即刻來刑部會合，如果子飛的猜想不錯，這消息絕非空穴來風，說不定一個更大的陰謀正在進行中，我們要把握機會，運氣好的話，也許一舉便可使所有的謎團全部眞相大白。」

張鐵虎頷首應諾，轉身出門傳令去了，燕、柳則又折返大牢。

如意的精神好多了，疑雲滿面道：「石大勇來幹什麼？是不是外面又有事故發生？」

燕子飛實話實說，將石大勇帶來的消息告訴她。

如意的神情驟然緊張起來，花容陡變，一陣青，一陣白，有氣無力的道：「來了，要來的終於來了，這是他們全盤計劃中最重要，最惡毒，也是最後的一個環節，可能是由於犬養由美被殺，余東劍難再歸他們所用，尤其是小妹獲救的關係，怕機密外洩，在時間上稍有提前。」

大傷初癒，元氣未復，說至最後，已極虛弱。

再將寒蟬放入口中，閉上眼，歇一會兒，如意才又接着說：「子飛，青姐，請注意聽，此刻，小妹決定要將所知的一切內幕秘辛，陰謀詭計，毫不保留的說出來，他們既然對我如此殘酷，山本的這一掌，已打斷了我與五龍會、天霸府的所有關係，我也沒有再爲他保守秘密的必要。」

燕子飛道：「養傷要緊，天大的事等妳身體復元以後再說也不遲。」

如意道：「不行，一定得現在說出來，他們的計劃極周密，你們不明內情，準會吃虧上當，甚至誤入歧途。」

柳青青道：「可是，令尊與令兄的安全妳也不能不考慮呀？」

如意長嘆一聲，含淚道：「這

件事最令我放心不下，所以小妹要鄭重的請求兩位，在可能範圍之內，盼能赦免家父的罪，非至萬不得已，不要傷家兄的命，我娘只有他這一個兒子。」

燕子飛雙眉微挑道：「如意，令兄冷酷無情，子飛苦苦相求，他居然不肯說出妳囚禁的地方，還替他講什麼好話。」

「子飛，別生氣，原諒他，家兄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從昨夜青姐告訴我的經過來看，家兄實際上曾暗中相助，他是個面惡心善的人，不會那麼絕情的。」

「妳怎能肯定他會在暗中相助？」

「首先，他沒有按警鈴，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

「當時的情況，他根本沒有機會。」

「你們離開之後，應該可以放手去做吧？」

「唔，我同意。」

「還有，那個領你們去地牢的人，我認爲也是家兄。」

「有可能。」

「如此，你是否肯助家父、家兄一臂之力？」

燕子飛想了想，道：「據我所知，前日正浩老先生在天霸府雖爲元老重臣，但並無實權，名聲不壞，來到中原以後，深居簡出，諸事不聞不問，應該不會有什麼罪。至於前田惠良就很難說了，他滿口愚忠，殺人無數，罪證明確，法所不容，即使能免去一死，牢獄之災則恐將無法避免。」

前田夫人聽到這裡，顯得很激動，顫聲道：「我們母女原就不敢奢求，只要能饒他不死，不要斷了前田家的香燈後嗣，就心滿意足了。」

說了一大堆的話，如意疲憊不堪，燕、柳叫她好好休息，別再多言勞神，她却堅持要將全部秘密說出來。

但是，她實在太虛太弱了，聲音細若蚊鳴，燕、柳必須將耳朵湊在她嘴邊才能聽得清。

道出的驚人內幕却非同小可，二俠的臉色有如善變的天氣，隨着如意的言詞，忽而狂風暴雨，忽而烟雨濛濛，忽而烏雲密佈，卒至晴空萬里。

聽完如意的訴說，燕、柳茅塞頓開，所有的疑團霎時豁然開朗，經過七八個月的煎熬，第一次展露出眞正的笑容，第一次眞正掌握住案情的脈絡經緯。

張鐵虎來報，說孫九峯已到，二俠囑如意安心養傷，結伴轉往刑部官廳。

燕子飛首先開口道：「孫大人，可知陳、柯二兄的行踪？」

孫九峯道：「不清楚，已經好幾天不曾碰面。」

「在不在坤寧宮？」

「久已未返坤寧宮，現在到處都有人在捉拿他倆。」

「如此看來，他們出現門頭溝的消息是假不了啦。」

「燕大俠，孫某在來此的途中也聽到不少傳言，莫非他二人眞的犯下了滔天大罪？」

燕子飛笑而不答，石磊、丁玲大步行入，大石頭扯開喉嚨嚷道：「奶奶的，燕子飛，你眞會坑人，自己躲在刑部逍遙，我們夫妻倆牽腸掛肚不算，還得應付五龍會的王八羔子，這兩天少說也有十來批人曾或明或暗的來探過別有天。」

「有無發生衝突？」

「只是踩路，並未到手，找不到你與青青，就溜啦。」

「沒事就好。」

燕、柳互望一眼，發出一個會心的微笑，心知如非落脚大牢，這兩天兩夜可不好熬，倭賊必會傾力來犯，能否保住如意，實未敢過份樂觀。

嚴元伯也來了，大家聚集在一起，燕子飛先說明情況，彼此交換一下意見，接着，一本正經的道：「各位大人，從如意的口中，子飛得到不少內幕消息，有信心在極短的時間之內偵破各案，使眞相大白。現在分配任務如下：

「請嚴總帶領提督府的兵馬，即刻進攻雙龍居，徹底摧毀一切機關設施，凡是敢於公然抗拒者，一律格殺，餘者遞解回城，聽候朝廷處斷。

「請張總派一位得力助手，率部份屬下捕快至五龍會設在城內的各巢穴進行搜捕，包括正陽樓在內。若力有未逮，可逕向九門提督府或兵部請求支援。

「請孫將軍領一支精兵，以及大內高手，與子飛同赴門頭溝，咸信五龍會的主力將會集中在此，勢必有一場硬仗要打。

「請石兄、石嫂，帶着別有天的各路好漢，共襄盛擧，爲朝廷，爲武林，奉獻一己心力。」

孫九峯面有難色道：「九峯已被革職，再出面帶領兵馬，恐怕不妥吧，如被石太師再參上一本，免不了又是一場是非。」

燕子飛道：「不碍事，天大的是非有子飛替你扛，石如山這個老匹夫已是末路窮途，即使要不了他的命，也會叫他脫一層皮。」

石磊最唯恐天下不亂，最愛興風作浪，一聽說要大幹，頓覺全身是勁，神采飛揚的道：「我們什麼時候開始行動？」

燕子飛道：「各位如無異議，

請即刻分頭行事，各路人馬在刑部一聚齊，馬上行動，並請提督府、刑部多備馬，最好一人一騎，以爭時效。」

大家都是身經百戰的老手，半個時辰不到便已齊集在刑部外面廣場，燕子飛一聲令下，大隊人馬隨即浩浩蕩蕩的開赴門頭溝。

門頭溝，位於北京西方偏南，是一個盛產煤炭的地方，村落雖然不大，青樓、酒肆却四處林立，在暗中吸取礦工們的血汗錢，鼠狗遍地，龍蛇雜處，向來都是罪惡的溫床，作奸犯科者的樂土。

峯巒疊翠，山區遼闊，是門頭溝的一大特色，燕子飛一馬當先，於午後抵達，眼見羣山環抱，地勢險峻，正爲不知如何追查困擾，驀見逍遙客正在一家青樓的陽台上，摟着一個妖冶的窰姐兒逗樂子，忙駐馬揚聲道：「喂，老色鬼，你的主子，石家父子在那裡？」

逍遙客一躍而下，道：「不遠，老夫正是奉命來引路的。」

燕子飛朝陽台上看了一眼，道：「沒有躭誤你的『好事』吧？」

逍遙客伸出舌頭，在嘴上舔一舔，神秘兮兮地道：「沒有，沒有！」

燕子飛道：「沒有就好，請帶路。」

逍遙客很會尋開心，臨走還跟窰姐兒招呼道：「寶貝，再見啦，後會有期。」

窰姐兒拋來一個媚眼，嬌聲嬌氣道：「大爺，下次再來門頭溝可不要忘了我小桃紅啊。」

門頭溝實際上是建在一條山溝裡，只有一條街，彎彎曲曲，逍遙客領着大夥出了山村，轉向正南，進入另一條更大更深的山溝裡。

深入三數里後，山溝更窄，山路更險，遠遠望去，果見石家父子、鐵大錘、曲德以及太師府的家將，黃龍會的高手數十人，皆站立在右側長坡上。

燕子飛揮揮手，命大家下馬，仔細觀察一下眼前的山形地勢，問逍遙客：「陳恭、柯友德在何處？」

「就在這座山裡面。」

「能否說得更清楚一些？」

「這要問石家父子才知曉。」

燕子飛略一沉吟，決定兵分二路，分別徒步登上兩旁長坡，由張鐵虎、石磊、丁玲領軍，他自己則與柳青青、孫九峯搶在前頭，來至石家父子立身之處。

石大勇展目四顧，望着蜂擁而至的大隊兵馬，臉露驚疑之色，道：「燕子飛，逮兩個綁匪，何須勞師動衆，你也未免太小題大作了。」

燕子飛的話內含玄機：「如果運氣好的話，也許可以多逮幾條大魚。」

石太師見孫九峯也來了，頗爲不快，寒臉道：「孫九峯乃待罪之身，他來做什麼？」

燕子飛不亢不卑道：「是在下請他來的。」

「他與陳恭、柯友德有同門之誼，理當迴避。」

「老太師可是怕他私縱人犯？」

「你知道就不該叫他來。」

「我相信孫大人不會私心自用，甘犯法紀。」

「這只是你一廂情願的想法，一旦出事，誰來負責？」

「燕子飛願負全責。」

「哼，只怕你負不了。」

「本俠當然負得了，否則，皇上早已另請高明。」

「充其量你只不過是個江湖人，少拿皇上來壓老夫。」

「不錯，區區是個江湖人，一不想升官，二不想發財，誰也唬不倒我！」

彼此針鋒相對，話不投機，石如山氣得臉色泛青，但燕子飛行得正，站得穩，又有欽命在身，却奈何他不得，將滿腹的怒氣發洩在孫九峯身上，大聲吆喝道：「把這個待罪的犯官給我抓起來。」

逍遙客、鐵大錘趦趄不前，太師府的家將搶着立功，爭先虎撲而上。

「放肆！」

柳青青一聲清叱，皮鞭電掣飛出，一名家將的右臂立被齊肘掃斷，痛得他倒地打滾，其餘的人睹狀大駭，紛紛退下。

燕子飛目注石家父子道：「大家今天來此的目的是捉拿人犯，盼勿節外生枝，快說陳恭、柯友德究竟藏匿何處？」

石大勇與老父互換一道眼神，道：「聽說就躲藏在這條山溝深處。」

「確實嗎？」

「消息來源可靠，應該不假！」

「但願如此，咱們現在就去瞧瞧。」

當即順着山溝的地勢，朝山上行去。

約莫過了半炷香的工夫，已深入數里，耳畔傳來一陣激烈的打鬥聲，循聲追至近前一看，果見腳下山溝裡有四個人打得難分難解，正是陳恭、柯友德、馬逵以及另外一個陌生人。

一見孫九峯，陳恭立即邊戰邊說道：「大師兄，石貴妃就被他們藏在前面的山洞裡，快去救人。」

馬逵連攻三劍後，也大聲喳呼道：「燕大俠，綁匪就是陳恭、柯友德，是我親眼見他們將石貴妃押來此地，請即下令逮捕！」

「姓馬的他們是綁匪！」

「陳恭他們才是綁匪！」

「是他們！」

「是他們！」

「是他！」

雙方南轅北轍，咬死對方，局外人根本聽不懂誰說的是眞話，誰說的是謊言？

打鬥的情形也很特別，時而似是陳恭、柯友德在追殺馬逵、陌生人，時而又似是馬逵、陌生人在攔截陳恭、柯友德，事實究竟如何，局外人也同樣看不出一點端倪。

石如山不耐久候，臉一沉，道：「燕子飛、柳青青，此時不動手，更待何時？」

柳青青冷笑道：「抓誰呀？」

「自然是抓陳、柯二匪。」

「老太師，別急呀，到底誰是綁匪，尚在未定之天，萬一抓錯了人會貽人笑柄。」

「抓他們兩個人絕對錯不了，你們再不動手，老夫可要下令逮人啦。」

「老太師，忙什麼，當心忙中有錯，常言道得好，捉賊要捉贓，捉姦要捉雙，沒有找到石貴妃以前，是否太早了些？」

「這……」

「就算陳、柯二人當眞是綁匪，也要人贜俱獲才行，免得翻臉不認帳，白費力氣。」

「這……」

「老太師德高望重，見多識廣，過的橋比我們走的路還多，這當中的輕重利害應該比我倆更清楚，還是耐着性子看他們龍爭虎鬥吧，太師父女今天一定可以團圓，事實的眞相也一定可以水落石出。」

柳青青詞鋒犀利，咄咄逼人，石如山一時語爲之塞，竟然答不上話來，一拂袍袖，續往前行。

* *

山溝，漸行漸寬。

打鬥，越來越激烈。

四人且戰，且走，且叫罵，似皆急於找到目的物，或者說急於找到目的地。

久未開口的孫九峯忽道：「燕兄，有一件事你是否覺得很怪異？」

燕子飛道：「說說看。」

「五龍會的魔崽子怎麼迄未現身？」

「會的，今天的這一場壓軸好戲，是倭賊苦心安排的，沒有不現身的道理，陳恭、馬逵四人是魚，咱們是釣客，山本、犬養是導演者，一切均在他們的掌握中進行。」

「恕九峯愚鈍，我還是聽不懂。」

「別忙，慢慢就會懂的，只要我等走快點，搶在馬逵、陳恭的前面，馬上就會有人出面阻攔。」

「這是爲何？」

「因爲魚兒必須先進入魚池，釣客才能下竿，不然就會亂了套，把戲演砸。」

「燕大俠愈說愈玄了，何敢如此肯定？」

「孫兄如不信，咱們不妨走快點試試。」

燕、柳、孫三人脚步陡地加快，何消片刻工夫，便將石家父子遠遠拋在身後，也超前山溝內的馬逵、陳恭三四丈。

「站住！」

驀聞一聲大喝，劃破長空，金百萬從亂石叢中疾竄而出，小洋芳子、井上十朋緊隨在後，另外還有十幾條彪形大漢，築起一道人牆，擋住去路。

燕子飛衝着孫九峯笑笑，弄得孫九峯滿頭霧水，搞不懂他何以料事如此準確。柳青青一揚柳眉兒，道：「金大掌櫃，怎麼？嫌咱們走得太快，下竿太早，壞了你的大事，想出面阻擋？」

金百萬嘿嘿冷笑一聲，道：「老夫不明白你的話是什麼意思？」

燕子飛挑眉道：「哼，少裝蒜，啞巴吃餃子——你心裡有數！」

金百萬一反過去卑躬屈膝的樣兒，怒容滿面道：「燕子飛，燈不點不亮，話不說不明，金某是特地來找你興師問罪的，你們把如意那個丫頭片子藏到什麼地方去了？」

燕子飛靈機一動，計上心來，道：「一離雙龍居，如意便傷重不治，想不到你們對自己人也如此殘酷，簡直一點人性也沒有。」

金百萬聞言掠過一抹得意的神采，道：「死得好，死得好，這是她叛會叛國應得的下場！」

這時候，石家父子已追至，與金百萬互望一眼，三個人的臉色皆陰晴不定，未發一言。

柳青青抓住機會，猛說風涼話：「老朋友啦，怎麼連一個招呼也不打？」

金百萬大發雷霆道：「丫頭好利的一張嘴，老夫先活劈了妳！」

跨步欺身，血手印應勢而發，已存下了殺人之心。

「找死！」

虎吼聲中，燕子飛搶在前頭，硬接下金百萬的一掌後，以牙還牙，以眼還眼，雙雙鬥在一起。

小洋芳子、井上十朋不甘寂寞，也率衆跟柳青青、孫九峯幹上了。

當此之際，對面山坡上也有了情況，山本刀之助、犬養幸二、幸三領着一羣人，將張鐵虎、石磊、丁玲截住了。

大石頭天生的急性子，一照面就要幹架，孰料，有人比他更急，徐遠、余老夫人、余東劍，彷若一陣旋風似的飄落面前。徐西刀越衆而前，一開口就沒好話：「山本逆賊，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說幹就幹，金環寶刀挽起萬道霞光，猛往山本的脖子上招呼。

山本暴退丈許，假裝出一臉恭謹相，道：「師父，過往之事，一言難盡，請你老人家放過今日，改天徒兒自當負荆請罪！」

徐遠恨滿心頭，吐字如刀：「閉上你的狗嘴，少在我老人家面前動歪腦筋，任你口舌生花，也不可能看到明天的大太陽！」

强勁的刀風，激發出無數森森白氣，每一刀一式均不離山本頸項三寸之處，山本原想先將東劍、西刀穩住，以免壞了大事，今見徐遠一路猛攻，自知惡戰已不可避免，態度立變，惡形惡狀道：「老傢伙，別給臉不要臉，邪魔歪道已破，就憑你那一把破刀，還奈何不了本會長，保證在百合之外便可取爾首級。」

鏗鏘！一聲，也抽出一把刀來，與徐遠以刀對刀打起來。

猛聽余老夫人大罵道：「狗養的，老婆子我非要殺絕你們這一羣倭賊不可！」

龍頭拐杖舞得像魔棒一樣，下掃上砸右劈左打，一口氣攻出十七八杖，逼得犬養幸三手忙脚亂，好不容易才拔出干將劍。

余東劍的劍快是有名的，正手握劍柄，與犬養幸二四目相對而立。

二人虎視眈眈，一臉殺氣，勝負死生，很可能就在一招一式之間。

劍，還沒有拔出來。

「拔劍！」

「拔劍！」

同時發話，同時拔劍，犬養幸二的劍離劍鞘，余東劍的劍已刺中他的咽喉，只聽犬養的喉嚨裡發出兩聲「咕咕」異響，冒出一股血箭，隨即倒地身亡。

快！快！太快了！拔劍、出招、殺人，一氣呵成，等於是一個動作，既無瑕疵，亦無間隙，余東劍的劍術確已達到登峯造極之境，將對犬養由美的憤怒，延續到犬養幸二的身上來。

徐遠、余老夫人却沒有佔得半點上風，犬養幸三藉干將劍的神威，每每在逢兇化吉之餘，復將老夫人的龍頭拐杖傷了數處。

西刀的情況也不妙，憑刀法，徐遠身爲師尊，絕不會輸於逆徒山本，麻煩來自血手印，只要逮住機會，山本就會發掌助威，害得徐遠防不勝防，躲不勝躲，顧此失彼，險象環生。

倒是張鐵虎、石磊、丁玲頗得心應手，大展神勇，一輪猛攻下來，已解決了不少倭寇。

余東劍在犬養幸二的身上擦乾劍上的血，走到老夫人身旁道：「奶奶，妳老人家歇着吧，這個狗老三交給我啦，孫兒恨透了他們這一家人！」

余老夫人掃出一杖，眸光往山本那邊一瞟，道：「東劍，奶奶還挺得住，去殺了山本那個老賊，爲余家報仇雪恨。」

余東劍躬身一喏，迅即揮劍攻向山本刀之助。

燕子飛氣勢如虹，一路搶攻，先機優勢盡在掌握之中，猛地一聲獅子吼，道：「金百萬，你僞裝的功夫的確高明，長袖善舞的本事尤其高人一籌，本朝的文武百官幾乎被你一網打盡，本俠也居然糊裡糊塗的住進你的賊窩裡，差點栽在小洋芳子手裡。但是，狐狸終歸是狐狸，最後還是露出尾巴來了。」

一陣冷嘲熱諷，令石如山十分難堪，臉上熱辣辣的，滿腹怒火，却找不出一句適當的言詞來答腔。

金百萬殺氣衝天道：「燕子飛，既已被你識破行藏，已經沒有什麼好說的，來，拚吧，今天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你贏不了，死定啦！」

「接招！」

「殺！」

燕子飛殺字出口，招亦出手，「血濺海棠」、「血染江河」、「血洗大地」，三絕掌一氣施出，勢若天河倒瀉，萬馬奔騰，金百萬久戰力竭，已是强弩之末，如何消受得了，急忙抽身退走。

那知，退沒三步，强猛的掌浪已撞上身來，立如殘枝敗絮，離地飛起。

燕子飛原式不變，緊咬不放。

黃龍會長曲德一聲不吭，一雙蒲團大掌向燕子飛的後心印上去。

「找死！」

嬌叱聲中，柳青青鞭出如電，迫使曲德無功而退。

小洋芳子電縱而出，企圖馳救，被孫九峯截住了。

井上十朋乘隙出手，想混水摸魚。

「媽的，一邊涼快去！」

大石頭反應奇快，一棒擊中井上腰眼，痛得他眼淚直流，歪到一邊去。

砰！金百萬甫落地面，燕子飛啣尾追至，一掌印上胸膛，當場五臟碎裂，口血狂噴而亡。

死了一個金百萬，嚇傻了石如山，燕子飛一轉身，寒臉道：「老太師可是要與在下爲敵？」

石太師雙目呆滯，臉色發青，

矢口否認道：「絕無此事！」

「那曲德爲何出手偷襲？」

「手長在他身上，老夫管不了。」

「話不能這樣說，扶桑黃龍會是太師花錢買來的，奴才的行爲，做主子的要負全責。」

燕子飛拿話一扣，石如山欲辯無詞，轉而對手下窮吼道：「沒有命令，任何人皆不得私自行動！」

金百萬一死，五龍會陣勢大亂，小洋芳子、井上十朋挺不住，節節後退，孫九峯、柳青青緊追不捨。

陳恭、柯友德與馬逵、陌生人之戰仍如火如荼，山溝益形開闊，數丈之外便是盡頭，上面是一大片平坦的高地。

山本刀之助實在難纏，精湛的刀法，再加上血手印，儘管徐遠、余東劍聯手合擊，佔得上風，短時間之內却要不了他的命。

余老夫人久戰不勝，急得石磊直跳脚，也加入戰圈，沒想到交手才三十合，他的七節連環棒已經變成四節棒，干將劍的鋒芒令人歎爲觀止。

猛聽柳青青大喝一聲：「着！」

千年蛟皮鞭抽中小洋芳子的香肩，趁她跟蹌不穩間，又疾攻三鞭，櫻櫻足踝已碎，癱在地上。

柳青青對刑部捕快道：「先把她綑起來，待會兒再行發落。」

剩下井上十朋一個高手，獨力難掌大厦，只有抱頭鼠竄的份。

陳恭、柯友德、馬逵、陌生人已至山溝盡頭，盡頭別有天地，現出一個山洞來。

「石貴妃被他們藏匿在前面山洞裡！」

「石貴妃被他們藏匿在前面山洞裡！」

事情透着古怪，陳恭、馬逵同時發話，說的話也完全一樣，話一出口，便如發瘋也似的鑽進山洞去了。

誰是官兵？

誰是强盜？

局外人不知道。

燕、柳二人却知道，彼此互望一眼，發出一個會心的微笑，拔腿追下去。

張鐵虎、孫九峯一聲令下，領頭向前推進，石家父子、家將亦如潮水般湧出，欲入洞內救人。

然而，山洞內即將上演的是一場主戲，不足爲外人道，起碼現在還不是公開上演的時候，犬養幸三、山本刀之助、井上十朋又重新會合，全力防堵。

五虎也出現了，前田惠良、佐佐木、石太郎在前，後面跟着一羣五龍會的高手，黑壓壓的從高地後方湧出，與山本、犬養等人合在一起，在山洞外佈下一條鋼鐵陣線，與官兵混戰起來。

燕、柳動作飛快，搶先一步，進了山洞。

孫九峯一身是膽，浴血而進，也隨後趕到。

就這麼眨眼之隔，陳恭、馬逵等四人已消失不見。

說這是個山洞，並不恰當，而是一個已經廢棄多時的礦場，整座山差不多全部挖空了，洞穴縱橫交錯，宛若迷魂陣，有的地方透天明亮，有的地方陰暗潮濕，彎彎曲曲，綿延不絕。

地形太複雜了，燕、柳、孫深知時效極端重要，怕誤了大事，不得不分道而行。

尋尋覓覓，覓覓尋尋，九拐十八彎，深入十餘丈後，燕子飛終於在一個二面均有通風的洞穴內發現石貴妃的芳踪，身上被人綑了好幾道繩索，蜷伏在角落裡。

燕子飛並沒聲張，亦未采取行動，悄沒聲息地躲在暗處。

不一時，柳青青也來了，被燕子飛拉至身邊，不言不動。

二俠相視一笑，靜待好戲上演。

果然，才一會兒工夫，陳恭、柯友德便到了，一眼瞧見了石貴妃，哥兒倆既驚且喜，陳恭一面前行一面道：「馬逵這傢伙眞狡猾，又將石貴妃換了地方。」

柯友德疑神疑鬼道：「是啊，姓馬的爲什麼要這樣做？會不會又是一個坑人的陷阱？」

「管他呢，救人要緊，反正咱們也沒做虧心事，再說燕大俠、大師兄也在這兒，大概很快就到，可以作個見證。」

「可是，他們的手段惡毒至極，已經栽了好幾次贜，說不定正是想利用燕子飛、大師兄來坐實咱倆的罪。」

「好心有好報，最低限度，石貴妃可以作證。」

「對，好心有好報，石貴妃應該不會說謊話！」

基於對貴妃娘娘的信賴，二人沒再遲疑，大步向前，雙雙伸手去攙石玉娘。

萬不料，石貴妃恩將仇報，反咬一口，陳恭、柯友德的手剛剛捉住她的臂，便大聲喊叫起來。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陳恭、柯友德綁架當朝貴妃！」

聲洪氣壯，尾音拖得特別長，足可以傳出百十來丈遠。

救命之聲尚在洞內迴蕩，馬逵、陌生人、孫九峯差不多在同一時間之內趕到現場。

（未完・四十五）

上文提要：水道生得知「飛龍號」完蛋了，需賠償訂銀，古照今建議他再派一艘大海船運泥壺出海，要他再與浪人小川接洽，並一定要找三刀會的當家幫忙……古照今的師弟丘大元奉師命到上海找師兄，他在七巧賭坊賭一把，丘大元同樣捉住楊師傅詐賭，如此眼明手快，哈大姐認出是古照今師門手法，因而師兄弟得見面，哈大姐又得一生力軍……

七巧賭坊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棋高一着攻荒島　大獲全勝得金銀

佟大川道：「大姐有什麼事，只管吩咐。」

杜老三道：「這些天當家的不但不責怪咱們，反而三天兩頭的吃酒席，眞叫我杜老三心中慚愧。」

哈大姐道：「別那麼說，杜叔，你們也是我爹在世時候的好手下，便是眞的損失些什麼，我也不忍責怪你們的。」

她一頓，又道：「這些天我並非忘了咱們的損失，而是在找機會。」

佟大川道：「找機會？是不是去龍華別墅呀？」

哈大姐道：「不，去了也是白去，他們不承認又有什麼好說的，所以……」

她看看古照今與丘大元二人，又道：「現在機會來了，咱們也是運氣來了。」

佟大川道：「機會？」

「是的，機會，我想了許久，這可是千載難逢的機會，你們只一聽就知道。」

杜老三道：「是什麼樣的好機會？」

哈大姐道：「三刀會的大船運貨出海去日本，他們必然會被中途攔截，少不得會在大海上大幹一場，咱們何不趁他們在海上拚命的時候，從另一邊直撲那荒島，海盜們出海了，島上防守必然空虛，一旦攻上島去，先殺他個片甲不留，再搬光島上的財寶，這就叫攻其不備，一舉殲滅之，也算報了咱們兩次損失的仇了。」

古照今道：「大姐，計是好，我以爲何不等三刀會受挫之後，咱們聯合行動？」

哈大姐笑笑道：「聯合行動呀，島上的財物就是三刀會的了。」

杜老三道：「對，咱們的人員集中，大姐，便賭坊中的十多個手下，功夫紮實的也可以同去。」

哈大姐道：「我已計劃妥了，賭坊由我身邊的四個丫頭掌管，我帶上翠竹、小雪前往。」

她看看古照今與丘大元二人，又道：「古老弟同丘老弟坐另一條船，咱們立刻準備出海。」

佟大川道：「大姐妳何必芳駕親征呀！」

哈大姐道：「我非去不可，我要去瞧瞧這幫人物是個什麼長相。」

古照今道：「大姐，太危險了。」

笑笑，哈大姐道：「別爲我擔心，他們要動我的腦筋放我的血，那得有兩下子。」

她說得十分堅決，又道：「我把關山河、東方亮二人帶在我身邊，杜叔，我坐你的船。」

杜老三道：「何時開船？」

哈大姐道：「我叫人去找水道生了，問一問他約三刀會的船何時離開吳淞口。」

杜老三道：「大姐，我回船上去安排，一應吃喝要準備，人員分派也得斟酌。」

佟大川道：「好，我也立刻回去，我還得盡快把外出的人找回來。」

他們二人匆匆的走了。

古照今道：「大姐，我們兄弟二人，妳打算如何安排？」

哈大姐道：「你們隨佟當頭的船，丘兄弟呀，咱們雖然不是一條船，但兩船的行動是一致的。」

古照今看向一邊的小雪，丘大元卻看向翠竹，二女也正瞧著這兄弟二人吶。

哈大姐當然看出來了，她淡淡的一笑，道：「我把你們分開來是有原因的，便是古兄弟也會明白，你們要在大船上好好的休息，等到了那荒島上，全看你們二人的了，如果小雪、翠竹二人在你們身邊，怕到了荒島上，你們的功夫已打折扣了。」

古照今呵呵一笑，道：「大姐想得眞週到。」

丘大元道：「我還沒坐過大船吶，咱們到船海上去看看。」

這師兄弟二人哈哈笑，小雪與翠竹走過來了。

兩個女子都多情，細聲細氣的直叫二人多保重。

*　　*　　*

外面，果然有人陪著水道生來了。

水道生笑道：「哈老板，又請我吃酒？」

哈大姐道：「想吃酒太簡單了，我問你，可知三刀會的大海船何時出海？」

一怔，水道生道：「有何事？」

這是雙方在猜疑，也是咱們中國人的通病，誰也想不到如何團結，只能說大家習慣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了。

哈大姐道：「也沒什麼了，只是先爲你們算個日子，出海一趟需多久才回來呀！」

水道生道：「原是打算二十天，可是我的飛龍號至今沒消息，我也算不準去一趟日本要多少天了。」

哈大姐立刻問：「三刀會的船出海了嗎？」

水道生道：「過午就出海了，而且我也把出海的日期向小川與田野二人說過，日期一到船回程，貨當然要送到，否則要賠銀兩給他們。」

水道生想了一下，又道：「那小川見我說出海，他還眞高興，也不問是不是我的船，嘿……」

哈大姐道：「他們以爲是你的船，他們再也不知道會是三刀會的船。」

於是，水道生又匆匆的走了。

哈大姐嘿嘿冷笑，道：「時間上恰到好處，咱們這就分頭上船了。」

七巧賭坊走出一批人來，這批人有二十多，爲首的兩人不是別人，關山河與東方亮是也。

只不過半個多時辰，從黃埔江中駛出兩條大海船，三桅大帆是天藍色的，慢悠悠的出了吳淞口。

是的，七巧賭坊大當家哈玉芳親率她旗下的兩條大海船「招財」與「進寶」號出海了。

這一回可並非是運送什麼貨物，而是載了一批厲害的殺手。

別以爲只載貨才有賺頭，其實這一回哈大姐心中有數，她打算要在荒島上大幹一場。

哈玉芳彆得太久了，這些天她吃飯睡覺都不自在，想著兩船的泥壺泡了湯，可是龍華人家又不承認，便打官司也是個不了了之的結局，她越想越氣惱，可也叫她想出個妙策來。

她的妙策便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當然她是不會當蟬，更不會扮螳螂，這一回她扮的是黃雀。

哈大姐這是令人出乎意料之外的一招，誰也不會想得到她會這「神來一招」。

聰明如小川與田野等這批奸詐的東洋人也想不到。

*　　*　　*

佟大川與杜老三是去過那荒島的，兩條大船在海上，杜老三與佟大川的船併著行駛，方向是東南偏南。

本是要東北偏北的，爲何要偏南走冤枉路？當然那是有計劃的，他們爲了配合時間，非繞出五十浬海路不可，那樣才會叫敵人不防備，更重要的是躲過敵人的那條包鐵大海船。

*　　*　　*

海上航行一天了，杜老三的船上站著兩個女的。

這二女站在船頭最高處，她們不是看海上的風景，更不需她們當瞭望，而是在船頭揮動著手上的絲巾。

她們二人乃翠竹與小雪是也。

這時候再看佟大川的船上面，嚄，古照今與丘大元這師兄弟二人在吼叫著。

就聽古照今大吼：「小雪呀，快回艙船去，外面風大呀，受了風寒怎麼辦？」

那丘大元也叫喊：「我的好翠竹姐，妳這樣吹風我難受，聽聽我

的話，回船去！」

師兄弟二人輪流叫，佟大川哈哈笑，幾個當班的也加入熱鬧，有人說：「靠過去，別叫情人眼淚拋！」有人叫：「一水之隔難分捨，老板爲何叫分開？」

就這樣，一邊兩女一邊兩男的站在船上直叫喊，這一叫就是老半天。

哈大姐看看差不多，她才把兩個女的叫回她身邊。

哈大姐笑對翠竹與小雪二人道：「吃飽了睡一覺，再過一天就差不多到了，咱們這是去打仗，可不是去遊山玩水，想打贏那得有力量。」

她指指另外一艘船，又道：「把他們二人分開就是叫你們四個人養足精神，要不然我何必把你們拆散呀！」

一笑，哈大姐又道：「等到他們打贏仗，回去以後有的是時間玩，關上房門你們愛怎麼玩就怎麼玩。」

小雪與翠竹相視一笑。

* * *

杜老三被人叫起來的時候，應該是四更天剛到吧，這天海面平靜不見波濤，有個大漢爬在桅杆斗上看得遠，杜老三就是聽了吼叫聲，再由人自前艙中叫起來的。

杜老三奔到船尾，掌舵的大漢對他說：「當頭，發現那座荒島了。」

杜老三道：「通知佟當頭的船沒有？」

掌船的道：「已去取牛角號了。」

杜老三剛手抓繩子踮腳看，船頭已傳來「嗚嗚嗚」的三聲牛角號。

這是信號，也是對友船的傳告。

果然，佟大川的船上也回了三聲牛角號，表示他們也發現荒島了。

不旋踵間，兩船的大漢們動員起來了。

就聽杜老三大吼：「快造飯，大家吃飽了好動刀。」

他也走到後艙門，向內報告：「大姐，咱們發現荒島了，不出三五七浬。」

哈大姐在內回應：「叫兄弟們準備，我和翠竹、小雪、關山河與東方亮一組，你可要認準了地方才靠岸。」

杜老三道：「知道啦，大姐，我立刻叫人把吃的送過來，咱們吃飽了，打仗有力量。」

哈大姐已「刷」的一聲推開了後艙門，她俯看大海，大海一片灰暗中海水泛鱗光，隨之那小雪與翠竹二人也出來了。

只見船上二十五個青衣大漢在關山河與東方亮二人的安排下，正在各自束裝取刀，帶上大鈎繩索之類，又把火種與事先備下的火藥搬上了船中央。

這些火藥還是在上海黑市中購得的，這年頭用上火藥也是豁上老命了。

* * *

再看另一條大船上，只見人影晃動，不時的還聽到佟大川的叱罵聲，那丘大元與古照今二人也已準備好了。

只不過丘大元的幾句話倒令古照今擔心起來了。

那丘大元低聲對古照今道：「師兄，咱們這眞的要殺人呀？」

古照今聽得一楞，道：「你以爲咱們幹什麼來的？」

丘大元道：「非得殺人不可？」

「你不殺人，人殺你。」

丘大元道：「可是，可是我從沒殺過人呀！」

古照今道：「我知道你沒殺過人，我在沒出師門時一樣的也沒殺過人，可是……」

丘大元道：「玩刀我在行，殺人奪命我外行。」

古照今道：「你不是在賭桌出刀了？」

他說的是在賭桌上，丘大元出刀扎了推牌九的楊豆子手背之事。

丘大元道：「師兄，那是小傷不要命的呀！」

古照今一把拉過丘大元，他把丘大元拉到一邊沉聲道：「師弟，我說一件事給你聽。」

丘大元頗驚訝，道：「什麼事？」

古照今道：「自從上海開了埠，就好像大清朝烙了塊大肉餅，洋人們一批批的前來啃咱們這塊大餅，東洋人更厲害，從明末到現在，從倭寇到治外法權，他們是明裡奪暗裡搶，黑心殺了咱們不少人。」

他指著已看到的荒島，又道：「你還不知道，東洋海盜在那荒島上開挖大山洞，洞中藏著大火炮，挖洞的人是咱們中國人，挖好了洞他們就殺人，當然是殺得一個也不剩，你想想，咱們今天來是幹什麼的？師弟呀，讀聖賢書，不外是保國保鄉除倭寇吧！」

丘大元的雙目睜大了。

丘大元也火大了，他咬得牙格格響，罵道：「操他奶奶的什麼東洋人，我丘大元今天給他們改改姓，我若不殺光這批王八蛋，叫他們踩着我身子走過去。」

古照今道：「出刀對付東洋人，你可千萬別心軟，他們的心黑手又狠，你不殺他們，他們準殺你。」

丘大元道：「放心吧！師兄，

咱們到了荒島上，比比看咱們兩個誰殺得多，我要爲死去的同胞們報仇！」

古照今這才放心了，他拍拍丘大元，道：「師弟，咱們到了荒島上後，不能令大姐失望，須知道大姐對我們相當器重，咱們總得叫大姐安心才是。」

丘大元道：「師兄，我懂，別說大姐對咱們夠意思，便是翠竹就令我爲她拚命了。」

古照今道：「是，小雪對我一往情深，這一回大姐又把她們二人帶來，我明白大姐的意思。」

「大姐是什麼意思？」

「還不是叫咱們師兄弟二人在小雪與翠竹二人面前表現一番，更增添她二人對我們師兄弟的愛意呀！」

丘大元笑笑，道：「不錯，我們不能叫小雪、翠竹二人失望。」

古照今與丘大元想的是事情的正面，實際上哈大姐內心之中並非如此想，哈大姐爲什麼不帶春蘭四人前來，那當然是有她的用意。

哈大姐的用意很明顯，她帶來翠竹與小雪二人，一方面年輕人最愛表現自己，自我表現乃通病，尤其是在自己心上人面前更如此。

哈大姐也想過，如果萬一不幸小雪或翠竹二人受了傷害，她相信更能激發古照今與丘大元拚命，這種激將法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哈大姐眞是個不簡單的人物。

* * *

哈大姐把杜老三、關山河、東方亮三人召到她的身邊來了，她這是臨陣授命。

她何止不簡單，根本就是個厲害人物。

聽她的吩咐就明白了。

「杜叔，你們三人可是我爹在世時候的貼身骨幹，平日裡我沒拿你們三位當下人。」

杜老三道：「咱們都知道。」

關山河道：「大姐，咱們在妳小時也抱過你，如今妳掌大旗，咱們不拿妳當小輩，妳是老大。」

東方亮道：「是呀，有什麼話要直言，咱們此刻是上前線，妳的話就是將軍命令，那個不聽宰那個。」

哈大姐淡淡一笑，道：「三位叔叔，這話我全知道，只不過咱們要把話說給兄弟們聽。」

杜老三道：「他們誰敢不聽呀！」

關山河道：「賭坊調來的有十幾個，另有十幾個跟在佟大川的船上，妳放心，咱們的人馬應該足夠了。」

哈大姐道：「三位叔叔，先把我的話對兄弟們說清楚，叫大伙心中有數。」

杜老三道：「妳說！」

哈大姐道：「有兩件事要大伙弄明白。」

東方亮道：「是，大姐，咱們立刻把妳的話，一個字也不漏的傳下去。」

哈大姐道：「第一件，要大伙知道，咱們如今攻上荒島上，那等於一根長繩拴了一串螞蚱，誰也休想飛、休想逃，只有拚命的一條路了。」

杜老三道：「那是當然了。」

關山河道：「對，只有前進無後退。」

哈大姐又道：「這第二件事，便是大家攻上島，甚至佔了那荒島，金銀財寶有他們的份，回到上海他們都會發大財，這是生是死，是窮是富的最要緊時刻，且看大伙的造化了。」

她頓了一下，又道：「大伙的造化是拚出來的，告訴他們，想發財就看這一回了。」

她還眞的會造勢，這光景你說拚不拚？

這光景拚得好，這下半輩子就發了，拚吧！

哈大姐這是等於告訴大伙，攻下荒島搶個夠，這樣的造勢古來有之。

君不見多少元帥將軍就是用這種方法攻城掠地呀！

君怎知哈大姐也有這一套？

* * *

關山河與東方亮二人聽得直點頭，立刻去找他們賭坊中的十二個大漢傳話去了。

當然，杜老三也把哈大姐的話傳給了他的人，那杜老三的嗓門粗，就在中艙門口大聲吼：「兄弟們，準備妥了就殺啦，這是一根繩子拴的一串螞蚱，誰也休想單獨逃，殺得好了攻佔那荒島，金銀財寶是咱們的了，搬空海盜們的財寶，回上海過好日子，一輩子吃穿不用愁。」

「殺！」

也不知是那個，聽得高興了，在大艙裡哈哈笑著叫了這麼一聲「殺」。

「殺！」眞管用，一呼百應呀！

其實這是有原因的，因爲這些人曾在荒島上被東洋倭寇們折磨過，他們囚著關山河，如今這是來報仇的，別說是有財寶可搬走，便是沒銀子，他們仍照樣會出刀，會玩命。

* * *

哈大姐的這兩條命令傳下去，嚄，大船上的漢子們熱血沸騰了。

聽，有人開始咒罵了：「操那娘的爛汚，什麼樣的東洋小日本，今天爺們叫他們一個一個的死絕。」

「東洋人那副德性，一個一個長得他娘的酷似武大郎，就是腦袋瓜子比咱們強……他們……」

這話沒說下去，因爲有人在人羣中罵：「放屁，他們的腦袋瓜子比咱們強嗎？咱們的腦袋是豆腐漿，操！」

有人還同意的吼道：「什麼豆腐漿，應該說是豆腐渣才是！」

那人又叱道：「誰說的？什麼豆腐渣呀，這是罵咱們自己呀！」

說豆腐渣的人忙解釋，道：「別誤會，別誤會，我怎麼會罵自己人是一壳豆腐渣呀，我是反駁小癟三剛才的豆腐漿，豆腐漿水呀，太稀了。」

「那你以爲咱們的腦袋裡裝的是甚麼呀？」

「你們別問我。」

「你這小子非說不可。」

只見一個瘦子站起來，道：「要想知道腦袋裡是不是豆腐渣，很易查看。」

他指向快到的荒島，又道：「且等咱們攻上去，殺死島上的倭賊，用石頭砸爛幾個倭賊的腦袋瞧一瞧就知道了，不用在此瞎叫。」

「哈……」有人笑了。

忽聽外面有人喊：「快到了，大家把傢伙準備好，準備搶灘登岸了。」

嚄，船艙中的人出來了，二十多個大漢都是穿短衫，圍巾包頭，背上插著刀，腰上插了一把鋒利短刀。

這就要玩命了。

* * *

距離拂曉還有半個時辰，哈大姐率領的這兩條大海船已駛進那荒島的淺水處。

杜老三的大船在前面，他的船上已半落帆，船頭上站了個大個子，他用一塊鉛垂在水中測，一邊測一邊把手擺，原來他是專門探測水深有多少，免得船撞到淺灘石頭上，那就不得了。

掌舵的注視著杜老三的手勢掌舵，忽往左偏再忽往右轉，這光景半點也不能大意，稍有大意就擱淺。

兩條船分兩邊，杜老三抬頭看，佟大川在向他招手喊，杜老三示意佟大川別喊叫，這就快接近荒島的淺灣了，那佟大川的聲音傳來：「落帆，落帆！」

佟大川是因爲杜老三的船上帆只落了一半，而船就快搶灘了，帆應落下才對。

而杜老三又怕佟大川的叫聲惹來島上人的注意就糟了，因爲他明白，島上東洋倭寇有火炮，此時惹來火炮，兩條船就糟了。

杜老三也聽到佟大川的吼叫，立刻吩咐快把所有的帆繩放鬆。

也許鬆得太過急，就聽「刷」的一聲大震，這響聲十分淸脆傳得遠，不旋踵間，荒島上出現人影在奔跑，雙方已近，雙方的呼叫聽得淸。

荒島上的呼聲是厲烈的，可也一句聽不懂。

哈大姐知道這是東洋話，她曾聽大川與田野二人在上海她的地方這樣說過。

哈大姐叫大伙準備快快往岸上衝，衝上岸就找人殺。

如今雙方也瞧淸楚了，正是拂曉大攻擊。

哈大姐的兩條船還沒衝上石堤邊，荒島上火光猛一閃，半空中發出「颯」聲傳過來，緊接著，兩船之間「轟」的大震，水面上升起水柱三丈高。

那水柱「嘩」的落下去，水面上立刻一團黑水冒出來，嚇得船上人大驚失色。

有人就在想，這一傢伙如果撞中在大船上，至少得躺下十幾個。

如果還沒接上手就慘死，這場仗又怎麼打？

哈大姐一見也吃驚，只不過她驚在心中，表面上她還是鎭靜的。

她指著岸厲聲叫：「靠過去，靠過去！」

那面佟大川的大船發出「咚」的一聲響，就聽佟大川雙手握刀厲聲叫：「兄弟們，殺呀！」

「殺呀！」

佟大川船上也有二十多人，這時候一個個的跳下船，一窩蜂似的往島上衝去了。

「轟轟」！之聲連著響，在哈大姐的兩條大船前後左右，水柱子一根根的自水下升起來，有個火炮就在哈大姐一邊轟開來，那海水也濺了她一身濕，她忍不住的一聲叱罵：「操那娘的，厲害！」

隨之又是「咚」的一聲響，杜老三把大船撞上岸邊的石堤了。

杜老三厲吼：「大姐，咱們殺呀！」

哈玉芳擧刀半空中，她發聲叱道：「殺倭寇呀！」

嚄，這是另一批藍衣怒漢往島上殺去了。

再看島上的火炮，炮炮落在石堤外，距離兩條大船還不到三丈遠，卻再也打不中兩條船了。

原來島上火砲是用來對付攻來的敵船，設下這火砲有一定的仰角與俯角，如今哈大姐的船來得突然，等到島上人發現，船已衝進灣內石堤邊，已超火砲的俯角，休想再發揮火砲的威力了。

* * *

這時候火砲突然不射了，只見從島上的山道上奔來二十多名黑衣武士來，另外的山洞中，男的女的

也有二十多，一個個提刀迎往島下來了。

就聽有人在吼叫：「殺呀，殺呀！」

這兒怎麼沒有中國人？十五個中國人就在半島的一處山洞中。

這十五個中國人不是別人，乃李長春他們十五個人是也。

李長春等十五人乃是水道生飛龍號大海船的人，他們如今眞聽話，每天爲這兒的東洋人開挖山洞。

這兒逃了杜老三與佟大川之後，東洋人又把李長春的大船奪過來。

李長春這十五個人可就沒有佟大川與杜老三那些人痛快，他們痛苦。

他們一上得荒島來，每人先被揍一頓，好像這些東洋人要拿他們出出怨氣似的，打得十五人直求饒。

打過之後被押回大山洞中去，每個人的衣服剝個光，只有一條毛巾兜下體，赤著腳爲他們挖山洞，當然，每人每日只吃兩碗米飯與兩條鹹魚乾，每日正午前一杯水喝，叫十五個人餓不死也吃不飽，原來把守洞口的只有兩個東洋人，如今加派成五個人，那一個不聽話，上去便是一巴掌，那一個口中哼一聲，刀背敲在腦袋上。

李長春等十五人恨死這批東洋人了。

他們在洞中挖，吃睡也在洞中，已經多天沒見日頭是什麼樣了。

此刻大伙在洞中睡，火砲聲把大伙全震醒，他們擁到洞口看，發現來了救星了。

爲什麼他們以爲是救星？

因爲他們聽得懂那些人口中喊的是「殺」聲，當然是同宗同種同民族的中國人殺來了。

李長春這伙人在洞口喊叫著「殺呀！」

守洞的五個東洋倭寇火大了，他們掄刀要殺人，不料自洞中一陣亂石砸出來，飛蝗石砸得五個倭寇不敢再進洞，五個人又見自灣內衝來那麼多的人，他們也厲叱著，擧刀反而向迎上來的人殺過去了。

* * *

哈大姐此刻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她已看到半島上的情形，她自然明白洞中必是自己人，於是，她對杜老三道：「快，你的人配合著佟大川的人攔殺，別管我們三人。」

杜老三道：「大姐去那兒？」

哈大姐道：「別管了，快過去。」

她再對翠竹與小雪二人道：「快過來。」

翠竹與小雪每人手持兩把尖刀，飛身跟在哈大姐身後，便往那山洞中撲去。

她們三人走了一半路，嚄，上面奔著五個黑衣人，正是看守山洞的人。

雙方照上面，誰也沒開口，誰也淸楚，開口也是白開口，因爲雙方聽不懂對方的話。

既然不懂，何必多費唇舌？

雙方發出吼叫聲，哈大姐左手尖刀橫截，身子如鯉躍龍門般自兩個黑衣武士之間越過，眞玄，兩個黑衣人的刀才往下劈砍一半，二人的肚子與腰下已冒出鮮血來。

哈大姐看也不多看的道：「殺了他們。」

這是要翠竹與小雪二人把另外三人幹掉的意思，而她的話聲甫落，人已在五七丈高處了。

三個武士見這兩個女的長得美，還打算先吃豆腐吶，但見兩個同伴已倒在血泊中，立刻變了臉色。

三個人拉開陣式把翠竹與小雪二人圍上了。

一時間雙方沒疾殺，倒是小雪與翠竹二人背對背，伺機出刀……

* * *

哈大姐來得快，幾個騰躍間，已到了那山洞口處，只見十五個大漢光背光臀的只有一條毛巾兜胯下，這光景她還是頭一回見，不由一怔。

又見這十五個人齊用力，猛推堵門的一排鐵柵。

佟大川與杜老三他們在的時候，洞口尚未安裝鐵柵，他們逃了以後，這些東洋倭寇便在洞口裝上柵欄了。

十幾個人拚命推，哈大姐已進洞口了。

有個大漢急問：「你是東洋人還是中國人？」

哈大姐道：「我是來救你們的人。」

那人急道：「快，一邊有插栓，快拔掉插栓放我們出去，娘的，老子非宰光這些鬼子不可！」

哈大姐看看，果見有個粗粗的插栓把鐵柵一邊的粗環插牢，想逃出來只有把插栓拔掉。

哈大姐立刻奔過去，她用力把插栓拔掉，就聽洞中有人大吼：「用力！」

「噹郎」之聲起處，一道鐵柵推開了，嚄，這十五個幾乎光裸著身子的怒漢，宛如出柙猛虎般衝出來了。

有個大漢走向哈大姐道：「謝謝妳，謝謝！」

哈大姐道：「別謝了，快去拚命呀！」

「是，老子李長春，今天大開

殺戒了。」

李長春振臂高呼，道：「兄弟們，殺呀！」

十五個光裸身子的大漢便往下狂奔而去，他們手中缺兵刃，每人手上握著兩塊大石頭。

這些人剛撲到半路，只見三個黑衣武士正圍著兩個姑娘在狂殺，前面的大漢一聲喊：「打！」

只見石頭朝著三個黑衣漢打上去。

「彭」聲起處，三個黑衣武士見石頭如雨打上身，揮刀往這十幾個怒漢殺來。

於是，又是一陣石頭砸，三個人活活被石頭砸死在山洞裡。

大伙這就撲上去拾起地上的刀，每人一把也有十個人手上有了刀。

翠竹與小雪見這些人連衣服也不穿，胯下墜著一斤半，不由奔向哈大姐。

那翠竹道：「大姐，他們沒有穿衣服。」

小雪道：「眞難看。」

哈大姐道：「別說了，快去支援咱們的人。」

她這麼一提示，翠竹口中叫：「大元吶！」

大元當然是丘大元，而丘大元正一馬當先往側面的一個山洞中衝殺過去了。

那小雪忍不住的叫喊：「照今吶！」

於是，李長春走過來了。

李長春對哈大姐抱拳道：「女俠，妳們是……」

哈大姐一聽有人叫她女俠，忍不住的哈哈笑了。

哈大姐笑道：「你們必定是水道生的船員了？」

那李長春道：「不錯，咱們正是水道生的飛龍號大海船船上的人，眞不幸，被這些可惡的倭寇在海上擄來了。」

「你們的船呢？」

「一船的宜興泥壺連船，被倭寇押去日本了。」

哈大姐明白，飛龍號尚沒自日本回來，而李長春這些人在島上幹苦力。

* * *

有一個山洞很乾淨，裡面還有十幾個東洋婆子在裡面，古照今與丘大元這師兄弟二人併肩殺，他們走在人前面，佟大川與賭坊中的人，有一半抬著兩個木箱子。

木箱子裡是火藥，只等攻下上面的山洞，他們就安放火藥了。

那年頭黃浦灘就有洋人販賣火藥，有銀子就有貨，哈大姐當然容易弄到手。

這一着也是合計妥當的，只一攻上島來，非把山洞中的火炮炸掉不可。

他們現在就攻到山洞口了。

山洞中至少還有十幾個東洋倭寇不稍退，他們舉刀攔住殺，另有十幾個女人也舉刀，嚄，雙方就在洞口幹上了，只見又是一批人殺過來，有人大吼：「佟當頭，咱們來了呀！」

佟大川回頭看，杜老三與關山河、東方亮率人衝過來了，再往斜處照，光着身子的大漢正往一處稍內的山洞中衝去，有人還厲叫：「男女一齊殺，不能手軟呀！」

佟大川知道那洞中有幾個藝妓，她們好像是幾個無奈的人。

正在搏殺的古照今也發覺了。

古照今立刻想到了花枝，花枝那日本姑娘就死在洞口附近，也是死在他肚皮上的可憐人。

古照今一聲厲吼：「不要殺她們！」

他大吼中拔身而起，直往那洞口附近撲過去。

那小山洞中發出尖聲哭叫，聽之令人不忍，古照今已撲到洞口了。

古照今厲吼：「不要殺她們！」

剛衝入洞口的李長春猛回頭，他怔住了。

「是你，古兄弟。」李長春不認識哈大姐，但他知道古照今，他更知道水道生一心想拉攏古照今，如今在此相遇，又聽古照今的吼叫，他雙臂一張，叫道：「等等，等等再殺！」

十四個赤身裸體的大漢被李長春攔住了，只見古照今急叫道：「別殺她們！」

李長春道：「她們也是東洋人呀！」

古照今道：「她們是被征來的東洋妓女，也是可憐人，咱們不能殺可憐人，是不是？」

有人問李長春，道：「他是誰？」

李長春道：「他是誰？當然是來救咱們的人了，他也是咱們水老板的好友。」

大夥一聽，不再往洞中衝了，古照今指著另一山洞，道：「快，咱們合力攻下那山洞之後，先毀了山洞中的火炮，之後咱們走才安全。」

李長春道：「古兄弟，咱們跟你走。」

古照今當先往回奔，他後面跟了十五個赤裸大漢，個個口中喊叫「殺！」

有十個人手上還握著大石頭，他們發覺拿石頭當暗器也蠻管用。

古照今又回到這十分乾淨的大洞口，只見那十幾個東洋人浴血緊守洞口不稍退。

李長春來了，姓李的也發現了佟大川與杜老三，這些人長年在水面上討生活，彼此不是朋友，但卻相識。

李長春走過去，他對佟大川道：「你們來得眞好，也正是時候。」

佟大川道：「怎麼說？」

李長春道：「倭寇們有兩條高舷怪船，那兩條船出海了，如果兩條船就在此地，只怕你們就慘了。」

佟大川與杜老三當然知道那兩條怪船，其中有一條他們還放火燒過。

佟大川也吃驚，想不到東洋人那麼快的把兩條船中的一條修好了。

* * *

丘大元見翠竹走過來，小伙子表演的時刻來到了，他要殺給翠竹瞧，瞧他多麼會用刀。

就在丘大元準備衝進洞中的時候，李長春大叫一聲：「給我砸！」

砸是砸石頭，十個大漢衝過去，大石頭猛往洞中砸。

東洋倭寇不少人挨了石頭仍不退，沒關係，島上石頭有的是，這些光臂的大漢手中沒有刀，隨便就地撿石頭，又見石頭往洞口砸，果然把守洞口的十幾個黑衣武士砸得往外衝殺出來了。

也不知有人說了什麼話，洞中的女人回應著。

洞中的女人去守洞口，十幾個倭寇便撲殺出來，立刻間便被哈大姐的人馬圍住了。

古照今與丘大元二人圍住五個倭寇幹起來。

佟大川與他的人要圍住斜坡另一邊。

杜老三與關山河、東方亮率領著二十名大漢攔在另一邊幹，這光景形成羣狠咬花狗，東洋人也吃不消。

不旋踵間，就聽幾聲淒厲慘叫，五個倭寇相繼倒在血泊裡不動了。

古照今與丘大元這二人滿身的血漬，一滴也不是他們身上的。

有幾個倭寇殺得凶殘，背上挨刀不稍緩，古照今對丘大元道：「飛梭侍候……」

丘大元抖手便是兩隻飛梭打出去，古照今也打出兩隻飛梭來，就聽又是兩聲慘叫，幾個倭寇挨了扎還回頭罵。

那表情是罵，絕非對古照今打招呼。

嚄，七把刀砍下去了，幾個東洋倭寇被當作是肉醬了，倒下去還挨了十幾刀。

有兩個黑衣武士往山上跑，他們的後面追上十多人，有些還大叫：「王八蛋，看你們二人往那裡跑！」

雙方人馬追得急跑得快，沒多久二人在前面站著了。

這二人當然不再跑，前面一道斷崖七八十丈那麼深，往下看，海水就在島下面，從上看下去，可以看到五十丈深的海水中。

於是這兩個東洋倭寇被堵在斷崖上了。

追來的十幾人中，爲首的乃是關山河與東方亮二人，這二人嘿嘿冷笑不已，只見這兩個倭寇雙手持刀背對背，這光景是打算作生死鬥了。

關山河對東方亮道：「你去另一邊，我守在這兒，其餘的緊緊圍個圈，咱們下手要狠。」

東方亮道：「關兄，你發施號令吧，咱們出刀不留情。」

突聽關山河厲吼一聲：「殺！」

「殺！」這是東方亮的回應。

於是搏殺展開了。

眞厲害，兩個東洋倭寇的功力眞不容忽視，只見他們二人忽的貼背換了個位置，便在換位中兩把彎刀疾刺，反而令關山河與東方亮二人不見敵人的刀影，等到他們發覺，敵人的刀已快沾上他們的手上了。

關山河與東方亮二人暴吼如虎：「殺！」

「叮噹」聲中，關山河與東方亮挨刀了，而且還眞不輕，兩個人立刻冒出鮮血來。

十幾個大漢忙往前撲，救下了關山河和東方亮。

只不過這十幾個大漢攔不住兩個東洋武士，反被反擊得暴閃不迭。

於是，有人大叫了：「快來人呀，咱們有人受傷了。」

聲音傳到荒島下，立刻間，哈大姐聽到了。

哈大姐立刻叫道：「古老弟快上去，上面的兩個東洋倭寇在逞凶，他們二人好像是此地的頭兒。」

古照今與丘大元二人正在打算往洞內衝進去，而古照今的心中正在猶豫著，因爲洞中不但有女人，而且也有幾個漂亮的女人。

古照今是個憐香惜玉的毛頭小伙子，叫他去出刀把這樣美的女人殺死，老實說他實在有些下不了手。

如今聽得哈大姐吩咐，立刻往洞外便走。

那丘大元也聽到了，丘大元見師兄要往山上殺，他立刻大叫：「師兄，山上一個是我的。」

他也不管三七是不是二十一，拔身平射，反而躍在古照今的前面，看得哈大姐一怔。

哈大姐爲甚麼一怔？實乃因爲這洞中不知還有什麼厲害人物沒

有，如果丘大元走了，她還眞擔心。

哈大姐無法叫住丘大元，她只得大聲喊：「你們師兄弟二人完了後快回來。」

古照今在半空中回應道：「是了，大姐。」

他們二人宛如上山猛虎般，只不過十幾個起落間，人已撲到幾個閃逃的青衣大漢附近了。

古照今剛到，有個身上流血的青衣大漢道：「古少爺，你們二位看，他們二人就是死守在上面不離開。」

古照今邊慢慢的移動著，一邊沉聲道：「你們閃開，別往上衝。」

如今只有七八名青衣大漢仍然包圍在附近，兩個東洋倭寇仍然是雙手持刀，一旦有人走入他們二人的禁地，他們二人必揮刀痛宰。

他們已傷了六個人，六個人中就有關山河與東方亮二人在內。

他們出刀狠，殺法猛，中刀的人有一半傷口見骨。

七丈遠處有傷者歪斜在一片血泊裡，由兩個青衣大漢在爲他們包紮傷口呐！

現在，古照今與丘大元這師兄弟二人慢慢的走過去了，古照今立刻看出這二人是高手，因爲二人並不以正眼看他們的敵人，二人雙目平視著。

古照今道：「大元！」

「師兄！」

「用白蛇吐信。」

「師兄你呢？畫龍點睛？」

古照今道：「你別管我，記住，把兩個敵人當成一個敵人，因爲他們已化爲一個人了。」

丘大元道：「所以要堵住兩把刀。」

古照今道：「不錯，他們二人守的是兩個方向，實則是同一個位置。」

他忽然沉聲道：「梭！」

看上去他們師兄弟二人兩手空空的，但就在一聲「梭」中，二人分開又合，一閃之間二人不約而同的發出一聲厲叱，道：「殺！」

半空中冷芒疾閃又捲，傳來「噹噹」聲，隨之兩點寒星在兩團人影分開的時候發出「颯」聲來，就見兩個東洋倭寇彎刀垂下，臉皮急皺，眞巧，二人的胸口扎著一把飛梭，二人的肩上冒出鮮血來。

就在丘大元與古照今二人剛站定，嚄，五個青衣怒漢發動了。

五個人不約而同的厲吼：「狠宰啊！」

五人的殺法凶殘，直要分這二人的屍。

兩個東洋倭寇在斷崖上搖晃著身子倒下，這時候他們舉不動刀來抵抗，二人也眞厲烈，兩個人來了個手拉手，尖吭的厲嗥一聲：「哎唷……唔……」

他們叫什麼呀，這兒的人誰知道誰是王八蛋。

就見他二人身子一偏，立刻往斷崖下墜落下去了。

五個青衣大漢奔上前，一齊低頭看，二人還在往下墮落著，但二人在半空中仍然是手拉緊了手。

然後下面一聲來自西天那麼遠的「嘩啦」聲，二人已沉入大海中了。

這二人爲什麼死守在這斷崖上面？

古照今就覺得古怪，他心中想，這地方是什麼地方？是不是……

他一念之間大聲吼：「快，在這附近找找看，可有什麼可疑的沒有？」

七八個沒受傷的齊出動，分途在這斷崖上找起來。

幾個人在斜坡上沒找到，斷崖邊露出個斜洞來，有個大漢立刻叫道：「有個山洞！」

古照今應聲而至，道：「什麼山洞？」

他撥開一片矮樹林，往那黑洞下面瞧，不由「噫」了一聲，道：「好像很深呀！」

有個大漢道：「能不能下去瞧一瞧？」

古照今對丘大元道：「師弟，我下去瞧，但要找根繩子綁牢我的腰。」

這時候到什麼地方去找繩子，大伙一想，有人提出餿主意，把褲腰帶解下四五條，連成一起把古照今綁牢。

古照今小心的往洞中爬進去，他只爬了一丈多，立刻在洞內站起來了。

古照今站在灰暗的洞中極目瞧，不由大叫起來了：「哇呀，好多包銅箱子呀！」

原來黑暗中有黃光，乃是箱子發出來的光，那個洞並不大，往前走個三幾丈，打橫也不過闊五七丈，這山洞好像是人工開的，洞壁有些光滑，但很乾燥。

古照今不必用繩綁着身子，他只一認清楚洞中形勢，便把繩帶解開了。

附近，關山河與東方亮二人的傷處已包紮好，原本由兩個兄弟扶著要下山的，聽得「箱子」二字，他們二人不走了，立刻走到荒洞口。

關山河還沒開口呐，就聽洞中的古照今大叫：「天爺，不是金便是銀，珠寶之外還有古董呐！」

丘大元大叫：「師兄，快搬上來呀！」

古照今道：「難怪那兩個東洋倭寇死命的把守在這兒，原來這兒

是他們的藏寶之地呀！」

關山河大叫：「古少爺，你一箱一箱的扛著遞出來，咱們上面接。」

古照今道：「好的，你們小心的接，別掉下海裡呀！」

果然，他自荒洞口中把包銅箱子遞出來了。

丘大元在洞口接個正着，然後再小心的傳到斜崖上。

沒受傷的青衣大漢全都擠過來了，只見這些人的臉上一片驚喜之色，卻也有人吸大氣。

「太好了，發了呀！」

有人接道：「咱們不虛此行了，哈！」

大伙正在議論著，忽見哈大姐與翠竹、小雪三人魚貫的登上來了。

關山河迎上去，道：「大姐，發了呀！」

哈大姐急問：「發現什麼了？」

東方亮指著荒洞道：「誰也想不到這麼高的斷崖上會有個小小山洞，更想不到的是倭寇們的財寶放在這麼個不起眼的山洞內。」

就聽哈大姐一聲大喘氣，道：「難怪半山上的幾個大洞中，除了兩個大洞架有火炮外，另外兩個洞中住的是人。」

她想了一下，又道：「兄弟們殺進去的時候，兩個東洋女人還在那兒用指頭打點子，不知是幹什麼的。」

她不知道的事情，別人當然更不會知道了。

* * *

其實那不是玩什麼把戲，東洋人在發電報，只不過那年頭咱們知道的人不多而已。

黃浦灘自從來了大洋船，眞奇怪，東洋人眞學得快，沒幾年他們也有了洋船開過來，這種相隔很遠都可以接收和發放電報，想不到那荒島上也有了。

黑龍會乃是東洋黑社會大組織，他們的組織中有不少神通廣大的人物。

* * *

這時候古照今已把洞中十幾箱寶物搬上來，他也自洞中爬出來了。

哈大姐哈哈笑的走上去，幾乎要擁抱古照今了。

一邊的小雪走過去，當著那麼多的笑臉，她吻了古照今，而且吻得「嘖嘖」響。

當然，翠竹也拉過丘大元，二人緊抱得像一個人，翠竹笑道：「你一身一臉盡是血呀！」

丘大元道：「殺人我是頭一回，以後我會仔細再研究研究，如何下刀不被血濺上身。」

小雪笑道：「不殺人就不會被濺得一身是血了，嘻！」

* * *

哈大姐看著一箱箱的寶物，數一數就有十五箱之多，她樂不可支了。

「兄弟們，這些大家都有份的，小心的扛下山，立刻就上船，咱們也該打道回上海了。」

她這麼一說，衆人再往下邊望，果見不少人正往石堤那面走。

東方亮道：「大姐，咱們不是帶了火藥嗎？由誰去炸毀山洞中的兩門火炮？」

哈大姐道：「我已交代佟當頭了，他帶了十個人正在安放火藥，咱們快下船。」

於是，哈大姐當先往崖下走，箱子十五口，便翠竹、小雪也需出力氣的扛起一箱來。

黃銅箱有大有小，有些小箱反而重，不難知道裡面放的是黃金了。

挨刀的幾個大漢忍痛往崖下走，挨了刀他們還會笑，沒有一個「哎呀」叫，可知財寶的魅力有多大了。

* * *

一行人已經到了石堤上，遠處，有東洋女人在尖叫，她們還擺動雙手搖又跳，可一個也不敢走過來，便在這時候，崖上有人在大叫：「喂，快點呀！」

點什麼？當然是點火了，只見幾個大漢拚命的往下面跑，一邊跑一邊叫：「點着了，快跑！」

不料才傳來兩聲吼叫，忽的半山上的兩個大山洞中發出震天價的一聲爆炸，一股黑煙帶著石塊自洞中疾衝出來，「轟」聲甫落，有幾個奔跑的大漢已被石頭砸得就地滾出老遠半天爬不起來。

另有幾個被震得平地飛出七八丈才爬起來，在直搖頭。

兩個洞口被巨石塡了個一丈多高，想是兩門火炮再也難使用了。

附近走來十五個大漢，身上穿的乃是東洋服，他們不是東洋人，乃李長春與他的人奔來了。

原來他們的衣服被人抛入海中，他們到處找穿的，卻全是東洋人穿的衣服。

十五個人也不管了，每人穿了便往石堤這邊跑，看得哈大姐也想笑。

哈大姐大聲吼叫：「快，清查咱們的人員。」

佟大川與杜老三也奔回來了，杜老三大叫：「『招財號』的兄弟們，報個數呀！」

他們的號數是固定的，不用排隊也知道，比如說張三的號碼是三，那麼他只要聽了二之後就叫三。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捕頭梁人傑與小郭對武林高手「瓦上霜」冷芳被殺一事均有共同看法，並非葛、花二人所爲，而是另有高手故意製造的假相，嫁禍葛、花二人，奈何二人被武林維持會的左右護法殺死……阮逢時遇害，藍玉等人追查兇手，却被三個蒙面人追殺，武功之高連左右護法亦不知其來歷。毛小珠與哈巴狗被潘大春夫婦制住，爲救他倆，小郭只好胡謅一番……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浪俠

紅粉救佳人　捕頭被犬欺

「我剛剛被咬醒，隱隱看到一條亮亮的蛇鑽進破窰牆縫中去了，快點，一定是毒蛇。」

林小玲道：「被毒蛇咬了，第一步要先把毒逼出來，對不對？就讓哈巴狗爲妳吸吧，你們二人最熟。」

毛小珠道：「不成，他不成！」

林小玲道：「爲甚麼他不成？」

毛小珠道：「因爲……因在大腿上。」

林小玲道：「在大腿上有什麼關係，你們不是兩小無猜嗎？嫂溺授以手，何況是被毒蛇咬？」

毛小珠哭道：「但是在大腿上面……」

小郭道：「哈巴狗，救人要緊，反正你心地光明就成。」

「不，不！」哈巴狗似乎就怕被強拉他作這件事，竟跑到窰外去了，而毛小珠的呼叫聲也大了。

小郭道：「小玲，現在只有妳比較……」

小玲道：「這個小潑婦平常很了不起，很抱歉，我辦不到，我看還是把蛇咬處用小刀割下一塊肉來。」

小郭道：「我們不能見死不救。」

小玲道：「沒有那麼嚴重。」

小郭道：「要是至毒之蛇，一個時辰內就能死人。」

小玲不願爲她吸毒，小郭道：「那只好我自己來了。」

小郭走向毛小珠，小玲大爲後悔。

他絕沒想到小郭會自告奮勇。

事實上哈巴狗不敢吸，因爲毛小珠絕對不許哈巴狗摸她大腿根那隱私部位，當然，以林小玲來吸最適合。

林小玲不幹，不能勉强，小郭如再不吸，死了人怎麼辦？

小郭站在毛小珠身邊，道：「小珠，由我來吸吧！」

毛小珠哼着，道：「謝謝你，小郭！」

「我只是勉爲其難，因爲妳不許哈巴狗碰妳，而小玲又和妳不大來往，我只好自己來，在甚麼地方？」

毛小珠一指她的右大腿根處。

小郭一楞，我的天，那地方怎麼個吸法？

林小玲心道：「這一吸會不會把他們的關係和感情拉近了？」

於是小郭把她的外褲褪下，把內褲盡量往上捲起來。

直捲到大腿根處，還是看不到毒蛇的咬痕。

當然，再往上捲，就會展示出那話兒來了。

這工夫毛小珠已經昏了過去。

救人要緊，小郭實在無意去欣

賞這個，立刻開始吸毒，吸好之後，爲她服袪毒藥。

毛小珠醒來之後，哈巴狗還在窰門外窺視。

他實在不敢招惹毛小珠。

毛小珠醒來第一句話就是：「我是不是死了？」

林小玲道：「妳死了誰來糟蹋糧食？」

毛小珠大聲道：「我的事不要妳管。」

林小玲道：「我才懶得管哩！」

小郭道：「是我爲妳吸過毒，之後又餵妳服了藥的。」

毛小珠心頭一跳，幽幽地道：「謝謝你！小郭！」

「不必謝我！朋友嘛！不能見死不救！」

毛小珠道：「我爹總算沒有白交你這個朋友！」

小郭道：「當然，我救妳也是爲了你爹這份忘年之交。」

「怎麼？不爲我爹就不救我？」

「也可以這麼說。至少，像這種救人的方式不大妥當。」

毛小珠道：「小郭，你走開一下。」

「幹甚麼？」

「不用管！走開一下嘛！」

小郭走開，毛小珠忽然悲叫了起來，道：「怎麼辦啊……我閉尿了……便不出來了……糟了……」

小郭大聲道：「妳的毛病怎麼這麼多？」

毛小珠哭道：「八成是你給我吃錯了藥！」

小郭急得直搓手，道：「再便便看，也許是這種蛇的毒特別些，會影响便溺，可能過一會就好了！」

「不行……好像要便……到了出口處又便不出來。」

小郭沒辦法，對林小玲道：「小玲，偏勞妳去看看。」

「看甚麼呀？我又不是大夫。」

「女人嘛！畢竟方便些……」

林小玲道：「不必看了！那是閉尿。」

「妳怎麼知道？」

「我研究過閉尿症，毒蛇的毒有的能導致閉尿。」

「小玲，妳一定能治了？」

「還湊合！」

「那就偏勞妳了！」

林小玲道：「看在你的面上，我不收費，但以後她要對我客氣點！你問問她能不能作到這一點？」

小郭道：「我保証能作到！」

林小玲走近，扯下毛小珠的內褲，然後「颯」地一聲，揭下一件東西，幾乎被一支水箭射中，好在她閃得快。

這當然是尿，已到了出口處被擋住排不出去。

如今大門上的封條被扯去，自會颯地尿出來。

毛小珠不由盛怒，知道原來如此，一躍而起撲向小玲。

這一手小郭十分不悅，大聲道：「人家幫助妳，妳怎可恩將仇報？」

毛小珠厲聲道：「你知道甚麼？這個小娼婦心眼壞透了！她在我的下面貼了一帖膏藥！」

小郭一怔，居然有這等事。

但他一想就道：「正因爲下面貼了一帖膏藥，才會尿不出來，還以爲是蛇毒所導致的閉尿現象呢。」

這簡直太謔了，小郭也不能怪毛小珠冒火。

林小玲本不是小珠的敵手，但相差不遠。

此刻理虧，林小玲就更不是敵手，連連閃避。

林小玲邊打邊大聲道：「我爲妳下面貼膏藥是爲妳好，要不，被人家看見怎麼辦？豈不是慢藏誨盜了？」

毛小珠更怒道：「妳放屁！」

林小玲道：「我不爲你封起來，萬一小郭把持不住，來個『一筆直通西天路，敞開兩扇大千門』那可怎麼辦？」

「那是我的事，小娼婦，我非宰了妳不可！」

「小潑婦，我在阻止一件醜事發生，因爲小郭和毛老爹平輩論交，所謂忘年，也就是稱兄道弟，那麼你就比小郭矮一輩，他爲妳吸毒，我如果不爲妳封起來，萬一……」

「妳放屁！妳找死，我要宰了妳！妳是太過份了！」

小玲邊跑邊道：「笑話！這年頭好人可眞難作，那帖膏藥，也不過是像在大門上貼了一張『福』字一樣而已！」

小郭和哈巴狗二人差點忍不住大笑。

林小玲這一手的確過份了些。

只不過小郭必須出面調解，他在她們中央一站，道：「也許小玲正是這意思，以爲我比妳大一輩，恐怕我們之間發生了不幸的事。」

毛小珠厲聲道：「她並不是爲了這個！」

「誰說不是？」林小玲道：「萬一發生了那事，妳完了，小郭也完了，任何人看到都會設法阻止的。」

毛小珠大聲道：「妳少操這份心，我爹和小郭不拘小節，但却和下一代的關係不相干，他說我和小郭仍可平輩論交。」

小郭道：「只不過小玲並不知道老爹的心意呀！」

「總之這個小娼婦太可惡，也欺人太甚！」

小郭道：「算了！她也是爲了妳好，再說，在我身邊，我絕對不許自己人互相仇視，要不，就自行請便！」

毛小珠心頭仍恨，却不便再打人。

林小玲知道小珠恨她，私下對小郭道：「小郭，你可要留意點，這個小潑婦可能不會放過我。」

小郭道：「妳也太過份了！如果她那樣對付妳，妳又如何？」

* * *

北六省白道高手「九翅狻猊」單于高被殺的消息傳出，武林鼎沸，人人自危，這當然指的是高手。

「九翅狻猊」單于高的身份又比「擒龍手」朱凌、「瓦上霜」冷芳、「窮神」阮逢時、「舞鶴」雲中豪及商鴻等都高出一籌。

這使人想到暗殺行動由下而上，層次昇高。

只不過這一次絕對不是葛四海和花帶雨兩人幹的。

第一，葛、花二人已死，很多人有目共睹。

其次，這一次「九翅狻猊」單于高的身上只有一道致命傷。

這一道巨創由左前腰一直伸延到左後腰及背上。

長達一尺半的創痕，在一般人看來不過是長了點和深了點，但已能一劍畢命或者一刀畢命（因爲看不出是刀傷或是劍傷）。

這次先到的是梁人傑，快要離去時小郭才到。

二人仔細看過劍痕之後離開了現場。

兩人很久都不出聲，毛小珠道：「這一下子考起了你們兩位了吧？怎麼不說話呀！發表高論哪！」

小郭道：「妳嚷嚷甚麼？」

林小玲道：「這一刀或一劍眞是天下至險，也會是一招嗎？由現場打鬥跡象不明顯，看來，也可能是一招。」

梁人傑點點頭道：「林姑娘也許猜得不錯。」

「怎麼？眞的是一招斃敵？」

「也許！」

「甚麼人能在一兩招內殺死單于高？」

梁人傑道：「問問小郭！」

小郭道：「問我有甚麼用？」

梁人傑道：「別客氣，我相信你已有心得了！」

小郭搖搖頭道：「捕頭把我捧上了三十三天！」

「不然，我相信你必然胸有成竹了！」

小郭道：「那還差得遠，不過有一點我們可以印証一下。」

「對對，印証一下對我們很重要。」

二人各自在地上寫了個字，小郭先看梁人傑的，是這樣寫着：那不是一刀造成的劍痕。

梁人傑也去看小郭的字：仍是一刀一劍造成的致命傷。

二人眞正是惺惺相惜。

諸人心情沉重，默默離開現場。

走出一里多，林小玲才道：「怎麼？又是兩個人下毒手？爲甚麼死者身上却只有一道致命傷？」

小郭道：「也許是一刀和一劍划在同一道創痕上。」

衆小楞住。

毛小珠道：「天下有這種刀法或劍法？」

「當然有。」

「那不是又和葛、花二人的用意一樣。」

「差不多，只想造成一般人的錯覺——是一個人幹的。」

梁人傑點點頭，道：「所以從那致命傷上仍可看出，不是一刀或一劍所傷，那是兩刀或兩劍，因爲兩刀或兩劍划在同一道創口上，再準也不成。」

小郭道：「這樣可以看出肉上留下的碎痕。」

在此同時，一里外出現了三個蒙面人。

他們就站在不久前小郭和梁人傑在地上寫字的地方。

他們當時忘了塗去，還清楚地留在地上。

三個蒙面人看完互視一眼，然後再向小郭等人所去的方向望去。

這三人正是被左右二護法嚇走的三個。

他們是不是兇案的正點子？至少能使人產生這個聯想。

* * *

梁人傑和小郭等人分手離去。

此刻山野中已經暗了下來，哈巴狗道：「該找個地方祭祭五臟廟了吧？前面七八里外好像有個市集。」

毛小珠道：「你只知道吃！」

林小玲道：「小郭，我想大家都餓了吧？」

小郭道：「餓是餓了！只不過是否能塡飽肚子，那就要憑運氣了！」

三個蒙面人鬼魅似的來到了他們那裏。

小郭說得不錯，這三個神秘人物似乎能決定他們要不要再塡飽肚子，或者空着肚子離開這個世界。

小郭道：「三位是專程來找我們的？」

「沒錯，也可以說是來找你的！」又是上次說話的那個。

小郭道：「眞是太榮幸了！」

「在你來說，的確榮幸！」

小郭道：「既然如此，我可以叫他們離開。」

「隨便！」

小郭向林小玲、毛小珠及哈巴狗三人連使眼色，叫他們速離此處，但是，三個人誰也沒有動彈一下。

小郭當然知道他們絕對不會走的。

小郭先出了手，說話的那個接下來。

於是另外三小也出了手，一個蒙面人就把他們接下。

還有一個站在一邊，暫時似乎還不想出手。

小郭又是打爛仗的作風，有時岌岌可危，總能在拖泥帶水，揑把冷汗的情況之下脫出危困。

這個蒙面人當然不會服氣。

此人以爲，他和小郭的差距很大，應該在五十招內見勝敗。

五十招很快就到了，却沒有顯著的戰果。

三小合戰一人，也是勉强支持，哈巴狗想以小巧功夫逼近此人下手，却連人家的衣角也摸不到。

小郭招呼了近百招，還是危機四伏，偶爾也會挨上一下，但總是能避過要害部位。

這一點蒙面人眞是不能甘心，也就暗加三成內勁。

如此以來，連一邊的三小都能感受出來，此人的內力陡增，動作中隱隱有風雷聲，不能不爲小郭躭心。

也許是爲了爭取時間，本來站在一邊的旁觀者也出了手。

小郭再刁鑽滑溜，也無法接下這兩大高手而避重就輕，三四招後就連中兩掌，這兩掌就不同了。

小郭不支後退，兩人一左一右，一上一下，攻出了凌厲狠毒的一招，小郭以爲他無法倖免。

可以說無法倖免就代表死亡。

但是就在這瞬間來了一人。

來人像一陣旋風，幾乎不給這兩個蒙面人思攷的時間，在左邊蒙面人的脅下掃了一掌，又差點扯下另一人的面罩。

這兩個蒙面人大爲震駭，呼嘯聲中竟然匆匆退走。

而來人也蒙了面，趁機制住小郭的穴道，把他扶起來，幾個起落就消失於夜色之中了。

三小大叫在後疾追，追出一里就停了下來。

林小玲道：「這個人眞了得，看來年紀不大，他既然向咱們施以援手，爲甚麼要制住小郭把他劫走？」

哈巴狗道：「依我看這個人是友非敵！」

毛小珠道：「我也能看出此人不會有惡意，甚至我以爲，這個人也許是個女人，儘管她穿了男裝。」

林小玲道：「甚麼人有此身手？我們應該到那裡去找她？」

哈巴狗敬重小郭，對林小玲就比毛小珠好些，道：「我們就順着蒙面人去的方向追下去吧！吉人天相，郭少俠不會有事的。」

* * *

小郭服了藥後已無大礙。

他在和蕭露對酌，只不過不是同桌，他們相距一丈。

小郭道：「蕭姑娘既稱已是我的人了，爲甚麼還要保持距離？」

「兄弟有所不知。」蕭露道：「男女交往，最好能循序漸進，切忌急進，這樣才能維持雙方的感情。」

小郭道：「蕭姑娘的身手如此之高超，必爲武林名宿、絕世高人的門下無疑，不知在下能否與聞？」

蕭露道：「兄弟日後自知。」

小郭也不勉强，像這樣一個少女，具有如此高超的武功，自然大有來歷，道：「蕭姑娘能及時向在下施援手，擊敗二蒙面人，諒必知道他們的身份。」

蕭露道：「目前還不知道……」

「蕭姑娘知『九翅狻猊』單于高之死嗎？」

「聽說過！」

「姑娘以爲這三個蒙面人是否有嫌疑？」

「當然有，但不會是他們。」

「似乎姑娘知道是誰。」

「知道一點，但因尚不能確定，所以不便告訴兄弟。」

「說出來在下也不會傳出去的。」

「事情非同小可，還是暫時不說爲妙，但不久就可以說了。」

小郭道：「姑娘以爲兇手殺人和選會主有關嗎？」

「當然。」

「當個會主有那麼大的好處嗎？」

「好處很大，外人所知道的不及三分之一。」

「姑娘一定知道有些甚麼好處了？」

「知道一點點。」蕭露道：「一任下來有三至五百萬兩銀子收入，另外可以練『舞鬼籙』上的絕學……」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好處？」

「好像還有，但不大清楚。」

「姑娘認不認識當今的會主？」

「認識，但不太熟悉。」

「會主的爲人如何？」

蕭露道：「由於不大清楚，我不便批評！」

小郭道：「以姑娘推斷，下一

任的會主，那一位的呼聲最高？誰最有人緣，我想姑娘應該有個譜兒吧？」

蕭露搖搖頭道：「目前還看不出來。」

「上任會主不是快到期卸任了嗎？」

「正是，但由於缺乏眞正身份受人尊崇、有人望，而身手又高絕的人物，所以蕭會主連任的希望頗大。」

「你認爲蕭會主會連任？」

「是啊！」

「聽說他一直不考慮連任，急欲交差。」

「是啊！但如新的會主選不出來，以前有約法三章，新的會主不能產生，舊會主得連任，但連任以一屆爲限。」

小郭道：「依在下觀察，姑娘的身手足以競選下任會主，至少妳比商鴻、雲中豪、朱濤、冷芳以及單于高等人的身手要高出一截了。」

蕭露道：「兄弟不要誇獎我，我能救你，也並非把他們擊敗逃走，而是他們摸不透我的身份，不願招搖而已。」

酒後，蕭露道：「兄弟，你可以在此逗留一個時辰，請問在這一個時辰之內，你喜歡做甚麼事？你只管說。」

小郭道：「把管子縮短，讓我欣賞妳的體香和妳那找不到一個米粒般小疤痕的完美胴體。」

「好！兄弟，我一定能滿足你。」

管子又短了些，管子短了後可以嗅到更濃烈的體香，以及看到更眞切的胴體——沒有米粒小疤的胴體。

她身上的體香和其他女人的不一樣。

甚至她說話的聲音也帶有磁性。

和她在一起，就會覺得時間過得太快，不知不覺就過去了，她道：「兄弟，你又必須走了！」

「妳爲甚麼要攆我走？」

「這是爲你好，兄弟！」

「我以爲，妳能留我多逗留一會才是對我好。」

蕭露道：「兄弟，我要留你很容易，只要一句話就可以！但是我們的熱度會很快降下來的……」

「爲甚麼會降下來？」

「因爲你得到我以後，熱度必然下降。」

「我以爲永遠不會。」

「兄弟，你說這話可能是發自肺腑，但到那時候是由不得人的。我怕情感降溫下來的滋味。」

小郭道：「如果妳怕太接近會日久生膩，這是不是暗示妳永遠也不會作我的妻子，要永遠保持現狀？」

「不是。」

「妳會嫁給我？」

「當然，兄弟，要不我怎會說我是你的人呢？」

「你會在甚麼時候嫁給我？」

「就是兄弟你正式提出要求的時候。」

「如果我現在就提出要求呢？」

「也行！但兄弟總不能不舉行任何儀式，就這樣要我作你的妻子吧？」

「如果我要求妳先行交易，擇日成親呢？」

蕭露淡淡地一笑，道：「我也會答應。」

「妳會？」

「是的，兄弟，既已是你的人，我怎能不答應？只不過我相信你一定不會如此草率地佔有我。」

小郭的確有此想法。

他離座準備離去，又道：「我能不能抱妳一下？」

「最好不要。至少目前不可！」

「何時才可以？」

「當那根管子縮短到伸手可及之時。」

「如果每次見面只縮短一寸或半寸，那要多久才能縮到那麼短？」

「兄弟，韶光不留，時間的脚步是不會太慢的。」

「妳把我弄來，不是已有肌膚之親了？」

「救人又當別論！兄弟請相信我，我自己也很响往那一刻的到來，請記着，欲速則不達呀！」

＊　＊　＊

小郭離開蕭露的住處，對這小女人甚是迷惘。

正因爲對她有諱莫如深之感，就更感到神秘。

男女之間的神秘感才是維繫熱度的動力。

他感覺奇怪，不久前他要是說馬上要和她親熱，她也會答應，只是她以爲他不會如此草率地佔有她。

他當時的確不忍，現在回想，自己眞傻。

如果能摟着她睡覺，少活十年也划算吧？

不知不覺奔出七八里路，前面來了一輛馬車，這是一輛單馬的篷車，車篷緊閉，車幃放下。

但車子繼續前行。

到了近前才聽到，車內有人吆呼，包括有：驅馬前進、快慢或轉彎等等，馴服的牲口可以聽口號行駛。

就在這時，由岔路邊的林中射出兩道人箭，逕奔馬車。

這二人到了馬車頂上時，車幃

中射出一個人影。

三個人在空中接了兩掌，也就是車中穿出的人各接了這二人一掌，三人都來了個雲裡翻才落地。

小郭很機警，他要作個偷窺的旁觀者。

也只有不露面的旁觀者才能看到或聽到重大的秘密。

小郭躲在路邊的岩石之後。

後來者是兩個蒙面人，這也是小郭要藏起的原因，因爲他隱隱看出這二人頗似那三個蒙面人其中之二。

而車中射出的一個居然是個四十多歲的駝子。

兩個蒙面人之一道：「想必你就是金駝子了？」

「正是！」

小郭心頭一震，哈巴狗的師父不就是金駝子嗎？

看這金駝子由車中竄出的身法，絕不比任何一個蒙面人差些。

金駝子道：「兩位不敢見人？」

剛才問話的蒙面人正是三個人之一，總是出聲的那個人。

那經常出聲的蒙面人又道：「看了也是一樣，反正你已經沒有時間把你所看到的告訴別人了，所以看也是多餘的。」

金駝子駝得並不很厲害，相貌也很不俗。他哂然一笑道：「儘管你們藏頭露尾，我也能猜出你們的來路。」

「知道還問甚麼？」

「你們可能是那僞君子的部下。」

兩個蒙面人似乎不想和他多談，或者他們不希望他說出太多的秘密。

金駝子撤下鑌鐵鐝，兩個蒙面人用劍。

鐝比劍略短，因此用此種兵刃的必是打穴能手。

當然，打穴能手，大多是擅長小巧功夫的。

兩個蒙面人加起來眞是非同小可，但金駝子一點也不含糊，雙方折騰了三十來招，車內忽然走出一人。

小郭一看，不由大吃一驚，居然是忘年之交毛老爹。

毛老爹毛子水的手中有把刀，這把刀很怪。

刀的種類固多，如雁翅刀、朴刀、鬼頭刀及彎刀等等，有長有短，有寬有窄，有彎也有不彎的。只不過毛子水這一把却很窄，比劍還窄一半。

而且，要十分仔細地看才能看出刀身的微微彎度。

刀身呈紫紅色。有人說毛老爹會治刀劍，但見過的人不多，雖然，他是個磨刀劍的名家。

在武林中磨刀磨劍，可不像民間磨菜刀、剪刀及鐮刀那種貨色，那是完全不同的技藝。

磨刀劍專家手中的刀劍自是鋒利無比了。

毛老爹一出手，「嗆嗆」兩聲，蒙面人手中的劍立刻出現缺口。

兩個蒙面人各退一步，看看自己的劍，互視一眼，長身疾掠而去。現場上的毛、金二人冷笑不已。

金駝子道：「老毛，你在暗中觀察這兩個人好一會了！你以爲他們是不是那兩個人？敢不敢確定？」

毛老爹道：「男的像，他雖用劍，却使刀法。」

「怎麼？你以爲女的不像？」

「我是說另一個不大像個女人。」

「身上穿了男人衣衫，又戴了面罩，當然很難看出來的。」

「我總以爲，一個女人即使穿了男人衣裳，遮起面孔，從走路姿態和一些動作也能看出是女人。」

「這話也對，但也有極少數的例外。」

毛子水道：「走吧！不過我們已經打草驚蛇了！」

金駝子道：「那也無妨，咱們的主子『北海神龍』秦葆琪難道還比他遜色不成？老實說，也只有咱們的主子配作會主。」

車子漸漸走遠，小郭並沒有再跟去。

他在思考，原來這二人是「北海神龍」秦葆琪的心腹大將，而秦葆琪似乎要問鼎維持會會主。

當然，以「北海神龍」的威望，會主之位實在不作第二人想。

只不過「北海神龍」秦葆琪之名近二三年來才在中原傳開，不但見過他本人的少之又少，甚至過去誰也沒聽說過這號人物。

因而有人傳說，此人來自塞外，也有人說來自西域。

至少，在長白山附近的確有個「神龍山莊」。

小郭當然也聽說過「北海神龍」這號人物。

「北海神龍」要當會主，他該是個夠份量的人物了。

小郭是聰明人，以爲武林中的一些變局很複雜。

在他的想像中，毛老爹只是個磨刀匠和精通賭技的人，即使會武，也不會太高的。

他這想法顯然是錯了。

他回來時，三小正在等他，林小玲道：「小郭，我們正準備分頭去找你，把你弄走的是誰？」

小郭道：「是一位姓名不詳的中年人。」

林小玲道：「他救了你却不說出姓名？」

「是的，他說是『北海神龍』秦葆琪的人，你們可知道『北海神龍』其人其事？」

毛小珠道：「哈巴狗知道！」

哈巴狗道：「小珠，妳也該知道一點。」

毛小珠道：「我只知道一點點！」

小郭道：「請說說看，這個人物到底是什麼來路？」

毛小珠道：「我是聽家父說的，此人來自大漠，武功深不可測，到中原來似有問鼎會主的雄心。」

小郭道：「此人的風評如何？」

毛小珠道：「據說很正派。」

小郭道：「不知老爹和此人是不是很有交情？」

「有點交情，究竟如何？我也不知道。」

小郭道：「哈兄，令師也和『北海神龍』有舊？」

「是的，郭少俠。」

「常常來往嗎？」

「是的，因爲家師就住在東北，應該是很接近的。」

小郭道：「令師會不會來到中原？」

哈巴狗道：「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小郭看出哈巴狗也許是說了實話，但毛小珠是不是說實話，他摸不透了，要摸透一個人的心理很難。

只不過，自小郭爲她吸過蛇毒之後，毛小珠有點改變了。

這可能是必然的，一個黃花閨女的那個部位被一個男人吸過，他們的關係幾乎和夫婦差不多了。

事實上男女居室敦倫，也未必能看得那麼清楚。

因此，每當毛小珠的目光掃過小郭的身子時，就會顯示一種特別不同的光采，但只有她自己明白。

小郭並沒注意，因爲沒有任何一個少女比蕭露對他更具吸引力了，如果是蕭露的那個部位要他來吸的話。

總之，小珠也好，小玲也好，都算是千中選一的美女，但和蕭露比起來，他以爲相差仍是太遠了。

* * *

被殺者中有幾個身後蕭條，幼兒寡婦嗷嗷待哺，如「窮神」阮逢時和「瓦上霜」冷芳便是。

因此，小郭贏的大量銀子都用來周濟他們。

如今，兇案又增加了一件。

殺人案太多，武林中人似已痲木，反正殺的都是獨霸一方的高手，而且上有會主對付着，別人操心也沒有用。

事實的確如此。

本來有心人士以爲葛、花二人死後，兇殺即應停止，這想法顯然錯了，但殺人手法却改變了。

自「九翅狻猊」單于高開始，死者身上的致命傷即由兩道改爲一道了，這當然是很大的轉變。

這予人最直覺的看法是：以前是二人聯手殺人，這一次必是一對一，而殺人者的技藝更高更絕。

小郭和梁人傑看過後，只以眼色交換意見，他們二人心照不宣，只是小郭叫梁人傑小心。

梁人傑當然也知道，不會因爲他是捕頭就不會有殺身之禍的。

果然，梁人傑和小郭等人分手不久，在河套的林中遇上大敵——三個蒙面人之二。

以梁人傑的身手，絕對不是這二人的敵手。

「梁人傑，你太辛苦了。」

「不錯！兇案不斷，且毫無頭緒，吃糧的六扇門中人怎不煩惱？不知二位有何見教？」

蒙面人之一道：「解除辛苦的辦法只有一個。」

梁人傑道：「我幾乎可以猜到。」

「梁捕頭是聰明人，你破不了案，而且紕漏會越來越大，你會被視爲混吃等死的廢物。」

梁人傑道：「並非每個人都那麼想。」

「誰不那麼想？」

「作案者或他們的同路人就不那麼想。」

「誰是作案者或其同路人？」

「至少到目前爲止，可以肯定你們兩人是其同路人！」

兩個蒙面人笑了起來，只是另一個連笑也不敢大笑一聲。

梁人傑道：「二位今夜篤定可以得手，何不說出這一連串兇案的因果及經過，也好讓在下做隻明白鬼。」

蒙面人之一道：「你眞有自知之明，以你的才幹，諒已知道不少，何不先把你已經知道的說出來印証一下？」

梁人傑道：「我知道得太少了。」

兩個蒙面人之一，也就是說話這個撤劍攻上。

他們似想試試看，一個能不能制服梁人傑？

梁人傑不由暗喜，他們二人托大，不聯手對付他，或能逃過今夜，撤劍接下，三招內立呈不支之象。

梁人傑在七八招內衣袖被挑破，後腰上被砸了一腿。

也許正因爲他的表現太弩脚，另一個負手觀戰，迄無出手之意。

但是，絕對是意外，在第十七招上，梁人傑一劍落定後往前一栽，對方一劍刺來，但他的劍更快，已刺中了蒙面人的左大腿，這是敗中取勝典型。

這蒙面人似乎大感意外而驚呼。

一邊負手觀戰的更吃驚，幾乎不敢相信這個事實。

但瞬間之後，他們已經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了。

這是一種哀兵姿態的誘敵輕進手法，他們已經上當。

因爲蒙面人聯手，梁人傑絕對不敵，二人分開各自爲戰，也就是單挑，二人都不是梁人傑的敵手。

梁人傑以前當然藏了拙，如不藏拙，只怕他早就死了。

另一個掄劍撲上，受傷的仍帶傷苦戰。

這樣打下去，梁人傑當然勝算極大。

須知一個人的大腿上被刺了一劍，行動受阻，是無法發揮水準的，如此一來就會妨礙另一個人。

兩個蒙面人本是必勝之局而弄成這局面，心有不甘。

不甘心就不肯罷手，而不罷手却又沒有致勝的把握。

就在這時，車聲轆轆，由遠而近。

不久，一輛豪華的雙馬篷車緩緩地停在附近。

只聞車中女聲道：「問問看，他們在打個甚麼勁？」

車把式道：「是！」此人三十左右，身手俐落地跳下馬來。

這工夫三人還在動手，不想因這輛車子出現而中止。

車把式道：「你們爲甚麼在此打架？」

蒙面人之一道：「少管閑事！」

車內的女人道：「給我掌嘴……」

車把式往上一撲，拳掌如飛，而說話的蒙面人本就受了傷，一時慌張，「啪」地聲被摑了個耳光。

如此一來，另一個蒙面人也放棄了梁人傑，合擊車把式一人。這車把式再行也接不過二人合擊。

車內的女人一看不妙，就道：「大花、二花，去幫幫忙……」

語音未畢，「汪汪汪」數聲，車內竄出兩頭巨犬。

說不出是甚麼種？高大，渾身黑白相間的花毛，大概是土狗和洋狗混了種，兇猛無比地撲了來。

高手應該不會怕狗的，但有人還眞會怕狗。

二人本不怕，只不過二犬猛撲之下，他們看出這二犬不是亂咬，而是受過嚴格訓練的，能咬出招式來。

兩個蒙面人不由膽寒。

況且一邊有梁人傑和車把式，絕對不會討好。二人打個招呼，長身躍起，逃竄而去。

大花、二花並沒有追近，因爲牠們也知道追不上。

畜牲總是畜牲，見了生人就齜牙咧嘴，二犬向梁人傑齜牙。

梁人傑暗暗戒備，他以爲車中主人應喝止二犬。

那知道未出聲，二犬見主人迄無阻止之意，更是變本加厲，撲了上來，人與狗鬥，他以爲很不光榮。

於是他也只好撤退。

車中女人道：「這一位是甚麼人？」

車把式向梁人傑道：「你是甚麼人？」

梁人傑道：「在下是個總捕頭！」

車中的女人道：「原來是一位總捕頭，眞是失敬了……」說完，發出一聲怪叫。怪叫一出，可不得了哩，大花、二花形同狂犬，向梁人傑猛撲。

梁人傑大聲道：「車中女士怎可唆狗傷人？」

車中女人在笑，車把式也在笑。

教唆畜牲傷同類，他們居然以爲是一件樂事。

梁人傑也以爲，和這人糾纏不清，有失身份。

況且，一旦車中女人和車把式齊上，他還是接不下來，此刻他沒有時間和他們糾纏。

梁人傑便離開了現場，車中的女人很開心。

她對兩頭狗的威風甚感滿意。

但這一幕却被小郭等人暗中看到了。

小郭道：「各位知不知道車中女人是誰？」

衆小都大搖其頭。

小郭道：「這女人很混帳，她唆狗傷人還引以爲榮，咱們一定要整她一下，誰有整人的妙計？」

哈巴狗道：「我來試試看！」

毛小珠道：「對，哈巴狗玩狗可有一套哩！」

「別先爲我吹噓，我只是試試看……」他發出了狗叫聲，眞正是維妙維肖，滿山遍野都迴響着狗叫聲。

他們伏在林中，車中人及車把式看不到他們。

大花和二花像是故友重逢，一齊「汪汪」叫着迴應，而且邊叫邊奔了過來，車中女人大叫二犬，二犬也不聽。

車把式立刻向二犬追了來。

二犬見是哈巴狗，就不再前進。

只不過哈巴狗對狗、貓很有一套，因爲金駝子喜愛貓狗，牠們都由哈巴狗一手豢養照料，時間久了，自然就有了經驗。

哈巴狗口中發出幾種聲音，那是慰撫狗的絕招，也可以說是人狗之間的一種語言，溝通的橋樑。

二犬最初相距七八步瞪着哈巴狗不動。

漸漸的，敵意消失，開始搖尾巴了。

繼而緩緩前進，進進停停，頻搖尾巴。

終於二犬到達哈巴狗面前，這時小郭等藏在十步外的草中。

狗的嗅覺十分靈敏，如是順風，牠們必能嗅出小郭等人身上的體味，也必然狂吠甚至撲過去噬人。

只不過風是從狗身上往小郭那邊吹的。

哈巴狗先餵食了二犬兩塊油餅和幾塊排骨，然後又掏出兩包粉末，都撒在兩狗的身上。人狗一直很友善。

人狗相處的和諧，突顯了人與人之間互不相容的劣根性。

這工夫林外傳來了車把式的呼喚聲。

哈巴狗趕緊和狗分手，他當然有這種暗號，只要打出手勢，狗就明白，就像人類溝通用的手語一樣。

大花和二花「汪汪」叫了幾聲，大概是「再見」之意，狂搖了一陣尾巴，奔出林外，車把式自不知林中有人。

兩狗鑽入車中，然後又鑽入那女人的懷中。

雙馬豪華車繼續前行。

只不過車子出去兩里路，車中的女人嚷嚷起來。

車把式道：「夫人怎麼哩？」

「這兩隻畜牲的身上定沾上了甚麼有毒的花粉或者毒虫的毒毛，帶到我身上來了，好癢，我受不了。」

車把式道：「那就盡快回去吧！」

「回去，回去，家裡有藥……喲……眞癢死人哩……」

車子改道而行，直奔一個山坳而去。

小郭等人在後面暗暗跟着，小郭道：「哈兄眞有一套，這女人開始吃上苦頭了……」

哈巴狗道：「郭少俠別見笑，這是左道旁門。」

「不，行行出狀元！這當然也是一門學問。」

「慚愧！」哈巴狗道：「少俠要如何整這女人。」

小郭道：「此女不分正邪，也不分青紅皂白，咬狗傷人，引爲樂事，一定不是甚麼正派人物！」

「當然！」

「但她也必然大有來歷，我希望弄清她的身份，當然也要整她一下，算是他咬狗咬梁捕頭的懲罰。」

「好！我來想個辦法。」

車子進入山坳，道路迂迴，拐了七八個彎，見林中有一座山莊。

這山莊的規模並不很大，但很有氣派。

莊院的四周居然還有護城河。

馬車駛到護城河的橋頭附近停下，車內伸出一支小錦旗一揚後立即收回。

不久，莊門大開，馬車駛上木橋馳入莊內。

車內的女人在莊院前院中走了出車外。

這眞是一個奇特的女人，她三十左右，身上的肌膚奇白，但長有約半寸多長的茸毛，毛是淡黃色的，很美。

只不過這種美帶點洋味，她八成是混血兒。

這種化外女人的特殊姿色，配上渾身淡金色油柔的軟毛，也就形成了另外一種奇特的魅力。

也可以說形成了另一種性感。

一個貼身丫頭趨前福了一福，道：「夫人，有三位客人在客廳中等夫人已有兩個多時辰了！」

婦人道：「都是哪些人？」

丫頭道：「先到的是『拳掌指三絕』古浩，稍後一齊到達的是『素手飛刀』朱四姐和『毒郎君』李澍。」

「好！我知道了！」

原來這個混血女人乃是武林中赫赫有名的「金毛聖母」翁玉琴，武功怪異，遐邇知名。

也許正因爲她的身手高，又長得特別，一些好色之徒趨之若鶩，但這女人却也是來者不拒之輩。

當然，有些人來接近討好她，她還懶得理哩。

翁玉琴返回臥室，先洗了個澡，但身上奇癢仍沒全消。

她叫來了一個貼身丫頭，道：「去把『毒郎君』李澍請來，不要被另外二人看到以免誤會。」

「是！」

不久，「毒郎君」來到外面，丫頭道：「夫人，李大俠來了哩！」

翁玉琴道：「李大俠施毒治毒自是內行大家，不知能不能治療身上的奇癢之類怪病？」

李澍道：「回夫人的話，當然能治。」

翁玉琴道：「我驅車出莊一次，不知爲何，忽然身上奇癢難當，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李澍想了一下，道：「聽說夫人鍾愛貓狗？」

「是的，我自幼喜愛小動物。」

「夫人之癢，可能和狗有關。」

「此話怎說？」

（未完・六）


輕鬆上路．唯有TUTTO
TUTTO
旅・行・用・品